

天下第一系列·



天下第一毒

作者： 熊沐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一 有鸡不能吃

八月的蜀中，十分炎热，远远看山，连绵不断。

在山路上，有一个个茶寮，都是小小的草棚，远来的客，满身是汗，在这里歇息。

看看到近午，天就更热了，石板烫脚，从那石板生出一阵阵热气来。

来了三伙人，歇息在茶寮。

头一伙是一个胖子，带着一大群人。他一个是主子，那些人都是仆人。他乘着一乘滑杆，后面的人竟在大热天抬一口棺材。

他愁眉不展，坐在滑杆上，懒懒地不愿意下来，听得那个伙计告诉他，锅里的鸡炖好了，才慢慢走下来。

第二伙刚才坐在一旁，那是五个赶脚人，都是短衣布褐，精精壮壮的。看神色，个个都是粗壮的农家汉子，蹲在一旁，不说话，只是喝酒。

第三伙，却只是一个瞎子。他眇一目，另一眼能微弱视物，远远看去，不甚难看。

这三伙人可算是茶寮老板的衣食父母了，今日难得，能在近午便聚了这三伙客。这怕在这川蜀道上很是少见。

只有两只鸡，已经奉那个胖子的命令都炖上了。

胖子愁眉不展，他慢慢走进茶寮。他叹一口气，说道：“好在今天还能吃上两只鸡。”

桌上，鸡炖得很烂，鸡很肥，直流油。装在一只大大的土碗里，等着胖子去享受。

胖子挽挽袖子，像是要一气吃下这两只鸡。

忽地有人说话了。

话说得很快。

——你一个人能吃得下这两只鸡？

——你还是分一只给我们的好！

——你一人吃不了，岂不是暴殄天物了么？

——不能你一个人吃！要吃大家一齐吃！

——我来一只！

× × ×

说完五句话，那五个人都是暴身长起，直扑桌旁。

他五个刚才还一动不动蹲在那里，此时一扑，便见出了好身手。

头一个扑上来的，竟用武林中人人吃惊的“大摔碑手”来拿那只鸡！

第二个人更怪，他出手的姿势飘忽，脚步神奇，他的步法竟是江湖人的第一流轻功步法“落雨飘香”。

第三个人出手时，双手齐夺，看得出那是一种双刀法。

第四个人不扑桌子上的鸡，他直夺那两条桌腿，因为他看得清，只要他夺下了桌子，桌子一得，那两只鸡一定会落在他的手上。

第五个人更绝，他手里是一条长索，他竟嫌手不够长，一条用来横川飞渡的索子竟是来拿那桌上的小鸡。

× × ×

五个人一齐出手，招数极辣。

瞎子忽地大笑。

那胖子本来挽了袖子，一心对付桌上的两只鸡的，忽地看到了五个人齐来，不由得大叫：“别拿我的鸡！”

他长袖一挽，竟是一招流云飞袖功夫，叭地打退了那摔碑手，击得那“落雨飘香”闪空，“扑——”，桌腿齐折，他的两手却是抓住了那瓦罐，叫道：“别弄坏了我的鸡！”

谁也想不到，那个胖子躲过了五个人的联手一击，竟是哇哇大哭起来。

五个人一齐出手，竟连两只鸡也不曾抢到，被胖子轻轻躲过，五个都是吃惊，忽听得那胖子呜呜一哭，五人全愣了。

× × ×

一个问：“你哭什么？”

胖子真的是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他呜呜哭道：“人家是去那唐家，去死，你们还抢人家的鸡，你们好没良心。”

五个人也惨然。

原来胖子是去蜀中唐门送死的？

五个人一愣，觉得胖子好可怜。

忽地有人冷笑。

一看原来是那个瞎子。

他冷冷道：“你神胖子去唐门送死，莫非我们是去作客的么？”

胖子一听，不由得高兴起来，他很开心，嘿嘿乐，直指着他们几个人，说道：“原来你们也都是去唐门送死的，那好，那好，我们今后去枉死城，一路上总算是有了伴儿了。”

胖子抓着那鸡不放，他说道：“既是你们也是去唐家的，就别抢我的鸡了，我是花三两银子一只买的。我得吃饱，最近我总是吃不饱。”

瞎子看他，斜眼看，忽地说：“我出六两！”

那五人一听，便高叫道：“我出十两！”

胖子跳脚，叫道：“我神胖子怎么这么倒霉，我要吃鸡都吃不上，我还是什么神胖子？”他大叫道：“我出二十两！”

五人说道：“三十两！”

“五十两!”

×

×

×

店家出来了，他笑嘻嘻说道：“原来几位都是贵客，看来我今天要发大财了，你们谁出的银子多，我便叫谁吃鸡。”

胖子把那鸡放在桌上，大声道：“好，我出一棺!”

什么一棺?

胖子大声叫他的伙计，说道：“喂，给他看看!”

伙计们把那抬在滑杆后的棺材掀开盖子。

一看，好家伙，满满的一棺材都是银子。

人说，走路时不背着房子不背着地，也不背着钱财，谁料得这个胖子竟是大大违背古训，把他的家当全都背来了。

瞎子说道：“神胖子，我想你是不想要命了吧？怎么连你的本钱都拿来买这两只鸡了？”

神胖子惨然道：“我只知道再过了一道山，便是蜀中唐门，我一进了唐门，必死无疑。我要这些钱财干什么？”

五个人也是惨然，那老大说道：“神胖子，不是我不让你，我也是拿这两只鸡喂我哥几个的肚子，不去枉死城做饿死鬼的。”

他叭地掏出一串珠子，放在桌上。

佛珠一百单八颗!

这就是从前失传的那佛祖手上珠串儿，不想它落在五个人的手上。

老大说道：“一串珠子买两只鸡。”

瞎子冷冷笑道：“好，好，真个好，原来那一百单八颗珠子也有着落，是你们五鹰拿去的。”

老大黯然道：“我是怀玉其罪，不知道会有这结果，当初莫不如我们都不拿它好了。”

当年这一百单八粒珠子失窃，在江湖引起不小的风波。谁知道它会落在这五鹰的手里，又有谁知道此时它只值两只鸡钱？

瞎子笑笑说道：“好，你看我这够不够两只鸡钱？”

瞎子也从他的怀里摸出东西来，这是一个薄薄的绢本，本是用黄色的布包好的，他放那包在桌上，他说：“这包儿拿去，我来吃这两只鸡！”

店家笑笑，说：“你这是什么宝贝？”

胖子大声道：“霸王刀法、独孤剑术，够不够两只鸡钱？”

霸王刀，独孤剑是天下两绝，不想竟是出在这里？

× × ×

店家看看瞎子，看看那胖子，再看看那五鹰，忽地笑了，说道：“我这鸡有毒。”

三伙人都是不怕，几乎齐声说：“我们还怕什么毒么？”

他们的神色都是凄然，他们不怕毒。

胖子说：“我来吃，只是我也不忍一个人吃去它，有谁愿意死的，来与我一齐死。”

五鹰齐声说：“我们吃！”

那神气像是马上就要赴死。

店家看着他们，说道：“你们去唐门不一定会死，但你们如果吃了我的鸡，一定会死，不出五步就会死在当场。”

胖子的手已经抓到了鸡腿，他犹豫了。

是啊，他们带着自己所有的宝物，一直到唐门去，他们不一定会死。

但他们如真的死在了这两只鸡上，岂不是大大不值么？

胖子的手直缩回来了。

他的比电还快。

那五鹰也不吱声。

瞎子说道：“好，不吃就不吃，我也不吃，不知道不吃鸡，能不能饿死人？”

× × ×

眼看着两只鸡，刚才还在争着抢着要吃，这一会儿都不吃。

两只鸡没精打采、烂烂乎乎地躺在碗里。

× × ×

有人唱着歌来了：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人上蜀道是还乡，

我上蜀道与鬼伴。

枉死城里添个客，

总是笑面颜！”

眼看着来了一个人，这人很是年轻，二十岁年纪，脸上带着笑，慢慢走到了茶寮。

他看着三伙人，再看看店家，笑说道：“店家，除了能喝茶，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店家冷笑道：“我有两只鸡，只是吃了，走五步就死，他们都不愿意再吃，你吃不
吃？”

年轻人大笑，他说道：“我愿意吃，就是两只鸡么？”

三伙人都看着他，只等着他吃。

如果他扯下了一条鸡腿，吃了几口，不死在地上的话，那两只鸡哪会再有他一口？

店家冷眼看他，见他坐下，坐得踏实、安逸，笑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他正要吃那两只鸡，忽地店家扯住了他的手，说道：“小伙子，你还年轻，生命要
紧啊。”

他说道：“这鸡有毒，我也吃它，我饿。”

店家扯下一块鸡肉，说道：“我告诉你的话，绝不骗你。你看！”

他把一块鸡肉放在银戒上，只见那一只银戒慢慢变色了，变得有些红了。

是鹤顶红一类的毒药。

× × ×

几个人都呆住了，他们看得出，那毒性很烈。

他们暗暗庆幸，不吃那两只鸡，还能活命。

年轻人看着，说道：“试过了么？”

店家说：“你别吃了，我是为你好。”

× × ×

店家再看看那三伙人，问道：“你们是不是都不想吃了？”

五鹰一齐说道：“不吃了，不吃了。”

那胖子见店家看他，连连摇手，说道：“不，不，我不吃它了，我不吃了。”

店家看着瞎子，说道：“多命神瞽是不是要吃鸡啊？”

瞎子听他叫出了自己的名字，也不为奇，淡然道：“果然是高人，认得我瞎子，我也不吃你的鸡了。”

眼见得那鸡有毒，谁又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三伙人看着他，没一人敢上前吃那两只鸡了。

店家淡然笑笑，说道：“这么好的鸡，放着它不吃，实在是可惜了，我就吃它吧。”

他就去吃。

一伸手，便去碗里抓肉。

众人冷眼看他，手伸入那汤里，竟手指也是黑的。

人都暗暗骇怕，这毒端的剧毒。

忽地那年轻人说道：“不行，不行，这两鸡，你一个人吃，岂不是浪费？我来与你一起吃。”

店家道：“你不怕死？”

年轻人笑笑：“我已经是半个死人了。”

店家说道：“好，愿意死你就死，我不拦你。”

他拿出一只铜酒葫芦，向地下一倾，酒倒在地上。

听得扑一声响，地像是炸裂了一般扑扑剥剥。

他说：“这酒也是有毒的，你来一口不？”

年轻人大笑，说道：“我来，我来，你这鸡炖得烂，又香又嫩，没酒怎么行？”

两人一齐吃，吃一口鸡，再喝一口酒。

三伙人看着他们吃，静静地看着，像看着两个死人。

二 宁死不进唐家门

眼看着两人大吃大嚼，竟能若无其事，五鹰不由得眼里冒火。

但他们不敢得罪那个店家。

他能下毒，而且能在不知不觉时下毒，他三伙人都是大行家，竟在人家投毒时看也看不出来。

他们也曾试过，但没看出毒来。

要不是店家说破，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有毒。

此时他们不敢说什么。

瞎子道：“原来蜀中都是英豪，连一个小小的茶寮也知道投毒，我瞎子输得真是不

冤。”

胖子看着他，忽地说道：“他吃没毒，你吃就有毒了。”

店家不理睬他人，只是问那年轻人，说道：“你姓什么？”

年轻人笑笑。

店主人惊讶道：“从前江湖上有大侠柳不恭，他与小双姑娘成亲了，三十年前退隐，再也不曾走出关东，你与他二人有什么渊源？”

柳双笑道：“那是家父家母。”

店家的脸一沉，说道：“坏了，坏了，本来你的命还是好好的，但有了这一句话，你便得一死了。”

柳双笑问道：“为什么我得死？”

店家说道：“从前你母亲也是一个江湖大盗，她杀死过三佛寺的高僧印澄印海，你知道不知道此事？”

柳双见他一说，便肃然起立，他说道：“我到江湖来，第一件事便是给母亲还愿心的，如果遇到了从前母亲的仇人，便化解仇怨。不知道老丈与我母亲有什么过节？”

店家笑笑，说道：“印海是我的叔父。”

年轻人忽地笑了，他大声道：“从前母亲在她年轻时，对于杀人不很在意，到了她老时，对于此事颇有不安。我就是替她来还愿心的，如果你要报仇，便杀死我好了。”

店家说道：“好，我就杀死你！”

他像是下了大决心，说道：“世仇不可不报，虽说是我看好了你，也没奈何。”

他一伸手，说道：“吃！”

他递来了一条鸡腿。

年轻人接过来了，他毫不犹豫，把那鸡腿大吞大嚼。

瞎子一叹道：“去枉死城也容易，何必那么着急？”

老大忽地笑了，他说道：“本来我以为我五鹰是江湖上最傻的傻瓜，谁知道还有比我们更傻的？”

胖子不笑了，他刚才的泪痕还在眼眶里，此时见年轻人竟是从容赴死，不由得也呆了，他看着那年轻人说道：“他是吃饱了，就想死，说不定他是比你们聪明，你们到了唐门，说不定死得比他更惨。”

也许他说得对，但谁知道以后的事儿？此时能不死，自是不死为好。

柳双肃然，对着店家一揖，说道：“晚辈代家母谢罪，一死以赎家母对印澄印海大师两人的罪过。”

店家不语，说道：“好，吃吧。”

年轻人就接过了鸡腿，几口便吞下去了。

眼见得吞下了鸡腿，他的眼睛忽地变了，像是云雾在飘，他的身子忽地哆嗦了，他说：“我是要死么？”

他的腿在抖，他的鼻孔忽地流血了，他的手指在勾，直向一起勾，再也伸不直了。

他看着店家，说道：“我大老远来，就是为这件事，我情愿为母亲而死。”

他傲然四顾，说道：“我母亲少年任性，也曾错杀过一些好人，我此次前来，凡是与我母亲有过节的，我都可以担承。”

他说此话时看着众人，竟无一点儿惧色。

店家忽道：“小子，你只有一条命，如今你的一条命也没了半条，你还逞什么雄？”

那柳双狂笑：“你以为我是谁？我是大侠柳不恭与江湖一代狂女小双儿的儿子，我死与不死，又有什么了不得？你是谁？能报出个名号来么？”

那店家未等出声，一旁的瞎子忽地说道：“唐线！”

× × ×

所有的人都是肃然。

要说唐门，唐线算得上是一号人物，他是唐门专门在外布眼线，听消息的人。

有人说，“宁可得罪唐日，也不得罪唐线”，说的就是这个理，你得罪了唐日，人未必死，你要是得罪了唐门在外专门布眼线的唐线，你定是一死无疑。只要有唐线一声令下，唐门的人会像附骨之疽一般盯住你。

不死不休。

× × ×

那店家笑了，他忽地挺直了腰，大声道：“果然是多目神瞽，有些神通，不知道神瞽还看出了什么？”

瞎子说道：“我只是一个瞎子，我还能看出什么？”

他说话间，神色甚是索然。

此时那柳双的滋味儿很是难受了，他的手指已经看不出是手指了，竟是缩得筋也硬抽回去了。但他只是盯着他的手，连一声苦也不叫。

唐线说道：“你说一声柳不恭与小双儿是王八蛋，我便放过你。”

柳双大声笑道：“你为我会听你的？”

他仆嗵坐地，腿也抽了，开始向一起抽。

所有的人看着他倒在地上，都是恨那唐线，看他是唐家的人，便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恨归恨，他们能奈何唐门的人么？

× × ×

蜀中唐门，像是山西言家、河南柳家一般，都是一大家族。据说他们曾每年出来，在天下广选美女，为他们唐门的后代子弟选妻。一旦选中了，便带回唐门。

被选中的女孩子从此便不得走出唐门一步，她们到了唐门的事儿只有一件：替唐门子孙生出下一代来。

江湖上传言：“有女不嫁唐门人，生生死死不出门。”说的就是这件事。

没有人能得罪起唐门，唐门是天第一毒。

从前曾有大侠萧啸与妻子罗敷一心去唐门问罪，结果是被陷唐门，要不是大侠柳不恭去解救他们，他们一定会死在唐门。

没人能治得了唐门。

× × ×

五鹰心内恨恨，但他们看着那年轻人，心里敬他胆识，却不敢言出声来，怕一旦出声，也做了唐线手下的冤鬼。

唐线叫道：“你得罪了唐门，只有一死！”

柳双笑笑，他坐在桌旁，仍是苦痛难当，但他咬牙，决不吐口求饶。

多目神瞽叹一口气，说道：“柳少侠，你死在唐门，也算是一个英雄。”

柳双笑笑，那模样甚是天真，他说道：“怎么你们都说死在唐门也是英雄？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要是死在谁的手里，我会是一个英雄。”

众人眼睛亮了，原来那个柳双此时有一点儿蹊跷：按说他吃下了那毒鸡，此时该死了，怎么他还是坐在那里？他的手刚才还是抖个不止，这会儿怎么不抖了？他的脸刚才还是青的，这一会儿怎么又变红润了？

连那个唐线也看出来了，他冷冷道：“你有本事，我猜大侠柳不恭与小双儿的儿子，不会那么差，吃下一点儿鹤顶红，人就缩成一团了。好，好！”

柳双扬头，颇是天真，问道：“好什么？”

唐线大笑，说道：“我家七姑娘说，这些江湖人也特笨了，没有一个人能经得过一毒的，她说她要找一能经得住毒的人，她要好好与你玩一玩。”

柳双笑道：“七姑娘人长得俊么？”

他嫣然一笑。

那唐线心道：是了，他这一笑，又是一个那促狭顽皮的小双儿了，有母如此，她的

儿子绝不会差到哪里去。他这样子，不知道会迷住多少少女？

五鹰的龙大忽地叫道：“好，既然你是唐门人，好歹总得有一个交代，你说要我们怎么办？”

五个人既恨又怕，他们盯着唐线，心里盼他能说出一句好话来。

多目神瞽也说道：“我也千里迢迢赶来了，唐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好了。”

那神胖子大声道：“对，对。我也是，你们千里巴巴地叫人死不死，活不活，这是怎么回事？”

唐线一听得他们问，不由得正色起来，他挺直了腰，说道：“奉唐门掌门人令，接江湖奇人神胖子、五鹰、多目神瞽进唐门！”

柳双笑笑，说道：“我呢？”

看来那个唐线对于他这年轻人有些畏惧，他说道：“柳少侠，你不是本门所请之人，还是别去蜀中的好。虽说你父亲是绝代神医，但唐门也不是好玩之处。”

按说唐线这种人，与平常人说话，哪里有这般和颜悦色？他是看柳双的本事不小，竟能抵得住他的鹤顶红，不由得对他也是敬佩，便多了几分客气。

柳双笑笑，说道：“我是奉家父的令，一定要去拜一拜唐门掌门的。”

唐线的脸冷下来了，他说道：“唐门掌门是你说见就见的么？”

多目神瞽心道：他是一个硬汉子，如果得他进了唐门，说不定对我等有好处。他冷笑道：“难道唐门怕一个拜山的年轻人不成？”

唐线看着柳双，说道：“我劝你，是为你好，你不愿意，便去好了。”

唐线出门，向天呼啸一声。

就见远处慢慢过来几乘滑杆，到了眼前。

奇的是抬滑杆的都是一些女孩子。

她们一个个目不斜视，只是抬着滑杆，到了眼前，放下滑杆，静立一旁。

唐线说：“前面便是唐门，你们只是在江湖上听得唐门，大有谈虎色变的意味，此次你们有缘，到了唐门，你们去吧。”

抬滑杆的少女竟是一言也无，只待得他们上了滑杆，便抬起来走。

一想着那些弱不禁风的少女来抬自己，五鹰与年轻人柳双都是不大忍心，怕累坏了人，不料得一抬起来，滑杆竟是平平稳稳，一直走得很快。

× × ×

看看山门渐近了，便见到了一行字：

抱得天下

扳倒山，

最后说话，

力无边。

那在滑杆上的五鹰老大说道：“真个说了大话。”

但他们一想，唐门确也是能为不小，能让他们远在千里，便匆匆而来，自来送死，这本事怕天下再找不出第二家了，人家吹几句牛有什么？

看看下了山凹，便来到了川里，看看山里，确是好看。错落有致的房舍遍布其间，上上下下，像是一个大镇。看去有栅，过了栅口，来到了市集上。

唐门远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森严，镇里有集，集上的人还挺多，来来往往的，很是热闹。

集上的人大都笑着，说着唠着，人都挺平和，看不出有一出江湖便杀人无算的唐门威风来。

到了镇尾，便来到一间大厅前，那些少女放下了滑杆，竟是自顾自走了。

这几个人看到了一个胖子站在门口。

这人太胖了，比起那神胖子来更胖，他的下巴是一叠叠，直叠得看不出几重。他的

手是胖得看不出手指，像是小萝卜。

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巴结地看着众人，笑得很甜，他轻声对众人说道：“欢迎到唐门作客，我是唐胖儿。”

三 千呼万唤不出来

那唐胖儿笑咪咪，像是娘家来人了，对着众人又是打揖又是行礼，真是忙了一会儿。

可他无论怎样忙，总是不出汗。

唐胖儿总算把几个人都让进了大厅。

落座后，唐胖儿点头如啄米，说道：“唐门掌门要我来招待大家，多有不周处，还望海涵！”

柳双笑了，说道：“我反倒有一件事不明白了，不知能不能向唐胖儿兄请教？”

唐胖儿笑，说道：“说，说！”

柳双问道：“我们千里迢迢来唐门，也算是心诚意敬了，是不是？”

唐胖儿仍笑，下巴的肉直颤：“是，是，诸位对唐门的心意，我们心领。”

柳双说道：“既是我们的心意诚，唐门如此对待我们，就太不该了吧？”

唐胖儿笑，说道：“说，说，有话请说！”

柳双说道：“我们千里迢迢来这里，说不定明日就是一死，不知道唐门该不该礼遇我们一回？”

唐胖儿一拍他的小小胖手，大声笑道：“该啊，我看应该的。你们要什么？要酒要肉要女人，都可以满足你们的。”

几伙人相互看看。

鹰老大瞅着唐胖子，说道：“我们不要吃的，不要喝的，我们要问问唐门，我们与唐门的怨仇结在哪里？”

唐胖子愁眉苦脸，说道：“哎呀，你们与唐门结怨的是什么事儿，你们自己知道不知道？你们真的不知道么？那我也不太知道啊？你说怎么办？”

看他一脸诚意的样子，真个像是一个傻瓜。

但如果他是装猪吃老虎，岂不是让江湖人大大上当？

唐门在江湖上名声极响，怎么会叫一个傻子来主事？

多目神瞽说道：“唐胖子，你说出来，我们才有个交待。”

神胖子说道：“你说啊，人都说，是胖三分向，当着胖子别说肥，就是说我两个都胖。你有话直说出来好了。”

唐胖子仍是一脸呆相，他说道：“好，好，我给你们找一个人来。”

他便叫来一个人。

× × ×

这人是一个小小年纪的姑娘，她笑吟吟说道：“欢迎各位到唐门来！”

五鹰说道：“唐门给我们下了毒，投帖说要我们必在三月内赶到唐门听命，不知道唐门有何话要说？”

那姑娘却从容不迫，说道：“看五位齐来，定是关西五鹰。关西五鹰与唐门是仇敌，是因为头年你们杀死了唐门的一个人……”

鹰大断喝道：“慢！”

那姑娘笑吟吟看他，她说道：“你在关西，曾在街上杀死一个小厮，他就是我唐门的人。”

五鹰老大黯然道：“原来他是唐门的人，我怎么知道？”

那姑娘笑笑，说道：“你想杀人，你就该知道他是谁，杀错了人，你的命还有么？”

原来五鹰曾在关西看到过一个专门欺辱女孩子的年轻后生。五鹰中的老二、老三见了不平，一举杀人。

谁料得他竟是唐门的人？

那姑娘说道：“凡是唐门的人，你不能杀他，他就是犯了天大的法，你也只能来唐门，向唐门讨个公道。”

忽地柳双大笑，他仰头大笑，笑得眼泪也出来了。

那姑娘笑意不曾稍减，说道：“不知道这位公子笑什么？”

柳双说：“我头一回听说江湖上竟有这种门派，自己人在江湖上作恶，却不允许人家去管，这种人家是什么人家？”

众人心内暗惊，他竟是如此直说唐门的不是，那怎么得了？

那姑娘看看柳双，说道：“公子不懂得世上的规矩么？凡是唐门的人，都是唐门子弟，像是一个孩子，他做错了事儿，你只能对他家里大人去说，怎么能在当街便打人家的孩子？”

柳双说道：“可惜唐门在江湖上走动的人都不是孩子。如果这一家的家法没有什么规矩的话，别人代他管一管，也没什么不可。”

姑娘笑笑，说道：“那你就错了，唐门的人，在江湖上走动，就是他七老八十，也是唐门的子弟，他照例该由唐门来管。你管了他，就是犯了唐门的忌讳。”

五鹰老大说道：“不知道那个人是唐门的什么人？”

如果那个人是唐门的嫡亲近支，他们与唐门的冤仇便不可化解。如果他是一个唐门的远族子弟，他们的事儿或可缓颊。

那姑娘笑笑，说道：“你们杀死的是六老太爷的亲孙子，他出道才十七岁。”

十七岁的人便在关西作恶，十七岁的时候看见女孩子便知道非礼，这六老太爷的孙子也真有一点儿本事啊。

五鹰神色惨然，知道他们就是再拿一座金山来，也化解不开与唐门的仇怨了。

六老太爷是唐门的唯一活着的长辈。

他的孙子岂能让五鹰白白杀死？

× × ×

五鹰老大黯然道：“三弟二弟，这事儿看来不能私了。”

老二怒道：“好，既是唐门要与我等算帐，便冲我来好了。是我杀死你的那个小子，何必牵惹我大哥四弟五弟？！”

那老三叫道：“二哥，分明是我杀的人，干你什么事儿？”

兄弟五个知道，如果认承了杀人罪名，他们兄弟五人便得死在这里，老二老三便出头认可，愿意让他们兄弟三人脱了干系。

老大叹道：“二弟，你糊涂了，我们是关西五鹰，莫非你是关西三鹰么？”

那姑娘拍手笑道：“不错，不错，看来还是大哥明事理，你们五个必得都死在唐门，你们没法儿可想了。”

五鬼不语，一时灰心，竟是再也无法说话。

× × ×

那胖子噤声道：“不知道我犯了你们什么罪？”

那姑娘笑笑，说道：“天下名人神胖子，你知道的事儿太多了，去年在你家，有一个人拿了几十两蒜头金，你告诉他几件小事？”

胖子的脸色忽地胀红了，他说道：“那是，他要……他要我讲的……”

姑娘笑盈盈，说道：“你把唐门的大事告诉外人，你的罪过更大。”

柳双笑道：“这我就不明白了，能不能请问一声姑娘。”

那姑娘对于这笑咪咪的英俊男人极是倾慕，她说道：“公子有话请讲。”

柳双笑道：“你们唐门有见不得人的事儿么？”

姑娘笑笑，说道：“你家有没有门？”

柳双看她聪明伶俐，竟是冰雪聪明，不知道她问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他想想，说道：“按说是该有门的，但我家没有门。”

那姑娘一惊，她再看年轻人，知道他说话的神色，极是郑重。

她心里嘀咕：他家怎么没有门？他家住什么地方？

她说：“有些话是在门里说的，有些话是在门外说的，这就是一户人家。我唐门的话，有些不能对外人说。”她看看柳双，说道：“柳少侠明白人，你家里是不是也有些话，不方便对外人说？”

柳双想一想，说道：“对不住，姑娘，我家的话都能对外人说的，我家做事向来不背着人。”

姑娘有些惊讶，但也有些羞怒，她在唐门一向是伶俐之人，怎么会让这年轻人问倒？

她说道：“如此就唐突少侠了，请问一声，你父母做那种亲近的事儿，难道能当着少侠做么？”

众人知他此时一定会被这女孩子问住，但见柳双突然起身，他对那姑娘说道：“我小时候，便看到了父母在一起……”

人都大大惊讶。

难道大侠柳不恭与小双儿在一起，竟不背着他的儿子柳双么？

柳双说道：“父母之事，是人之大伦，他们对我恩爱，非同一般，我自小便知道男女事，知道做人是怎么做来的。”

他昂然四顾，说道：“我活了十几岁的年纪，知道此事时，却是在十来岁似俺非懂间。”

姑娘毕竟是姑娘，她再也问不出来了。

突然那多目神瞽说道：“可惜啊，我不知道我此生是不是还有福气，如果我还能活

着，一定去拜访柳大侠与双儿姑娘。”

他问道：“请问一声，柳少侠你父母此时在哪里？”

柳双大笑，说道：“家父母在远处，一座海外小山，那儿距此有千里之遥。”

那姑娘笑笑，说道：“原来遇上了仙家奇人，不知公子来自海外仙山，有失迎迓！”

她竟对着柳双轻轻盈盈一视。

× × ×

多目神瞽问道：“请问姑娘，不知道我一个半死之人，犯了你唐门的什么大忌？”

姑娘笑笑，说道：“你犯了大忌，妄言祸福，我们掌门人说你非死不可。”

这一下子更是让在场人大大不平。说那五鹰，还有一说，是因为杀死了一个唐门的近亲子弟，才被他们找来处死，但多目神瞽竟是不明不白，被他们唐门的掌门一言说死，就是得死，岂不冤哉？

但多目神瞽笑笑，冷森森不语，更不争辩。

× × ×

姑娘说完，看看周围的人，说道：“要是诸位再无话可说，我就告退了。”

五鹰的老大忽地一声：“慢！”

他环视一周，说道：“我们这么多人，不远千里，来你们唐门，就这么让我们一死么？我们要见见你们掌门。”

姑娘笑笑，说道：“那就不必了吧？所有的来唐门的人，都不一定会见到掌门，除非掌门愿意见你。”

柳双笑笑，说道：“在下是自愿来的，在路上中了你们唐门眼线唐线的毒，来这里只是想一看唐门，看看唐门的热闹，就是死了，也没什么。”

那姑娘看看柳双，说道：“公子说唐线对公子下毒？”

柳双说道：“不错。”

姑娘笑盈盈道：“公子说笑了，如果有人对公子下了毒，公子还能好好的在这里说笑么？”

她说此话的意思是，如果真的有唐门人对他投了毒，他再也不会安然地对她说这些话了，他也会像那五鹰一般，缄默其口的。

柳双大声道：“投不投毒，你们自己知道，我想看看唐门，是因为天下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让我感兴趣了。”

姑娘突然斜眼一笑，她说道：“是么，那就让公子好好看看唐门。”

她回头对着五鹰说：“你们五人，五天内不会死，你们可以在唐门好好玩一玩。”

她再对多目神瞽说道：“你的毒比较麻烦，你要在两天内发作，一发作，便再无药可治了。你其实不必去找掌门，据我所知，你中了一种无法解的毒。”

她再对胖子说道：“你的毒得六天才发，你会比别人多活一天。你们好好玩一玩吧。”

说罢，她竟是再也不理众人，飘然而去，

她走时，竟是深情地回头看了柳双一眼。

四 毒酒店

八个人走在街上。

没人再理他们了，那个胖乎乎傻笑的唐胖儿也走了，只剩下了他们几人。

只好去街上。

唐门是传说中最神秘处，一般人在江湖上走动，一说起唐门来，都谈虎色变，哪里有谁敢来唐门？

可他们如今能在唐门走动了。

柳双说道：“我要去街头玩一玩，谁愿意同去？”

五鹰一齐应声。他们五人对于这年轻人很有好感。

神胖子说道：“反正要死了，就是在唐门的街上给人打成刺猬，也没什么了不起。”

多目神瞽大笑，说道：“好，好。反正还有两日好活，去说，去玩！”

就都来到了唐门的街上。

唐门是一个大镇，几百年的唐门竟成了一个什么都有的大镇。

他们走在镇上，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熙熙攘攘，一个个兴高采烈。来到一家门前，看门面，竟是一家酒楼。上面写道：毒酒。

两个大字走凤游龙，在布幌上飘飞。

神胖子说道：“好，好。既是有酒，何不去喝上几杯？”

上了楼，就见当头有一排柜台，上摆一排大大的酒瓶。这酒瓶都是大大的水晶做的，里面是大蟒蛇、巨蟾、铁背蜈蚣、毒蜘蛛，毒蝎。

正中间摆着一只大瓶，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八个人落座，那多目神瞽大声叫道：“来人！”

来了一个人，是一个精精壮壮的小二，他笑对八人说道：“客官是外来的吧，要什么，尽管说好了。”

五鹰神色黯然，老大道：“来一点好吃的就是。”

小二笑笑，说道：“店里所有，都是毒物，烤毒蝎、炒毒蚣、烧蛇肉，有天下最毒的酒，不知道诸位要什么？”

八个人除了柳双，都是剧毒在身，他们心道：你再有毒，我们怕什么？

五鹰老大说道：“有毒怕什么，我都是毒人了，还怕再添一点儿毒么？”

那神胖子笑道：“好，说得好，何惧再毒？”

那个五鹰老二是一个好心人，他说道：“你有什么不毒的东西，给我这位柳公子吃

吃，我们你尽管来毒物好了。”

小二摇头说道：“客官，你弄错了，小店根本就没有无毒的东西。”

柳双笑道：“好，你有什么，一样样拿来就是。”

× × ×

上来了一只大大的火盆，上面有烤笼。再拿来了一只大笼子，里面都是毒蛇。

小二说道：“好教各位客官得知，在唐门，你只好吃毒了。这些蛇都有毒，你们能不能消受得起，自家忖量好了。”

再提来了几只小小的笼子罐子，里面当然都是些毒物。

几个人面面相觑。

要说吃东西，他们也是天下的食客了，哪里没去过？但唐门的吃法，却是头一回。

人都看着，不动手。

店小二说道：“头回来的客官都不知吃法，不知几位是不是要我来侍候？”

那店小二说话时，神态甚是谦恭。

神胖子笑着，说道：“好，好，到了唐门，也有人侍候着，也算威风，你来就来好了。”

店小二一礼道：“好，我来侍几位。”

他飞快探手去，抓出一条毒蛇。

那毒蛇明是不曾去毒，便很是欢实，一探一探毒舌，来噬小二。

惊人的是，那舌尖在他手上舔来舔去，他竟无事，只是笑。

他挥刀在空中叭叭把那毒蛇挥成数段，扔在那烤笼里。

只听得滋滋山响，一会儿便烤焦了。

小二说：“蛇肉须趁热时吃，方有味道。”

那五鹰的老大叫道：“好，痛快，痛快！”

他捞出一块蛇肉，便扔入口中嚼几嚼，叫道：“好，好，好美味！”

另几人也去捞肉吃，只是须臾，便吃得尽光。

几个人再也不用那小二，他们去抓蛇，只是小心不让那蛇舌舔到自己的手上。

打开那瓦罐，拿出毒蝎来。那蝎叭地放出一股烟来，都是毒雾。

神胖子笑道：“反正吃也是毒，不吃也是毒，何不放开情怀，好好吃他一场？”

他去拿两根筷子，一挟一挟，他的手快，分明是用上乘功夫，一挟便挟个准，把那毒蝎扔在烤笼内。

滋滋大响，那毒蝎便烤热。

看着那毒蝎，人都打怵，毒是很毒，一烧竟是黑了，看来毒性很烈。

一旁的小二说：“很好吃的，几位何不放开情怀，好好吃它？”

柳双笑道：“既是几位都很客气，我先尝一尝。”

他拿起一条，扔入口中，说道：“好美味，好美味儿，我从前在海岛上，哪里尝到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见他吃来无恙，人人都是心内忐忑，他们知道，就是那个毒人无算的唐线，他也不曾把这柳双毒倒，此时的毒蝎怎么能奈何得了柳双？

可他们要吃，那结果便不知如何了。

先是多目神瞽笑道：“我只有两天可活，不如多吃。”

他挟起一条毒蝎，吃下去，竟是大笑：“好美味儿，果然好美味儿！”

几位看他们吃得嘴滑，便也心动，反正早晚也是一死，不享受他几日，岂不是傻瓜？

便忐忑吃下，竟是好吃极了。

小二说道：“五毒俱全方能活命，几位吃下了这两毒，不吃那三毒，便没命了。”

再看他拿起那蜈蚣，说道：“这蜈蚣只是得焙，你们看着。”他把那蜈蚣放在火上，一焙即止。

闻那味道，也是香气扑鼻。

看看蜈蚣，竟是红红的，像是醉了酒。

几个知道那毒性烈，便心下也是憾然。可他们吃也吃了几种，再吃下去，也就是一咬牙了。

便再喀喀嚼那蜈蚣。

吃下了几条蜈蚣，再喝上两坛美酒，几人都是醉了。

看看还有两只坛子，便知道那坛子里是另外两毒了。

五鹰心道：这三毒听得人说是能吃的，但那毒蟾与蜘蛛，谁真个吃过？

不觉几人都是犹豫，忽觉得肚内绞疼，看来是毒性发作了。

小二冷冷道：“从来没有人不吃五毒的，你能吃下五毒，方才无事。你吃不吃？”

几个都是顾命，人人便答应吃它。

× × ×

这一回看着，人也想呕吐了，那蟾蜍是恶恶的，看它血淋淋的，人哪里想吃它？

再看那蜘蛛，一烧便是恶臭，没有一点儿好味道。看它时犹是如此恶心，怎么能吃？

但人都是呻吟不绝，看看肚内疼如刀绞，看店内的人都是在吃五毒，肥肥的蜘蛛也吞，吃得喀喀响，全无顾忌，他们只好也来烧那蜘蛛。

吃下了蜘蛛，只觉肚内的疼痛稍减，再吃下那毒蟾蜍，竟是肚内再也不疼了。

五鹰的老大摸自家的腹内，忽地失色道：“我的腹内怎么有一硬块，像是铁般硬？”

众人大惊，一摸自家的肚内，也真如他说，都有一块像铁一般的硬块。

老大恶声道：“小二，小二！”

小二飞跑而来，看着他笑，问道：“客官要什么，尽管再说。”

老大恶声道：“我问你，我吃了你这五毒，竟在肚内生出一块硬块来，怎么回事？”

小二不以为怪，笑道：“你那算什么？你看看我——”

他掀起衣襟让几人观看。

这店小二的肚腹竟是有这一块块黑的肉，那肉坚硬如铁。小二扬起手中刀，往他肚上一砍。

几人都是惊叫起来。

但看小二，竟是行若无事，那肚腹经他一刀，竟是一点儿事也没有，只在他的肚皮上砍了一道白痕。

小二说道：“你从今便是五毒俱全的人了，你看这店里，哪一个人不是大吃大嚼，吃下五毒？”

几个看着店内，果然生意兴旺，许多张桌子，都是满的，人都在吃那五毒，喝那毒酒。有一个人竟拿起那毒蛇来，哆哆嗦嗦往自己嘴里送。

那毒蛇的舌尖在舔他，舔得他嘴角流血，但他毫不犹豫，直往口中送蛇。

只见一条蛇，吞咽下去，委委曲曲，也很艰难。

再见一个人，他的身子都是抖作了一团，他拿一只毒蝎，放在他的胸前，让那毒蝎把他的胸咬得血淋淋。

他大声叫道：“畅快，畅快！”

几人看得心惊，知道吃下那毒，便会变成嗜毒的人了。可他们已经身中奇毒，不再吃，又有何用？

店小二对多目神瞽说道：“别人我不知道，只是你得多吃。”

多目神瞽奇道：“我怎么要多吃？”

店小二说道：“如果我看得不差的话，别人犹可，你可是再有两天便就会死了，如果你不想死，就得天天来吃这些毒物，你吃下这些毒物，便可多几天活命。”

人听了，都是黯然。

多目神瞽叹息道：“人只为了苟活，多活何益？”

他叹息是叹息，只是无奈，不得不吃那毒物。

小二说道：“你们看，这些人都是江湖客，那一位活吞毒蛇的，是从前江湖上很有名的大侠余风，他是余可义的儿子。这一位是快剑，他只能天天让毒蝎咬他，不然他无法活命。你们如果能在我的店内吃东西，便可不死了。”

他叹一口气，那意思很明白，如果唐门不让人在他的店里吃东西，那人的性命岂不是就没了么？

只听得那个将活蛇吞下肚去的人唱道：

“平生不惧厉，
只怕五毒凶，
唯有一命在，
食得五毒虫！”

听得那余风唱，那个往胸前放蝎子的快剑也唱：

“何必言剑，
不说还钱，
只有命在，
苟延残喘！”

听得他二人的悲歌，几人都是心惊，看来唐门杀人，也不必真杀，只要把他们放在唐门，让他们生不如死，苟延性命就是了，哪里还有什么雄风在？

店小二笑笑，说道：“你们吃不吃了？只是我劝你们，第一天少吃些，以后会慢慢越吃越多，想不吃也不行了。”

× × ×

柳双看着那几人，神色肃然，他对着那余风一揖，说道：“余大侠，失敬。”

那余风笑笑，说道：“你叫我什么？你叫我大侠？你可曾看过像我这样子的大侠？”

他的眼泪在流，但看着柳双，说道：“你也中毒了，你也成了唐门的狗，是不是？”

柳双问道：“不知道余大侠怎么在这里，怎么得天天吃这毒物？”

余风笑笑，分明是苦笑，他说道：“你如果活在唐门，你就知道了，早晚你也会体味到那滋味儿，何必我说？”

他摇头，起身走了。

那个把蝎子放在胸前的人也走了，他步子踉跄，走得艰难。

五 当街长哭人

唐门的街头，有无数的人来来往往，看街头的人，忧郁的也有，快乐的也有。有人边走边唱：

“唐门可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昨日亡我，

今生无讹。

天才纵有，

何人为戈？”

看那个狂歌人，竟是发长如蓬，人眼潮红，似乎一个疯颠，在当街大唱。

柳双大声问道：“他是谁，怎么狂吟如此？”

当街一问，有人淡然答道：“他是‘华中一旗’黄昆。”

柳双如痴如狂，大声道：“他怎么会是黄昆？他不会黄昆！”

他冲过去，抓住那人，叫道：“你是谁？你说你是谁？”

那狂歌人笑笑，说道：“我怎么会知道我是谁，你知道你是谁么？”

柳双认出了此人，他双眼流泪，说道：“黄叔叔，我是柳双，我是双儿，你说过的，我妈是小双儿，我是大双儿。你记得不记得？”

那黄昆的眼里没有一丝回忆，他痴痴望着柳双，说道：“年轻人，我不认得你。”

柳双说道：“黄叔叔，记不记着长叶岛？”

那个叫做黄昆的人呆呆怔怔看他，说道：“长叶岛，什么长叶岛？我怎么不记着？”

柳双却是双眼流泪，他说道：“黄叔叔，你不记着长叶岛也罢，只是你该记着我爹我娘的。”

那黄昆看他，说道：“你爹你娘是谁？”

柳双说道：“我爹是你的好友，他叫柳不恭，我娘是小双儿，你对我爹说，我娘做你的女儿也行，偏要嫁我爹，害得你没了女儿，有了一个嫂夫人。你想起来了？”

那黄昆呆呆看他，好久不语。

柳双等待他，但他久久想不起来。

同行的人瞅他，看他分外伤心，五鹰老二问他：“柳少侠，你认得他？”

柳双流泪道：“他是黄叔叔，我爹的好友，去年说是去岛上，谁知久无音讯，不料得竟是误在这唐门了。”

× × ×

忽听得有人哀哀地哭，那哭声实在伤心，叫人不忍卒听。几个人抬头一看，当街直走来一个人，他的衣服很整齐，慢慢走来，旁若无人，绝不还顾。一路走一路哭，哭得十分伤心。

他边哭边长吟：

“不尽哀思滚滚来，
谁说唐门无花开？”

所有的过街人都说：“哭者来了，哭者来了！”
长街闪出一条路来，让这哭伤的人过去。

× × ×

那人走到了柳双眼前。

他忽地停住了，他看着几个人，看得出他的身上中毒很深，肌肉都溃烂了，人的身上虽是烂得肉坏了，但他仍是不掩英俊，人仍是十分威武，他挺直而立，对柳双说道：“你们几个人是新来的？”

柳双点头。

他看着多目神瞽，说道：“你完了，只有两日半可活。”

多目神瞽冷冷道：“我知道。”

他说道：“你是中了奇毒，那种毒叫做‘不毒’，你无药可救了。”

多目神瞽笑笑，显是对他生死，毫不在意。

那哭者看看五鹰，说道：“你们五人中了毒，但不是无药可解，你们当在六天内才死。”

五鹰看他，对他的话也不在意，他们听得那个丫头说过，他们在五天内死，在他们看来，五天六天，都是一样。

哭者对胖子说道：“你要死了，只是你死得好歹，我却知道了。”

胖子咧咧嘴，算是对他此话的答言。

× × ×

哭者又哭起来，他流泪时竟是哗哗而流，像是极伤心，悲恸不止。

他哭道：“人生在世，草木一秋，可怜人世，不如草秋。”

人看他说话，一句一句，煞是有理，但看他悲悲泣泣，却像是一个伤透了心的人。

柳双问道：“他是谁？”

看的人瞅瞅柳双，没人答他。

看来这人在唐门，甚是有些蹊跷。就是真有人知道，也不会对他说知。

他盯住了柳双，说道：“你是什么人？你来唐门做什么？”

柳双说道：“我是好奇人，我来唐门是想看看，江湖上盛传的唐门究竟是什么样子。”

那长哭者更是哭声呜咽，他看着柳双说：“该哭者不哭，不哭者总哭，这就是唐门了，你明白不明白？”

柳双当然听不明白。

他拍手哭道：“明白的人装不明白，不明白的人装作明白。这世上真多的是混蛋了！”

忽地在当街上有一人迎面对着那哭者喊道：“你是什么人，敢说唐门的不是？”

那哭者看他，像瞅一个傻瓜。

他忽地说道：“我哭我的，我说我的，干你甚事？”

那人大喝道：“我是最拥护唐门的人，你说唐门不好，我就要杀了你！”

那哭者眼里是悲哀，他说道：“唐门唐门，多的都是糊涂人。”

那人吼道：“唐门是天下最的一门，你敢说唐门不好，岂不是找死？”

哭者不理他。

哭者说道：“你最好是走开，不然你死在这里，岂不是要倒大霉？”

那人说道：“你能杀得了我么？”

哭者笑笑，笑时竟是眼里也有泪，他说道：“你讨好唐门，可惜唐门不会容你！”

说时慢吞吞，但忽听得那人吼叫一声，叫声很是惨烈。

原来不知道何时，他的后背忽地被人钉满了铁蒺藜。

一身都是唐门毒烈的铁蒺藜。

那人吼叫着，慢慢倒下了。

哭者说道：“我告诉过你，如果你骂我，你便是一死。你不信，是不是？”

他哈哈笑，竟是笑得眼里满是泪水，他慢慢再吟：

“人皆谓我无忧，

我自说我无愁。

天地怆然涕下，

铜人滴泪悠悠。

不知天地欠阔。

人恨难收。”

哭者竟是再也不看一眼死者。

柳双看在眼里，不知因何竟总有人跟着这哭者，凡是有人骂他，有人与他过不去，都有人替他出头，反是他自己连手也不用伸，就杀死一人。

柳双大叫道：“站住！”

那哭者站住了。

他不哭了，目光炯炯。

佛双道：“你杀了人了，怎么就走？”

哭者说道：“我没杀人，你见我出手了么？”

柳双大怒道：“你不出手，有人替你出手，你也是凶手。”

哭者的眼里带赤，看来他是天天哭，竟哭得人也伤悲入肺，深愁入骨！

哭者说道：“要是有人骂你，你不出声，恰此时有人死了，与你何干？”

柳双大声道：“怎么与你无干？你别走！”

柳双忽地拔地而起，身子在空飞旋三次，一落便落在那街角。

在街角有一个人，他低头向地，像是无事人一样，两手袖在后面，他在看热闹。

但柳双眼尖，一眼看出他就是那个出手射人的凶手，柳双一揪揪出了他，说道：“谁叫你杀人的？说！”

那人不料得他出手如此快，竟也有人看得清是他出手伤人，心下有些慌乱，他嗫嚅道：“我.....我是.....”

× × ×

忽地有人笑了，那笑声咯咯响，那笑的人一站就站在了柳双的眼前。

他就是那个笑眯眯的唐胖儿。

他说：“柳少侠，能不能求你不管这档子闲事儿？”

柳双大声道：“他随手杀人，怎么能不管？”

唐胖儿大声问他：“柳少侠，你当真看见了他出手？”

柳双笑，说道：“我当然看见了，不然我会污他不成？”

唐胖儿笑笑，说道：“唐三，你说，你真的出手杀了人么？”

那个叫做唐三的人一脸哭相，他说道：“我没有。”

柳双说道：“怎么没有？我看见的，不信你搜搜看，他身上准带着有暗器，不然就有那鹿皮手套。”

唐三仍是哭丧着脸，他说道：“你污我杀人，我与你没完。”

柳双信他自己的一双眼睛，他看得清楚，那唐三正是出手伤人的人。

他说道：“就是你。”

众人看着唐三，瞅着他的手慢慢伸出来了。

一双很白的手。

他真的会是杀人的人么？

柳双说道：“搜他身上。”

一搜，竟是什么也没有。哪里去寻那杀人的铁蒺藜？

唐三笑笑，说道：“你是不是有毛病？不然就是你看我不是唐门的嫡系子弟，想与我过不去？”

柳双明明见他出手的，但怎么竟不见他的暗器？也不见他的鹿皮手套？

此中定有蹊跷。

唐三冷笑了，他瞅着柳双，说道：“我知道来唐门的都是客，但你污我，也是不行，就是到掌门人的面前，你也得还我一个公道！”

柳双大笑，说道：“好，我就是要见唐门的掌门人，你带我去好了。”

那唐三大声说道：“像你这种人，在唐门的大街上有的是，掌门人怎么会愿意见你？”

他一回头，傲然四顾，说道：“有没有带暗器的？”

当街便有人递过来一袋暗器。

柳双看他，脸上带笑。

人都知道，唐门在江湖上走动的弟子，都以暗器名闻天下，此时唐三问有没有带暗器的，就是要与柳双比一个高低。

凡是在唐门街头上动手的，不管是唐门的弟子或是外人，一律可以自行解决。那就是你可以用暗器，也可以用兵器，双方一较，以试输赢。如果输了的，便由赢者划出道道来，当场摆平此事。

唐三对柳双说道：“你先来好了。”

他掷出二十枚暗器来，说道：“你拿去你的。”

所有的人看来，这一场斗是不可避免的。

柳双分明对于这一场斗也不害怕，他笑道：“你明明杀人，却不承认，看来也不是好汉子所为。”

唐三冷笑道：“我杀没杀人，也不由你说了算。如果你赢了我，我便认承杀了人。如果你输了与我，你便是冤了我！”

×

×

×

两人对面，柳双从地上拿起来一枚暗器。

他说道：“也好，暗器对暗器，失之于暗，用之太多，实在不祥。我拿一枚，权当与唐三兄玩玩好了。”

他只拿一枚。

当场的人都是哗然。

要知道唐门的暗器天下无双，因它有毒，因唐门的几百年久谙暗器之道，所以与敌对者，很少有赢的。如今柳双只是拿了一枚暗器，岂不是找死么？

如果对方是一个高手，一发出来十几枚暗器，他怎么应对？

如果对方是唐门的一个嫡系子弟，他便可能发出“满天花雨”这样的绝招来，那时他岂不是更得受罪？

一招“满天花雨”，就是八八六十四枚暗器，他能敌得住么？

×

×

×

看他如此托大，连那五鹰都是叹了口气了，看来他还是一个年轻人，自大狂，要是死在对手手下，连一声冤也叫不得了。

×

×

×

柳双说道：“我服你的是，你能与身后的人私相交授，你一出手，便把那暗器交与了别人。你杀了人，还不认承，我劝你还是认可，不然你岂不是得受苦？”

那唐三大笑，指着柳双说道：“像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哪一个不是大话说得满满，过后便尿湿了裤子？我今天便要你看！”

×

×

×

两人对峙，那些过路的人都不动了，围得远远的，看他两人的热闹。

七个人虽是与柳双无甚深交，但他们也是着急，如是柳双受了苦，他们岂能坐视不

管？

五鹰的老大说道：“弟兄们，小心些！”

如果唐门的人害柳双，就是五鹰一齐死在这里，他们也不会放手不管。

六 一击众人怒

当街围着许多人，想必是在唐门有许多这种殴斗，竟是见怪不惊，人都围在里评头品足。

有人说：“看他手里拿一枚暗器，想必是想找死吧？”

更有人说：“他手里有一枚暗器，想是要做名闻天下的大侠萧啸。”

从前的萧啸有一种本领，能在眨眼间取人首级，还会在万千暗器间来去自如。

只要大侠萧啸手里有一枚暗器，别人就休想伤他。

莫非他真的是大侠萧啸的传人？

听得众人说他，柳双只是笑，并不说话。

× × ×

那唐三说道：“你远来是客，由你先发一枚暗器。”

柳双笑笑，说道：“你看我手里只有一枚暗器，你出手好了，不必客气！”

唐三冷笑，他手一扬，便咝咝声响！

只见漫天暗器向柳双飞来！

漫天都是暗器。

只见柳双的手一扬，便听得那天上的暗器叮叮当当一阵响。

忽然漫天飞发，猛迎春风，飘忽不见。

那些暗器都到哪里去了？

唐三看着，脸色苍白，他冷笑道：“原来是一个行家，怪不得那么嚣张！”

他刚要再打暗器，忽地听到了一声洪亮的喝声：“唐三，还不退下！”

看到了一个人，那人正是胖乎乎的唐胖儿。

× × ×

唐胖儿的脸上没笑意。

他看着柳双说：“原来你是萧啸的传人？”

柳双苦笑笑，说道：“我只是从他那里得了一种暗器手法，他不要我叫他师父，所以我也不是他的传人。”

那唐胖儿说道：“从前我听得唐老太爷说过，天下只有一个萧啸，是能接得下唐家的‘漫天花雨’的，天下只有一个萧啸。”

柳双笑笑，说道：“我也能。”

唐胖儿说道：“能不能让我看看你那一枚暗器？”

柳双也暗暗吃惊。

唐胖儿是一个能人。

柳双把手里的暗器给他看。

唐胖儿看看柳双的手里暗器，忽地失声道：“不可能，不可能，就是他是大侠萧啸，他是大侠柳不恭，他也没这等功力！”

他失声的样子，让四周的人都是吃惊。

谁看过笑咪咪的唐胖儿失惊？

原来他手里的那一枚暗器，竟是尖不折、头不缺，是一枚好好的一回也不曾用过的暗器。

难道他没有用过这枚暗器？

那么他在唐三出手暗器时，用什么来击唐三的十二枚铁蒺藜？

难道那十二枚铁蒺藜都见了鬼，一发出去便全无踪影？

X	X	X
---	---	---

唐胖儿笑笑，对柳双更是客气：“不知道柳少侠的手里有几枚暗器？”

人都看着柳双。

柳双手一张，他的手里，正是十二枚铁蒺藜。

“哗哗——”，一十二枚铁蒺藜落在地上。

在场的人有许多人是明眼人，看得出那些暗器像是受了大挫，竟是头也圆了，面也钝了。

人皆失色。

有人拍手笑道：“好本事，好本事！”

从人群里走出了一个小姑娘，她正是那个说他们八人生死的姑娘。

她笑眯眯道：“果然好本事。”

一见她来了，有许多人竟是走避不及，像是见了瘟疫。

她猛地喝一声：“站住！”

人都站住了。

她笑盈盈，说道：“有人看了我便走，人知道的呢，以为他是怕与我为难。不知道的呢，还当我是一个瘟神。那有多不好，是不是？”

她问一个身旁的男人。

那男人点头如啄米，说道：“是，是，是。”

她笑问：“是什么？”

那男人不敢出声，只是说是。

忽地“叭叭叭”三下，那男人的脸肿起来了。

不像是因为那一打，那耳光虽是打得清脆，但再怎么用力，也不至于肿得那么厉害。

那男人叫道：“月姑娘怎.....用毒了？”

那人的眼里都是恐惧，他说道：“月姑娘，我求你，放了我吧？你给我用毒，我与唐门无怨啊。”

这月姑娘笑笑，说道：“我可是没说你与唐门有怨。你自己说，你与唐门有怨么？”

那旁立的人说道：“给月姑娘叩头，说一声月姑娘好，她才会饶你。”

这月姑娘瞅一眼柳双，说道：“你会不会说哩？”

那人看看这月姑娘，突然说道：“男人膝下有黄金，我就不能给你叩头。”

月姑娘悠然说道：“你不叩头也行，只要这位柳公子求我一声，我也可以放了你。”

众人都看着柳双，等他开口求饶。

柳双笑笑，说道：“我听得那位大哥说，男儿膝有黄金，我就不给你叩头了。”

一听得那柳双也说，月姑娘竟是幽幽地说：“我不用你给我叩头，唉.....”

这是一声长叹。

× × ×

柳双一说此话，让那个男人顿时心如死灰，他心道：看来这人也是一个狠角色，我今天的命是没了，一会我毒性发作，像平素死在这月姑娘手下的人一样，恨不能啃死自己，我可苦了，不如此时便死。

想罢，他大喝一声，说道：“你以为唐门的人便可欺天下么？我自求一死就是！”

× × ×

忽地，柳双说道：“等一等！”

柳双过来，贴在那人耳旁，只是轻轻说了一句，那人便半信半疑地不再吐声了。

月姑娘看看那人，再看看柳双，心道：原来你也不把我唐月当回事，那就让你看看

我的手段好了。

她心里想着，再过上一刻时辰，那男人便会趴在地上，汪汪学狗叫，那神态让人不忍再看，到那时就是这个狂傲的柳公子求我，哼……

不料得到了一刻时辰，那个男人仍是行若无事，月姑娘看着柳双，眼里汪满了泪，她叫道：“好，好，你欺负我，你欺负我！”

她呜呜哭着跑了。

× × ×

所有的人都看着柳双。

有人叹道：“这位公子，你自尽吧。”

柳双奇道：“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自尽？”

那老人叹道：“从前有人得罪日月星三神，被唐门的掌门弄得死不能死，喂蛇五十天，再喂蜈蚣五十天，最后还是死在一群狂蝎的口下，死时人的血都是紫的，那吼叫声十里内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柳双大声道：“唐门凭什么操人生死令券？难道他们就不服王法么？”

有人冷冷说：“唐门就是法。”

更有人说：“掌门人就是唐门的大法。”

“谁见过唐门掌门？”

“没人见过，从前的掌门是唐三好老爷子，那人是见过的，但后来的大少奶奶便很少有人见过了。如今的唐门掌门是谁，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柳双看着众人，这里的人很可能有的就是唐门的人。有人心里惧怕，一言不发。

五鹰老大说道：“柳少侠，我看你是一个性情中人，你还是走吧。有人敢来拦你，我们五兄弟与他拼命。”

柳双大笑，说道：“我要走，往哪里走？”

他笑着，对众人说道：“我来唐门，就是要见掌门人，不见他唐门的掌门，我不走！”

人皆无言，知道他是一心与唐门较量，心内又是敬佩又是担忧。

× × ×

忽地听到一声脆脆快快的声音：“每谁得罪了我姐姐？”

一看，原来是一个更小的丫头。

她扎着总角，来到街头上

她的身上带满了暗器，足足有百枚之多。

她喝道：“哪一个是与姐姐作对的小子，站出来！”

柳双笑了，去了一个月儿，又来了一个丫头孩儿，她才不过有十二、三岁，有什么本事，却来叫阵？

柳双笑道：“你是谁？你找我做什么？”

那小丫头斜头看着柳双，显是稚气未脱，她看着柳双，忽地笑说道：“怪不得我姐姐哇哇地哭，原来你这人得满有人样子啊。”

“哗——”，人都笑了。

笑的是她说话仍是未脱稚气。

那小孩儿突地喝叫道：“别笑，我要叫你们哭也不及！”

人都不敢笑了。

她笑咪咪问：“柳公子，你喜欢不喜欢我姐姐？”

柳双哭笑不是，他说道：“我怎么敢喜欢她？她是一见我便怒，再见我便哭，我怎么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那女孩子拍拍她的胸脯，说道：“我最知道她了，她那人的心思，只有我知道。你要是喜欢她，你就跟我说，我去跟她讲。她就不会哭了，对不对？”

人都奇她一个小孩儿，竟能看得出那姑娘的心事。

柳双说道：“你是谁？”

她睁大了眼睛，说道：“原来你还不认得我啊，我就是唐星。你知道不知道唐门有日有月有星？我就是那个星星，唐星。”

听她叽哩呱啦说一大堆话，原来她竟是那名闻天下的唐星，柳双心里大大惊讶。

他说：“听说唐星在江湖上有很大的名声。”

那小丫头竟是摇摇头：“没什么，没什么啦，我告诉你，你跟我走，你愿不愿意？”

柳双大声说道：“不愿意，除非你带我去见你们唐门掌门。”

唐星显得犹豫了，她说：“你要见掌门，那可不行……不行，我不能带你去……”

× × ×

忽地，有一个很冷涩的嘶哑声音说道：“你要见掌门，哪有那么容易？”

众人当街，竟无人能听得有人站在他们身后，此时听得那声音，像是响鼓在敲他心扉，不由得心内大惊：这人功力如此深厚……

柳双看那人，一身白衣欺雪，身子拔得笔直。他站在那里，如风中瘦竹。

他说道：“你知道不知道日月星？我便是唐日。”

× × ×

柳双也猜得他是唐日。

如果你在唐门的街头上听得几乎有几百上千人，竟是连一点儿的喘息声也没有，那一定是有唐日在。

唐日是唐门最好的杀手。

他杀死过天下最好的人——风伯徐铮。

他也杀死过天下最坏的人——花痴许一痴。

如果唐门在天下很有名，多半名声是靠唐日赚来的。有唐日在，唐门的人永远有办法。

他就是那个声名如日在中天的唐日？！

× × ×

他声音嘶哑：“你欺负了月儿？”

不等得柳双说话，唐日便说道：“从前有人多看了唐月一眼，我便叫他自己挖去了双眼。你欺负她，该怎么样？”

柳双说道：“你是唐日，也不能说我欺负了月姑娘。”

唐日的声音很奇怪：“你敢顶撞我？”

他的口气里有诧异，如果唐门有一个人敢对他如此说话，那就只会是掌门人，别的任何人都无法对他如此不敬。

他说道：“好了，你与我如此说话，是你不想活命了，休再怪我！”

× × ×

人相对，面相向。两人对面而立，都是玉树临风般的俊美少年。

只见唐日拿出一只鹿皮手套来。

这是一只天下最巧的巧手缝制的鹿皮手套，这只鹿皮手套有一段叫人无限伤凄的故事。

但此时唐日根本就不想着那个叫他伤凄的女人，只是小心地戴上那鹿皮手套。

有人说：从前唐门的人用的最高手法就是“漫天花雨”，能双手发出六十四枚暗器。但到了唐日这一代人，只有唐日能发出九十九枚暗器，他给这手法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做“阎王敌”。

就是阎王来了，怕也不敌唐日的暗器。

众人看着唐日，只见他拿出一些暗器来。

他用的暗器都是小巧无比的，拿在手里，更像是玲珑小巧的玩具。

他手里拿着一把小小的铁相思刺。

相思入骨，不死不休的铁相思刺！

七 日月星

唐日正要放手一击。

忽听得有人叫道：“日哥！”

叫声很急。

原来正是那个去而复返的唐月。

她看着唐日，粉面含羞，低声说道：“日哥！”

唐日说道：“让开！”

唐月低声说：“日哥，我不要他死！”

唐日冷冷道：“他不死在我手，也得死在唐门，不如就成全他一次，让他死在唐日的手上！”

唐月哀声说道：“日哥！”

唐日忽地不语了，他的手垂下来，看着唐月，说道：“他不是一个好人的。”

唐月说道：“日哥！”

唐日的脸色也难看了，心也刺疼。

原来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妹，她从小便得唐日保护，没人敢欺负她。

但她从来也不曾叫他四遍“日哥”。

如今，为一个她素未谋面的男人叫他四遍“日哥”，令他心如刀绞。

他低下了头，说道：“好，你保着他，但愿他不死在我手！”

唐日走了。

众人都盯着唐月。

一个心高气傲的姑娘，竟不得不出头保一个她从未谋面的人，这让她心里滋味儿万千，不知说什么才好。

她说：“你走好了，唐门不是你久呆之地，虽说你能避得一些毒，但唐门的毒防不胜防，那凶险非你能想得到的。”

柳双的眼里满是笑意，那笑能让一切怀情不已的女孩子牢记在心。他说：“谢谢你。”

唐月低头，她默默走了。

风中传来街头的胡琴声，那声音哀怨、缠绵，久久回荡在人心头。

× × ×

唐星站在那里不走。

柳双对她说：“小妹妹，你怎么不走？”

唐星说道：“我有事与你商量。”

柳双不明白她有何事要与自己商量，便笑笑，对她说道：“你说好了。”

唐星说道：“大人都不是好东西，有时答应别人，十分勉强。后来人家再问，他就说当时是情不得已。你先说，你答应我，是不是情不得已？”

柳双见她如此认真，也正色道：“我在小岛上，对于鱼也不欺负，对于草也不欺负，我怎么会欺负你？”

唐星说道：“那好，我带你去见掌门，你就与我姐姐在一起，好不好？”

人都震惊她如此小小年纪，便知道情愫之事，能如此替唐月打算，真让人吃惊。

柳双听得她说，心里一愣，他根本就不会同唐月姑娘在一起，怎么回答她？

要说他不能同唐月接近，那话怎么对一个孩子说？

要说他能与唐月接近，那岂不是真像唐星说的，只是情不由衷？

唐星叹一口气，说话竟是十分老成，她叹道：“从前我听得大人总是叹气，或是面

有难色，我就知道他们不愿意。我一看你的神色，就知道你不愿意。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愿意跟我月姐姐，我一定要你死！”

× × ×

众人中如果真的有认不得她的人，听她一个小孩子吐口，竟说出要人死的话来，不禁会笑，如果真的知道了她就是江湖上很有名的唐星，你就不会笑了，你会哭也来不及，怎么会有心思笑？

唐日杀人，不死不休；唐月杀人，谈笑之间；唐星杀人，不觉其痛。

如果被唐星杀了，有人会至死也不知道是谁杀死了他。

唐星看着众人，数道：“一、二、三、四、五……一共是三十九人。”

她数得很快，看有人要走，她喝道：“你要走，我就杀你！”

她再看看众人，说道：“我是告诉你们，这个男人如果在六天内不找我月姐，我使宰了他！”

她走了，走时还是唱着歌儿走的：

“人无头绪不知足，
偏偏想依愁到心头……”

人没影了。

× × ×

多目神瞽叹气说道：“柳公子，你也同我们一样，没几日活头了。”

柳双大笑，说道：“你们比我更快意，你们能死在毒上头，我却不知会怎么死。”

× × ×

八个人仍是八个人，但他们的神气都不怎么振奋。

他们到了街头，看到了几个唐门的弟子。那些人正在街头等着他们。

一个唐门子弟问道：“哪一个柳双？”

柳笑道：“在下就是。”

那人看看柳双，说道：“也怪，就他这样子，有什么强处，竟使月妹看上了他？”

另个人说道：“你别胡说，谁说是月姐看上他？只是他小子一厢情愿就是了。”

再有一人说道：“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死人了，他遇上了我们哥几个，他就死定了，明天他再也见不到月妹，对不对？”

那人叫道：“小子，你说，你有什么遗言，快说好了。”

柳双笑笑，他说道：“几位是不是想错了？我来这唐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见到你们的掌门，跟他好好谈一谈。”

一个喝道：“就凭你这一点儿本事，也想要见我们掌门，是不是作梦？”

几个围住了柳双。

他们手上都戴着鹿皮手套，他们必是要制柳双于死地。

柳双说道：“你们的暗器伤不了我……”

那几人一听得他如此狂言，更是生气，一个叫道：“好，你敢小瞧我唐门的暗器？！”

他们围住了柳双。

五鹰的老大吼叫道：“慢着，你们要对柳公子出手，我也不会闲着！”

那几个人不把五鹰放在眼里，说道：“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掀起大浪？”

正欲对柳双出手，忽地响起了哀怨的笛声。

从远处传来了玉笛声，声音越来越近，到了眼前，原来是那个幽幽怨怨的唐月。

她说道：“奉掌门人令，着即传八人去见掌门！”

× × ×

八人免了一场争执，他们跟着唐月姑娘走，慢慢走在唐门的山坡。

远远看，山坡上都是灯火，一簇簇灯火，都是栉比鳞次的房舍，知道哪一间是做什么的？只能想着唐门是一极神秘的大家族，知道它不可犯。

到了山坡上，再见到了一堆石块，在石块中间走进去，便到了一间大大的房内。

房内有水晶，水晶是墙壁，只能听得见人声，不见有人。

一个女人的声音很甜美，她问道：“掌门要见的人带来了么？”

唐月幽幽道：“带来了。”

那人久久不语，想必是掌门未叫她再问。

过一会儿，她说道：“神胖子，你妄言说我唐门的掌门是个丧心病狂的人，是不是？”

神胖子也同那几位一样，一路上受尽辛苦，想着法儿骂这掌门，恨这掌门。此时要见他了，怎么能不说话？

他沉声道：“你要不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人，怎么能用这暗器杀尽天下良善？”

那女人冷笑，说道：“你以为谁是良善？”

神胖子笑笑，说道：“据我所知，在场的八个人都是良善。”

那女人窃笑了：“是么，我怎么没看出来？你们中间有五鹰吧？”

五鹰的老大拦住了老二、老三，说道：“是，五鹰在！”

那女人说道：“六老太爷只有一个独苗苗儿，他就是那个死在你们手里的小厮，你们杀人独苗，断人香火，算什么良善？”

老大说道：“他污人姑娘，该当此罪！”

女人说道：“如果你们拿下他来，送到唐门，便充你们的事儿了。”

柳双大笑。

那女人很平静，问他：“不知道柳公子笑什么？”

柳双说道：“六老太爷只有这一根独苗苗，如果人家那家人也只是那一个女孩子独苗苗呢？那又该当如何？”

女人没言语。

柳双再说道：“如果像我家，你要杀死我，我也是我家的独苗苗，那我父母该不该

杀你？”

女人的声音很柔美，她说道：“你如果死了，相信你父母一定不会放过我。”

柳双笑了，笑得很狂，他大声道：“我要掌门一句话！”

那女人犹豫了，像是与谁在议事，过了一会儿，她才说：“讲！”

柳双说道：“我要与掌门一赌。我赌我死在唐门，替五鹰一死，我的父母不会找五鹰，也不会找唐门的麻烦。”

那女人慢声说道：“柳公子性命不要了么？”

柳双说道：“我母亲在海岛，回顾平生，知道她做错了许多事，她一生杀人不少，有些人是好人，尤其是那高僧印海印澄，是不该杀的。她告诉我，要济世救人。我到唐门，就是来救人的。”

那女人说道：“我明白了，不知道柳公子能救得几个人？”

柳双笑道：“要依我意思，是救陷在唐门的所有人，但如果救不得，我只救得五鹰也行。”

五鹰此时才知道柳双一心入唐门，原来是要救人的，心里对他自是很感激。

女人说道：“掌门不愿意与你赌。”

柳双说道：“如果我见了那个污人姑娘的家伙，我也得杀他。”

忽地那女人一叹。

这叹息像是叹在他们心底，让他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女人说：“掌门也想杀死那人，但不能杀，你们杀了，本该谢你们，只是你们杀了本门的一个近亲，这事儿不能算完。你们说愿意怎么死，掌门可以给你们一个方便。”

五鹰的老大哈哈大笑，他说道：“兄弟们，你们听听，这就是名重天下的唐门，做事真让天下人齿冷，死在他们手里，只能当是被江湖屑小算计了，冤哉！”

五兄弟齐笑，一时笑声不绝。

女人柔柔说道：“你们不是大家族，便不知大家的难处。多说无益，你们愿意怎么死，说好了！”

柳双说道：“我说过的，唐门是害人处，我要救所有的人，你知道不知道？”

那女人柔声道：“你救不了人，眼前就得死一个人，你能救得了他么？”

忽地一声怪叫，那多目神瞽怪叫声声，狂吼狂叫，扑到廊前，抱住那柱子便啃。

他的牙也森森，他的眼也通红，叫道：“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那女人说道：“他是多目神瞽，江湖上知道秘密最多的人，眼看就要死了，你能救得他么？”

柳双笑笑，说道：“能。”

那女人乐了，她扑哧一乐，说道：“你是不是不知道，他的毒是长白山草爬毒液，根本就无药可救的？”

柳双笑笑，说道：“你唐门下了毒，人就不能救了么？我要救了他，唐门能不能放过他？”

那女人柔声道：“你想好了，如果你救了他，我便放他。如果你救不了他，连你……也得留下，也得听命于唐门！”

柳双大声道：“好，我答应你！”

八 狂赌五条命

柳双飞步而前，他对着那水晶壁一礼，说道：“但愿掌门能信行天下。”

他看着五鹰说道：“五位兄长是不是能帮我一帮？”

五鹰老大说道：“柳公子信人，如有什么吩咐，只说就是，我五兄弟就是赴汤蹈火

也在所不惜！”

柳双笑道：“兄长言重了。”

他说道：“我为多目先生疗毒，要有人护法，请五位兄长护法，不知肯不肯？”

五鹰老大说道：“柳公子人中龙凤，我们能帮柳公子一次，是大荣幸。有我五兄弟在，就有公子在！”

五鹰说罢，便来围在柳双身前身后。

那水晶壁后的女人柔声道：“柳公子，你是大侠柳不恭的后人，听说柳大侠创一种‘截血疗毒’的法儿，今日有幸，能得一见。”

柳双笑笑，说道：“只是在下与唐门的杀人宗旨大不相同。”

那女人笑笑，说：“唐门也不是说杀人便杀人，有的人该杀，有的人不该杀。从前令堂不也是时常杀人么？”

柳双黯然道：“家母杀人，是出身时家道突变，家门不幸，令她伤怀，但她后来时常想起杀伤人事，心里总是郁郁不快。看来杀人总不能快乐，不知唐掌门以为家母的心思对否？”

女人柔声道：“只怕事事不会尽如人意。”

便是静默了一会。

× × ×

柳双大声道：“五位兄长，我要行功疗毒了，但请帮忙。”

五鹰一齐声诺，站在他身前身后，如护法尊神一般。

只见柳双拿出针来，那针竟有五寸长短，根根粗细不均，看去很是怕人。

他手里的针看来有几十根之多，他拿在手里，忽地坐在多目神瞽身后，拍击他的穴道，喝道：“还不坐下！？ ”

多目神瞽似乎很听话，一听便坐，坐得昏沉。

他的手一扬，便见那些针缓缓飞起，在空中来来去去。

五鹰老大心道：我看他只有二十岁左右年纪，不想他有如此造诣，他能驭针而行，似比江湖上传闻的驭剑神术更难。看来我五鹰是有福了，能遇上这般一个天人。

他看着几位兄弟，更是小心翼翼。

但见柳双的手一扬，那针便飞落，有的落时疾，飞时快，有的飞得疾，落得慢，直刺入多目先生的身上！

“叭叭叭”一连几刺，都是刺入多目神瞽的身上，只见他的头上、身上都是针刺，扎得像是柴蓬一般。

众人都是屏息而待。

只见柳双在多目神瞽身后，为他推拿。

时过一会儿，多目神瞽的针刺处突然出血，血喷溅而出！

那血落在柳双身上，竟是滋滋作响。

五鹰的老五要叫，突然被老大一把扯住，他忙是噤声。

只见那柳双的身上衣眼竟在一点点血里烧着，哧哧烧成黑色，再掉在地上化成片片黑灰。

看那毒性竟是如此剧烈，使在场的人都是惊惧不已。

多目神瞽神色委顿，根本不能再提起神来。

再看那些针，忽地刺深，忽地拔出，出出入入，忙个不已。外人根本无法看得出其中奥妙。

柳双的身上已经不是一件衣服了，只是一片片破烂布缕。

× × ×

过了两个时辰左右，柳双忽地站起，他笑道：“幸不辱命！”

五鹰一齐拱手相贺。

那个胖子也笑眯眯，对柳双说道：“柳公子的本事，让我钦服！”

那水晶壁里的唐门掌门久久不语。

过一会儿，才有人说道：“柳公子的‘截血疗法’，让人大开眼界。”

柳双说道：“这是家父的医术，我能拿来救了多目先生的命，真是让我高兴。”

他心情激动，能救得一命，岂不是天大的快事？

× × ×

唐门最喜欢杀人，他们杀人的方法是世上最毒的，他先毒了你，然后命你十天二十天以至于五十天赶到蜀中。

无论天气是热是凉，你都得赶路。因为你不知生死，或许你会赶到了唐门，在唐门的掌门一念仁慈下或许能活命。

但他们多是唐门的仇人，等得他们千辛万苦赶到唐门，可能只有一死。

女人的声音很是轻柔，她说：“你得知道，一做了此事，你就是唐门的仇敌了。如果世上有一个人能救得了唐门下毒要毒死的人，这人便是唐门的最大仇敌。”

柳双也知道，他听说过了，唐门不远千里，赶去关东，杀死关东一怪笑哈哈，因为笑哈哈是天下少有的神医。

唐门的人还到了浙南，杀死了神医楚白。

杀死这两个人，是唐门为要安心杀人。

如今又有了一个神医，他就是柳双，他们唐门怎么能容得了他？

多目神瞽忽地睁开了眼，他对着柳双说道：“柳公子，老朽的一条命是公子所赐，公子但有驱策，无不从命！”

柳双笑笑，说道：“老伯放心，你的毒也尽没了。”

× × ×

女人柔声说道：“去试一试！”

就从水晶里走出来了个姑娘，原来她就是那个唐月姑娘。

她轻轻盈盈走到了多目神瞽面前，多目神瞽突然说：“姑娘，唐门的掌门人确是丧心病狂，杀人无算！”

唐月看他，不出声。

水晶后的那位女人柔声道：“唐门就在这里，你如此再说，不怕死么？”

多目神瞽笑笑，说道：“我已经是一个老朽了，就是一死，又有何憾？如今不同了，我得为柳公子的救人大策，多活上几年。”

说话间，多目神瞽居然神气更好些了。

唐月来试一试多目神瞽的眉毛，果然没有黑色从那犀角处泛起，她说道：“禀掌门，他的毒确是解了。”

没人应声。

柳叹笑道：“掌门，人说唐门一句话，如言出九鼎。我们此次的赌约，可以一试了。”

那女人一叹，说道：“你以好你能一试再试么？”

柳双笑笑，说道：“以我一条命，换得五鹰五条命，这就很划算了。”

五鹰老大说道：“柳公子，此情可感，我五兄弟心内知情。只是公子是人中龙凤，我们算什么？千万不可为我们五兄弟坏了大事。”

老二说道：“自从大侠柳不恭出走，萧啸与罗敷不再出山，江湖多寂寞，如今有了柳公子，天下一定正气大行！我们就是一死，又有何惧？”

五人浑不惧死。

唐门的那女人冷冷一笑，说道：“柳双，你以为你能胜得了唐门么？你以为你的‘截血止毒’法，就能救得了你自己么？”

多目神瞽突然说道：“柳公子，你不能赌！”

柳双说道：“为什么？”

多目神瞽说道：“你自己不能救你自己。”

几人恍然，明白多目神瞽说的是实话。

如果他中了唐门的毒，无人能救治得了他。

但柳双主意已定，他对那女人道：“请禀告掌门人，就说我愿意一试。”

女人说道：“好，你要不是死在唐门，就是会为唐门所用。”

她竟是幽声长叹。

人都看着柳双。

没有大侠柳不恭的侠风仙骨，怎么会有柳双这等的人才？如今他再与唐门一较，真是个生死较量。

柳双对五鹰说道：“多目先生的事，就托付给你们五个了，如果我死在唐门，你们可替我去找我父母，向他们说明，只要到了南海，你们便会知道如何找人了，你们只说要找‘不死神仙’便可找到我的父母。唐门掌门答应我，如果我一死，他必是会解你们的毒。”

× × ×

唐门从来不曾服人，如今他们也想杀死柳双。

如果有人能解得唐门下的毒，他就是唐门的死敌。

女人说道：“柳公子，我们唐门与你一较，还是比毒。”

柳双大笑，说道：“好，比毒就比毒，你们难道还能让我服气么？”

他施然走出来，站在水晶壁下，说道：“怎么比，直说好了。”

那唐月姑娘说道：“公子……”

看她说话，竟是很关切柳双。

里面的女人轻声喝道：“月儿！”

唐月低头不语。

女人柔柔道：“只要公子手扶着那水晶，贴上一刻钟，便算是公子赢了。”

柳双听罢，双手都是扶在那水晶壁上。

忽觉得那水晶透心凉，他急急运气，屏息运功。

那水晶原来是一种冰寒，奇寒澈骨，一直逼入他的肺腑。

过了一刻钟，柳双的手拿了下来。但见他脸色苍白，像是大病一场。

女人问：“不知道公子心内如何？”

柳双笑道：“也还好。”

女人心道：原来此人有那么深的功力，我要他扶在水晶上，他竟能过关。这人在世上不过活了二十年左右，可他至少也有六七十年的功力，不可小看啊。

女人再说道：“柳公子，我们唐门有十七种暗器，你来与我比试比试，如果你能拿得起十七种暗器来，便算你赢了我一回。”

柳双笑笑，说道：“好。”

唐门的暗器，从前叫做铁相思刺、铁蒺藜、胖肿子瓜、路倒虫、飞针等，后来再有相思蝴蝶，玉蜂等，足足有十七种之多。

唐门的暗器，天下最毒。

从水晶后面竟是伸出一只玉手，那手格外白皙，让人看了心动。

她拿着两枚飞针。

那女人妙语长吟道：

“飞针但送亲人手，

只恐长衣不胜寒。”

那柳双也笑笑，顺手从那美人的尖尖手指拿过一枚飞针，也吟道：

“佳人缝衣为御寒，

哪有杀意在手边？”

他拿一枚在手，忽地一声长啸，那针便化成了粉末。

他说道：“毁了飞针，好在它不是缝衣用的。”

那美人咦一声，显是很惊异。

再递出一枚铁相思刺。

这一枚铁相思刺绿油油亮，像结涂颜色一般。

那美人再吟道：

“昨夜花开，

叙相思。

不相思，

不相思，

只是想得眼儿痴。”

柳双再拿起一枚铁相思刺，他把那一枚铁相思刺放在手上，笑道：“好名字，只是不该是杀人的东西。”

他也吟道：

“今宵千金，

说春宵。

没春宵，

没春宵，

只熬得春寒料峭。”

他的手里铁相思刺没了，看看，竟成了一介玩物，那是一只正在嬉水的鸭子。

一枚铁相思刺转眼间便捏拿成了鸭子，让人惊叹不置。

九 铁相思

柳双的双手握住了那一只鸭子，笑笑说道：“春江水暖鸭先知。我要的是先知水暖啊。”

说罢哈哈大笑。

那女人看着柳双，他的眉心中只是一隐，黑气便不见了。心知他是功夫深厚，这铁相思刺的毒不能奈何得了他。她轻声说道：“柳公子，你的功夫过人，我们唐门对你无奈了？”

柳双笑笑，说道：“无奈的是杀人，杀人总不是好事。”

那女人笑笑，一笑笑出了靛容，人也煞是好看。

柳双吟道：

“玉人春风面，
不胜杀气生。
总能解人意，
花想人情浓。”

那女人低头说道：“多谢，原来从前有人吟那杨贵妃，确是吟的好诗意。如今我得公子的一首诗，也算是好兆头。”

柳双大笑，说道：“岂止是好兆头，简直是大好兆头，只是你贵为一门掌门，让我如此较试，却是不大妥当。”

女人扬眉说道：“公子怎么知道我是掌门？”

柳双笑笑，说道：“让我细说么？”

女人看他眉眼，见他微微在笑，心里一动，心道：怪不得连一向眼高于顶的唐月也看中了他，原来他真个是人中龙凤。只是他如此狷傲，不能不让人生憾。

她说道：“我是唐门掌门，我是唐思。”

原来唐门的掌门是一个女人？原来她就是那个在唐门一向从不出门的唐思。

× × ×

关于唐思，有许多的故事。

有人说她是唐门第一才女。

她敏于诗而且功夫不错，在江湖上传言，她只出过一回道，从蜀中出来，走到了蜀道，念了一段李白的诗“蜀道难”，便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回到了家中，人问她去了哪里？她笑笑说：“见到了蜀道。”人笑：“傻孩子，蜀道不是尽头，一出川，便是蜀外了，外头的世界大得很。”

她也笑：“看到了蜀道，还用再看别的道么？”

她有些不同凡响。

她竟做了唐门的掌门？

唐思说道：“我只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子，不料得老太爷去世，竟在他床前指定我做掌门。我说我做不得，他笑笑，说道：“你做得，因为你做不得，便才你做得。”

柳双笑笑，他明白了老太爷的意思。

唐门在江湖上结怨甚多，只有一个心性仁慈，能亲近江湖的人，才能带着唐门走向繁荣。

她是那个带着唐门走向繁荣的好掌门么？

× × ×

她说：“柳双，你们自去吧，我救不了唐门，也救不了你们。”

她不说她在唐门的位置，但他们一听她说话，便知道她根本主不了唐门的事儿。

她拿起柳双的那一只鸭子，竟是看了又看。

她说：“柳公子宅心仁厚，定是能成大器。”

她再对唐月说道：“月儿，送客！”

× × ×

唐月说声是，带着他们八人走出了那石室。

到了外面，唐月说道：“柳公子，你们走吧，如果遇上了唐门的人，千万莫要与他计较。”

几个人默默无言，不料得会如此逃出唐门。

他们匆匆走出来，到了镇上，看着门外，竟是有几匹马在，那个牵马的是小丫头唐星。

她嘟着嘴，显是对谁生气。

柳双对她说道：“小丫头，我们后会有期！”

唐星撇撇嘴，说道：“后会有什么期？我要再与你会，不是我杀死你，就是你杀死我。”

柳双大声笑道：“你怎么知道？你看我与你家掌门说话，说得好好的，以后我们或许不会为敌了。”

唐星笑笑，再不言语。

× × ×

几人上了马，柳双看着那神胖子居然有些犹豫，知道他身上毒未解，心里不安，他对神胖子说道：“神兄不必担心，有我在，你的毒不会碍事。”

神胖子笑笑，说道：“多谢柳公子了。”

马蹄驰骤，人飞速来到唐门的院墙前。

有人看守。那人喝道：“什么人，到哪里去？！”

柳双喝道：“奉唐门掌门人令，出去公干！”

那人冷笑道：“掌门人令你们出去，来唐门的人想出去，必得有生死符，你们有生

死符么？”

柳双看看七人，他不知道什么是生死符。

他们一犹豫，那人便狂笑了，说道：“果然露出了狐狸尾巴，你们自行逃走，还说是掌门人令，真个可恶！”

说话间，墙上便站满人。

他们都是唐门的年轻子弟，是一些武功不甚高，暗器功夫也普通的子弟。虽说他们不能代表唐门在江湖上行走，但杀起人来，却比那些最狠的杀手也不遑多让。

有人喝道：“站住，不然便是一死！”

远处忽地有人叫道：“慢点儿，掌门人手令，要他们出门去。”

墙上的人半信半疑，见真的丢上来掌门人手令，才说道：“好，放他们走！”

几个人正要纵骑而出，忽听得一声嘶哑的声音：“不行！”

× × ×

说话的当然是唐日。

唐日正站在门前。

他笑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难道不想留连一会儿了么？”

一看是唐日，所有的人都是肃然。

他是唐门的最大杀手，他也是柳双的对手。

唐日对着柳双冷笑，说道：“是掌门叫你走的么？”

柳双面对着唐日，行若无事，他笑笑，说道：“莫非唐门的掌门说话，也不及你唐日么？”

唐日仰头大笑，说道：“哪里，哪里。只是我得同你好好亲近亲近。听说你把唐门的铁相思刺也捏成了鸭子，真是非同小可啊，我来看看，你能把我唐日的暗器捏成什么样子。”

柳双与五鹰一觑，心道：原来掌门那里有什么事，这个唐日都是知道。

柳双道：“唐日公子真的要与我较量一番么？”

唐日恶狠狠道：“你以为唐门只有女流么？”

柳双大笑，笑得十分狂。

唐日问道：“你笑什么？”

柳双说道：“我看唐思姑娘……”

唐日冷面一沉，喝道：“休叫她名字，你直叫她掌门就是了！”

他的脸面忽地变得难看起来。

柳双不理他，说道：“唐思姑娘让我知道，唐门并不都是一些无理之人。”

唐日说道：“你说我是无理之人么？”

柳双脸上有明朗的笑，他说：“像你这样子，到了哪里，连那里的孩子都不敢哭，你与地狱里的恶魔有什么不同？”

唐日忽地高吼：“胡说！”

柳双也不料得竟会说得出他气急败坏，见他如此模样，柳双心里恍然：看来他也知道自家太恶。

柳双说道：“唐日公子，我们后会有期！”

他欲再走。

那唐日忽叫道：“关上大门，不要放他走！”

站在墙上的一个唐门弟子叫道：“大哥，是掌门人的令，要他们走的。”

唐日大叫道：“什么掌门人的令，是他们自家做的，你听我的，还是听那令？！”

那男人正在犹豫，唐日扬手一飞，一枚飞针刺在他的臂上，咕咚倒地。

墙上乱成一团：“大哥打中了实头弟了！打在哪里？要紧不要紧？”

墙上乱作一团，那唐日叫道：“城上的人听着，这些人是唐门的仇敌，不能放虎归

山，如果你们放了他，我唯你们是问！”

城墙上的人畏惧唐日，就哗哗放下城门，把门闸死。

柳双大声一叹，说道：“可惜了唐思姑娘的好意。”

他坐下来，对着唐日说道：“你想怎么样？”

唐日大吼道：“你能把唐门的铁相思刺捏成一只鸭子，何不来把我的也捏成一只兔子？”

看来，他把柳双捏了唐思的铁相思刺一事看得甚重，决不肯与柳双善罢干休。

五鹰老大对唐日说道：“我从前看唐门甚重，以为唐门言必践，行必果，谁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是可笑啊可笑！”

唐日恨声道：“你敢笑唐门？”

他的手在鹿皮袋里掏，像是一掏便可掏出暗器，随即便打向人来。

正在乱作一团，忽想听得有人轻声一叹，那是一个幽幽的女人声音：“日哥，你放他们走吧。”

× × ×

唐日一惊，一回头，果然看到了她。

一双湛湛亮的眼睛，一个柔柔弱弱的身子，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儿。

她是唐月，是他最宠着的唐月姑娘。

唐日说道：“我要杀了他。”

唐月看着柳双，她说道：“日哥，我看过的男人，他最有风骨。”

柳双看着唐月，有些愕然，唐月对他，竟有那么深的知许，这让他始料不及。

唐月说道：“日月星，人家都说唐门有三人。日哥，你是我与星儿的大哥，我没求过你什么，你放他们走吧。”

唐日低头，他的手里，鹿皮手套也捏得像要出水，他再抬起头来时，脸上竟是有些

微笑意，他的声音更嘶哑了，他说：“好，放他们走！”

× × ×

进入唐门，是入生死关，走出唐门，恰像是走兔出牢笼，鲤鱼脱金钩，一去不再回。八个人飞身而去，一直跑了百十里方才下马休息。

五鹰看着柳双，说道：“柳公子，我们兄弟五人想跟着柳公子，不知柳公子肯不肯收下我们？”

柳双笑道：“我一个人行走江湖也颇寂寞，如果五位兄长能跟我一齐走，那是太好了。”

神胖子看着他，忽地说道：“我不愿意跟着你。”

五鹰老大说道：“你要走尽管走，谁也没留你。”

神胖子看看柳双，欲语又止。

柳双说道：“神兄且慢，你先不要走，我须得休息一日，给你解了毒，你方可以再走，不然你也活不过几天去。”

神胖子一声长长的叹息，说道：“我活不活有什么打紧。只是江湖上要再掀起风波了，你们知道不知道？”

柳双惊问道：“不知道神兄这一说是为何？”

神胖子说道：“你们进了唐门，看没看到门前的大字？”

柳双哦了一声，问道：“是那几个字么？”

他长吟道：

“抱得天下，

扳倒山，

最后说话，

力无边。”

多目神瞽也是一叹，他忽地失色，说道：“坏了，坏了，我们替武林同道惹下祸根了！”

柳双忙问是怎么回事。

神胖子说道：“那几句话是说的一个‘唐’字，抱得天下，是一个‘广’字，扳倒山，是唐字里面的那横‘山’字，再来一个‘口’字，就是最后说话了。力无边，是说唐家一说话，天下没有不信服的。”

神胖子说完，柳双一笑，说道：“莫非他唐门说话，人家就非听不可么？”

神胖子一叹，说道：“从前大侠萧啸与罗敷女侠进入了唐门，你父亲带他们出来，唐门便发下一誓，从此再不在江湖上大掀风波，除非有人从唐门逃出来。”

柳双脸色一变，他说道：“你怎么不早说？”

如果唐门的人要生事，天下武林一定大乱。

唐门的人哪里都有，唐门所训的杀手天下皆是，如果他们惹翻了唐门，像是打翻了一潭毒水，定会搅得天下大乱了。

神胖子说道：“我看是那个唐思的狠心，她要做天下霸主，拿我们做引子。知道近年来的江湖人，也有不少在唐家呆下去的，他们抛家撇业，只是在那里苟且偷生，他们不愿意走出唐门，也怕为害天下。”

柳双说道：“决不能让唐门做下大恶，我要再入唐门。”

神胖子说道：“你回不去了，如果唐门把你算做逃犯的话，他们会在一月内号令天下，让天下人诛杀你，如果她们不那么做，就是你的福气了。”

唐思会不会那么做？

十 天下大乱

京都汴梁，是大宋的朝都，这里有一条京都街，是富商大贾的驻地。每逢到了夜晚，天天是纸醉金迷，以酒当歌的日子，听得笙弦响，盼得倩女歌，总是夜当日，日当夜的。

从这里阴沟里淘出的米，竟有些是有银屑的，有时也有小粒的珍珠和小块的银子。偶尔也会有一些女人的饰物从那阴沟里淘出。

这里有一家最大的酒楼，叫做凤楼。

凤楼，自是说那“有凤来仪”的典故，说的是从前曾有一个穷人，在这里遇上了凤，抓住了它，一走，凤便鸣。不走，则凤不鸣。

那人一笑，说道：“我便在这里开一家鸣凤楼好了。”

后来，京都凤楼便是天下有名。

这里有两绝，一是有天下艳绝的妓娃，一是这里有天下最好的名菜。

× × ×

这一天，正是夕阳西下时。

从外面跑来了两匹马，一直抢到了楼前，两人飞身下马，一直奔到楼下。

那两人坐下，拿出一堆银子来，叫道：“有川菜名厨么？”

那店小二一见，银子堆得像山，知道来了财路，便满面堆笑，说道：“有，有，是川家最好的厨子妙手刀，他的川菜天下第一。”

那两人笑道：“好，来一个‘蜀道难’吧。”

那店小二一时愣了，他再不济，也知道那“蜀道难”是诗仙李白的名句，不是一道菜啊。

他战战兢兢说道：“两位客官，这要是吩咐下去，不知道厨师做得做不得，我也不知道那‘蜀道难’是什么模样，两位客官要不要告诉小人一声？小人好吩咐厨下去做。”

那两位脸儿一沉，说道：“既是天下第一楼，怎么也不知道‘蜀道难’怎么做？你要是做不出来，我拿这银子买你楼的一把火！”

两个人凶凶恶恶，那店小二也不惧怕，心道：你以为你是川人，便来京都讨野火吃，须知这里不是蜀道！你要真敢张扬，我便叫你一死！

他笑笑，说道：“好，既是客官吩咐下来了，我便叫厨下去做就是。”

这店小二飞跑去厨房，叫道：“妙手刀，你的买卖来了！”

那妙手刀永远是一脸阴沉，傲得眼睛长到鼻子上去了，听得他叫，也是不理。

店小二说道：“有两个人来了，他们要一道菜，扔下一桌银子，我只怕你做不上来那菜，所以没敢答应。”

妙手刀冷哼一声，说道：“他要什么菜？”

店小二说道：“我可是从来没听说，他们要的菜竟是‘蜀道难’。”

妙手刀的身子一哆嗦。”

店小二见了，奇道：原来妙手刀也有怕的菜，看来这道菜他是不会做了。他刚想说话，忽听得那妙手刀说道：“我做就是了，告诉他拿来三百两银子。”

店小二心道：真是说大话，就是你做一道再好的菜，人家也不会给你三百两银子，除非那两人是疯子！

但他飞身上楼，对那两人说了，那两人答应得也蛮爽快，说道：“既是能做，三百两就三百两，这里是三百两，让他做好菜，端上来就是。”

× × ×

妙手刀做好了这道菜，让小二端去，再三吩咐不能打开那盖子，防备少了一道热气。

那小二心道：什么菜竟是这般神秘，你不让我看，我就看不得么？

他一心想看看那一道菜，但终是忍住了，端菜到了楼上，放那瓦钵在桌上，说道：“二位要的菜到了。”

两人唯唯，一个便打开了那钵盖儿。

店小二一见，顿时魂飞魄散。

原来在那一堆腻腻的肥肉上，爬行着一些小小的蛆芽儿，蠕蠕而动，甚是恶心的。

店小二看着那肉难看，但也闻得那菜竟有一股香气冲鼻，引人食欲。

那两人一见，顿时朵颐大开，叫道：“好菜，好菜，果然名不虚传！”

两人也不客气，大嚼大咬，竟把那一瓦钵吃得干干净净。

待得那两人走了，店小二心道：他们两人吃得嘴滑，不知道这“蜀道难”究竟是一道什么好菜，看瓦钵沿边上还有一道腻腻的菜边儿，他试用口轻轻舔来，只觉得那滋味真个是天上绝少有，人间不曾闻。从心里一直透到了肠胃底，回回旋旋，香个不尽。

店小二心道：原来是这么好的东西，怪不得值三百两银子。

× × ×

这一夜，妙手刀比往常睡得早。

到了夜里，忽地有人醒来了，那不是平时的妙手刀了，他的身上换了一件很干净的衣服，一点儿油星儿也没有。

他走出去了，走在大街上。

他一直走到了街头。在那里，有一家“香风轩”，轩里的都是大富商贾，他一直走进去。

在一间房里，一位富商大贾正在与一个妓娃调笑，忽地看到一个满身黑衣的人站在眼前。

那富商叫道：“出去！”

黑衣人说道：“你听没听说过‘蜀道难’？”

那富商大贾以为他是说笑，便大怒，叫道：“滚出去！”

他唰唰几刀，转身就走。

待得那妓楼里的人跑来，那个富商大贾也断气了，他的脸颊上正正少了两片肉。奇怪的是，看的人都是怪异，从来没有人会那么切去人脸上的肉，就是切别的动物也不可能，两颊缺少的肉一样多，不多不少，正是那些。

× × ×

京师一连七日，都是有人被杀，他们的死状都是一样，一把刀，风快的一把刀，在死去的尸体两颊上剖去薄薄的两片肉。

那些验看死尸的仵作都是害怕，那刀太快了，让人一想心便抖。

洛阳城内，街头巷尾都是传言，有人近日来杀人。杀人的人也怪，专杀江湖人。

第一个死的是洛阳大豪平子松。他平日里最是乐善好施，给人的银子时常是他赚来的银子的一半。所以他的名声很响，叫“平一半”。

这一天，平子松走在街上，迎面看到了一个矮子。那矮子看着他，叫着他的名字，问他：“你是平子松么？”

他笑笑说是。

那矮子说道：“有人说，你赚来的银子，有一半都给了别人花，是么？”

平子松说是。

那矮子笑笑，说道：“一半是不是太少了？你近年来赚的银子足能买下半座洛阳城，你给我一大半银子，我替你消灾。”

平子松笑笑，他不相信会有什么灾。

那矮子道：“你不相信，我让你看看。”

那矮子唰地一刀，平子松只觉得头上凉了一下。

再摸摸看，头上竟是少了一块油皮。

平子松冷汗尽出，他心里怕得要命，再也不敢说相信不相信了。

他对那矮子说：“我拿银子，只是你要做什么？”

那矮子说道：“三百万两银子，拿去送到龙虎镖局，运到蜀中唐门。”

平子松只有唯唯答应。

银子是付出去了，但过了三天后，平子松的头吊在了他家花园的树上。

× × ×

蜀中的栈道上，这些日子马飞来飞去，有许多的江湖客来来往往，他们急急忙忙，奔关中去，出河西，奔潼关，疾驰似箭。

所有人都是传下一个号令：蜀道难！

× × ×

河南嵩山少林寺，有许多的僧人在听方丈说禅。

大雄宝殿上，群僧无声，只有少林方丈悟生在讲无色无欲方正果。

忽听得飞鸣镝响，远远传来阵阵鸽哨，直扑向大雄宝殿！

方丈看看，说道：“群僧说禅，有鸣镝声，是祸是福？”

底下监寺悟性笑道：“群僧说禅，能有飞镝声响，是福是祸由人心。”

方丈笑，说道：“飞镝鸣响，是祸也是福，是福也是福。飞镝鸣响，是祸也是祸，是福也是祸。皆由自心。”

众僧听得两位高僧说禅，有的懂，有的不懂，懂的一笑置之，粲然一笑，知道从今日起，自家禅理更深入几分。不懂的看看人家，也跟着笑，这就只是傻笑了。

看看僧人在大雄宝殿说法，那带着飞镝的鸽子便飞下来，一扑扑至大雄宝殿，直到了殿前。

等得那鸽子落在殿前，方丈说道：“人无忌，鸽无忌，难得有忌在心里。”

那监寺也说：“鸽无忌，僧无忌，人心从无忌。”

两人笑。

鸽子飞至大雄宝殿，竟是旋飞落下，众僧看那鸽子落在香鼎上，忽地眼里坠泪，好

久不曾止住。

众僧是僧家，都是心存疾患，见鸽子眼里坠泪，心里怕有大祸突降，个个噤若寒蝉。

方丈笑道：“祸福无心，唯有自招。鸽子眼里泣血，不一定非是凶兆。”

方丈刚刚说完，忽听得那鸽子一声长唳，滚落香炉前，死在那里。

众僧正在惊讶，忽听得寺外有人在喊：“有人来了！”

少林寺的大门轰然大开，从门外走来一群人，当先的正是蜀中唐门的唐日。

那唐日笑道：“今日是什么好日子，少林竟能聚起这么多的和尚说法？”

方丈合什一揖道：“看来是蜀中唐门的人到了，不知将何以教我？”

唐日大笑，说道：“方丈果然是明眼人，一眼便看出我等是蜀中唐门人，我等一来，就是要少林归服唐门的，不知道方丈以为如何？”

方丈笑笑，说道：“从来武林一脉，谁归服谁，也算不得什么，只是你唐门要做什么，能否要人知道？”

唐日道：“一统武林，独步天下！”

方丈哈哈一笑，说道：“唐门在江湖，威德不著，要天下武林人臣服，怕不容易。”

唐日笑道：“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像你小小少林寺都制服不了，还怎么征服天下？”

× × ×

唐日喝道：“鸣锣！”

少林寺僧眼看着那唐门的人拿出一只大大的铜锣，哗哗筛起来。他们心内诧异，唐门的人好端端的，怎么筛起锣来了？

只待得唐门的人一筛锣，少林寺僧便觉头也昏眩，人也迷惑，全都要倒地而仆。

那唐日道：“你们全寺僧人都中了我唐门的‘大锣毒汁’，如不救治，在三个时辰内当七窍流血而死！”

少林寺方丈悟生一声叹，道：“阿弥陀佛，唐门用心，何必如此歹毒？”

众僧纷纷倒地，只有十几个高僧在方丈周围，他们兀自挺立，虽是中毒，但用极深内力逼住，不至昏倒。

唐日说道：“少林几百僧众，要全都死在你，你不愿让他们超生，他等只好进地狱了！”

方丈大声道：“唐施主，你要是能放过少林，自是积德，如果你愿让少林污血，那也是无奈了。”

说罢，少林掌门便诵起经来。

方丈诵经的声音平和、不愠不火，使得广大僧众亦是心头一宽。人生一副皮囊，有他无他，都是一样。一念至此，何事可惑？

唐日说道：“既是不服，杀！”

十一 荼毒少林

唐日一声令下，所有唐门人都是飞蝗出手。

唐门的人暗器厉害，一阵急雨洒过，当场闷哼，倒下十数僧众。

看看那些倒下的僧众，竟是当场皆死。方丈大是悲痛，叫道：“既是他们想杀人，我们也得还手，决不能束手待毙，给他们杀！”

少林僧听得方丈令下，皆是奋起，扑向唐门人！

当下一场混战。

少林方丈仍是坐观战阵，看众僧与唐门的人战作一团。

唐门弟子一出手，便是杀手无情，金针飞动，许多人中针毕命。

少林僧强挺身子，迎敌力战。

无奈他们中毒在先，与敌手一战，只是须臾，便头昏眼花，昏然倒地。

唐日挺立，站在那里现战。

少林方丈不出手，他也决不会出手。

少林寺毕竟是经过大阵仗的，众僧如星拱月，围着方丈，方丈悟生说道：“向后山示警！”

唐日笑道：“你以为达摩后山的强援会来助你？那是休想了，后山也有人在，你们少林完蛋，就在今天！”

唐门弟子的毒器太过厉害，竟是把那些寺僧杀却过半。

少林方丈大声长啸，悲声数回，在嵩山回荡。

唐日说道：“如果你愿意跟我回蜀，我便放过你少林！”

方丈长叹一声，说道：“我等不愿去你蜀中，你愿意怎么做便怎么做好了。”

监寺悟性大吼道：“休听他说，我们决不去蜀中，也不助纣为虐！”

唐日笑笑，冷道：“那好，你们少林寺从今除名，那也不错。”

方丈悟生也苦笑，说道：“世上尽有人要灭少林，但那人骨碎，魂魄无归，少林也不曾倒。”

唐日大笑，说道：“那是没遇上唐门，你如果遇上了唐门，定败无疑！”

方丈说道：“唐日，久闻得你暗器天下第一，不如我与你一战，免得全寺涂炭。”

唐日傲然道：“若是平时，也许我不是你对手，但如今你也中了毒，死在旦夕，还想胜我么？”

方丈缓步而出，说道：“胜与不胜，亦是一理，你一心杀机，便是着相了。”

× × ×

方丈决心一战唐日，让少林的寺僧都是担心。刚才明明看到方丈嘴角有血，看来受

毒更深，这会折损他许多功力。

唐日笑得狂，说道：“只怕你与我一战，把你往昔的威名，都尽付流水了。我看少林从今要在武林中一蹶不振了。”

他喝令道：“围住所有少林僧，休教走了一个！”

那些唐门的好手都是围住，让少林寺僧不得出圈。

方丈慢慢走出来，说道：“好，我来与你一战。”

唐日手里有剑，他用剑指着方丈，说道：“是祸躲不过，鸽子眼里泣血，是悲你少林劫难的。”

方丈大声道：“好，好！”

方丈就推出一掌，那唐日不敢怠慢，知道方丈功夫，必是高手，他挥剑而出，一套“唐门快剑”便招招绵密，连连施出。

唐日与方丈动手，看他的嘴角，犹有血丝，心里冷笑道：你着了我家唐门的“大镏毒汁”，就是我要你活，你也难活命了。如今你再与我动手，岂不是自找速死？但他心里得意，却是不从口里道出，只是招招辣手，剑剑紧逼，直杀向方丈。

少林方丈的本事，自是天下去得，但他此时一招使出，便自脱力，使出几招，才知道自家功力已经没了五成，心里一叹，心道：原来少林的劫难在这里，我要是胜不得他，少不得少林的劫难到了。

唐日厉声喝道：“方丈，你的死期要到了，如果你再与我力战，恐怕过了几十招，你便成了一个废人，从此再也不能与人动武了！”

方丈却是不听他恐吓，笑笑道：“人生生死死，都有定数，有武功与无武功，更无大干系。你想占少林，夺天下，那可是痴人说梦了！”

唐日叫道：“敲镏！”

咣咣大镏声响，一阵阵更疾。

忽听得有人惨叫一声。

原来是方丈身旁的悟性奈不住那锣声催逼，一叫倒下了。

方丈看他，悟性慢慢对方丈说道：“少林一难，恐难善了，望师兄全力周全少林！”

悟性大师倒地而死。

方丈大大伤心，他知道少林寺僧中，只有悟性心智最高，是个可传衣钵之人，如果能得他传少林衣钵，少林的福份便有了。

可惜悟性竟比他早亡，他仰天长啸，悲不自胜。

唐日说道：“方丈不必太过悲哀，如果你能就此束手，或许少林不会亡，如果你不收手，少林恐无瞧类了。”

方丈看看四周，只有几个高僧围着他，他们都是苦战，因为早就中毒，此时嘴角流血，苦苦支撑，但看得出，皆是强弩之末。唐日紧逼那敲锣人，一阵锣响，便有少林僧倒下。

× × ×

“哗——”，一阵暗器如雨，扫向众僧，众僧叫喊着，倒下一片。

方丈吼道：“唐门，唐门！”

他使出一招“大力金刚掌”，哗地一扫，便是一阵罡风。

那唐日退出几步，心里暗暗吃惊，他心道：看来我低估了少林的功夫，这老和尚的本事不小，就是放了那多的毒，也不曾把他毒倒。

唐日竟生了退心。

忽地，方丈咳了起来，一阵阵咳，使得他弯下了腰。

方丈再也直不起腰来。

唐日一阵快乐，他哈哈大笑，仰头乐道：“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他大声喝道：“少林众僧听着，你等如果臣服唐门，便可得生。如果你等不听，全

都一死！”

方丈大笑，说道：“唐日，你听着，你杀光了少林寺僧，也夺不去少林锐气，你要灭少林，是痴心妄想。”

唐日冷道：“大言妄说，你死好了！”

他一剑挥出，想斩杀了方丈。

忽地有人长啸，那啸声越逼越近，有人高声叫道：“蜀中唐门，为害天下，你等必不得好报！”

看看来人一吼，渐渐来近，唐日心惊：少林来了外援，不知道是谁？

× × ×

那人来近了，唐日心里冷笑，原来是旧相识，那是柳双与五鹰。

柳双的身后跟着五鹰，五鹰老大说道：“柳双公子来助少林，唐门休得逞凶！”

唐日沉声道：“柳双，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大侠萧啸，还是柳不恭？”

柳双笑笑，说道：“我谁也不是，只是看唐门想害人，我看不惯就是了。”

唐日说道：“上次看在月妹的面上，饶过了你，这一次再没人照应你了。”

唐日慢慢把剑收入鞘内，说道：“你如果走开，或许能逃一命。”

柳双说道：“不错，我也正想劝你，早早收手，能逃一命。”

两人是仇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唐日看他，心道：我看这小子，就像是看到了眼中钉。如果不是月妹，那一次在唐门怎么会让他逃走？真是养虎贻患，这一次决不能让他再走了。

柳双看着他，笑道：“唐门的人，想得太宽，跌得太重，你是唐门的一个狂人，岂不闻‘爬得越高，跌得越重’这一道理？我看你还是带着你的人走开的好。”

唐日戴上他的鹿皮手套，他吼叫道：“杀！”

一声“杀”吼毕，那些唐门的弟子便再出手了。

五鹰此时不再袖手，他们冲过去，与那些唐门弟子动手，他们的身后护庇着众僧。

看看五鹰能护着众僧，柳双心下稍安，他大声道：“请少林方丈退下，待我来与唐日一战。”

方丈悟生笑笑，说道：“如此有劳少侠了。”

他退向一旁，坐在地上，屏息驱毒。

唐日的手里又是拿着那些暗器，他说道：“柳双，你以为你的本事不小，能一枚暗器夺天下，不知道我有暗器功夫，你那一招算得什么？你死定了！”

他的手扬起来了，空中遍是死光！

× × ×

没人看到过唐日出手暗器，看到过的人都死了，他们死在暗器下时，人呆呆怔怔，眼犹不闭。

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人用那么快的手法，发出那么多的暗器，那不可能。

空中飞着暗器，柳双心里也是紧张，他与唐日一搏，一出手，唐日便尽了全力！

咝咝有声。

暗器有眼，像是专门追逐着他。

他飞身纵起，再向下落。

那暗器跟着他，如附骨之疽，一步不差。

嘶嘶撵他，他连躲三次，终不能完全躲过，有三枚钉在了他的身上。

唐日大笑道：“柳双，你的本事也只如此，你再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他仰天大笑，心里分外痛快。

再看柳双，竟是行若无事，他从身上摘下那三枚暗器，叹息道：“如果不是用毒，唐门在天下，只是蝼蚁一般的人物，哪里能如此风光？”

眼瞅着他摘下了暗器，那是绿油油绿得发亮的暗器，竟被他摘下，他的身体像是不

惧毒浸。

唐日冷笑了，他说道：“原来你有这等本事，怪不得那么狂傲。好，我要你尝尝我的剑！”

一道剑光！

当唐日逼向柳双时，那五鹰正与唐门弟子苦战，他们五人可不同柳双了，与唐门弟子动手，本来是他们功夫稍强，但他们怕唐门人出手暗器，总是心存畏惧，便施不出十成功夫。

五鹰只能保众僧不受杀害，支撑许久，兀自有唐门的弟子直扑过去，对着众僧出手。便再死伤许多僧众。

× × ×

“咣——”，少林的大门开了。

从门外走进了许多人。

都是些女人。

本来少林平时是不许女人进寺的，但此时一拥而入的都是女人，都是挎刀带剑的女人。

当先的是唐门掌门唐思。

众人收手。

柳双恨声道：“唐姑娘，你亲自应我，放我出唐门，你怎么又来杀人，想灭少林？”

唐思莺声燕语，轻声说道：“我曾告诉过你，我是唐门掌门，要做许多事，都是情不由己，你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再说，你既是侠义心肠，便不该逃出唐门。你知道从前唐门与人有誓，如果不是有人从唐门逃出，唐门不会再犯江湖。”

有人冷笑。

一看原来站在墙上的是那个多目神瞽，他笑道：“唐姑娘，你唐门在江湖上隐了二

十年，如今静极思动，一心图霸江湖，就是没柳公子的一走，你们也会蠢动。我看你也是作白日梦！只怕你夺不得天下，只能把个毒唐门弄得烟消云散！”

唐思冷哼一声，她抬头对唐日说道：“杀！”

得掌门人一声令下，唐日狂呼：“杀，不服唐门的人，不得超生！”

他狂吼，冲向柳双。

柳双叫道：“唐姑娘，你骗我！”

那唐日大声笑，说道：“你以为唐掌门是一个荏弱不堪的女人么？你错了，你死在这里好了！”

十二 伤心人

唐思看着柳双，那眼里尽是情意，她幽幽说道：“柳公子，如果你能退出少林，我便不与你为敌。”

柳双大声道：“你不与我为敌，却想与天下武林人为敌，只怕到时你唐门会弄一个玉石俱焚！”

唐思笑笑，说道：“那也顾不得了。柳公子，你还是退出去的好，不然你也会受到牵累。”

方丈悟生大师对柳双说道：“柳施主，你能走则走，看来少林这一劫却是不免了。”

柳双大声说道：“唐门的人都听着，从今起，我与你唐门为仇，如果你们再不放手对少林寺的仇杀，我便对你们不客气了！”

那唐日冷笑，心道：只是依仗着你不怕我唐门的毒，便大言不惭，难道你不知道我会杀死你么？

他刚想再上前去，忽听得唐思笑笑，说道：“好，既是柳公子愿意管少林的事儿，我便再给柳公子一个面子，我们先退下去，异日再来向少林高僧讨教！”

唐日刚想说话，但看着唐思的神色不豫，像是不容他多话，心道：她是掌门，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唐门的人都退去了。

× × ×

少林经过一次血劫。

所有的少林寺僧都中毒了，方丈命僧众自救，他廷请五鹰与柳双入寺。

× × ×

后山上，正有几个人站在那里对峙。

当先站在正中的是妙手刀，他身着一件大红中衣，嘻嘻笑着，身旁有两个人，一个是那矮子，一个是瘦削的老者。

妙手刀说道：“你知道不知道京都妙手刀？我就是妙手刀。”

对面的是三个老僧，这三个老僧太老了，其中的一个满面都是皱纹，竟像是足有几百岁的年纪。他一脸苦相，沉沉郁郁，只是低着头，任对方说什么，他也连头也不抬。

左边的是一个乐和尚，他的脸白白胖胖，像只有几十岁的年纪，他的身子很胖，但胖都胖在上半身，一双腿还是细细的，像是狼杆腿。

右面的那个和尚是一个弱和尚，他的脸是黑的，他的眼皮从来不抬，像是入睡的人一般。

乐和尚笑笑，说道：“施主原来叫做妙一刀，如今怎么叫做妙手刀了？”

妙手刀笑笑，说道：“一刀太偏，手刀太过，所以叫妙手刀，比叫妙一刀，更好。”

三个和尚站立，使妙手刀不敢造次。

这三人是两百岁的少林高僧，他们在后山清修，向不涉寺务。

可妙手刀忘不了他们。

妙手刀冷声道：“苦丝，你上次削了我刀，我没与你算帐，这一回你得用血还帐！”

对面的苦和尚阴沉着脸，说道：“我上一次着相了，竟对你的刀有兴致，看得见杀气，便是着相。如今我看不到你的杀气了，我再与你动手，我会连你的刀也看不见。”

妙手刀心里一惊，他在京都练刀十几年，竟是没忘这苦丝削了他刀，耿耿于怀的，只是他手里的刀。

可苦丝早就忘了他的刀了，还称他不会再见妙手刀的刀。

如是那样，苦丝的进境可是非他所及了。

矮子在一旁说道：“咱们唐门的三老对你们少林的三僧可是仰慕已久了，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分一个高下。”

那和尚说道：“施主，高即是下，下即是高，这一点施主难道不知晓么？”

乐和尚拍拍手，笑道：“人若着相，看我笑样，人若无相，不知何相。”

他双手合什，对着唐门三老一揖，说道：“三老请了！”

× × ×

那妙手刀的手渐渐拿出。

苦丝和尚不动。

妙手刀的手里真的无刀，他的刀在哪里？

难道他也到了无刀胜有刀的地步？

但不是，只见他的手一伸，在他的手里有一片小小的薄如蝉翼的小刀。

用这一把小刀，怎么胜敌？

不料得那不曾睁眼的和尚说道：“好刀！”

他从未赞过人家什么东西好来，此时一赞，让那妙手刀也是得意，他大声笑道：“和尚不睁眼，也知好刀么？”

那苦丝说道：“还有一丝不足，你的刀霸气太足，恐非祥瑞。”

妙手刀笑笑，心里敬佩和尚眼光。

两人未出手，只听得嘶嘶作响，原来那和尚的衣服袍襟破了，划了一道痕。

而那个妙手刀的手里刀竟是再也递不出，他用尽全力，刀也不出他的手腕，想再递出一寸，也是不能了。

妙手刀说道：“我有三招，是‘狂刀、歧刀、枉刀’！”

苦丝也随即回声：“我有三渐，是‘人渐、术渐，路渐’！”

两人对手，如若有人看他，像是不动，两人都如沉睡了一般。但真的有人来插手他两人间，怕立时会被他两人发出的罡气震得粉碎。

苦丝向前两步，他的脸色阴沉。

他再想走，便走不出了。

嘶嘶有声，他的衣襟飘拂，如鼓荡春风。

妙手刀的手里刀贴在掌上，像是掌刀。

嘶嘶走险，招招逼人。

那苦丝和尚的脸上仍是阴沉沉，但他的手却漫漫划过，轻轻便成进招。

两人打了几十招，仍是不分上下。

苦丝和尚身子一引，便退向后，他说道：“我与你不能再动手了，你我苦苦一搏，仍是难得一胜。”

那妙手刀执拗道：“我等你十几年，这一回定要打出个输赢来。”

两人再战。

忽听得前山有啸声，苦丝和尚作色道：“你们唐门的人来大举进攻少林？”

另两个和尚都是色变，三人刚想走，矮子叫道：“休走！”

他冲去与乐和尚战在一处。那另一对也立时冲到了一处。

看那矮子，果然好本事，“叭叭叭”一连出手十几招，招招绝招，直冲和尚痛下杀手。

那和尚也不弱，两下交锋，一闪一避，再冲至一处，又是急急出手。

听得少林寺里有求援声，三僧有些慌乱，手里便多了几招进攻。

那矮子笑道：“三僧一向是有德高僧，水里火里，都是从容。我看你们不能着相，如果着相了，岂不是得输？”

苦丝和尚说道：“难道唐门人对寺里僧人下了毒？”

矮子仰天大笑，说道：“果然好本事，你能知道寺里危险，那就不错了。过了今日，怕你们少林再也不存在了！”

三老说罢，便更是鼓劲进招。

三老的攻势，招招都被三僧击回。

三老中的瘦竹叫道：“看暗器！”

原来他的暗器是一条鼓荡飘摇的细丝。那一条细丝抽直如箭，卷软如线，缠击抛打，其妙无穷。

如是对付一般武林人物，这一条索子出手，便索下有毕命的人，但他用来对付那乐和尚，却是没有什么大用。

只见长线飘荡，一直来来去去，不离那乐和尚。

和尚鼓起内力，一掌拍击那线索，拍得那索斜斜而飞，不能着落他身前身后。

× × ×

这里正战得不分上下，忽听得有几声呼啸，那几声呼啸顿时叫开了三老。

妙手刀笑道：“老和尚，快去前山看看，别再假模假样地在这里清修，再清修下去，你们少林便无一人了。”

三老狞笑，哈哈大笑而去。

× × ×

柳双跟着五鹰下山，少林寺的灾祸会不会在别处出现？

据说唐门要发难，原是要天下一齐出手。他如此做，是为了显示他们唐门在天下的位置。

别处会不会出事？

正在犹豫，忽看到跑来了一人，那人是唐门的一个弟子。

那人对柳双道：“柳公子，我家掌门请柳公子一叙，不知道柳公子是不是肯赏脸？”

柳双尚未说话，五鹰老五吼叫道：“你家掌门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她说话怎么能叫人相信？”

那弟子正色道：“你有本事，与我家斗，何必辱我掌门？”

说罢恨恨不已。

柳双一挥手，对那人笑道：“就劳烦老兄告诉你家掌门，我一会儿便到。”

× × ×

少室山下，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帐篷，那帐幕附近，有许多的唐门子弟在休息。

柳双不理睬那些，他直向里走。

一人喝道：“站住！你是谁，来干什么的？”

柳双笑笑：“我是你家掌门请的客人，请通报一声。”

那人笑了，说道：“原来是柳公子。”

他飞速去报，一会儿出来，引柳双进去了。

× × ×

又是两人相对。

唐思换了一身衣服，青葱色上衣，一件藕色裙子，一束头，便变得极是端庄，若不是柳双在少林看到了她率唐门人压境，自是不知道如此姣美的姑娘怎么竟有那么毒的

心肠。

柳双冷冷道：“唐姑娘有什么吩咐，何必如此客气，只须派人来告诉我一声，我便应命了。”

唐思看看他，见他眉目清秀，极是英俊。她轻声说：“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柳双大声道：“我不会丧心病狂。”

唐思说道：“原来你也说我是丧心病狂？你也这么说？”

柳双说道：“不是丧心病狂，那是什么？想一心灭了天下各大门派，想做什么武林霸主，只有丧心病狂的人才能想到！”

唐思若有所失，她轻声说道：“原来我真的是丧心病狂，我真的是丧心病狂……”

旁边站着那唐月，她低着头，不敢再看柳双，她也羞于见柳双，更有那个小丫头唐星，她瞪着眼看柳双。

唐思过了一会儿，问道：“柳公子能不能不与唐门为敌？”

柳双一叹，说道：“原来是能，现在却是不能了。”

唐思说道：“唐门在江湖上的势力，绝非柳公子所能想得到的，你若是与唐门为敌，恐怕早晚会成为一具尸骨。”

柳双笑笑，说道：“我从海岛上来，走时便向父母跪拜过一回，说我如回不去，就算是给父母辞行了。”言下之意，他死也不怕。

那唐月突然抬起头来，她说道：“柳公子，你与唐门并无仇怨，你还是别管这些事儿了，好不好？”

柳双笑笑，说道：“月姑娘，谢谢你对我的关心，我要与唐门一决，恐怕到时你与唐思姑娘都是我的对手。”

唐思幽怨地看柳双一眼，她轻声说：“柳公子好自为之，我们后会有期。”

她示意让唐星送客。

×

×

×

唐星把一个柳双送出来，她忽地对柳双说道：“你有什么本事，能让我们掌门对你也好？”

柳双笑笑，说道：“小妹妹，我没什么本事，只是我见别人有难，情愿帮他就是了。”

唐星说道：“我也帮别人，唐门的人有了难处，我是会帮他的，人家怎么不对我那么好？”

五鹰的老大笑道：“你对唐门的人好，唐门的人害天下的人，你对他们好有什么用？”

唐星说道：“好，我再不对他们那么好了。”

说完后，小小唐星回身便走。

十三 狼追虎逐

神胖子与柳双分手时，说道：“你也许会睡不着，你也许会被别人追得到处跑。你不会很安逸的。你会杀死许多唐门的人，但你必是会死在他们的手里，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

柳双只是笑笑，他不相信。

这一日由嵩山下来，看着要到了开封府，他对五鹰说道：“五位兄长，我们去找一处店，好好歇息一下，明日再赶路的好。”

五鹰虽是都比他年长，但人人都听他号令，老大笑道：“但听柳公子吩咐。”

他们到了开封府内，瞅天色将晚，便去一家店求告安歇。

那店主看着他们，忽地失色了，说道：“对不起，你们几位客官里是不是有一位姓柳的？”

柳双笑道：“在下就姓柳，不知老丈问起，是何意思？”

那店主忽地摇手，说道：“对不住，对不住，你们几位去别的客栈去安歇吧，小店可是没有地方了。”

五鹰的老二叫道：“你店里明明有地方，怎么敢欺我们，说没有地方安歇？我们又不会少你的店钱！”

那店主苦着脸，对着柳双又是叩头又是作揖，说道：“但求柳公子成全，小店实在担承不起，还是求柳公子去别处安歇吧。”

几个人走出了那客店。柳双说道：“既是他家不能安歇，去别家问问也好。”

几个再到了一家客店。这一家更大，叫做“独美客”。

开店的是一个女人，笑逐颜开，她对着几个人笑，问道：“你们几位啊？”

柳双笑道：“我们七个人。”

老板娘笑笑，说道：“是七个人，就不是八个人，我看不会是那伙人了。”

她问道：“你们都姓什么？”

柳双大声道：“我们住我们的店，你收你的银子，管我们姓什么？”

那老板娘笑笑，说道：“这位公子好面熟，像是我的一个熟人，我想问一问你姓什么？”

柳双心内诧异，但也不动声色，他说道：“我姓柳。”

老板娘一听得他姓柳，不由得脸色大变，她盯住了柳双，说道：“柳公子该不会叫做柳双吧？”

五鹰看着柳双，心道：“公子或许不会对她说是柳双。”

可听得柳双说道：“我就是叫柳双。”

那老板娘笑道：“哎哟哟，我道是哪一個呢，原来真的是柳公子。刚才有一位公子来过了，他说如果哪一家店里留住了柳公子，他便会责罚那一家呢。我看柳公子也是一

个面善之人，肯定不会让我们小店受苦的，是不是？”

柳双心道：原来真的有这等事。他笑笑，说道：“那么说，老板娘不会留我们住了？”

她笑笑，说道：“像柳公子这等好人，会体谅我们难处的。”

柳双不语，他抬腿便走。

一直走到了天晚，也不曾找到一家肯收留他们的客店，五鹰只好随着柳双，一直走出了城。

× × ×

柳双对五鹰道：“我与唐门作对，让五位兄长吃苦了。”

五鹰的老二大声道：“兄弟说哪里话来，我们五人随着兄弟，就是水里火里，也是心甘情愿的。”

老大笑笑，豪情道：“我们江湖人，睡在庙堂野地，树林草舍，都是常事，有什么了不得？”

说着，那老三叫道：“找到一所庙！”

看看却是一所残庙，他们进了庙，看那庙却是一座文曲庙，一个坐着观书的孔夫子满面苦相，看着那书。书也没了，手也破了，供桌上没有一点儿东西，庙里没有一点儿香火。

老三说道：“原来上天也想饿杀文曲星！”

几个坐下了，没有食物，只好打坐歇息。

× × ×

坐了一会儿，忽听得有鬼啸夜叫，忽左忽右，忽东忽西。

那啸叫声似人似鬼，时飘杳时挨近。

柳双眼里满是笑意，却是微微闭上了双眼。

看他如此镇定，五鹰都是坐得稳稳的，不动声色。

忽听得那鬼叫到了庙门前。

有嘶嘶声近来。

看也看不到，在昏黑的月光下，只听得咝咝作响。

老四忽地紧张起来，他叫道：“不好，有蛇！”

他一叫起来，便像是叫醒了天下所有的毒蛇，只听得悉悉索索，慢慢爬来了一群群毒蛇。

那些毒蛇腥臭恶气，爬满庙内。只看蛇爬，爬得满庙都是，没有一处可以插得下脚的。

只待一会儿，就听得有蛇哨曲曲折折响起来。

便见远处有一个人，他吹着蛇哨，慢慢走向庙前。

柳双叫道：“退守庙内！”

五鹰与他都退守在庙内，多目神瞽也站在他们身后，听着那咝咝响声，他说道：“听声音，有铁线蛇、有五步蛇，还有蝰蛇、眼镜蛇……”

听得他说，五鹰都是悚然，要知道，五鹰也是不怕毒蛇的，但他们也从来不曾遇到过这么多的毒蛇。

老大叫道：“小心！”

话音未落，一条毒蛇嗖地飞来直扑老二！

唰地一剑，多目神瞽把那蛇挥成两段。

老三叫道：“二哥靠后！”

老三说道：“左边也有！”

只见两条毒蛇咝咝作响，扑向两人！

老三一出手，叭地弹指出去，把那蛇头弹歪。

他本来以为一指弹过，能将那蛇头弹碎，不料得那蛇真是铁般硬，一弹居然也受得

住。只是软软耷耷地垂下头去，再昂起头来，便又张牙扑来。

后面的人吹着蛇哨，那蛇哨悠悠扬扬，直绕曲折，一直吹到了庙前。

× × ×

此时月亮已经升起，看到暗暗的庙前，泻一地月光。月光下爬满毒蛇，黑黑麻麻的，分外吓人。有一个黑衣人站在那里，口里呜呜咽咽地直吹蛇哨，满地都是蠕蠕爬动的毒蛇，分外吓人。

蛇哨吹得口急，看看旋律渐快，越来越吹得那蛇直舞身子，笔直的蛇身像是一支箭，直射向几人！

柳双叫道：“退后！”

他叭地一剪，手指伸出！

那蛇见他伸出手指来，不由大喜，一头甩来，便咬他的手指。

看那蛇确是训练有素，一口便咬中他的手指。

在蛇头咬中他手指的当儿，他的手指也叭地剪在蛇身上，那蛇被他一指便剪成两断。

那五鹰看他出指剪蛇，心头大异，以为他必会被蛇咬中。

不由得惊叫一声。

柳双反是无事，他笑道：“这是一条蝰蛇。”

几人都是心里有些慌乱，如此下去，蛇是越聚越多，怎么能杀得完？

那个吹蛇哨的人居然也不出声，只是越来越急地吹那蛇哨，一口口、一遍遍地吹，吹得那蛇如醉狂的舞者，直蹦直跳。有时如箭般直射那几人。

柳双一出指，便叭地剪断一条蛇，看看脚下，也堆得几十条蛇。蛇尸恶臭，血腥气扑鼻，越发使那些活蛇更是发怒，直扑直跳，急欲噬人！

柳双叫道：“多目先生、五位兄长，我看这些蛇也无法杀绝，不如我们暂避其锋的

好。”

五鹰也深以为然，他们五人正欲杀出一条血路，冲出蛇阵去。

那吹哨人像是知道他们的心意，他吹蛇哨吹得更急，那些蛇竟是直重重叠叠，摆了十几丈长。就是他们有再好的轻功，也得在这些蛇身上踩过。

那吹哨人的口哨，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 × ×

忽地，那蛇哨停了，看看静夜星空，竟挂出了一轮弯月。月亮轻轻照着他们，人的脸面十分苍白，像是纸一般。

那吹哨人看着他们，说道：“得罪唐门的人，必死！”

他把那口哨拿到嘴边，刚才要吹。

忽听得那柳双笑道：“我看这位仁兄不必再吹了，你如果再吹，蛇全得死。就是你的哨声，累也会把它们累死。”

那人摇头：“不会。”

柳双说道：“听说过鹤唳么？”

那人一顿，不再回答。

他的心里有些惶恐，从前训蛇的时候，听过师父的教诲，说是如果听到了鹤唳，便是他的蛇群克星。

但他出道二十年来，从来没有听过鹤唳。

柳双会发出鹤唳么？

那人道：“如果你能发出鹤唳，我便认输了。”

柳双笑道：“你愿意一试么？鹤声一唳，你的蛇大都会脱力而死。像你训练的铁线蛇，足有十几年的苦功，要是它们都死了，岂不是大大可惜？”

清夜月色，照一破庙，庙前有一个月白长衣的人，他就是年轻俊美的柳双。

他站在那里，如朗星洁月，光照四下。

那吹哨人等待着。

× × ×

柳双低下了头，他说道：“多杀生灵，不祥。蛇也是生灵，可是娘，我没法儿可想，只好杀它了。”

他向天默祝，再仰头而视，突然发出清啸。

啸声扬起，再跌宕而生，转而激发，更是清越。

要知道，鹤是蛇的克星，一声声鹤唳很是清越，使那毒蛇突然都是委顿，慢慢曲成一团，再也伸不开身子。

柳双的功力极是深厚，他仰头大啸，声音清厉，直至那蛇全都屈成一团，他才慢慢停下来。

再看那些蛇，条条如冬眠虫，没一点儿动静。

那吹哨人忽地跪下去，他看着那几条小小的铁线蛇，泣道：“青儿，线儿，花儿，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了？起来啊，跳啊，扑啊，怎么一听得他的啸声便没了声息，你们动啊？！”

任他再怎么拨弄那蛇，那蛇也不动，像是被人抽去了骨筋，再也不能滑动。

他站起来，说道：“柳公子，你的鹤唳果然天下少有，只是你记着，早晚我要你死在我手！”

他再看着柳双，说道：“我叫唐虫，你记着我。”

他急步而去了，再也不顾他的蛇。

× × ×

满地都是蛇尸。

庙仍在，但庙也无法存身了。

柳双说道：“我们只好走了。”

他们向外就走。

忽地柳双扯住了五鹰的手，说道：“五位兄长，我看我们不必走了，就在这里歇息一下也好。”

五鹰不明白他何以突然变了主意，看着柳双，等他再说。

多目神瞽说道：“我看不见，但我嗅得出，这里仍有危险。柳公子，你看到了什么？”

柳双叹了一口气，他说道：“我听到了一种声音，远在二十里外的声音。”

既是远在二十里外，他怎么听得见？

但五鹰都知道他功力过人，他们问：“柳公子，那是什么声音？”

柳双看他们，他的声音很郑重：“唐门铁骑，真正的唐门铁骑，一共有三十六人的唐门铁骑，他们都来了，一个人也不少。”

果然，不待得他再说，就连多目神瞽也听得见了，马蹄踢踏，人声吼叫，声声嘶唤，如狂风海啸，一刮至眼前。

× × ×

真的是三十六人，都是年轻的壮士，他们疾驰到眼前，忽地止住。

三十六骑围住破庙，把破庙围得风雨不透，

当先的是一个年轻人，他笑着对柳双说道：“柳公子，唐门铁骑向柳公子问好。”

柳双笑笑，说道：“铁骑天下动，无风寒自来。唐门铁骑全部出动，就只是为我们几个人么？”

年轻人的脸色很是谦恭，他笑道：“柳公子过谦了，唐门铁骑三十六，只为公子一人而来。”

柳双大笑，说道：“怪不得我看唐思姑娘有些柔弱，原来她一心是要我的性命。”

十四 铁骑天下动

唐门铁骑一向是唐门应急所用的劲旅。

从前有人说：“唐门弟子，论起单人匹马，当数唐日最狠。要论群起群落，自是唐门铁骑最凶。”

唐门铁骑是每三年一选，在唐门中精选最好的弟子，训他武功，让他成为一个高手，便补至唐门铁骑中。

铁骑三十六，一人不多，一人不少。

他们的称呼也好叫得很，从唐一到唐三十六，不会有一点儿错。

这是唐门的拼死弟子。

如果你做了唐门铁骑的人，就意味着你在唐门可以为所欲为，你可以任意做事。因为唐门对于铁骑子弟从来都是很宽松的，他们随时会为唐门去送死，对于他们一向不会太过苛刻。

× × ×

铁骑都是年约二十岁的唐门子弟。

唐二吼叫道：“围起来！”

唐门铁骑踏踏而动，便把他们七个人围起来。

柳双仍是笑着，他笑道：“唐门铁骑听来吓人，但也没什么了不得。”

唐一不声响。唐门铁骑从不对人示威，他们只管杀人。

依唐一心意，他们要把柳双几人分开，然后一一杀死。他接到了掌门人的令：“杀死其他人，把那个柳双带回来！”

他得无条件听掌门的命令。

铁骑踏动，把一所破庙围得风雨不透。

柳双示意，让五鹰依庙而立，但那铁骑根本不把破庙看在眼里，他们冲了几次，“哗——”，破庙残朽，被他们一冲便坍塌。墙破处，冲来了铁骑。

“唰——”，一挥起剑，剑光在夜色里一闪，便划破了夜空。

只听得一声闷吼，五鹰老三大叫：“杀了你！”

三个唐门铁骑攻向他。

老三叫道：“大哥，保护柳公子！”

在五鹰心中，只有柳双最重要，如果柳双无恙，他们与唐门尚可一斗。

柳双大声吼道：“唐门铁骑的人听着，我不愿意杀人，如果你们不退却，我便杀人了！”

虽是他声色俱厉，但唐门铁骑岂是他一言便能吓退的，唐一吼叫道：“杀！”

一挥手中剑，他便杀向柳双！

十三个人围住了柳双。

另外二十三个围住了五鹰。

一个唐门铁骑叫道：“看暗器！”

他急于贪功，向柳双出手暗器。

漫天飞起了暗器。

柳双的手一划，那暗器无影无踪。

他叹道：“一人起杀心，天理也难容！”

那个唐门铁骑人叫一声：“啊！”便软软倒下。

唐一悲声叫道：“他杀死了十六弟！”

唐门铁骑人更起杀心，他们吼叫着，拼命扑向五鹰。

“唰——”，一道暗器划向三鹰。

他挥刀一格，那两枚暗器划飞，但有一枚直插在他的肩头。

三鹰心内一凉，知道唐门的暗器奇毒无比，他叫道：“我杀死你个兔崽子！”

他一刀划出，那个唐门弟子一声惨叫，刀划肩膀开，把他一劈两半。

老大叫道：“三弟，三弟！”

老三低声道：“别吵，娘的，难道我是纸糊的么？”

他倒在地上。

老二叫道：“大哥，你来护我，我带三弟！”

他扯起老三，带着他向一边墙缺处躲去。

唐一吼道：“杀了他！”

柳双回头，看到月光下的五鹰，他们浑身浴血，竟是力不能支了。

他心里悲凉，忖道：娘啊，他们不会像你告诉我的那样，你对他如何仁慈，他全不管，你不杀他，就不能止杀。”

他忽地纵起，人在空中，像是划了一道光！

唰唰几刀。

他夺来刀，挑了唐三的头，一跳落地，再刀剁唐十一的腿，唐十一闷喝一声，一把毒针都是打向柳双！

柳双怒道：“死前还是要杀人？”

柳双再走至唐十与十五面前，他的手缓缓抬起，叭地一声，那刀直射出去，刀直插在那唐十的胸前。刀势不衰，竟再透出，插在唐七的肩头。

柳双虎虎生威，让唐门铁骑都是害怕，那唐一叹道：“柳公子神威，本该退走，但我是唐门铁骑，是能死不能退的。”

死了唐门四五人，唐门铁骑更是小心翼翼。

唐一吼叫：“用暗器！”

暗器如飞蝗！

柳双不惧，但他知道五鹰不敌那暗器，他一声吼叫，扑向对方！

三十人从来不曾看到过像他这般的神人，只见他飞身扑来，身子在空中直射而来。所有的暗器都是折射回来，直打在唐门铁骑的弟子身上！

扑扑扑，都是暗器着身声。

唐十九叫道：“大哥！”

他倒下了，再想吼一声，可他的嗓子像要冒烟，他急着去抓药。

柳双的手一划，他的手没了，一条臂跳在空中。

他不等抓到药，人便没命。

唐门铁骑的毒暗器制不住柳双。

柳双朗声道：“唐一，你还不带着他们走？如果你不走，转眼间唐门三十六铁骑，就得全死在这里。”

唐一回头，一看他的弟兄们确是损失惨重，他低下了头。

柳双说道：“我与唐门，总有一决，但对手不是你们，你们走吧。”

唐一认败，他令他手下的兄弟把那死去的、受伤的人抬走。

× × ×

夜仍深沉，破庙血浴，一地血腥气浓。

五鹰老三的脸是黑的，他笑笑，对柳双说道：“公子，我们带累你了。”

柳双虽是英雄，也要泪流出来，他笑笑，说道：“三哥，你不要紧，我来给你治伤。”

他给三鹰治伤。

破庙残破，没有人声。

他们浴血而战，至今已是一日未歇息了。

月亮也被一场杀气冲得惨白。

老大说道：“公子，我看唐门会死死缠住我们。”

柳双说道：“依大哥意思，我们怎么办？”

老大说道：“给少林、武当送信，让他们都动起来，消灭唐门。不然我们总是会被他们追杀。”

柳双一叹，说道：“五位兄长的意思我明白，但依我看，唐门如今一心要消灭我们，便会拿唐门的全部人来对付我，我们得小心，不该分开。”

五鹰老三说道：“柳公子的话对，我们直去武当，对少剑道长说此事，让武当去联络天下各门派，约期与唐门一决，好不好？”

柳双笑道：“好，明日便去。”

× × ×

唐一带领唐门铁骑归去，他们的马也知败了，踢踏声里少了许多神气。

他到了城外的绿柳庄，下了马，急急冲进了庄子。

一进大厅，看到了掌门唐思正坐在那里。

她的身旁有三老、日月星。

唐一道：“禀掌门，我们败了。”

唐思看看唐一，她说：“你们浴血而战，也输与了他？”

唐一说道：“我从来没看到过像他那种人，他的功夫很杂，像是天下各派的功夫都会，又像是什么功夫也不会，只是挥手之间，便能杀人。”

唐思看看三老，说道：“我们要争天下，只有这个柳双最难对付，不知道三老有什么高见？”

妙手刀笑笑，说道：“杀了他！”

唐日一声冷笑，说道：“如果不放他出唐门，他早就是唐门荒丘上的一个野鬼。”

唐思看着唐日，她一声叹：“像柳双那样的人，如果能为我唐门所用，说不定唐门的大事可成。”

唐日说道：“像他那种人，天下也有的是，我宰了他，省得他来与我唐门作对！”

唐思笑笑，说道：“天下武林门派多如牛毛，见一个杀一个，你的剑也钝了。”

矮子笑笑，说道：“掌门的话很对，不能只想杀人。”

唐思看看唐月。

她的目光里有一种阴沉在内。

唐月忽地失声：“不，不，我不去。”

唐思的声音很柔婉，她轻声说道：“月妹，这事儿非你不可，你去劝劝他，让他归顺我们唐门，好不好？”

小丫头唐星忽然说：“他不会来的。”

唐思说道：“你怎么知道？”

唐星说：“我看他.....不怎么喜欢我月姐姐。”

唐思笑笑，抚摸着唐星，说道：“你还小，你不懂，再过几年，你就懂得了，情感这东西，有时是很奇怪的。我说得对不对，月妹？”

唐月说道：“他不会理我。”

唐思说道：“你装作背叛唐门，我看他会留你，那时你再徐图他罢了。”

唐月说道：“思姐，这是掌门人的命令么？”

唐思忽地正色起来，她缓缓说道：“正是。”

唐月一阵子悲抑，她说道：“好，我听令就是。”

唐思笑了，她说道：“我要对他五路进兵，你只是其中的一路。”

唐思对唐一说道：“铁骑无奈他，我早就料到了，我要你们去武当，劫杀武当的几个道长，然后就退。千万不可恋战。”

唐一听令而去。

唐思看着那几具尸体，她忽地一叹，说道：“柳双，柳双，你杀死唐门的人越多，

你的性命便会越危险。柳双，柳双.....”

谁知道她是喜欢柳双死，还是替柳双担忧？

× × ×

唐月与唐星在一起，小丫头的眼睛忽闪忽闪，她看着月姐，说道：“你真的去骗他？”

唐月苦笑笑，问她：“你说我怎么办？”

唐星说道：“我与你去，我们两人杀了他！”

一说起杀死柳双，唐月的身子不由一抖。

唐星说：“你不愿意杀他，你就杀不了他。”

她说此话时，宛然像一个大人。

唐月说道：“我在唐门看到的人多了，从来到唐门的人，都是弯腰低头，阿谀奉承，生怕唐门人杀死他。没有一个人像他，笑着，行若无事，不把唐门放在眼里，你看他那笑，真是的，他怎么那么样笑？”

唐月的心很甜。一想起柳双，她就心内激动。

唐星说道：“你不像思姐姐。”

唐月永远没有唐思那么沉静，她也永远没有唐思那样令人看不透。

唐月对唐星说道：“我有一件东西，我去了柳公子那里，万一我有什么不测，你把它交给思姐。”

唐星失色道：“什么叫不测，你怎么说不测？”

唐月笑道：“说着玩的。好了，你走吧，我要一个人静一静。”

× × ×

她的眼前站了一个人。

那是唐日。

他说：“月妹，我看顾你许多年，我知道你。”

是的，在唐门里，最熟知她心思的，怕就是唐日了。

他说：“你心高气傲，这一去，你定不肯依掌门的意思做，那你一定会……”

唐月笑了，她说：“日哥，你何不坐下来，细听一听我的笛声？”

唐日想起以往，他总是躺在地上，听着她的笛声，她的笛声清扬，有时有一点哀怨，他在那笛声里，静静的想他自己的心事。

如今笛声又响起。

唐日仍是坐在那里，听着，听着。这一回笛声更缠绵了，它告诉唐日的，是一腔幽幽怨怨的情心，是一种不诉不休的情意。

十五 我来做奸细

幽幽怨怨的笛声叫住了一行人。

柳双的眼睛亮了，他说：“那是月姑娘。”

他站住了，远远地看到了一袭白衣，像柳双一样的一袭长衣。

她缓缓而来，站在柳双的眼前。

她的脸上有一种悲凄，一种很是难受的悲凄。

柳双说道：“没想到这一次的对手会是你。”

她笑笑。

柳双说道：“月姑娘，你不是我的对手，就是你唐门的唐日来了，他也不是我的对手。你来做什么？”他言下之意，甚是惋惜。

唐月说道：“我不是来与你作对的。”

柳双笑了，他笑得很诚挚，他说：“既不是来与我动手的，何不坐下来一叙？”

几个人坐下来。

唐月看着他们，看出来少了一个人。

那个人是多目神瞽。

多目神瞽到哪里去了？

唐月说道：“我跟了你们三天，才找到了你们。”

柳双笑笑。

唐月问道：“不知道柳公子去哪里？”

柳双说道：“我们……”

老三说道：“公子，不能对她说。”

柳双大笑说道：“在唐门，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个朋友，那就是唐月姑娘，为什么不能对她说？”

柳双说道：“我们去武当。”

唐月说道：“公子去武当，恐怕有些晚了。”

柳双一听，顿时虎目圆睁，他问道：“唐姑娘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唐月说道：“三十六铁骑去了武当。”

柳双神色一变。

五鹰老大说道：“武当也不是面捏的，他们会对付三十六铁骑的。”

柳双以手加额，说道：“但愿，但愿！”

他们几人想着，如果三十六铁骑到了武当，武当不防，恐怕会吃亏。

柳双笑道：“唐姑娘来，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事的么？”

五鹰互看一眼，他们都是想着：这位唐姑娘怕会对我们不利，只要她对公子不利，我们就决不客气。

唐月笑笑，说道：“不是，我是来投奔公子的。”

柳双大笑，说道：“好，好，唐姑娘愿意跟我们生死与共，那是最好不过了。”

唐月笑笑，她看着柳双，说道：“公子会不会以为我是来做奸细的？”

五鹰看她，心道：我们心里所想，被她一语道破，就是她不承认，我们也得防她。

不料得柳双大声道：“唐姑娘说话差了。”

她一愕，她说的话差在哪里？

柳双说道：“人生在世，时常是快意人生，恩恩怨怨最该分明。像唐姑娘，跟着我们走，也会对唐门有好处，如果唐门能行事正直，哪里会有这一些纷争？再说我们做朋友，只要肝胆相照，就无甚可挂虑的了。”

唐月说道：“柳公子，我是真的来做奸细的，我奉了唐门掌门的命令，来做奸细，如果我不听掌门的意思，我就是唐门的叛逆。”

做唐门的叛逆，只有一死！

柳双看她，看她蛾眉紧蹙，那样子十分痛心。

柳双心道：“原来她是一个正直的好姑娘，我岂能让她一死？”

老大忽地抽出剑来，说道：“你走，我们不容你！”

老三说道：“唐门做事向来歹毒，你们害了我们不要紧，如果害了公子，武林苍生都会受苦了。”

老五叫道：“你还有脸来说？你来做奸细还亲口对我们说，天下人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像你这么无耻！”

众人骂唐月，她泪流满面。

她心里知道，她一说出她的来意，柳双定会不齿她的为人，但她不能不说，她只要对柳双说出她的来意，管他对她是凶是善。

她抽出剑来，对着她自己，说道：“柳公子，我说完了来意，我愿意自尽，不来害你！”

她说罢此话，便横剑自刎。

忽地她的手臂上穴道一麻，手里的剑也掉在地上。

眼前是一个笑微微的柳双。

他说道：“月姑娘，我能不能说几句话？说完了，你愿意自尽，再自尽？”

五鹰看着他，心道：他一定不会让唐月自尽，让唐月跟着我们。这事儿做得堂堂正正。可你做事堂正，唐门做事可不像你了，这唐月如果跟着我们，时时处处想法儿害你，岂不是大麻烦？

老大说道：“公子，我看就请唐姑娘回去吧。”

唐月低头叹道：“我回不去了，我如果不杀了柳公子，我只有一死。”

老四吼道：“难道你叫公子自尽，让你拿回去请赏么？”

柳双挥挥手。

几人不语。

柳双看着唐月，看得她粉颈低垂，气也喘得粗了。

柳双说道：“从前在岛上，只有父母与我，三个人占一个大大的岛子，真是好清冷。我看到了鱼，也和它说话，看到鸟儿，也与它玩一会儿。海岛上的鸟儿也不怕我……”

他看着唐月，说道：“唐姑娘天人一般，我们与她在一起，有什么不好？只是唐姑娘，你想替你主人杀我，那也不怕。你跟着我，能杀得了我，便算是你有本事。但你能不能答应我，你不动我五位兄长的心思？”

老大一声冷哼道：“公子能信她的话么？”

柳双笑，说道：“怎么不能信？唐姑娘做事，也是坦坦荡荡，她要是不自说她是来做奸细的，我们怎么知道？”

五鹰不信，但他们不能再说。

就是为柳双而死，他们也心甘情愿。他们今后只要好好照应柳公子就是了。

唐月说道：“公子愿意让我在你身旁？”

柳双笑笑：“不错。”

唐月说道：“我不会对他们五兄弟不利，但我.....如果我有时机，我一定会杀死你。”

柳双乐了，他一笑时竟是更为英俊：“好啊，只要你能杀得死我，你便杀我好了。”

唐月忽地流泪了，说道：“你不把我放在眼里，我.....”

她仍想自尽。

柳双说道：“月姑娘，你要能杀死我，你尽管做好了，你是唐门的人，你做事自是忠于唐门。我告诉你，你根本就杀不死我。”

唐月轻轻吁了一口气，她说道：“好，我一定杀死你，杀死你之后，我一定马上自尽！”

柳双大笑，说道：“你是蜀中唐门的人，你要是杀死了我，不必自尽，就成了唐门的大功臣，你回唐门一定荣耀无比。”

唐月决心已经下定，她说道：“我如果杀死了你，我一定自尽！”

× × ×

所有的人都是赶路，他们得尽快到武当去。

不知道武当会怎么样了？

× × ×

武当的解剑岩下，来了一十六个客人。他们都佩带着宝剑。

从岩后出来一位道长，他是武当的少风道长，他身后跟着五个弟子。

少风叫道：“是什么人？”

当先的一个对着他行礼，说道：“洛阳豪客闫玉求见武当掌门！”

少风说道：“好，放下剑来，我当为你们禀报！”

那年轻人很是谦恭，他笑笑，说道：“到了解剑岩，自是得放下剑。”

他与十五人到了岩前。

那少风道长与五个弟子看他们解下剑来，心里一松，知道他们愿意按武当的门规办事。

忽地岩下的十六人一齐发出暗器，直射向少风道长！

暗器如蝗！

对面只有十几丈，暗器准准地射在他们身上，少风当场中了暗器。

他大喝一声：“你们……”

那当先的唐一叫道：“你看错了人，必得一死！”

他一剑掳去，把那少风挑死。

那几个唐门的人上来，把五个武当弟子一齐挑死。

唐一说道：“冲上岩去，一路杀人！”

× × ×

三十六骑刚刚补足，他们一行分成三路，直奔武当清华宫。

路上有巨石拦路，有人冲出来道：“何方来人，报上名来！”

唐一一声道：“你看看就知！”

一枚铁相思刺飞去。

那人疾忙躲开，叫道：“原来是唐门的人到了！”

他一声长啸，那啸声闻达数里。

想是武当清华宫的人也听得到了，那人叫道：“唐门的人听着，有武当少空道长在此，你们冲不上山去！”

唐一一纵，叫道：“看暗器！”

他身子纵飞，一飞到了巨石上，他剑一挑，挑起了少空道长的剑。他两人交手只是三合，“当当当”三剑，不分胜负。

那唐一笑道：“武当剑派自负得紧，就这等手段，也能在江湖上称雄么？”

他两人战在一处，身后的那几个道人与唐门弟子也上了交手。

后山忽地听到了一声清啸，那唐门的十三弟子本来想偷袭上山，知道前山遇敌，也偷袭不成了，忙冲出来，一气向山上冲。

当路站着的是一个老道长，他是武当派的乌生道长。

乌生笑道：“我看你那样子，像是忙来武当送死的！”

唐门一个弟子一出暗器，叫道：“你死去吧你！”

乌生道长一看，大骂道：“王八蛋，原来是唐门的一些兔崽子！”

他横剑一挥，把冲上来的一个唐门弟子挥成了两段。

要知道乌生道长是武当的前辈，只因他生性鲁莽，才做不得武当的掌门。他的剑术却是武当派中最好的。

他喝道：“你休想从我这里上山去！”

× × ×

武当的清华宫里，少剑道长正与武当四老说道，忽地闻到了啸声。

少剑道长问道：“依长老意，来者是谁？”

天长老说道：“是黑衣帮。”

黑衣帮从前曾与武当有过节，如今是他们来犯，那也是必然。

地长老说道：“不会，我看是关东一霸。”

关东一霸是天下霸主，他能兴风作浪，也不把武当放在眼里。

人长老说道：“说不定会是唐门，唐门在江湖中也有十几年不曾动了。”

少剑一叹，说道：“如果是黑衣帮，那是最好。如果是关东一霸，也没什么，最好不是那个唐门。”

四长老都知道掌门的话对，如果是唐门，那就将是天下大乱了。

掌门少剑缓缓起立，说道：“四长老能不能陪我去看？”

冲上来了一群人，看看已经要冲到了清华宫前。

那是一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老者。

少剑笑笑，说道：“前几日接书，说少林受了唐门一劫，如今看来，唐门的人又要犯我武当了。”

寿长老大笑，掀髯说道：“难道他们能撼动我们武当么？”

少剑下令道：“告诉山下各路，放他们上山！”

一声令下，武当的钟声也响了，山下的各路人听得钟响，都让开了路，放他们上山。

后山的乌生道长一听得钟响，气得大骂：“笨蛋，让他们上山去做什么？观山景么？不如就在这里杀了他们，让他们滚下去好了。”

那些唐门的人虎视眈眈。

他大骂道：“滚上去吧，上去也是一死，在这也是一死，不如全都死在这里好了。”

十六 武当内变

少剑看着来人，他们足足有三十五人。

攻上山时，唐十一被杀。

少剑说道：“你们来闯武当，意欲何为？”

唐一傲然道：“奉掌门令，带武当的几位长老回唐门！”

少剑仰头大笑，说道：“你以为武当是你家门口青菜，你说带几个人走，就带几个人走？”

唐一笑道：“空说有什么用？不如我们一试！”

少剑冷笑：“怪不得这么狂，你们再想在我武当下毒，没机会。”

唐一傲然道：“我要带几位武当道长回去，不知道掌门意下如何？”

少剑不愧是武当掌门，他淡然道：“要是唐门有本事，把我带走好了。”

唐一说道：“那是最好。”

他喝道：“动手！”

当下唐门的三十五人与武当道人动起手来。

× × ×

双方正在苦战。

人长老说道：“掌门，我看不如你与天地两长老退守清华宫，防备万一再有强敌来援，我与寿长老看顾这里。”

少剑一向淡泊，他说道：“也好。”

他带着两位长老，退守清华宫。

清华宫是武当要地，从前张三丰道长创建武当派时，有许多武当的秘籍都是在这里存放。

少剑坐下，左右就是天地两长老，护侍着他。

忽地，那天长老惊叫道：“掌门，你看，冲进来人了！”

少剑一惊，刚欲站起来，忽地地长老从后一点，疾点他的麻穴。

少剑坐下了。

他看着天长老，忽然一叹，说道：“我知道为什么唐门不先攻我武当了。”

武当有内奸在，他唐门何必着急？

地长老说道：“掌门不知，我们……”

天长者喝道：“少要废话，把他带出去好了。”

两人带着少剑走出门外。

门外，唐一正带着他的三十五个唐门铁骑与武当派道士混战，忽听得一声清啸，啸

的是天长老，一声清啸止住了众人。

他说道：“武当派的人听着，我们是唐门的人……”

武当派的人知道他们四人都是武当的长老，哪里知道他是唐门的人？

天长老说道：“如果你们放下武器，掌门还有活命，如果你们不放，少剑道长便是一死。”

众道士不知如何是好。

忽地响起了一声断喝：“臭道士，你个狗屁天地人寿，原来都是些狗！”

一看骂人的竟是乌生道长。

他说道：“掌门，你说怎么办？”

少剑大声道：“师叔，不能让他们灭了武当！”

他再大声叫道：“武当派的人都听着，天地人寿都是武当叛徒，如我武当得之，人共诛之！”

天长老忽地一摸少剑的脸，说道：“是么？”

少剑的身子一阵疾抖，他中毒了。

天长老笑道：“如果你不听我令，你就是死也死不得，活也活不了，岂不要天天受苦，生不如死？”

少剑呻吟着，说道：“乌生师叔，我传你为武当第三十九代掌门！”

他一句话未完，那地长老挑过来，喝道：“你是掌门，不传与我，也得传与我大哥，你怎么敢私相传位？”

少剑说道：“讨贼！讨贼！”

少剑猛一咬舌，怒血喷天，扬一天血溅，倒地而死。

天长老四人本来以为得计，能挟掌门以令武当，自是事半功倍，此时看少剑软软倒下，再无生气，知道武当道士会同仇敌忾，与他们拼死一战。

天长老叫道：“唐一，出暗器！”

唐一变生当场，竟不知道天长老能出头来逼死武当掌门。他大声喝道：“射！”

暗器蝗飞！

当场倒下许多道士！

天长老喝道：“闯下山去！”

依他心意，要先闯下山去，再徐图武当。

可乌生道长此时气得眼红，他喝道：“杀我掌门，是我血仇！杀！”

武当派人与那唐一血战。

看唐一原来的势力，确是不如武当，但此时武当出了四个叛逆，天地人寿四长老都是武当的耆宿，他们的功力，自是非同小可。

天长老抵住乌生道长，两人杀在一处。

一旁的地长老时时看顾天长老一下，如是天长老不敌，他便出手一帮，把两人势头板平。

那人长老冲入武当众道中，喝道：“挡我者死！”

他一剑披靡，竟是无人能敌。

寿长老与少空战在一处，寿长老的剑术胜过少空，只是十几招，少空便迭迭遇险。

乌生叫道：“少空小心！”

哧地一声，少空的臂被划破。

那寿长老狞笑：“少空，你不是我对手，还是降的好！”

少空大吼一声，冲向前去，一剑刺去。

不料得这一剑刺空，寿长老一闪，人在少空斜旁，一剑刺胸，当场毙命。

武当众弟子与唐门子弟相较，本来也是不弱，但他们吃亏在怕了唐门的暗器，不敢大意，时时处处躲避，竟是功夫差了几分。

此时听得少空道长已殁，人人愤怒，便有的情急拼命，被唐弟子用暗器打中，倒地不起。

那唐门的弟子冲上去，一剑了结性命。

乌长老喝道：“退守清华宫！”

忽地看到那清华宫后隐隐火起，乌生长老叫道：“不好，清华宫起火了！”

众道士又惊又怒，看看抢到了清华宫门前，看到了那门前站了三个人。

× × ×

这是唐门的三老。

矮子大笑，说道：“我说他们会忙着来，来抢命的。”

妙手刀笑笑，冷哼一声，说道：“来一个，死一个，来一对，死一双！”

两个武当弟子冲上来，一声怒叱，便奔妙手刀。

妙手刀一挥手。

也不见他如何出手，那刀光在空中一闪，两个弟子如布袋一般，慢慢倒下。

乌长老大喝：“退后，他们是唐门三老！”

众道士凛惧，他们不是唐门三老的对手。

妙手刀笑笑，说道：“乌生，你降了吧，你武当不是我唐门的对手，枉自送了性命。”

乌生长叹一声，说道：“你们想灭我武当，那是休想！”

矮子说道：“你看看武当还有多少人在，你再说话不迟。”

乌生回头一看，武当的道士人人浴血，连少空也没了，再支撑下去，武当尽数而亡，也是白死。他叹一口气道：“少剑，我对不住你……”

× × ×

武当降了，所有的武当派人都是被唐门人押解往蜀中。

× × ×

柳双一路晓行夜宿，直投奔武当而来。

看看快到了武当，一路上都是人声沸沸，说是武当遭了劫数，全被唐门灭了。

柳双说道：“听来全是谣传，武当派再是不济，也不会全灭在唐门手下，听说唐门日星不行，掌门都不曾出动，怎么就灭了武当？”

几个人不信，但人声鼎沸，不由他们不心慌，便快马加鞭，一路催动，直扑武当山上而去。

看看这一日到了武当，到了解剑岩下。他们一看便呆住了。

那书写着大字“解剑岩”处，犹有血渍。旁边插着几柄剑。那剑是武当的窄剑，直插在那石上。

他们来晚了。

× × ×

柳双飞身下马，他一路纵飞，直扑到了武当山上。

看看山上，更是狼藉，没有一个人，沿路都是死尸。

死的都是武当的道士。

柳双一声长啸，啸声极是悲凉。

他恨自己，既是知道他们会灭天下各大门派，为何不重创唐门？给唐门一个重创，让他们再也逞不了狂，以杀止杀，才是妙法。

× × ×

武当的清华宫在烧，门前大钟委地，一片凄凉。

五鹰与唐月到了他眼前。

唐月看到了他眼里的泪水。

他为别人伤情，他为别人伤心。

死的是武当派的人，灭的是武当派，但伤心的是柳双。

他说：“看看还有没有活人？”

一路走去，哪里还有一个活人？

偌大的一个武当派，便被他们灭了么？

他看着唐月，大声道：“你看看，你好好看看，他们干了些什么？杀人放火，丧尽天良，丧心病狂。做天下霸主，就那么好么？”

唐月从未看过他这样子，被他吓坏了，只是流泪，不敢出声。

她轻轻说道：“你要是恨我，你就杀死我.....”

柳双大声道：“我恨你，我恨你忠奸不分，唐门的人做下这种恶事，你也不恨他们。他们还会杀人，他们会拿天下武林人的性命当儿戏。你不在乎么？”

唐月哭了，她抽泣道：“我怎么会不在乎？我不愿意杀人，我不愿意杀人！”

她蹲在地上哭。

谁敢劝她，谁能劝她？

柳双道：“大哥，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剩下几个人？”

老大想想，说道：“我看他们不会杀光所有的武当人，我认得一个武当的前辈，他叫乌生道长，这些死尸里没有他。”

唐月幽幽地说：“他们会带那些人回唐门，喂他们吃那种毒药，那药叫‘快乐神仙’。”

柳双想一想，叹气道：“对不住，月姑娘。”

唐月起身，说道：“没什么。”

老大问道：“唐姑娘，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说出那种‘快乐神仙’是一种什么药？”

唐月说道：“那种药我没试过，但听得唐门的人说，从前老太爷的儿子唐一雄便是死在那种药下的，他试出了那种药，但他不服也不行了。他只好自尽而死，不然他非得天天服那种药。听说服下那种药，人软得像是没了骨头。”

柳双说道：“我们只好去救那些人了。”

老大说道：“依我看，救他们也要紧，但还是通告天下武林人，要他们小心些才对。”

老四说道：“大哥说得对，公子，武当的人没什么用了。”

柳双愀然不乐：“你说错了，只要是人，他就有用，人活着，岂不是很快乐？我要救人，世上的事儿，没有一件比救人更要紧。”

五鹰想想，也是服膺他。老大说道：“那好，我们就再去一次蜀中。”

忽地，那唐月说道：“他们不会回蜀中。”

柳双笑着看她，说道：“月姑娘，你能帮我么？”

唐月看他微微笑着，心道：我要不是唐门的人，我一生便随他去，只要他微微一笑，水里火里，又能怎样？只是我是唐门的人，便无法跟他同心了。”

她幽幽道：“恕我不能说，只是他们不会去蜀中。在中原也有许多地方是唐门的辖地。”

她说得虽是不详，但也再清楚不过了，那些武当派的人虽是被掳，但不会去蜀中。

他们会去哪里？他们会不会活着？

柳双本来还想再问问唐月，那种药究竟有无解药，他们吃下了那种药，是不是功力全无，还是失了本性？

但他看着唐月幽幽怨怨的模样，心道：她也不易，不如我自己再去找那解法罢了，何必再惹她伤心？

十七 六老爷子

一间很考究的大厅，四周站着许多的人。

大家都看着一个人。

一个老头子坐在地上，他嘻嘻笑着，对着所有的来人笑。看他样子竟像是一个顽童。

他对着人说：“你看，这东西好吃，你吃一点儿就行了，好不好？”

他手里拿着一粒药丸，把那一粒药给他看到的所有人。

人都不敢得罪他，对着他笑，但千方百计不拿他的药。

如果有谁拿了她的药，他会逼着那个人吞下去。他的功夫便变得出奇地好，一招招逼得你透不过气来。

他的面前也有人站着，那是乌生长老和所有的武当门人。

当先的是乌生长老。

对面是那个唐思姑娘，她高高地坐在那椅子上，沉思不动。

看来，她对于坐在这张椅子上，并不分在意。

廊下，站着许多的唐门人，有铁骑三十六，有唐日，有唐星。还有三老，更有那四个背叛了武当的天地人寿四长老。

所有人都肃然站立。

只有这老爷子坐在地上。

他拿着药，对着乌生长老说：“你拿去吃吧，好吃的，你不吃，怎么知道好吃不好吃？”

乌生长老骂道：“老王八蛋，你愿意吃，你就自己吃！”

这老人看着乌长老，忽地生气了：“你骂我？”

他一跃起身，向乌长老拼命出招，一招两招，三招五招，都不曾把那乌长老打败。

他忽地来了兴致，大乐道：“好，好，你这人还有点儿好玩处，我来同你好好玩。”

他同乌长老再打几个回合，不能取胜，忽地再也不愿意打了，他哭道：“孩子，孩子，你怎么了，偏偏要出山去？我告诉过你，你不能去，外面不如唐门好玩，爷爷一辈子都在外面玩了，哪里有什么地方比家里更好？可你偏去，看他们杀了你。他们是什么

东西？他们叫做什么？五鹰？我要宰了他们，我要他们都变成死小鸡！”

他突地暴爪伸长，一把暗器飞向乌生！

乌生不防他会一哭后出手，便站在那里，这一把暗器飞来，他躲闪不及，中了几枚暗器。

唐思说道：“你中了六老爷子的暗器，你不吃药，便是一死！”

乌生看着武当门人，他心里道：我不能死，眼下的弟子都是三代弟子，没了少剑，没了少风，少空，只有这些人，怎么抵敌得了那四个混蛋？”

他忽地大声道：“好，我吃！”

拿过了药，众人眼瞅着乌生道长吃了药。

忽地，他跳起来，大叫道：“什么狗屁天地人寿，我看是狗屁不通！他们四个老早就不是好东西，我对少剑说过，他们专门能拍马屁，都是有名的马屁精，少剑不信。看看还是我说着了，果然，果然！”

他突地哈哈大笑。

再一会儿，他软软地耷在地上，像要入睡一般。

他轻声说道：“我看了那剑法，一共是六十四剑，是武当剑法。但你这法儿不对，我看不对。”

此时武当众人看着乌生道长，看他昏昏谵谵，竟是一直昏语，手里比比划划，心道：这药看来好生厉害，乌生道长吃了，也是如此。我们吃下去，定是性命不保。

忽地看到了那乌生道长在笑，他大声笑道：“好，好，真个是好！”

原来他似梦非梦，像在与他的师兄乌冥道长在研习剑法。

他忽喜忽怒，一会儿喜一会儿忧。

看的人看他脸色，便知道他正在七情六欲的伤情中，性命在龙虎交会，十分危急。

他们解救不了乌生道长，只能看他自己的福缘如何了。

唐思姑娘说道：“你们都是武当人物，如果你们肯吃下这药，我便会放过你们，不然就全都一死！”

那些武当派的人看着乌生，知道此一吃定是凶多吉少，但他们不能不吃。

武当派的人都服下了那药。

他们服下了药，就不像乌生那样了，只见一个年轻弟子的脸上顿时冷汗淋淋，头上冒出许多汗水，他急叫道：“我不行，我不行了，我要死了。”

他脸色紧张，十分痛苦，坐在那里，上下水齐流，只是须臾，便即毙命。

更多的武当人都是静坐着，他们的脸上忽喜忽忧，一会儿，热汗淋漓，会几冷得发抖。

他们待得这热劲过了，才都要站起来。

谁知道令他们大吃一惊的，他们竟再也站不直了，连拿起窄剑的力气都是没有了。他们试一试，真力仍在，但绵软软的，无法提起气力来。

一个武当弟子仰天叫道：“我……活着还有什么用，我活着还有什么用？”

他一剑划过脖颈，仆哐一声，倒地而死。

武当派的人都是静默而立。

乌生看着剩下的武当派人，他说道：“我们降了，就是要保武当！”

有的弟子一见有师弟倒下，心里更是怒气冲头，羞愤难抑。他们也想一死，但听得乌生道长一说，心里平复下来，他们得活下去，此时活着，比死还难，但一定得活下去。

那个六老爷子看着乌生，说道：“是你杀死了我的孙子的？”

乌生道：“我没杀他。”

六老爷子又有些糊涂了，他问：“你是五鹰的老几？”

乌生道：“我不是五鹰，我要是五鹰，杀死你狗孙子，我岂不是大大快乐了？”

话没说完，忽地叭叭叭一连挨了六、七个耳光。

乌生此时要躲，也是没气力，他受了这耳光，冷冷道：“你个老王八蛋，你就是打死了我，你孙子也是一具尸骨，再也活不过来了。”

六老爷子忽然一叹，他流泪，说道：“是么，我孙子再也活不过来了么？”

他趴在乌生的耳边问：“你有没有孙子？你有没有儿子？”

乌生不料得他会如此问话，愣了一愣，说道：“你没有儿子么？”

六老爷子的脸是沉思的，他说：“我儿子死了，他死在唐门的大业上。”

乌生再问：“你有孙子么？”

六老爷子说道：“我有孙子，只是他也死了，他死在五鹰手里，我要抓住了五鹰，一定把他们活活扒皮，把他们碎尸万段！”。

乌生笑道：“你没有儿子了，你有儿媳么？”

六老爷子愣一愣，说道：“有啊。”

乌生大笑：“你弄你儿媳，再生一个孙子，岂不是就有孙子了么？”

那六老爷子会儿糊涂，一会儿精明，他此时就变得糊涂了，他问唐思：“九孙女，你说，我弄我儿媳，生一个孙子行么？”

人都心里暗笑，笑他糊涂，但没有人敢出声笑，因为他是唐门的六老爷子，是唯一活着的唐门长老。

唐思说道：“你不能那么干！”

她喝一声：“乌生，你坏我唐门，我杀了你！”

乌生大笑，呸一口道：“唐门是什么好地方？一个藏垢纳污之地！我看再坏的事儿，在你唐门也算不得什么。你们生下儿子，一定没屁眼儿，你们的下代人全都得死于非命！”

乌生虽是武当的道长，但他性情粗直，此时恨毒唐门，说话便再无顾忌。

六老爷子忽地说道：“他是不是骂我唐家？”

唐日忽地说道：“我要在他的背上划一剑，他骂一声唐门，我便划他一剑！”

他提剑走到乌生道长眼前。

乌生恨道：“你杀了我，又有什么了不得？”

但他再提气，想起来与唐日动手，只是腿软软的，根本就提不起气来。

六老爷子叫道：“我来，我来！”

他叭叭叭打了乌生六七个耳光。

武当派的人眼瞅着他打乌生，不能插手，恨得直流热泪。

乌生叫道：“凡我武当的人看着，早晚有一天，我们必得雪耻，必得雪耻！”

那唐日狠狠一脚，踢飞了乌生，待得他落下来，叭地摔得脸也肿了。

乌生不吐声，只是恨恨地看着他。

六老爷子叫道：“都去死，都去死！”

他叭地一击，把一个武当弟子打死，再一掌，又打死一个武当弟子。

他狂叫道：“我打死那五鹰了，孙儿，我打死了他！我拔了他的鹰毛，我拔了他的根蒂，我要他再也做不成男人。我叫他死，我叫他家断子绝孙！”

他恨声一起，便击碎了一个武当弟子的头颅。

唐思看他打死了几个武当弟子，看那些武当派的人都是恨意满胸，她袅袅走来，说道：“六爷，你去歇息一下，好不好？你看地上都是血，你杀死了那个五鹰，我们替你扫了他们的尸体，行不行？”

六老爷子看看她，说道：“你是九姑娘，你是九姑娘，你最会说话。好，就算你说得对，我去歇息了，你把他们扔到乱石岗去，别埋他们，暴尸，暴尸你知道不知道？”

唐思应声道：“好，暴尸就暴尸！”

× × ×

六老爷子走了，只剩下了武当的阶下囚与唐门的人。

唐思姑娘说道：“乌生道长，六老爷子有点病，他痛心孙子早夭，便神志不清，他杀了你的人，也是有情可原。你想好了没有？愿意不愿意投我唐门，为我唐门一统武林效力？”

乌生笑笑，呸地吐她，骂道：“你要杀便杀，要我武当人做你的走狗，别想！”

唐日说道：“天地人寿四长老是武当的人，你们劝一劝乌生长老。”

天长老走过去，他说：“乌师叔……”

乌生狠狠吐一口，唾在他脸上，他恨道：“你个混蛋，武当派怎么出了你们这四个败类？我真恨不能先杀死你！”

天长老说道：“我们在二十年前，就投入唐门了。”

他们天地人寿那时只是四个武当的年轻一代弟子，他们出去办事，中了唐门的两计：投毒、美人，

美人也是毒；毒也是美人。

他们便投了唐门，从此做了唐门的走狗。

天长老说道：“掌门，我看武当派不可一日无掌门，不如掌门就在这里定下日子，立一个武当派的掌门，有谁不服，再去灭他不迟。”

唐思笑笑，看着那四个武当叛逆，说道：“不知道四位长老的意思如何？立谁做武当掌门啊？”

地长老说道：“依我们师兄弟排行，立大哥做掌门就是了。”

人寿两人也应声同意。

乌生骂道：“世道不古，竟使竖子成名，像你们那狗样子，还能做武当掌门，岂不是天下笑话？”

寿长老道：“我看就去武当立掌门。”

唐思沉思一下，笑了，她说：“我不愿意再上武当山了，我说就在这里立掌门，看

江湖武林谁敢不听？”

此时，唐门已经败了一次少林，再灭了武当，天下各派哪一个敢不服他？

如果有人不服，他们必是会大兵压境，灭了那一派，让他玉石俱焚！

唐思说道：“下月八日，就是一个好日子，就在这里立武当掌门，让所有的天下门派都来人贺礼。如有不服者，当场诛杀！”

乌生大笑，说道：“看你们横行几时？！我看你们的死期也快到了！”

忽地叭叭脆响，唐日的身影忽地一闪再回，他慢慢悠悠地说：“你再得记着，唐门掌门说话，你不能插嘴！”

乌生的嘴角流血，他大声怒骂。

唐日恨得要拔剑杀人，唐思笑了，她对着乌生说道：“乌长老这么性烈，真像一匹好马，只是我告诉你，唐门铁骑什么样的马都能骑，你知道不知道？”

十八 掌门大礼

武当要新立掌门了。

这在武林中是大事。

这一次似乎有所不同，一个是地点不同，不是在武当的清华宫，而是在开封城。

再就是令行不对，不是武当弟子送来的请柬，而是一个个身着青衣，背着毒囊的唐门弟子发下的令帖。

如果不去，就是得罪了唐门。

但有许多人也打怵唐门，天下最毒的门派就是唐门。

唐门弟子，有许多在江湖上行事，他们的坚忍，他们的武功，让江湖各大门派睡不

着。

唐门太毒，人皆畏惧。

去是不去，让人好生踌躇。

如今在开封府立新武当掌门，接到了帖子时，都反反复复看着那请帖：

武当乃我唐门至友，天下五大派之一。知今新立掌门，乃我武林大事，不独我唐门欢欣，就是天下各派，亦应观礼。特敦请各派遣人参加，九月八日乃大礼正期。望接帖即行，不另行敦请。

武当派

蜀中唐门 共启

天下各派，都是震惊，他们听说蜀中唐门挑过少林，欲灭武当，这一次立武当掌门，定是向武林一示雄风。

去不去？

有的门派不想派人去，但大部分门派都是派人去参加。

蜀中唐门，不可得罪。

如果你得罪了蜀中唐门，就像是惹上身一群黄蜂，你怎么能躲得了那一场灾祸？

× × ×

九月八日，开封府。

一大早，客店就满满的人了，所有的人都置办了礼物，去贺武当派的掌门大礼。

骑马的，坐轿的，还有一群群徒步而行的人，都是直奔开封府的玉苑而来。

看看到了玉苑门前，看到了门前挂有八盏大红灯笼，站在门前的是八个壮汉，他们都手持武当的窄剑，人人凛重而立。

待得走到了门前，便看到了武当派的四大长老迎出来，他们是天地人寿四大长老，是近年来武当派在外走动的四大台柱。

来贺礼的人看到了他们，人人满面是笑，心下稍安，心道：原来传说是虚，武当的人都是还在。

再看四长老身后跟着的两人，心下便嘀咕起来：这人不是那个唐门的第一杀手，杀人不眨眼的唐日么？那个小丫头是不是人们传说的“日月星”里的唐星？

可是那个传说中美艳不可方物的唐月在哪里？

所有的人都入了大厅。

玉苑的大厅在水上，水榭还是暖的，九月荷开，正是艳时，偶尔能看到几枝荷花，很是艳丽好看。

水榭上，桌面摆得好好的宴席，服侍的人在往来如梭。

来贺礼的人被请到了宴上，坐得安定。

下面传来一声声报号声，报说哪一门派哪一人物到来。

一时寒喧声、说笑声不绝于耳。

× × ×

看看水榭里满了客，那日头也迟迟升起，呆在了正中，那四大长老都进来了。

地长老叫了一声，说道：“诸位，请静上一静。”

众人再慢慢止了说话声。

地长老笑笑，说道：“武当派的掌门少剑道长近来病故，传位下来，让我们推出新掌门，新掌门已经有了，但得请天下各派的人都来，看看我武当派的新掌门。从今后武林一脉，同为兄弟，武当派的事，请天下各派多多关照。”

众人看他说话，知道他不是新掌门，但武当派的掌门会是谁？

地长说道：“请新掌门说话。”

众人间站出来了一个人，这人大家却是认得，他们天地人寿四大长老中的天长老。

天长老叫天敌。

天敌说道：“武当一派，得武林同道推崇，能忝为武林五大门派之一，在江湖上行事，也是惕惕省省，不敢错误，如今少剑掌门病故，我得他推许继任掌门，定要发扬光大武当派。如今请得各派朋友来此，请喝水酒一杯，一来示我武当派的诚意，二来再次请各派朋友照应，我先来喝上一杯，以示敬意！”

这刚刚继任掌门的的天敌就要一饮而尽。

忽地有人叫道：“且慢！”

原来说话的是少林寺的掌门方丈悟生大师。

悟生大师说道：“武当与我少林，向来友情甚笃，只是有一事老衲不明，请武当掌门赐教。”

那天敌笑意微微，说道：“请讲！”

他心里道：你个老秃贼，我要是能宰了你，我一定杀你！”

悟生大师说道：“听说武当派与唐门向来不怎么亲近，怎么这一回武当发下的请帖上，武当与唐门共相署名？”

众人心里也正对此事存疑，听得少林方丈一问，心头一赞：问得好！

有的人要问，有的人不敢问，得少林方丈一问，众人喝了一声彩。

天敌回头，指着唐日说道：“这一位便是唐门的唐日公子，我们这一次与唐门共相署名，是因为武当前些时日受了人家袭击的缘故，在这里也不瞒着众位，我们武当的掌门就是死在些仇人手上的。我们本来不敌那仇人，得了唐门的大力支援，武当方才免难。唐门对于武当贵为恩人，武当情不能忘。”

众人一听，齐是惊问，是何人杀了武当掌门？

天敌说道：“有一个公子，他叫柳双。据说他的父亲是柳不恭，是从前在江湖上甚有侠名的大侠。可他的母亲就没什么好名声了。她叫小双儿，从前正邪不分，杀过许多好人，三佛寺的高僧印澄印海都是天下少有的离僧，但他们都是死在那个柳双儿的手

上。往事俱已矣，本来不该再提，但出了个柳双，便不得不再说往事了，如今这柳公子的本事不小，他冲上了武当，闯了解剑岩，杀了我武当少空师兄、少风师弟，更有甚者，他们冲上清华宫，杀了我掌门少剑师兄……”

众皆哗然。

有人认得柳双，有人不认得。

江湖人都是听得人说，近年来有一个少侠叫做柳双，他做善事，解人急难，是一个热性情人。

怎么他会杀了武当的掌门？

× × ×

忽地有人哈哈大笑，众人看时，却是那少林方丈悟生。

他笑什么？

悟生大笑，说道：“怪事年年有，今年却是多。从前有人说鬼话连篇，不由人信。如今人说连篇鬼话，人不敢不信。老衲不知道武当的事，但可是知道，月前唐门去犯少林，给少林寺僧下了毒，险些把一个大好少林给毁了，要不是少侠柳双来救，少林如今已是不存了，那次去灭少林的，就是唐门。那个人也在桌上，他就是唐门的唐日。唐施主，莫非你也不承认你杀入少林么？”

唐日嘶哑声音，说道：“是，我杀过少林。”

众皆哗然。

少林方丈的话，不由人不信。

但武当长老的话，也是有人相信。

究竟谁是谁非？

人皆无语。

× × ×

忽地有人一问：我看外面的那些武当子弟，皆不像是武当派人。”

一语说出，众人皆是注目那人。

那人正是少林的方丈悟生大师。

天敌大笑，他笑得狂，他指着身旁的地、人、寿三长老，说道：“莫非我四人也不像是武当中人么？”

少林方丈说道：“不是，你们几个都是武当派的人，江湖中人也多知道你四大长老。只是我不明白，你们武当派人才济济，怎么连放在门口的门面人也弄不出，区区八个人，有何难哉？何必弄些旁门左道的人来充武当人物？”

人皆哗然。

天敌说道：“武当少林，一向互相倚重，方丈此说，是不是于武当少林的友情不利？”

方丈笑笑，说道：“阿弥陀佛，我说那几个人不是武当派人，你说是，何不叫他们进来一试？”

众人也嚷叫他们进来一试。

那八个壮汉被当众叫进来。

他们站在众人面前。

那天敌竟有些慌乱，他说道：“有人疑你们不是武当派的人，你们手里的长剑何在？”

那八个人对天敌施礼。

天敌说道：“就是少林方丈悟生大师，他想看看你们的武当剑法。”

那几个人刚刚使剑，施出一套武当剑法来。

他们一用剑，不光是少林方丈悟生大师笑，就是众人也看得乐了：他们不是武当派的人，已是肯定了，武当剑法虽不是天下无敌的剑法，但武当剑法绵密如针，施行如风，确有大家风范，哪里像他们使出的那样？虽是像，但武当剑法的精髓，他们哪能一时参悟得透？

众人中，有人哈哈大笑。

更有人挖苦道：“也是费了一阵子苦心，可惜武当剑法不是这样子的。”

突然有人拍了一拍桌子：“别笑了，谁再笑，我就叫他当场死在这里！”

众人不笑了，看到那拍击桌子的正是唐门的第一杀手唐日！

唐日脸色阴森，他冷冷道：“唐门想立哪一家掌门，是不是易如反掌？”

悟生大师笑笑，说道：“阿弥陀佛，能如此说话，方才是直，比刚才那三千鬼语强得多了。”

忽地，有人厉声叫道：“唐门掌门到！”

门前有二十年轻后生进来，人人手持镖袋，他们左手执镖袋，右手拿着短剑，一行人径直入厅。

到了水榭前，分为两排，从他们身后走出了个光艳照人的美人来，她就是唐门的掌门人唐思。

从前江湖人没听说过唐门的掌门人是谁，如今一看竟是个美面的姑娘，不禁一惊：唐门的掌门竟这么年轻？

× × ×

唐思过来了，那天敌与他的三个师弟都是让座避席，对她执礼甚恭。

唐思坐下，说道：“荷仍在开，景致不错。天下英雄一聚，正是喜事，何必一吵一争？少林方丈，上次失礼处，还望能谅解才是。”

少林悟生大师心里一惊：此女确是能人，她一语说疚，不淡不轻，言语间竟是有礼有节。

悟生大师一笑，说道：“还望唐门掌门能体谅天下人苦衷。”

方丈语意，是说她唐门荼毒天下，为害苍生，最好收手。

唐思笑笑，说道：“少林领袖武林，从来都是淡泊，所以天下武林，也是乱纷纷的。

武林霸主，能者霸，仁者师，少林做武林人师能行，但做武林霸主，则差些了。”

这些门派的主人有的也是黑道人物，向来对于少林那无为而行的方式不甚满意，愿意武林有一个更霸道的主子，此时听得唐思一说，心里不由魔意大增，心道：她说得也是有理。

少林方丈悟生大师说道：“武林领袖，本来不是少林，如今也不是少林，但也不会是唐门。如今放着现成的武林盟主在，你何必再说？”

唐思淡淡一笑，问道：“是谁？”

少林寺方丈吐出的话，说武林盟主有人，众人纷纷惊问。

方丈悟生大师大声说道：“柳公子，你出来吧！”

众人惊讶莫名，原来那个江湖人人知名的柳双也在，他在哪里？

唐思一听得柳双也在，不由得大是惊讶，但她神色一惊，也就安然。早早晚晚，她会与那个柳双相遇，怕有什么用？

× × ×

忽地有人笑了，他笑声不大，但众人都是听得清清楚楚，听得有人说道：“方丈言重了，我只是一个年轻人，怎么能做什么武林盟主？我只是愿意来看看热闹，愿意听听有些人的鬼话罢了。”

话音刚落，便从那众人身后升起一个人来，他像是从水里钻出来的，却又不是，身上无一点儿水湿。

他就是那个英俊倜傥的柳双么？

十九 正邪不两立

柳双一出来，顿时有人乐了，有人愁了。

乐的人知道他是少林方丈推重的人，必是正派人物能倚重的，也许他能对付得了唐门。在场的人都难对付得了唐门，如果他能，岂不是让正派人大张士气？

愁的人是看到了他，知道再想在这大礼上信雌口黄，是不能了，再说他们如何看到柳双杀死了少剑，毁了武当派的声名，也难说得过去。

柳双看着四大长老，忽地说道：“你们四个，是谁杀死了少剑道长？”

他双目炯炯，盯着四人。那目光似乎要把一个个人吞掉。

天长老想着，是他摸了少剑道长的脸，一摸时给少剑下了毒的。

但他怎么肯说出是他干的？如果此时说出，岂不成了众矢之的？

柳双叹道：“天敌，你出手给少剑道长下了毒，怎么不敢承认？就这你样子，怎么能做得了武当派的掌门？武当派是名门正派，哪能有你这样一个做事不敢担承的掌门？”

天敌大吼道：“你信口雌黄，你怎么知道是我？”

柳双大笑，说道：“你囚着武当派的所有弟子，连同乌生道长，你以为我不知道么？”

柳双向外一喝，叫道：“大哥，他们来了么？”

有人应声道：“来了，来了！”

从榭外走进了五鹰，他们身后跟着乌生道长与他的武当弟子们。

乌生一见了那天地人寿，不由气从中来，他吼道：“你们害死少剑掌门，坏了武当，把你们千刀万剐，也不算过！”

柳双向天一啸，他说道：“从前我手软，对你们这些恶人从不想赶尽杀绝，今日我变了主意，要为少剑道长讨一个公道！”

那天敌看看唐思，看她若无其事，还是稳稳地坐在那里，心道：我唐门的人都在，连我唐门的掌门都不把你看在眼里，我何用怕你？

他道：“柳双，你有什么道儿，划下来就是。”

柳双说道：“好，我就让你说，你害了少剑道长的，你怎么害了他，我再怎么害你好了。”

那天敌听着，忽地心下一松：笨蛋，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唐门的老爷子么？你能害得了我，我就不是唐门的人了。

他大声道：“好，一言为定。我只是摸了一下少剑道长，然后他就咬舌自尽的。”

柳双正是要他自己说出这话来。他笑笑，说道：“当真？”

那天敌说道：“正是如此。”

柳双笑笑，像有一些犹豫了，他说道：“我可是没你那本事了，你能一摸少剑道长的脸，他便自尽，我也摸你一下脸，你要不自尽，我怎么替少剑道长报仇？”

但他再犹豫了一下，说道：“好，我也一样摸你一下算了。”

那天敌看着柳双，恶声而笑。

他有恃无恐，有唐门掌门在，有唐日在，他不怕柳双，难道一个柳双还抵得那唐门毒么？

柳双看着乌生道长，笑笑说：“乌生道长，我来替你少剑掌门报仇，你看行是不行？”

乌生是一个粗心人，他看不出柳双那仇视，只是担心，如是他一摸，不能报得仇，少剑岂不是死得冤了？武当派的仇再怎么报？

他正犹豫，天敌忽地狞笑，说道：“武当派也有一些下三滥人，他们说话不愿意算数。柳公子，你是不是也是那种人？”

柳双大声进：“好，我就摸一摸你的脸。”

当着众人面儿，柳双笑微微，那唐星竟看着他，有一点儿痴，她心道：怪不得我月

姐喜欢他，他总是笑，就是与人打架，也是不生气。不像我，一与人打仗，总是生气。他那样子也算好看，笑咪咪的，不讨人厌。

× × ×

柳双摸着天敌的脸，笑吟道：

“从来美人难消受，

恩难说透，

一日休，

百日休，

却说天凉好个秋。”

众人眼看着他摸了一下那天敌，也不算是什么，他的手软软的，看去还很白净呢。

忽地，那天敌蹦起来，他吼叫着，像是一只怪兽。

他虎睁着眼睛，大声嘶吼，在地上跳来跳去。

地长老叫道：“唐掌门，你看，你看！”

唐思看看天敌，她说道：“唐日，你看看他。”

唐日过去了，一抓便抓住了天敌的肩，点他穴道。

唐思心道：也好，算你狠，只是你失算了，你就是再用毒，你也毒不过毒祖宗去，我教你看看唐门的手段。你毒了他，我救活他，让你们天下各大门派看看，唐门能毒人，也会救人。到那时，你们不再畏惧唐门么？

但唐日看那天敌看得太久了，他低下头，看着天敌，他有没有把握能救得天敌？

天敌此时的脸面竟是扭歪了，他尖声叫着，像狗一般跳着叫着，再过一会儿，眼看他的眼里竟流出血来。

柳双说道：“你害了别人，你也害了你自己！你以后再也无法害人了，你只能一死，就是唐门掌门在此，她也救不了你。你只有一死了！”

说罢，柳双还是一叹。

× × ×

人皆静。

没人吱声。

看那天敌，甚是阴沉恐怖，他的眼珠子像是突出来了，一点点向外挤，像有人强挤眼珠子似的。

那两只眼珠子在外面吊着，要掉下来了。

他叫道：“掌门，念我在唐门二十年，救救我……救我……”

他一着急，竟把他久已归顺唐门的秘密说出来了。

依唐门的意思，他不得说出他与唐门的秘密来，让天下各门派以为是唐门的威力，感召得他近日归顺，绝不是早年已降，此时在武当卧底。但他此时情急，却哪里顾得那些？

唐思看着唐日，唐日看那天敌看得太久了。

唐日站起来，他对着唐思摇摇头。

忽地，那地长老冲过去，他扯住了唐日，叫道：“你救不了我大哥，你真的救不了他？”

唐日冷冷说道：“放手，你放手！”

地长老大叫道：“你算什么毒祖宗，你们唐门不是天下第一毒么？怎么连一个年轻人的毒都解不了？就这等本事，你们还算什么天下毒宗？”

唐日冷冷道：“你要不要试一试我们唐门的毒？”

那人长老大笑狂颠，说道：“什么蜀中唐门，算什么毒祖宗，我们弄错了，我们弄错了！”

寿长老失声道：“你要对我们用毒？用啊，你用好了，我们替你们拿下了武当，毁

了武林一派，你要杀我们？”

他冲过去，抱住了天敌，说道：“大哥，我们当初就不该听唐门的，即使少活二十年，又能怎么样？”

老大天敌已经是泪流满面了，他说道：“扯……扯蛋，我们至少是多活了二十年……”

天敌一声吼，他咬舌自尽了。

真是如少剑掌门那样，他如此一死，自是一报了。

柳双低下了头，他的眼里有泪水，他向着天说：“娘啊，我没听你的话，我用这毒杀了一个人……我用这毒杀了一个人……”

众人震惊，不是说他的母亲是小双儿么，不是说他的母亲最愿意杀人么？

听他说话的口气，他母亲严令他戒杀，尤其是戒他用毒杀人。

地长老看着柳双，他说道：“好，柳双，我认得了你，我今后与你誓不两立！”

柳双说道：“你该自省，死了一个天长老，你们还有明日。”

那人长老大笑，说道：“明日，明日，是什么时候？我要杀你，我杀不死你，我便自杀！”

地长老、人长老、寿长老三人跪下，给天长老叩头，三人说道：“大哥，我们还得苟活，我们再苟活三个月，如果三个月我们杀不死这柳双，我们便死在你坟前。”

× × ×

众人无语。

冤仇已结，还复何言？

那柳双看着他们，看着他们走出去，背着一个死人，慢慢走出去，只有他们三人，孤零零的三个人。

他长叹一声，说道：“唐姑娘，我也要走了，只是我走前得问你几句话，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说？”

唐思笑笑，她说道：“我愿意说的便说，我不愿意说的就不说，好不好？”

她说话时声音很委婉，像是对她自己的情人。

柳双问道：“你用一种药能使人不失去功力，但人服下了它，身子软软的，只想躺着，茶饭不思。那是什么药，据说叫做‘快乐神仙’？”

唐思笑笑，说道：“既是神仙，总得有人愿意做是不是？如果都像你我，就是被打死，也不会愿意服用，也就不是神仙了。”

柳双笑笑，再不出声。

唐思说道：“没了掌门，武当派也没什么用处了，只是我很可怜武当，你找这么一个废物来，他主得了武当的事儿么？”

她笑指着乌生道长，说道：“我只要一指推他，他便会倒，你拿他去做什么用？做木偶人么？”

她笑笑，起立，回头一盼，自是有万千风情，她柔声道：“柳公子，得暇时，请你来，我们好好比一比！”

唐日的眼里都是狂热，他说道：“柳双，我与你比，我与你比服毒，看谁先死！”

柳双大笑，说道：“我服你的毒，你服我的毒，那才最好。”

他笑微微告诉唐日：“不过我忘了告诉你了，最好你别同我比试，因为我不怕毒，你们唐门不是试过几次么？真的不灵啊。你们用蛇、用毒都毒不死我！”

他大笑，仰头大笑。

唐日的脸气得青了，他发下誓言来，他一定要杀死柳双，不然誓不为人。

× × ×

柳双走出去，忽听得有人悄声问：“柳公子，我姐姐她在哪里？”

他看到了唐星，小丫头装作不在意的样儿，鬼头鬼脑。

他也传音道：“她是好好的，只是不愿意见你们掌门，怕挨她罚。你要愿意见她，

你再找五鹰。”

他对小丫头挤了一下眼。

× × ×

唐思走出去了，她坐在轿子里，对后面的唐星说道：“小星，你去把三老请来，我有事儿吩咐他们，快去！”

唐星说道：“你今夜在哪里住？”

唐思笑笑，说道：“我愿意住哪里就住哪里，你难道找不到我么？”

唐星一撇嘴，她笑微微走了，一路如风。

唐思笑着，她说：“唐日，你能不能不生气？如果你不生气的话，我会请你喝一杯酒。”

唐日怕她，因为她的心思永远比别人多。但他不甘心，今天输得太冤了。

他慢慢说道：“我只是不愿意输与他，他算个什么？”

唐思笑了，说：“有时输了，其实是赢。有时赢了，其实本来是输。这道理你懂不懂？”

唐日心里不懂，但他不愿意在女人面前说不懂，他说：“我懂。”

唐思的话像春风，吹得他的心慢慢平熄了怒火，她说：“你既是懂，你就该笑，对着你的敌人笑，对着你的朋友笑，让他们都知道，你心里很快乐，你根本不在意他们。”

唐日笑一笑，他的笑模样让人害怕。如果有人看了他的笑相，定会睡也睡不着。

× × ×

轿子仍在走着，唐思在唱着一支曲子，那是川妹子在蜀道上唱的歌儿。

那歌儿让川中多了人，让川中世代都人口稠密。唐思唱得川味儿十足：

“妹子吹箫你应和，
你的心思比妹多。

妹子一声唤哥哥，
你应啊，
少时钻妹怀里啰。”

没人知道此时唐思的心思，他们看不到，以为唐思此时唱着乐着，心里一定很快乐，最少是很悠闲。

没人知道，坐在在轿子里的唐思已是泪眼婆娑了，她的眼里都是泪水。
她唱时尽量不使她自己呜咽。

唐日觉得他像是受了侮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可唐思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她还不在乎，还能轻轻松松地唱，她确是比自己强啊。

二十 姐妹毒

唐月一声不响，听着五鹰讲那大礼间揭穿武当惨案事，她看着柳双，看柳双天真地笑，知道他仍是童心未泯。

如果她不是蜀中唐门的人，那该有多好？她会跟着柳双行侠天下，再不分开。

只是不知道柳双对她如何？他也像唐月痴情么？

柳双笑道：“五哥，你别再讲了，我们得走了。”

他们要去找唐门，如果唐门到了一处地方，他们必得跟着，唐门如果做下了恶事，他们当利用丐帮传书，告示天下武林唐门的行踪。

柳双的心意，是要唐门行不得恶事。

× × ×

夜宿枫镇。

唐月睡得正熟，忽听得窗户啾啾响，她轻声问道：“是谁？”

那人扑哧一笑，是个孩子声音。

她心里乐了，原来是星儿。

唐星从窗子跳进来，坐在她床头，问她：“作什么好梦了？梦见他了么？”

唐月一身处女幽香，懒懒地问：“他是谁？”

唐星笑道：“他是你最喜欢的男人，你天天跟着他，怎么还不知道他是谁？”

说罢哧哧地乐。

唐月笑笑，她说：“我跟着他，看得出他是个好人。”

唐星愀然不乐了，她嘟哝道：“掌门要我喊你去，看来你要做不得好人了。”

她一激灵，爬起来，问道：“我去什么地方见她？”

唐星说道：“她在等你。”

× × ×

果然是唐思。

她仍是一身素衣，但这一回却是白的，她从前说过她不喜欢白衣，怎么她会穿起白衣来了？

唐思见她，劈头便问：“我要你做的事，你做得怎么样了？”

唐月心道：我能做什么？我只要看到他的笑脸，心里便什么都没有了，空空荡荡的，好心慌。我怎么能出手杀他？我怎么能害他？

但她一句话也说不出。

唐思说道：“这一次我们大败，就是败在了他的手里。如果你不愿意动手，我再派别人。你只要帮我探出一件事来就行。”

唐月的心慌跳，她问：“我.....要办什么事？”

唐思仍是娴雅淡静，只是身穿月白长衣，人更显得飘逸不群。她笑道：“他不畏毒。”

唐月心一松：既是他不畏毒，你就别打算暗算他。

但唐思笑道：“你得知道他怕什么，人总有一怕，是不是？你能探出来，我便放过你。”

唐月突然叫道：“不，不行，我不能干！”

唐思冷笑，说道：“人做事，大都是身不由己，你以为我愿意做？我从没说过我愿意做掌门，但我却不得不做唐门的掌门。我不愿意杀武林人士，但又不得不杀。像柳双.....”

唐思一笑，千娇百媚。

她悄声说道：“不光是妹妹喜欢他，真是我见犹怜。只是我们是唐门的人，不杀了他，唐门怎么夺天下？”

唐月说道：“我已经告诉了他，说我去他那里是做奸细的。”

唐思冷脸了，她揪住了唐月，喝道：“你告诉了他，他怎么说？”

唐月的泪流出来了，她哽咽道：“柳公子他不怪我，他说我是唐门的人，自是要为唐门出力，他叫我跟着他，随时准备害他就是了。”

唐思失神了，她松开了唐月，她说道：“不会，他不会，他只是骗你，他知道你信他，他便骗你。”

唐月说道：“他从来不骗我。”

唐思叫道：“不对，那他来武当大会，怎么会不告诉你？”

唐月幽幽道：“他告诉了我，他说他来参加武当新掌门大礼，他说那新掌门未必做得成。我没来，我不愿意来。”

唐思冷笑了，她说道：“你不愿意，好个你不愿意，你愿意做什么？”

唐月一叹，她不再出声。

唐思笑笑，她叫来了唐星，说道：“我让小星儿跟着你，今后有事就告诉她，你一

定记着唐门七刑的吧？”

唐月颤栗了。

唐门七刑，就是把活人拿去后山，供唐门的人做毒器时用。

那是惨毒无比的。

唐思是掌门，她不会对唐月说着玩。

唐月忽地叫住了唐思，她断然道：“掌门，你就带我回唐门吧，我宁可受那七刑，我也不愿意害他。”

唐思笑笑，悄然道：“你受七刑也行，只是他仍得死，他死得还会快一点儿，他会死在我们唐门的三老手里。三老围攻他，他能抵得住么？他抵不住，便是一死，你也知道，就是少林寺的三僧，也只是与三老打一个平手。像他这般一个年轻人，怎么会是三老的对手？”

唐月一噤，唐思笑笑，说道：“我从前就有一个脾气，凡是我喜欢的东西，我一定要得到，如果得不到，我也不会让别人得到。”

唐月低下了头，如果她不杀柳双，柳双是不是会死在三老的手中？如果他死在三老的手中，她会不会伤心？

也许她该杀死柳双，再无一点儿犹豫。

风吹起了，她的心乱如麻。

她该回去了，如果她回去了，五鹰会不会发觉她走出来？

夜半三更的，五鹰一定会盘问她。

她怎么说？

× × ×

果然，五鹰坐在她的床前。

他冷笑道：“唐姑娘又是夜半出去散心了？”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

五鹰说道：“唐姑娘，算我求你了，你要杀人就杀死我好了，我看公子对你，真是很有情意。你杀他，武林会大乱，你造下的罪孽就大了。莫不如我就依你一回，只要你答应我，你再不来扰他，我就守可死在你眼前。”

五鹰是一个须眉汉子，他正气凛然，瞪眼看唐月。

唐月悄声说：“你怎么知道我要杀柳公子？”

五鹰说道：“你自己承认过的。”

唐月说道：“我不会杀死他，我要杀，便会杀死我自己。”

五鹰正欲说话，忽听得柳双笑道：“五哥，你去歇息，我来与月姑娘说说话，好不好？”

五鹰瞪了唐月一眼，起身走了。

× × ×

剩下了唐月与柳双。

玉人伊人，玉面伊面，对面静坐，不及其他，只是静静而坐。

唐月宁可这场景直至永远。

柳双说道：“月姑娘，我夜深了睡不着，想来与你聊聊。你是不是很累？”

唐月急急说：“不累，不累，我也是睡不着。”

夜深了，两个年轻人血热，竟是都睡不着。

柳双说：“我有些事要跟月姑娘讲。”

他慢慢说起了一个故事。

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儿了。

× × ×

有一天深夜，在三佛寺内，方丈印澄与师兄印海正在手谈，两人的棋都下得很好。

印澄为人豪爽，多为四方豪杰济危解难，是个慈善高僧。印海不习武功，于佛典禅宗自有过人之悟性，已参悟人灵佛禅玄机。

二人静夜手谈，子落静寂，如石探深海，波波轻响。

二僧身坐趺势，对面不语，只轻轻落子。

二僧一为高僧，一为活佛，静坐参禅，三年不曾对面一言。

二僧着弈，自与人也不同。

善弈者，从生杀死劫中悟胜机，得小心，但总不离大势，为了一个“欲”字。

印澄与印海对弈，各自为局，自从自家生杀中寻生，逃避他人机锋。这弈局更是机险。

二僧入纹枰之中，神思不理风雨。

谁能想到，在二僧对弈时，他两人头上竟不知何时吊垂着一物。

这一物系用红丝绳系牢，微微摇荡，

印海视而不见，布局落子，铿然有声。那声响亦如平时。

印澄竟是微微一愣，也随即布子。

二僧浑然不觉。

那根红丝绳吊着一只元宝，黄澄澄的金元宝，元宝打造得很是精巧，不似造匠银局所为。

红丝荡了几荡，亦静止不动。

有人咯咯而笑，这笑声很是清丽，像一个艳阳秋日，祁水河边妙龄少女悦情欢歌。

印海仍弈棋如故。

印澄持子沉吟，亦布棋。

“你们怎么不拿那金元宝啊？”

这是一个貌似观音，满脸稚气的姑娘。

印海忽然说话了：“我根本就没看见。”

印澄说道：“见到亦不动心，就是不见。”

印海一叹：“师弟，见即动心，佛无尘埃终无心，佛有尘埃乃有意。”

印澄恭敬一揖，说道：“谢师兄教诲。”

印澄知师兄在点化他。人不脱尘世，是故见金而知是金，见财而知是财。人没有脱尘之心，就不会有脱尘之念。

姑娘笑了：“叽叽呱呱乱讲些什么？这么说你是不想要这金子啦？”

印澄摇摇头。

姑娘又笑：“我可是非把这金子给你们，我想买你们的东西。”

印澄说：“出家人身无长物，无物可卖。”

姑娘不笑了，她直视印澄：“买你的《观无量寿经》。”

印海一恭而起：“善哉善哉，阿弥陀佛，女施主舍金买经，固是善举。不知女施主买经何用？”

姑娘笑了：“你知道不知道有个人叫钱不多？他要过生日了，我买这本经就是送他做寿礼的，你说好不好？”

印海、印澄当然知道钱不多。

武林人熟知钱不多，因为他是天下黑道的梟雄。世俗人知道钱不多，因为他是天下一富。

印海一脸虔诚：“女施主有所不知，这本《观无量寿经》是本寺之宝。”

姑娘嫣然一笑：“大师父讲话叫人好笑，如果不是佛寺之宝，我怎么会用一锭黄金来买？我可以用一锭银子，一块一两重的银子来买的。”

印澄合掌一揖：“女施主，这本《观无量寿经》无价。”

《观无量寿经》简称《观经》。宋璩良耶舍译。此经进一步阐发《无量寿经》的净

土思想，讲佛博大宽宏，叙述释迦牟尼佛应韦提希夫人之请，在频婆娑宫为信众讲述观想阿弥陀佛的身相和极乐净上庄严的六种观想方法（十六观）。这精要经本原只有宋璽良耶舍一种译本。在宋徽宗年间，从墓葬中得异种译本一种，全书乃梵、藏译本，珍贵无比。

三佛寺就有这一本《观无量寿经》梵藏译本，乃天下一本奇经。

姑娘笑着对印海说：“把经本卖给我，不然我就杀了你。”

印海摇头：“人相我相皆为世相，是杀是灾皆为幻灭。女施主要杀便杀，何必多言？”

姑娘的脸色变了，她把手按在印海头上说：“我如此一用力，你便六根清净，再无人身了。”

印澄突然抬头，面色有变，双目神光电射。他已经看出这姑娘身手不凡，但凭印澄那少林三绝艺大韦陀杵、金刚指、洗髓功，当世高手绝少可以接得他十招的。

只要印澄身子一振，双手一抬，便可是大韦陀杵一记“戟指杵推”。

印海突然叹了一口气：“机心一生，便可生嗔念，嗔念一至，佛意全无，一生修行，尽付流水矣。”

印澄身子一震，便静静稳坐。

印海突然诵经，因为承重压似山，便诵经极难。他一字一诵，闭目趺坐，视那裂骨之痛不曾入心。

可以听得见头骨叭叭裂响。印澄见汗水从师兄脸上出，师兄宝相尊严，见血从头骨裂处流下。

印海突然一吼印澄！”说要便没声息，他已经寂了。

印澄见印海仍宛然静坐，身姿佛相，无生杀之相，便知高僧劝诫，让他勿生嗔念，永存佛心。

印澄便大彻悟，心里一片空明，佛身宝相，心中深印，觉一界光明。

印澄合掌而揖，谢师兄以肉体指迷。

姑娘对印澄笑：“听说你是方丈？”

印澄点头应是。

“你知道《观无量寿经》在哪里？”

印澄点头。

“那为什么还不拿出来？”

印澄叹息：“佛经宝物，在虔诚者信。佛经指迷，在高僧者悟。譬喻俗人用佛经装点书斋，用佛堂点缀杀场，机心从生之地，虎狼啸吼之群，佛经韬晦不明，佛心便无由萌生。女施主以佛经为人者寿，殊不知佛经之寿，在于人心；人者之寿，在于向佛？向佛则心净，心净则神明，神明则目清，目清则观可为，可为则众生福，众生福则一切无妄嗔念不得滋生。此乃佛为经典之本心……”

“你拿不拿出经来？”

印澄：“经本在我处，拿又怎样？不拿又怎样？”

姑娘笑道：“你如拿出经来，则可饶了你和合寺众僧之命，不然，佛寺明晨尽为瓦砾……”

印澄一叹：“不！我不会给你佛经。”

她又笑，笑得很开心：“那你可就不妙了！”

她出手如风，一口气点了印澄七道大穴。

风雨更厉，雨点急敲禅堂静室窗牖。

门外有巡僧过，问：“方丈，你还没有歇息？”

印澄见姑娘神情紧张，手持一根黑短棒，便回头向巡行僧答话：“我还未歇息，你们先去歇吧。”

姑娘听巡僧走远，才吁了一口气，说：“你说不说？不说我就杀了你。”

印澄摇摇头。

姑娘把手放在印澄头顶。

印澄不动。头骨便咔咔碎裂。

“你说不说？”

印澄咬牙不语。

汗流，但印澄是高僧，又有三绝艺在身，便比印海更能熬苦，汗流得少。

血流，从耳边、鼻孔，双目、嘴唇边，七窍流血。

“你完了，死定了。”这姑娘像玩笑一般。

“你答应我，取了经，便不杀寺僧。”

“当然。”

“好，佛经在佛龕之下，拿开蜡台，左移右，右移左便可。”

姑娘转身向佛龕走去，果然取下了佛经。她刚想迈步走开。

“站住！”

她大吃一惊。印澄头血直流，竟能不死。

印澄道：“佛经宝物，不可轻易亵弄，轻亵不祥啊。你有善相，又带杀气，不可妄动杀心，佛不……容……杀……”

她呆看这和尚，惊讶他为什么未死。

只见印澄右手微微抬起。

她大吃一惊，她封了和尚的七大穴，其中有肩井穴，这和尚为何手臂能活动自如？

印澄手指一指，“叭”地一声，那红丝绳被指力击断，他掌心一吐，四指一勾一引，那一锭金子便落入手中。

姑娘诧异得望呆了。

印澄左手亦伸出，食指与中指飞快地一剪一捏，一剪一捏。

瞬时那小小一锭金元宝被他用大力金刚指剪成片片。

“我有少林三大绝艺大韦陀杵，金刚指，还有洗髓功，虽然你用内力压裂我的颅骨，我用洗髓功，三个月尽可康复。”

姑娘问：“你为什么不动手杀我？”

印澄：“佛戒杀人。你该回头，少生嗔念。”

印澄突然闭目：“你走吧。”

他又长叹一声：“师兄，师兄，我不如你，临死一念，虽为劝善，但示之以武，这并非佛之本心啊.....”

他嚼舌自尽，血自嘴角涌流。

姑娘呆看半晌，转身离去。

三佛寺仍笼罩在阴晦风雨之中。

× × ×

柳双讲着，竟是流泪来，

唐月知道那姑娘必是与他有甚深的渊源，不然他不会如此动心。

柳双说道：“那姑娘就是我的母亲，她到了晚年，总是想着这件事。她天天念叨，她杀死的是世上的离僧，她犯了罪。一说到此事，她只是哭，人不能犯过，犯过失，便是一生一世的痛悔。”

二十一 三老

唐月看着柳双，她此时更深知柳双了，正是因为他的母亲有过一段恶行，他才一心向善的。

他一心扶武林正义，万死不辞，也是为了他的母亲。

她轻声问：“你爱你母亲么？”

他笑笑，说是。

她轻声说：“我小时，母亲便死了，我再也没母亲，我哭过几年，才知道不哭，才知道再哭也哭不回来她了。”

柳双大声道：“我在这里的事一完了，我带你去海岛，我母亲一定会喜欢你的。”

她心里一甜，对他嫣然一笑，但又一酸：她怎么能去海岛？

她是唐门的人，她生是唐门的人，死是唐的鬼，她怎么能随他去那个风景如画的海岛？

她没那福份。

她轻声说道：“唐门要杀死你，那是一定的。”

他笑笑，说道：“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他的心与她心一样，他对她笑笑，让她心里好甜，她心道：我就是为他死了，又有何妨？

× × ×

忽地，外面的风更疾厉了，听着有人咯咯冷笑。

那冷笑声一阵子疾，一阵子徐，像是几个人，又像是只一个人。

她变色道：“好快，三老来了！”

他笑笑，说道：“是唐门三老么？”

她说：“柳公子，你快走吧，我来拖他们一下。你走，不然你绝不是他们的对手。”

柳双笑道：“我躲他们也不是法儿，不如我去看看，看他们有什么鬼主意。”

他对着唐月说道：“你有一点儿怕吧？要是怕，你就牵着我的手。我带你去看。”

她心一阵甜，这就是男人，一个有主意的男人，风里，雨里都是去得，只要你牵着

他的手，世上再有什么难？也只会迎刃而解。

× × ×

两人来到了室外。

月弯弯。

果然有三个人。

那三人一个是矮子，一个是瘦子，另一个是妙手刀。

矮人大声叫道：“有没有弄错啊，他这么个小人儿，怎么值得我们三老一齐出手？”

那瘦子说道：“就是他，把我们的事儿坏了，今夜好歹也得宰了他。”

妙手刀看看他身后的唐月，说道：“你是唐门的人？”

唐月一揖说是。

那妙手刀说道：“好，你的事儿自有掌门去处置，我要宰的是他！”

妙手刀的手里没刀，只有与少林三僧一斗时，他才会手里有一把小刀，一把薄如蝉翼的小小刀儿。

刀儿寻常时看不见，只在对敌时才杀气大增。

妙手刀是天下奇刀。

他对着柳双说道：“小人儿，要是你父母在，他们还可以与我们一斗，像你这小小年纪，便死在我们手里，那太不值了。不如你跟着我们走，到唐门掌门面前，由她发落。”

柳双大笑。

妙手刀不愠不火，他问道：“小子，你笑什么？”

柳双笑道：“我想，你们唐门三老，在唐门的地位一定很尊贵吧？”

妙手刀说道：“你说呢？我告诉你，我们三老在，掌门坐着的时候少。”

就是说，连唐门的掌门也会让他们三分。

柳双笑道：“好，我与你们一赌。”

那矮子笑道：“赌什么？你小小年纪，竟想与我们赌？我告诉你，你不用赌，今夜你是死定了。”

柳双说道：“唐门三老，我与你们一赌的是，如果我胜了你们，你们的唐门再不来难为这月姑娘。”

妙手刀大笑，他说道：“痴心妄想，你以为唐门的人是什么？是玩物，说走便走，说留便留？我告诉你，你只是一做了唐门的人，你便是做鬼也归唐门了。”

矮子狞笑道：“你死前还想风流，你以为唐门的女人会痴心跟你，别作梦了！”

瘦子冷冷道：“他这模样，像是一个风流鬼。”

三人站定，拦住了柳双的去路。

柳双问道：“三老毕竟不同唐门的下人，你们要怎么斗？”

矮子说道：“你划下道儿来，我们三个人应着，别说我们欺负你小辈！”

瘦子说道：“要是你父亲在此，我们或可与他一斗，像你这般小人，我们与你动手，真个是杀鸡用了牛刀。”

三老看来真不把柳双看在眼里。

五鹰此时早已出来了，他们都站在柳双身后。

老大说道：“等一等！”

他对矮子道：“我兄弟五个来斗你们两位老人！”

矮子晒道：“凭你也配？”

柳双笑说：“大哥，既是三老要与我动手，你们就替我看顾一阵好了。”

五鹰也知道他的心意，是说他们与三老比起来，功夫差得太远。

柳双说道：“既是三老愿意让我先说，我们不如比上三场。”

唐月听得他一出语，竟是要与三老比上三场，不由得大大焦急起来。

他怎么斗得过三老？

柳双说道：“比起服毒，我与你们唐门比过了。我这一次与你们三老比一比三大功夫，一次比轻功，一次比内力，一次比兵器。”

听得他如此说，三老皆冷笑。

矮子冷冷道：“是不是我们唐门三老在江湖上越混越不济事了，怎么连他一个小毛伢子，也要与我们比本事？我们要输与了他，岂不是再也不能在江湖上混了？”

妙手刀道：“他想找死，你不会成全他？”

矮子大笑，说道：“好，好，你死在我们三老手里，也十分荣耀了。来来，我就来与你比试内力。”

三老中，自是以他内力最佳。

瘦子说道：“我来与你比试轻功。”

妙手刀说道：“我来与你比试兵器。”

要知道他们三老是与三僧相媲美的绝顶高手，此时与柳双比试，自是高看他一眼了。

只是不知道柳双行不行？

五鹰看着他，人人心内担忧。

他知道他是大侠柳不恭的儿子，但他的功夫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他能胜得了宇内高手唐门三老么？

柳双看到他们眼里的焦虑，他笑了。

他自信他的功夫，他自信他从小就躺在海水里练就的那一身奇功。

三老不耐烦了，那矮子大叫道：“好，就让我与你先比内功！”

要知道内功最耗人内力，如果他与矮子比过了内功，还怎么能胜得那妙手刀与瘦子？

但听得柳双大声豪笑，说道：“好，好！”

×

×

×

两人坐定，地上有一根枯枝，柳双的手握住了那根枯枝，矮子也握住那根枯枝。矮子要它折，柳双要它不折。

两人一用起力来，那根枯枝忽地挺直了。

但觉一阵风拂面，矮子心道：原来他习的是“生生不息”内功。

柳双一试，便知道矮子的内功也是过人，他的一股霸道内力一阵阵攻来，使得那枝条几欲折断。

他想起了父亲教与他的那导法，便慢慢使力，使那矮子的不绝功力，都化成一股股气力，从那枝条间透出，股股透入地下。

妙手刀与瘦子根本不信他能胜得了矮子，他们两人傲然而视，袖手而观，看柳双与矮子动手。

他们自信，不用比试第三场，他们能连胜两场，柳双必是会大败。

教训他一下也好，让他再也休要目中无人！

但看看矮子与他试较，竟是功力悉敌。

妙手刀有一些惊讶，看着矮子的头上，已是微微出汗。再看那柳双，他的头也有些汗湿。

——难道三弟竟不是他的对手么？真是笑话！

三老如不是一个年轻小子的对手，传出江湖，岂不是大大笑话？

妙手刀大声道：“三弟，制他于死地！”

要知道两人较内力，一定十分凶险，因为有一个人不吐力，必会受内伤。

如是双方都是用尽全力，说不定拼个两败俱伤。

此时妙手刀的心意，要矮子用尽全力，把柳双的内力耗尽，让他油尽灯枯，脱力而死。

矮子此时的心里十分苦涩，他不知道柳双有多大内力，如是他用十分内力，柳双的内力便也增至十分。如是他用九分，柳双也用九分。看来他像是游刃有余，对付矮子不很吃力。

矮子心下一横，心道：我就是死在这里，也不栽在你手下，异日被人指指点点，说我输在你手下，岂不是比死更难受？

他一横心，用足十二分气力，一阵大力向柳双涌去。

柳双忽地一叹，说道：“前辈争胜，是犯大忌了！”

他的手下竟是毫不费力，轻轻一推，便自撑住。

矮子的喉头一甜，哇地一声，便吐出鲜血来。

矮子强撑着，他气力不支，但他不愿意收手。

他心头一阵子懊悔，几十年纵横江湖，如今竟败在一个小辈手下，让他万念俱灰。

忽地柳双收手了，他跃了开去，轻声说道：“前辈功夫过人，在下不与前辈再比了。”

矮子低头了，他说道：“我.....输了。”

既悔且恨，万念皆来，哇地吐喷一天鲜血！

瘦子点了他的穴，说道：“师弟，你先坐坐。”

× × ×

瘦子走来，对柳双一礼，说道：“请！”

柳双看他们先倨后恭，知是服膺他功夫过人。他笑笑，也还了一礼，说道：“前辈出题，晚辈相跟就是。”

妙手刀看着柳双，他心里一阵疑惑，看柳双的样子，不似刚刚比试过内力，他神完气足，凝定安祥，居然不把刚才一试当事儿。

真是奇事。

瘦子也心内自忖，不知道这一场是不是胜得过他。

瘦子现出手中暗器，说道：“我出手暗器，一共三枚，柳公子看好了。”

他无形中对于柳双也尊敬起来，不叫他“小子”，而叫他是“柳公子”了。

柳双笑笑点头。

瘦子说道：“我出手三枚暗器，一出手时便飞身去夺。你也去拿。你拿得多便算胜。你再出手三枚，我去夺，六枚中，谁争得多胜。”

这是“追风赶月”的功夫。

要说暗器出手，自是风快，人追暗器，得什么样的好功夫？

柳双笑笑，说道：“这一试确是别开生面。”

他看瘦子，说道：“好，请出手吧！”

“唰——”，一枚暗器出手，只见两人如飞飘出，一直射向那一枚暗器。

是瘦子先拿到了。

柳双比他只差一步。

瘦子大笑，说道：“柳公子，你再试一次！”

他再掷出一枚暗器！

柳双飞出去，这一次他比那瘦子更先一步，他流星般赶上，一捞抓住了那枚暗器。

瘦子失色了，他笑笑，说道：“原来柳公子的轻功也这么好。”

他再掷，这一次他用了一计，一掷时即飞，飞得比柳双快了一步，他又抓到了那一枚暗器。

该柳双再掷了。

他笑对着瘦子说：“前辈，我想一掷三枚，不知道前辈愿是不愿？”

那瘦子心内冷笑：我唐门就是以暗器为先的，你想试我暗器功夫，你就失算了。别说是三枚，就是三十枚、一百枚我也不惧。

他笑笑，说道：“好！”

他盯着柳双，看到他飞手一出，人便飘飞出去。

他看到了那三枚暗器，他的身形飘飞在柳双前面。

他眼盯着那三枚暗器，伸出手去，眼见得三枚暗器都是他的了，忽地空中伸出一只手，一划一收，三枚暗器无踪了。

他再抬头，就看到了柳双的笑容，他总是那么笑，笑得很快乐。

× × ×

瘦子说道：“大哥……”

妙手刀没想到，他的两位兄弟都失在柳双的手下。

他走上来，对柳双说道：“一局定输赢，如果我输了，我再不管你与唐门的事儿。”

柳双的眼亮了，他说道：“三老不管我与唐门间的恩怨，这一赌我赌！”

二十二 妙手刀

唐门三老，从前曾与少林三僧齐名。

唐门的天下名声，因唐门三老而更著。

就是名门正派的少林寺，也因为有三老而对唐门深感棘手。

如果唐门输与了谁，只要三老出动，便会胜了那人。

如今三老会栽在柳双手里么？

唐月的心里震惊，她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她知道自小时，她生在唐门便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在唐门，三老从不一齐出去，在镇上，人们得看到他们，只要有三老的人在镇上晃，人们睡得便香了，他们知道有三老在，唐门便安稳。

可名震天下的三老竟有两人败在了柳双手里。

这让她不能想像。

她流出泪来了，不知是为三老的失败伤情，还是替柳双高兴？

五鹰更挺直腰，他们知道，正义必行，有柳双在，他们会胜的。就是妙手刀胜了，他们也不会再怕，他们知道他们有柳双，他总是那么微笑，世上的所有难事，在他的微笑下都会迎刃而解。

妙手刀拿起了他的镖袋，他把镖袋递与瘦子。

矮子说道：“大哥……”

妙手刀突地怒斥道：“别说话！”

看他怒气冲冲的样子，像是要与柳双拼命。

他结束一下裤角，再扎紧他的衣袖。

他要好好与柳双斗。

再看他时，他从怀里掏出了七把刀。

七把刀都是怪刀。

一把是像螺旋一般的刀，不像是刀，更像是怪钻。一把是刺刀，有三棱的刺刀。再有一把是炸开了花的刀，一刀分花，炸成了三束，共三把刀一根刀把。

第四把刀是一根软软的针，像是针不像是刀。第五把刀是一把球刀，只有一个圆圆的球，不像是刀，只是像一只球，一个满身是眼儿的球。

第六把刀是一只飞环，一只环刀。第七把才是那柄他用来与少林三僧动手的小小薄刀。

妙手刀把那七把刀都扎好，分别扎在臂上、腿间、掌上，每一把刀的位置都不错。

他把那一把球刀放在他的腹间，那儿有一个袋子，结在他的腰上。

柳双的神色也是很凝重，他拿出了一件兵器。

没人知道他的兵器是什么。

那是一个黑黑的玩艺儿。它像是一只海螺，又像是一个大贝壳。

妙手刀看着他的兵器，问道：“它是什么？”

柳双神色中头一回肃然，他说道：“定海音。”

从前只听得有定海针，哪里听得有“定海音”？

妙手刀的神色更是肃穆，他说道：“我听得有人说，天下两大宝，兵器中有定海音，但我不曾看过。”

柳双把那“定海音”放在他的手上，恰像是护手一般把他的一只手全护在里面。

妙手刀知道，“定海音”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使海中的所有音响都变成一种声音。但它还有什么神奇之处，他就知道了。

柳双说道：“我用‘定海音’，前辈小心了。”

× × ×

妙手刀的手中刀是那一片小小薄刀。

他站定，看着柳双，说道：“你胜了我，唐门怕不是你的敌手。”

柳双笑道：“前辈怎么如此气馁了？”

妙手刀大声道：“好，我们来试一试！”

他势如虹，人如箭，直射向柳双！

叭叭叭三击！

刀势如虹！人如箭！

当他再击柳双时，忽地看到了那“定海音”只在眼前，刀刀击在那“定海音”上。

只听得嗡嗡声响，原来“定海音”把那声响都划成一片嗡嗡声，这声音震得他心里慌乱。

他才知道“定海音”有如许妙用，他大喝一声：“看刀！”

这一次飞出去的是球刀！

球刀圆飞，不知所止，不知所终！

看看近了，那花刀也起在空中，划出弯来，去去来来，划得他眼花撩乱。

妙手刀大声叫道：“柳双，你小心了！”

球刀直划，落向他头颈！

叭地一声炸响，“定海音”把那一把球刀震开去！

再一声飞鸣，那花刀炸落，再归妙手刀手中。

三刀无功。

妙手刀大声道：“好！”

他豪兴大发。

要知道，就是与少林三僧动手，他也不曾用三把刀，如今他与柳双动手，竟是三刀无功，他大声狂笑。

妙手刀大笑道：“你是一个奇人，我与你动手是好，让我痛快！”

他再傲然道：“天下能受得我七刀的人，还不曾生出来，你受我四刀试一试！”

柳双笑笑，说道：“晚辈占了便宜，有‘定海音’，不然决受不住那三刀。”

妙手刀得他奉承，确是大大开心，他乐道：“好，你是一个性情中人，我与你动手，大畅情怀。”

妙手刀拿出了四把刀。

他笑道：“四刀齐出，我太看顾你了！”

× × ×

那唐月看着柳双，竟是眼里流出关切来，心道：要是他死在刀下，我立时就死，我决不会比他死在后头，我要先于他而死，我一定要先于他而死！

五鹰屏息而视。

他们知道，如果是他们，刚才的那三刀飞出，他们五人都得死于非命。

但柳公子受住了。

他是不是能受得住四把刀？

× × ×

妙手刀喝一声：“看刀！”

刀在飞，在柳双身前身后飞。在五鹰看来，那四刀如梭，简直无法从那梭中寻出条活路来。

看来柳双是错了，他怕的是那花刀与球刀，他怕那花刀一扫，怕那球刀一炸。

他不惧那刺刀，但那飞针一般的刀也特快，飞来飞去，竟比那球刀花刀快上几倍。

几种刀快的快，慢的慢，让他躲也不及。

柳双手里的“定海音”已经忙不过来了。

他的身影已经看不清了，只见一团黑影在闪。

看不出是柳双。

忽地倏收，再是一人。

妙手刀的手里有四把刀。

他说道：“果然好！”

柳双仍是柳双，仍是笑，仍是那种微微的笑意。

唐月恨不能扑土去，抱着他笑，抱住他哭。

他是生死关口上走了几个来回。

× × ×

妙手刀叹一口气，他说道：“我看！你这样的奇才，本来不该再逼你了，只技痒难止，我想用七刀与你一较，你看好不好？”

如今的妙手刀竟是对柳双客客气气，像是对一个武林耆宿。

柳双笑道：“请！”

人又沉入肃静中。

七把刀都出，柳双是不是受得住？

忽地妙手刀手里的刀飞出来了，一把为飞得奇慢，这是那一把环刀！再飞出一刀，是那一把刺刀！

刀刀飞出，竟是五刀齐出！

妙手刀再大喝一声，人也随刀，人驭刀，刀随人，便见一片刀影！

刀如密网，无一丝脱漏处。

柳双也一声断喝，人迎飞上来！

叭叭叭几响。

再看两人，

柳双的嘴角有血，他吼道：“好！”

再飞纵起，只见空中炸开一团烟雾，那是球刀炸了。团烟不曾使柳双中毒，但阻了他一阻，他的身子滞了一滞，慢下来了。

他落下来，再一闪，身子疾闪，停下了。

没人看得出，他们是胜是败。

柳双沉声道：“我输了。”

妙手刀大笑，他忽地止住了笑。

他看到了什么？他的衣角有一条破处，那是齐齐的斩痕，是柳双斩断了他的衣角。

如果柳双的手抬高一寸，他的肚腹便是一条大大的划痕。那样他还能赢么？

× × ×

妙手刀笑了，对二位师弟说道：“他是奇才，我们输了。”

他朗声道：“柳双，我不再管你与唐门的事儿，但你得答应我，对唐门少些杀戮！”

柳双揖道：“是！”

三老互看几眼，他们败了，如今的三老陡然就苍老了许多，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再在江湖上傲啸了，有了柳双这般的好手，他们只能退隐了。

矮子说道：“大哥，你扶我一扶。”

三老看看柳双，行了一礼，他们走了。

× × ×

唐月飞跑过去，她扯住了柳双的手，笑道：“你真了不起，能挡得住妙手刀的刀，你.....”

她脸颊绯红，一双眼含情脉脉地看着柳双。

五鹰看她，也是带笑，他们知道，这姑娘的心系在柳双的身上了，说不定她不会害柳双。

× × ×

三老站在了唐思的面前。

唐思笑容满面，她不等得三老说话，便笑道：“三老出马，定是大获全胜，那个柳双要为我们唐门，再也不能了。”

妙手刀突然一挥手，他闷声说道：“掌门，你听我说。”

唐思止住了，她笑看着三老。

妙手刀说道：“我们与那柳双柳公子一战，共是分三场，三师弟与他比试内力，二师弟与他比试轻功，我与他比刀.....”

唐思幽幽道：“他一定是得死了，他与你们三人三场较量，一定会死于非命。”

妙手刀低头了，他说道：“我们输了，三场皆输，败与了柳公子。”

唐思笑一笑，她柔声说道：“三老是我们唐门的支柱，不会输与人的，何况是一个毛头小子？！”

她摇头不信。

妙手刀说道：“我们输了，三师弟吐血，输与了他。二师弟也输了，我的七把刀齐出，竟也败在了他的手下。”

唐思大声道：“我不信！”

她看过妙手刀的刀，如果七刀齐出，任是大罗神仙也挡不住，何况他一个柳双？

妙手刀说道：“我们输了，我答应他，如果我们输了，再也不管他与唐门的事儿，我得走了。”

唐思笑笑，说道：“你们是唐门长老……”

她言外之意，他们还得替唐门做事。

妙手刀叹一口气，说道：“我们不再是长老了，唐门所有做事，我也不十分情愿，这一次输了也好，我们走了，再也不用理会是非了。”

妙手刀走了，他带着他的两个师弟走了，从此唐门再也没了三长老。

× × ×

唐日站在她的身后，他感受到她的身体在颤。

他说：“你生气了？”

唐思笑笑，说道：“他们要走，我有什么办法？”

唐日说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你说我要是杀了他的五鹰，他会不会难受？”

唐日大笑，说道：“好，杀五鹰，我去杀五鹰！”

唐思笑笑，她说：“我带来了一个人，你看看他。”

她的手一挥，从外面走进来了唐星，她带进来了一个人。

那人就是那个胖子，神胖子。

他苦着脸，说道：“唐姑娘，我没得罪你唐门，你带我来做什么？”

二十三 毒煞少林

少林寺的方丈悟生大师接到了一份帖子。

上写道：

“久闻少林武功名传天下。但得少林真传者，寥寥无几矣。我观少林，当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如今我以唐门掌门身份，一会少林方丈，期以用毒解毒，做一短长之争，如少林应战，期在十月十五日满之时，如不能应，当在近日肃杀全寺，让少林全寺无人，毒尽寺僧。

唐门 唐思”

少林方丈看了此柬，对监寺悟雨说道：“传所有司寺僧入殿！”

监寺悟雨传来所有执事僧，共有百余人。

众僧坐定，方丈悟生大师说道：“少林会劫，已是不免，那磨门一心要图中原武林已非一日，我看这一次他们定是要灭我少林。”

监寺悟雨大声道：“方丈所言极是，只要我们求援柳公子，便可使少林免一劫难。”

方丈一叹，说道：“一日免难，不能终日能免，我们自对付唐门，如果对付不了唐门，早早晚晚会败在他手。”

少林计议了一日，决心全寺迎战唐门。

方丈回柬一束，书曰：

“致上唐门掌门：

少林寺经劫，不知几许，风雨飘摇，所幸能存。今唐门便欲灭门，岂不是痴人说梦？但愿扫殿以接施主，以毒攻人，固非本心，能解得毒救人，是佛真意。愿与唐门一比，解人毒瘴。敬候不叙。

少林 悟生”

×

×

×

江湖传言，唐门与少林会在少林寺一比，那时唐门下毒，少林解毒，两下一比高下。来观看此决的人更多。

有人知道，唐门上次三老与柳双公子一战，三老不敌而退。以为唐门会以此少歇，敛旗息鼓以冀来日。

不料得只是几日，唐门便重新挑战少林，声势逼人。

×

×

×

到了这一日，少林寺大雄宝殿前，聚满了江湖人士。

有人说：“这一次不知道少林是不是唐门的对手？”

另一个人道：“我看少林此举，不甚明智，要说下毒，自是比解毒容易些。你能下毒，但你难解毒。下毒容易解毒难嘛。”

人都嗟叹，替少林担一次忧。

到了正午，忽听得那唐门帐棚前有人叫道：“午时已到，唐门掌门有请少林方丈说话！”

少林方丈在众僧簇拥下，一直到了棚前。他慢慢走出来。

众人看他，宝相尊严，确是一代有德高僧。手持佛杖，身着袈裟，慢慢对着唐门掌门施礼。

少林方丈说道：“以毒攻人，非佛本意。唐掌门想荼毒天下，不是仁慈之心。我少林愿意以全寺僧众的性命一较，解毒救人。”

唐门掌门唐思慢慢走出来，那些在场下围观的人便是一声喝彩。

唐门掌门如此年轻，且是一个美貌之人，就让人大生艳羡。

唐思说道：“武林寂寞，致使英雄扼腕。我唐门一向尊崇少林，以为少林执武林牛耳，自有过人本事。但纵观少林近行，却是不足以服众，不若我唐门一举挑战少林，以

开天下武林霸主先河。”

众人听得她说话竟是口口声声不拿少林为念，心里也不以为然，就凭你唐门，再怎么行，也难与少林相比。

唐思像是知道众人心思，她说道：“天下武功，不外乎轻功暗器兵器内力几项，如果我唐门在暗器上输与了少林，我情愿从此退出江湖，烧了栈道，效从前汉王刘邦故事，再不出蜀中。”

众人在心下嗟叹：刘邦不出蜀中，也是一计，早早晚晚是出蜀了么？他一出蜀，还灭了西楚霸王项羽，做了一统天下的汉皇帝。

莫非她说此话，话意就是这个么？

少林方丈笑道：“做汉皇，莫如平民，只是唐门近年来在江湖渐渐坐大，不愿意做平民。”

言下意，甚是嗟叹。

唐思问道：“天下武林人都来看我与少林一战，不知道方丈要怎么样比？”

方丈悟生说道：“要较量是唐门出的主意，还是唐门说出道来就是。”

唐思笑笑，她说道：“那好，要我说话，就比三场。”

众人听她，看她鹰扬四顾，目中无人。

有人心里恨她，唐门的本事，却是大于江湖上许多门派，人不敢得罪她。

唐思说道：“第一场，我们便比试暗器。暗器射中了，便自己来治。如不能治，便是输了。”

方丈笑笑，说道：“如此也好。”

两下站定，唐门走出来了一个小小孩子，她站在那里，像一个丫头儿，她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唐星。

对面却是站一个老和尚，这是悟字辈的最年长者悟色。

悟色对唐星行了一礼，说道：“多谢小施主成全！”

唐星呱呱而笑，她说道：“老和尚，我与你一比，只怕你要输了。”

悟色大笑，说道：“我与你比，我输得自然多，我活了六十岁年纪，输得多了，便知道输也是赢，赢也是输，你活得小些，便没有这心境。”

唐星说道：“我告诉你，别弄那些玄虚，赢就是赢，输就是输。”

唐星拿出一把暗器来，她叫道：“老和尚，你有什么暗器？”

悟色笑笑，说道：“老和尚没有暗器。”

唐星大喝一声：“着！”

一把暗器缓缓飞向悟色。

悟色笑了，他身上的袈裟一抄，所有暗器都是无影无踪。

他拿起了一枚暗器，说道：“暗器，暗器，失之于暗。”

他将这一支铁蒺藜按在他的臂上。

看看他的臂上流血，悟色大师是不动声色。

他看着唐星，笑道：“小施主，你的毒器过于毒辣了，走动江湖，你该多些仁慈心才好。”

看着悟色大师把那毒器摁在他的臂上，众人都看他如何驱毒，但见大师拿出一粒少林的小还丹来，将它吞下，少时，他的手臂慢慢垂下，在他的臂下，有条黑线慢慢走至手指。

大师再一用力，那手指便滴血。血是黑色的。

众人看时，都是喝了一声彩。

少林的高僧用他本身的内力逼出毒来，这法儿虽是不奇，但悟色大师功力深厚，让人佩服。

×

×

×

第一局自是少林寺僧胜。

第二局，是那个唐日出场。

他傲然四顾，说道：“毒遍天下无敌手，就是蜀中唐门！蜀中唐门！”

四下里有人呼应，众山也像是跟着回声呼唤：“蜀中唐门……蜀中唐门！”

从少林寺僧里走出了监寺悟雨。悟雨合什道：“唐门上一次来攻少林，尚欠我少林人命。不知道唐日公子是不是想着？”

唐日说道：“我要是本事不济，我也不怪人家杀我。”

人皆哗然，哄地一声叫起来，显是并不服他此话。

唐日扬头大叫：“有本事的站出来，我先与他较量三百合！”

没人应声。

悟雨笑笑：“唐公子杀气太重，防备杀人者被人杀。”

唐日大笑，狂傲道：“你能杀我，那是最好。你杀一下试一试？！”

悟雨大师笑笑，说道：“我不会杀你，只是你不能以毒毒杀我就是了。”

唐日拿出两枚铁蒺藜，他握在手里一枚，他喝道：“能握我铁蒺藜，不死者，便算是胜了我！”

那悟雨大师看他手心，竟是隐隐成为黑色。再看那一枚铁蒺藜，绿得发亮，便知道毒性甚烈。

唐日，丢下了那一枚铁蒺藜，转身入棚内。

只剩下了悟雨大师。

他拿起了那毒器。

他嗟叹道：“昔日神农尝百草，也是毒，但为的是不受苦。我今日试毒器，却是不愿人杀。差了差了！”

他拿在手里那铁蒺藜渐渐看出手心发黑了，他的护体神功也不能防那毒性。

他叭地一声握碎了铁蒺藜。

毒性攻入他的身体内。

他忽地坐下了，立时驱毒。

过了许久，悟雨大师方才起身，他大声道：“厉害，厉害！”

他回到了棚内，身子虽是摇晃，但总算是没有倒在当场。

× × ×

唐思大声道：“少林果然有奇才之人，抬上来！”

但见从后面抬上来一只轿子，从那轿子里更抬出来一只大缸。

缸里热气腾腾，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在内。

唐思走出来，说道：“我与少林寺最后一赌，如果我输，我便退回蜀中，烧掉栈道，习汉王不再出蜀的故事。”

有人叫道：“姑娘说出两遍了，莫非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西楚霸王的故事么？”

唐思说道：“汉王出关中，也是有情不得已的苦衷，你哪里知道？”

她再对少林方丈说道：“我这一缸水都是毒水，你看！”

她拿起一片轻纱，丢入水中，忽地那水冒出泡来，咕咕咚咚，那片薄纱便没了，烧得化了，一点儿也不了。

唐思说道：“我愿与少林寺僧一比，我跳入水里，不会死不会被毒。如果少林方丈能胜得我，也跳入水里，行若无事，我们便算是输好了。”

少林寺僧个个心悬牵念：方丈不能去，方丈不能去！

有的寺僧叫了出来：“方丈不能去！”

方丈悟生大师笑笑，说道：“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入地狱，天下再少一人入地狱，等于我救一人！”

他慢慢向那缸前走去。

忽地唐思说道：“方丈，要是你认输，你直说一声是。”

方丈不理她，他一纵，身子在空中轻轻旋一次，再轻轻飘飘，如一片草萍落在缸里。

先是袈裟没了，红红的袈裟变得没了下摆。再是方丈的胡须动，所有的胡须全都落在了缸里。

看看缸里出了黑泡了，咕咕冒出来。

方丈闭上了眼睛。

在场的人都看着方丈，知道那缸里的毒性烈无比，连他的胡须都是全然飘落缸内，他人更怎么受得了？

众僧看着方丈，看他在那缸里一浸。

过了一会儿，监寺说道：“方丈，方丈，你出来好了，出来好了！”

方丈倏地睁眼，他的眼睛都是红的，血充在眼珠上，他说道：“唐施主，你看好么？”

唐思的喉有些紧，她大声道：“好了，你出来好了！”

方丈悟生知道他很难出来了，他长啸一声，人飘忽而起，他扶摇直上，若升至顶端，忽地直坠，人叭地摔在地上。

他的身上再披上了袈裟，那是寺僧拿来的衣服。

他的原来衣服尽皆毒脱在缸内。

× × ×

唐思说道：“方丈好功夫，只是我看方丈已经是毒发了，是不是？你用本身的精纯内功逼住，不让气力散了，如果气力一散，本光是你的这一场比试输了。更重要的是，你的性命也要完了。”

她一说完，那监寺说道：“你休再妄言说胜，你们三场已输，你们退回蜀中就是。”

唐思说道：“这也得方丈一句话。”

方丈悟生大师调息一下，他张口说道：“你该退……”

“哇——”，一语未竟，他扬头喷血，吐一天血花，碧血染空！

二十四 武林劫

唐思看着方丈，她微微带笑，说道：“方丈好本事，佩服佩服！”

悟生大师黯然道：“劫数，劫数！”

监寺悟雨也中了毒，此时达摩堂首座悟法大师吼道：“别叫她唐门逞狂，达摩堂众僧，排阵！”

达摩堂众僧便欲排阵。

忽听得方悟大师一声轻哼。

达摩堂首座悟法大师问道：“方丈师兄有何吩咐？”

悟生笑笑，不顾嘴角溢血，说道：“人毒我解，人劫我应。”

他颓然而倒。

达摩堂众僧愿与唐门一拼，但听得首座悟法大师说：“撤！”

众僧无奈，只好撤开。

唐思说道：“天下暗器，不失用毒，江湖同道也当知道。如今我唐门胜了少林再败武当，自当是天下武林盟主了！”

众人中，大有唐门的帮凶，有人喝道：“既是唐门能胜得少林、武当，便立唐门做武林盟主罢了。”

忽地有人冷笑，那人看是崆峒派的掌门吴星雨，他笑笑说道：“唐门败了少林，那是亲眼见的，不能说不是，可你败了武当，谁看到了？”

唐思笑笑，说道：“你们要看看武当派的人么？”

她一声喝道：“请上来！”

果然是奇事，唐门的年轻后生，一个个推着车子，车子上坐着武当派的人。

当先的是那个乌生道长，他的脸冷着，坐在车上。

他嘴唇干裂，像是久未喝水，一脸饥色，像是很久不曾吃东西。

后面的车上，足足有十几个人，都是武当派的弟子，看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满面病色。

那吴星雨一见乌生道长，不由心内大惊。

他扑上来，问道：“乌生道友，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乌生像是梦里初醒，他说道：“饿.....饿.....饿.....”

吴星雨大叫：“拿酒来，拿肉来！”

他拿来酒肉，递与乌生，乌生却不接他，只是回头顾那唐思，说道：“唐.....饿.....饿.....”

唐思说道：“他不缺吃不缺穿，只是缺一样东西。”

她拿出一个小小匣子，那乌生与车上的十几个武当派人看了，都是眼睛一亮，有的甚至要从那车上爬下来，去抢那小匣。

看得出，他们的身子都不能动，人像是久未食物，一动便冷汗直冒，挣了几挣，也挣不下来，更哪里像是一个身怀武功的人？

吴星雨恨道：“唐门行事也太过狠毒，竟是把乌生道友的一身武功都废了，唐门做事如此狠毒，我们怎么能推举她做什么盟主？”

唐思笑笑，说道：“吴掌门，你说错了。你试一试，乌生道长的功力未失，只是他贪图一种很美的灵药，叫做‘快乐神仙’的，天天不得不吃，吃得久了，便成了这样子。”

她突地喝道：“今天吴道长不让你们吃那药了，你们得自己想办法不吃，知道不知道？”

那车上的人看着吴星雨，一个个面含恨意，一人竟是破口大骂：“你算是什么东西，你怎么不叫我们做‘快乐神仙’？你知道不知道做‘快乐神仙’的好处？”

吴星雨本来以为他们吃的那药是毒，是被唐门逼着吃那药的，不料得他们竟是真的愿意吃那药。

他扑过去，抚着那车，问：“乌生道友，你真的愿意吃药，不是人家逼你？”

乌生的话说得清清楚楚：“不是，我愿意吃。”

唐思说道：“你们中间，有人如能走下车来，给我跪下，叩一个头，我便给你们吃那‘快乐神仙’。”

一句话说完，便见那些坐在车上的武当派的人都是挣扎着起身，他们跌跌撞撞地下车，趴在地上，对着唐思叩头，直叩得额头流血。

所有的在场人都是触目惊心。

蜀中唐门，竟有如此可怕？

他们不毁人功力，也不夺人性命，便叫你无一丝气力，甘心情愿做他的狗？

当场突然暴发出一阵吼声：“决不让唐门做天下盟主，决不让唐门做天下盟主！”

唐思冷冷一笑，她回头说道：“谁说话这么没有分寸，站出来啊，站出来让我看看，是谁对唐门这么不恭敬？”

慑于唐门的淫威，没人敢出头吱声。

唐门已经胜了少林与武当，谁还敢与她争锋？

唐思说道：“天下武林，从前甚是混乱，如果再不有一派当盟，执武林牛耳，天下就大乱了。我唐门勉为其难，做此事，自是为天下武林着想，免得武林涂炭，苍生受苦！”

众门派里，有人大是不服，但一思忖，少林、武当都受其害，与他争锋，岂不是要当场受挫？

有人长声而叹，说道：“像这种门派居然也要做什么盟主了，我看天下完了，武林

还有什么正义可言？”

众人看时，竟是崆峒派掌门吴星雨。

吴星雨是一代大侠吴生子的儿子，他二十几岁便做了崆峒掌门，年轻气傲，自是对唐门的颐指气使不服。

唐思说道：“莫非崆峒不服我唐门么？”

吴星雨大声道：“我当然不服，从来说以德服人者众，以威服人者稀。像你以毒逼人，怎么能做武林盟主？怎么能主持武林？”

唐门的人围上前来，唐思挥手，那些唐门弟子退下了。

唐思说道：“我与你比剑，如果你输了与我，你便得跟我去唐门。”

吴星雨笑笑，他狂笑道：“唐门依仗的是毒器，你莫不如与我还比暗器好了。”

唐思傲然：“我与你比剑，让你心服口服。”

人都注目，听说唐门掌门宁可放弃暗器，与崆峒掌门比剑，不由得大大纳罕：原来她剑法也好？

他们从未看到过这位唐门掌门出手，如今能看到了。

× × ×

唐思一扯衣服，把那白白长衣脱却，露出一件箭衣来。

众人在心里喝一声彩：果然好个人物！

唐思站在吴星雨对面，却是黑白分明：唐思身子小巧，腰身寸盈，头也清秀，一身轻轻盈盈，哪里像个武林秀女，更像是闺阁艳姝。

吴星雨身子长大，又很是剽悍，长得黑黑的，有几分英雄气概。他握剑在手，随便使出一式“凤点头”，只见他的剑挽出十数点剑花。

众人一声彩，喝得吴星雨大是振奋，他喝道：“来吧！”

唐思笑笑，她平平提剑，只是如童稚学剑，拿它似乎并不为重。

人都叹息，像她这样子，能胜得天下知名的崆峒剑法么？

但见吴星雨一声叱喝，剑如密雨，顿时卷向唐思！

一剑飞出，便无丝毫漏处！

只见唐思的身子轻轻一提，人便站在吴星雨的对面。

她的剑忽地变得飘忽了，令人再也把握不住。看看到了眼前，却飘忽而去。

唐思的身子也飞出去，只听得当当当三响，那吴星雨退了几步。

两人站定。

吴星雨忽地失色了，他说道：“天一剑法！”

当场的人大都不识这唐思的剑法。竟是听说也未听说过，什么是天一剑法？

但看吴星雨失色，知道天一剑法定非寻常。

吴星雨冷冷道：“天一剑法驭以充沛内力，方才天下无敌，你一个弱女子，使天一剑法，岂不是有违天和么？”

唐思笑笑，说道：“你看！”

她的手一抬，也不见她如何用力，就听得她喊一声：“五、二！”

不知道她喊五、二是什么意思。

只是看到她的手里剑忽地断了，断成齐齐的五段，手握一截剑柄，另四段落地，在落地时，竟再叭地断了两片。

人皆静默。

如果说刚才看她使武当派的乌生道长等人服毒弄成了欲死不能，欲生不行的惨境，人还对她不服，此时见了她一身内功，竟是如此深厚，剑术又是天一剑法，众人无言。

谁能胜得了她？

唐思说道：“我刚才只是躲你剑招，如我要杀你，只是三招之间。”

吴星雨默然。

他知道唐思所言不差。

如果唐思出手，真的对他全力用剑，他怕只会血溅当场。

他施了一礼，说道：“多谢唐门掌门手下留情。”

× × ×

全场人再看唐思，此时的唐思眉尖紧蹙，愁中带威，她微微一笑，说道：“不知道还有哪一门派不服唐门，尽可下来一试。”

没人吱声。

要知道她内力如此雄浑，人都不会是她对手。

众人中，有人喝道：“可笑啊，可笑！”

唐思再抬头，便看到了长白派掌门浑谷。

浑谷昂然不惧唐门，他说道：“我长白派计有子弟一百七十人，如果算上我们的家眷，共有七百三十二人，你唐门的人听好了。”

他扬头再看着众人，说道：“天下武林，本是一家，相亲和睦，方是正理，像唐门这般，用杀人法儿夺武林盟主，又与禽兽有何异处？要是能如此便夺得武林盟主地位，莫不如我们便尊东北虎做武林盟主，它气力又大，又是凶猛。”

众人暗地里给他喝彩，但喝彩的只有那么寥寥几十人。

看来大多数人还是震慑于唐门的淫威，不敢与她争锋。

浑谷说道：“听说中原武林聚会，推举一个有德有能的人做盟主，我十分拥护，千里迢迢赶来，就是要参与盛会。岂料得是这种聚会？我不怕你唐门，你能赶尽杀绝我长白派，也能胜得了我，但要我服你，却是不能。”

浑谷一声喝吼，他门下弟子一齐走出，他喝道：“你能杀光我长白派弟子，却不能让我服你！”

众人皆注目唐思，看她如何处置此事。

×

×

×

只见唐思笑一笑，她说道：“你长白派不服我，也是正理，我何必要强求你？只是你不服我，却总得服上一人。”

浑谷大笑，说道：“你刚才与崆峒派掌门吴星雨道长一战，虽是你胜了他，但我还是服他。他不像是一些人，做缩头乌龟，不敢与你争锋，我服的是崆峒派吴道长。”

唐思笑了，她对浑谷说道：“好极了，我不要你服我，我要你服吴道长，我叫吴道长服我唐门，你不就也服我唐门了么？”

她说话间，竟是把一个偌大的崆峒派不看在眼里。

吴星雨只是苦笑，他说不出话来。

要说他不服唐门，他刚刚才败与了唐思。

要说他服唐门，人家长白派竟把他一派性命交于他，他怎么再吐一个字？

唐思说道：“这一次武林聚会，我唐门伏了少林，败了武当，你们服与不服，都得听我唐门令声。如有不服的，便可像是长白派的浑谷掌门一样，站出来说话好了。”

没人应声，没有人对她再说一个字。

唐思笑了，说道：“既是如此，我就先恬颜而行，做一回武林盟主了。”

有人说道：“有不服你的，你做什么武林盟主有什么意思？”

唐思说道：“唐门要令行天下，谁不服，他自行忖量就是。”

她威风凛凛，站在那里。手提一柄剑，傲视四周。

周围的人看她，心里一叹：看来天下再无人敢与唐门争雄了，就是天下最有名的五大门派少林、武当尚且败在她手，我们与她争雄，岂不是以卵击石？

但就这般服她，也是让人耻笑。

所有的人都不出声。

唐思说道：“既是无人说话，那就是你们都认可了我唐门做天下领袖，长白派不服

我，便等着我唐门与你一战好了。”

浑谷大声道：“好，就是玉石俱焚，我也不怕！”

二十五 灭门大祸

松花江下游，有一个很美的城镇，小镇不大，但很有名，它叫做东城。

从山上下来的人都经过东城，从江边乘舟上来的人都来东城。

东城的女人都长得很美，男人都很健壮。

男人上山打柴、下江捕鱼、上山打猎维生。女人在家里织网，在地里种菜，在炕上纺织。

东城人唱：

“人活着，

下河忙，

男人捕鱼心慌慌。

忙的是啥个，

回家暖炕炕，

媳妇笑模样，

酒热情暖心，

日子喜洋洋。”

东城就是长白派的驻地。

东城因为有了长白派，人人都安居乐业。

×

×

×

这一日，忽地来了几个外地人。

这几个人是川客，他们说，他们要在这里买一批鱼，晒成干运去蜀中。

他们哈哈大笑，拍着渔民的肩头，说道：“你们的鱼好吃，我们四川从来没有这么好的鱼。”

领头的是一个胖子，他自称他姓唐。

渔民请他们进自家的房内，请他们喝酒。

酒喝到了夜深。

渔民唱：

“来了亲娘舅，
喜事没个够，
再喝一奸潘，
笑声乐悠悠。

-

来了亲娘舅，
事事说个透，
明天好日头，
麻哈桶装够！”

夜更深了，没有人注意到，来客中有个人到了井旁，他往那些井里扔下一包包的药。

× × ×

第二天，所有的东城人都病倒了

郎中忙来忙去，他看顾不过来，他看到所有的人都是上吐下泻，病得很厉害。

东城人心惶惶，闹瘟疫了！

× × ×

到了第三天夜里，东城的长白派厅上，主事的大弟子纷成正坐着，与几个师弟议事。忽听得有人叫声，那是一声惨叫。

纷成叫道：“出事了！”

不等他们走出屋，外面闯进来了几个人。

正是那几个蜀中客。

当先的是那个叫唐胖儿的家伙，他笑咪咪道：“纷成兄弟，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是蜀中唐门的人，我们来，就是要灭你长白派的！”

纷成气道：“王八蛋，原来那是你们下了毒？”

他一声吼，便冲向唐胖儿。

唐胖儿喝道：“杀！”

刀砍在人身上，砍得骨头喀喀响。再听得一声声惨叫，便倒下了些人。

几个师弟都冲上去，他们不能让唐胖儿与纷成交手，因为纷成是他的大师兄，师父浑谷不在，他就是主事人了。

血泊中，倒下了一一个个师弟。

纷成手里握着刀，他怒吼一声，砍向那唐胖儿。

唐胖儿大笑，说道：“纷成，你已经中了毒了，还想与我动手？”

“哗——”，一刀砍在那屋梁上，震得那屋梁纷纷落土。

纷成大叫道：“狗东西，你想灭我长白派，没那么容易！”

纷成一刀砍中了一个唐门人，那人像是一条布袋般倒下。

唐胖儿叫道：“用暗器招呼他！”

纷纷如雨的暗器。

纷成的刀再砍过去，那刀很是有力量，只听得呼呼刀响，格飞了许多暗器，再刺入一个唐门人的胸前。

那人哇一声叫，倒地而死！

唐胖儿笑咪咪，说道：“纷成，你只有一死。我要不杀死你，我就是你儿子！”

纷成大叫：“我要你个狗东西做儿子？我要你这么个儿子，我没屁眼儿！你个狗日的没良心，我们待你如上宾，你竟来害我们！”

唐胖儿的手一扬，一道暗器直飞去，纷成去格，还是有两枚打在了他的身上。

他叫道：“王八蛋，全当给老子挠痒痒！”

但他觉出不对了，他的身子麻了，他的半边身子不能动。

他站在那里瞪得双眼直直盯着那唐胖儿。

唐胖儿笑了，他走到了纷成眼前，说道：“你师父是一个大混蛋，他说我们唐门不好，我们唐门自是会杀了他。你知道不知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他的手捞起了刀，那是一把重三十六斤的大砍刀。

他说：“我用一用，看好使不好使！”

他挥了一刀，纷成的头便向上一跳，再落下去。

一腔热血喷出来，落溅了唐胖儿一身。

他怒骂道：“妈的，死了死了，还弄脏了我。”

× × ×

东城受劫了。

所有的长白派弟子都是血战，但他们不敌唐门的人，他们才知道，他们服下了毒，那毒是能酥软骨头的毒药。他们不能出全力与敌人拼杀，死在唐门的暗器下，死在与唐门人的争斗中。

天亮了。

唐胖儿大喝道：“去吧，有女人玩女人，有钱财拿钱财，玩够了再走！”

× × ×

东城在血火中。

所有的男人都被砍杀，所有的女人都被污辱。

待得唐门人撤走，东城已是一片血泊。

× × ×

浑谷带着长白派的人向回走，赶到了东城外，忽地看到东城起火，浑谷大叫道：“不好，东城起火！”

所有弟子都飞马而下，直奔东城。

到了东城，一看那城门，竟是大敞而开，在门口吊着一个人，他怒目圆睁，直直看着城外。

浑谷大叫道：“纷成，纷成！”

再进去了城，看到街上都是死尸。男人的尸体摆在街头，女人的尸体竟是都赤裸着，看来死前都是受过污辱。

浑谷看着，怒声吼道：“混蛋，是谁杀了他们？！”

一个弟子叫道：“师父，你看！”

浑谷看到了那弟子的手里拿着暗器，那是绿油油的暗器，是从一个早就死去多时的弟子身上摘下的。

他怒声道：“唐门，唐门！”

一个弟子从屋里背出来一个老人，他是唯一活着的人，他说：“他们走了，是一个胖子，他们先在井水里下了毒……”

老人也死了，他死在弟子的怀里。

浑谷一挥手，吼叫道：“追！”

× × ×

长白派誓死去追那唐门的人，他们宁可全都死在唐门的毒器下，也不愿受此耻辱。

三十一骑是长白派仅剩的弟子。

他们怒骑去追，日夜兼程，只要追上了唐门的人，他们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一直追到了中原，看看已是五日了，那浑谷与众弟子都是疲惫。看看追到了一片树林，浑谷道：“到前面的林子，便可以歇息一下再追。”

众骑到了树林里，忽看到了那群人，正是唐胖儿带着唐门弟子扎营安歇。

浑谷大喝道：“杀死他们，替东城父老报仇！”

三十一骑冲了过去。

风卷残云般直扫过去。

看看那些唐门的人，仍在说笑，蓦地看到冲来了三十一骑，唐胖儿喝道：“快出暗器！”

许多的唐门弟子的手边没有暗器，他们的镖袋放在了一边，听得有人冲来，想去抓来。

浑谷叫道：“别教他们拿到暗器！”

忽地扫来了一片毒针，那是唐胖儿手边的毒针，他一边射，一边叫道：“快，快！”

唐门弟子也足有二三十，他们冲过去抓暗器。

但不等他们抓到暗器，浑谷的大刀砍到。

一片刀光！

一声惨叫，当场溅血。

浑谷叫道：“杀，杀光他们，为东城父老报仇！”

那些唐门弟子也不弱，竟有人挺身起来，与浑谷的弟子相拼。

两人相拼，绞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来。

一拳打去，再一掌击来，两人扯扭着，跌在树下。

“啊——”，一声惨叫，那唐门弟子的后背扎在树枝里，直透出来。

他串在那树枝上，还挣扎着，叫道：“快，杀死我，快杀我，我受不了！”

深谷的弟子大声叫道：“你自己死吧！”

他再冲去，与另一唐门弟子搏杀。

× × ×

树林里血腥弥漫。

浑谷的大刀砍死了八九个唐门弟子，他一刀一砍，一刀一叫：“你死去吧！”

浑谷浑身浴血，他站在那个唐胖儿身前。

唐胖儿说道：“我弄了你老婆，我也弄了你的女儿，你的女儿很嫩，哈哈！”

浑谷气得浑身直抖，他厉声道：“我宰了你！”

他冲上去了。

他不料得那唐胖儿的手上还有几根毒针，毒针一射，全都射进他的胸前。

他上前一步，再一步，刀砍出去，正砍在唐胖儿的身前。

“咣——”，刀掉了，掉在地上。

唐胖儿啧啧道：“果然是个匹夫，匹夫之勇，就你这样子，还想与唐门斗，岂不是笑话？”

他上去抓起浑谷的大刀，他笑道：“你这老儿的本事不小，居然拿得动这么沉的大刀，你拿它费力不费力？”

浑谷大声叫骂：“王八蛋，你要杀便杀，你拿我的刀乱舞干什么？”

唐胖儿说道：“天下武林，凡是不听唐门的，都是得死，你知道不知道？”

浑谷大声道：“唐门多行不义，早晚得完蛋！”

唐胖儿笑了，他说道：“完蛋不完蛋，你是看不到了。看你这样子，狼狈不狼狈？”

他拿刀刮一下浑谷的脖子，说道：“快，快叫你的弟子都住手！”

浑谷大声叫道：“杀了他们，宁死不屈！”

“唰——”，一刀砍去，浑谷的头便掉下来了。

一个弟子大声叫道：“师父，替师父报仇！”

他狂喊着冲上去。

唐门的弟子有一个已经拿到了暗器，他大吼一声，把手里的铁相思刺打出去！

倒下了三个浑谷弟子。

所有的长白派人都倒下，最后只剩下了一个人了。

他扔了兵器，跪下了，大声道：“师父，我们就是死，也诅咒唐门！唐门不得好死，唐门不得好死！”

他哇地一声，一刀刎颈！

× × ×

树林里都是尸体，满地都是血泊，血淹得树都没有生气。

唐胖儿看看他的人，他的唐门弟子只剩下了十一人了，他怒骂道：“再休息时，不能都解下暗器，听到没有？”

唐门弟子都是惊魂未定，他们耳边还响着那个浑谷弟子的诅咒声：“唐门不得好死，唐门不得好死！”

× × ×

唐思正坐在小小的阁楼，她在听着一个唐门女孩子弹筝，筝声很悠扬，她听得很入迷。

她喜欢听音乐，但不喜欢自己奏。如果要自己去奏，何必喜欢？

忽地从碧天上飞下来一只鸽子。

弹筝的女孩子轻声说：“思姐姐，那一只鸽子飞回来了。”

唐思笑笑，她看着那个女孩子走出去，接着那只飞回来的鸽子，从系着的脚上解下一张字条儿。

她懒懒地问：“是什么？”

女孩子说道：“长白派已灭。”

唐思笑了，她说道：“我不听箴了，我要洗浴，我要好好洗一洗我自己。”

她轻轻盈地走进去了，她很满意她自己，因为她看着她的足弓，看着她的脚踝，她很沉迷，她长得很迷人，是唐门最美的一个美女。

二十六 色迷星雨

会聚少林后，崆峒派的掌门吴星雨给他的门下发出一令：“昼夜兼程，赶回崆峒！”

他知道，如果唐门再图五大门派，崆峒不免受他荼毒。

只有赶回崆峒，才能早早布下阵势，早做防备。

他们日夜兼程，看看赶了几天路，这一天到了崆峒派管辖境内。

人马皆已困乏。

弟子徐光稟道：“掌门，这里已是我崆峒境内，谅她唐门也不会赶到此处来伏击我们，不如暂歇一歇，再赶回山不迟。”

吴星雨想想也是，心道：我急急赶回派中，诸弟子晓事的，知道我是急于回去布防；不晓事的，还会以为我是怕了唐门，怕唐门来报复我，便急急如丧家犬，赶回崆峒，那样岂不是惹众弟子耻笑？

他说道：“好，布下防卫，人皆歇息。”

徐光布下防卫，令众弟子在山间点着篝火，静静守夜。

吴星雨看看众弟子一个个人困马乏，心道：看来他们都是累了，莫若好好歇歇，等回了山，再好好布防不晚。

看看众弟子都是入睡了，吴星雨坐在篝火前想心事。

他是一个志大的人，他曾经想过，他会带着崆峒派打天下，做五大门派的盟主。

他一心图谋做五派盟主，此心已非止一日。

在他看来，少林是清淡看世，便不欲有大作为。武当是门规太多，也不易有大志。华山派是一个大派，但近年少有人才，已趋式微。那峨嵋派女人当家，能有什么大作为？

五派盟主，非他莫属。

但他看到了那个唐门的掌门唐思，心内的念头才冰消。他知道，那唐思的功夫简直比他更强上许多，他如真与唐思拼死相争，不出五合便会死在她手。

他心道：想不到唐门会出这样一个奇女。

他想起了唐思，想起了她的一蹙一颦，不由心头一动。

像她那样的美艳女子，居然会有那么大的本事。他从来不曾看到过。只是从前听人说，那个江湖上名声大震的少侠柳双的母亲小双儿从前是一个艳绝天下的美女，只是他生得晚，不逢其时。

如今他看到了一个美艳一时的女人，便是那个唐思。

她蹙眉而思的样儿，让吴星雨心痛。

她那楚楚动人的步态，让他心里念念不已。

可她是什么人？她是唐门的掌门，她是天下称雄一时的霸主，她怎么会看得上他吴星雨？

就是她看得上他，他是正门大派的掌门，怎么能同她沆瀣一气？

× × ×

忽地，他听到一声箏响。

这里是深山，怎么会有箏声？

他的心神一动。

再细听听，又是无声了，只有山风呼呼吹动。

忽听得那箏叮叮咚咚响起来，这一听着更近了，像在耳旁奏起。

那箏声悦耳舒心，一直奏到了他的心里去。

他听得迷迷糊糊。

是谁在深山奏箏，他有什么心事，竟把一曲箏儿奏得如醉如痴？

× × ×

慢慢看到了来人，那是一辆车子，一种从前诸葛武侯用过的小小轮车。

轮车慢慢推到了眼前。

车上丽人，不正是他正在思念的唐思么？

她斜倚在车上，车门半掩，车内只有一人。车灯摇曳，显她一个艳面清姿，更是超世脱俗。

身后推车的，也是两个秀女。

在一旁另有一车，车上有一女在奏箏。

那个奏箏的女孩子不看人，只是一心奏箏。

只有那个坐在车上的唐思才对着吴星雨一笑。

她笑道：“吴掌门，别来无恙？”

吴星雨此时像是被人窥破了心事，脸红了一红，说道：“深山大泽，竟不知会与唐掌门相遇，看来真是有缘了。”

他随口一说，便说出两个字“有缘”来，一想到会被那个唐思窥透心事，他不由得木讷起来。

唐思笑笑，说道：“人生在世，不外一个缘字，想从前的阮刘两人，入天台山见了仙女，何等幸运？但他两人竟是肉身凡胎，想家恋俗，竟是年后再出仙谷，看顾人间，已是百年后，再图入山仙缘，已是不再了。想来真是令人生怜。”

吴星雨笑笑，他是一个聪明人，他的心跳得快了。

唐思说此话是什么意思？莫非她是提醒吴星雨，她就是那世俗外的仙子，要他不放过机缘么？

吴星雨笑笑，说道：“唐掌门此话是什么意思？”

唐思说道：“吴掌门，我也是一个女子，虽是在唐门贵为掌门，但平生也少看得上一个人。我看吴掌门耿直，也是性情中人，愿与吴掌门结为朋友。”

吴星雨心道：她说与我结为朋友，就是与我要成为至交，她是一个女孩子，虽是贵为掌门，但由她口中说出与男人相交，总是羞涩。

吴星雨说道：“我是崆峒派掌门。”

他说出此话来，是说他是崆峒掌门，不能与唐门沆瀣一气，还是他是崆峒掌门，也情愿与唐思在一起？

他心里心思，谁也难知。

唐思笑笑，说道：“你看，你的崆峒门人都是睡熟了，他们太累了。”

吴星雨蓦地想到，他崆峒派的门人都是太怪，就是熟睡也不会都睡着，更不会来了这许多的人，车声笋响，也都不醒。

他们怎么了？

唐思笑笑，说道：“你要是愿意让他们醒，他们一会儿便会醒，你要是不愿意让他们醒，他们便会永远睡着。”

吴星雨是又怕又惊。

唐门下毒的手段，真个是无所不用其极。刚才一会儿，他们便毒倒了所有的崆峒门人。看来她要消灭崆峒派，真是易如反掌。

他喃喃道：“你想做什么？”

唐思说道：“我愿意与吴掌门结为同心。”

她说此话什么意思？是她情愿与吴星雨结为同心，成为生死夫妻，还是她唐门情愿与崆峒派结为同心？

吴星雨说道：“我.....”

他说不出口来。

唐思说道：“吴掌门，我佩服你是一个真男人，在那一次少林会上，只有你敢站出来与我争，你是一个男人。”

看她秋波闪闪一顾盼，真是对吴星雨有了一份情心。

吴星雨的心里百感交集。

人生在世，能得佳妇如此，又复何憾？

只是他与唐门在一起，天下各大门派能如何说，五大派会如何看他？

唐思说道：“我们唐门在江湖，要征服各大门派，只有唐门的势力还远远不够。如果崆峒派能与唐门一心，我便可以请吴掌门做五大门派之首，号令天下名门正派了，不知道吴掌门意下如何？”

看她吹气若兰，说话时温言款语，再顾盼时千万种风情，让吴星雨心下十二分的倾慕。

他心道：世道不古，人且从权，我带领崆峒派，自是能壮大本派为好。我不能把崆峒派带入绝路，学那少林、武当，拼个玉石俱焚，有什么好？要是与唐门作对，岂不是闹个与少林、武当一同下场？

再说我做一做五大门派首领，岂不是会大大光彩了崆峒派？

他说道：“好，我便应了姑娘了，只是姑娘.....”

唐思明明知道他要说什么，她说道：“好，既是你能答应我，我便也答应了你，如果唐门做了天下盟主，你崆峒派做了五大门派的首领，我们便可以.....”

她说话时，低下了头，像是一个羞涩难当的少女。

一腔春心，顿时使一个吴星雨胆子大了起来，他大声问道：“唐姑娘，你说我们便可以.....我们便可以什么？你说得明白些才好。”

唐思说道：“我们便可以结成秦晋之好.....”

说到了最后，她的声音几乎没不可闻。

吴星雨的心里一阵子狂喜，既有此等好事，为何不答应？他大声道：“好，我愿与姑娘一誓。”

唐思轻声说道：“不知道吴掌门要不要与同门商量一下？”

吴星雨大笑，说道：“大丈夫不能主事，还做得什么掌门？我们内众人，都是能听我的差遣。只是姑娘别忘了与我的誓约。”

× × ×

两人跪地，对着天上的月儿。

那吴星雨道：“我崆峒掌门吴星雨，愿带领门人与蜀中唐门结成同心，同进同退，生死一心，吴星雨愿与唐姑娘结成秦晋之好，鬼神共鉴！”

那唐思也款款一跪，她说道：“我蜀中唐门掌门唐思，愿与崆峒掌门吴星雨共心，两派生死，共乎一体。我也愿与吴公子结成秦晋，如违此约，鬼神共殛！”

两人誓罢，彼此站起来，都是一笑。

吴星雨心道：看她嫣然一笑，就是西施再世，王嫱重生，也不过如此了。我能得佳妇如此，岂不是一世幸福么？

唐思看着他，忽地心里想起了一个男人，那是一个她心里不曾忘记的男人，那个男人不同于眼前的吴星雨，他总是笑，一脸的微笑，对着一切苦难微笑的一个男人。

唐思叹了一口气，她说道：“吴掌门，你好自为之，我走了。”

吴星雨说道：“我的门人.....”

唐思笑笑，说道：“再过一会儿，他们就会醒过来。”

吴星雨似乎还有话说。

他过来抱住了唐思，他轻声说道：“我为了你，情愿……”

唐思轻轻挣开了他，她说道：“有人……”

她说的有人，是说她的下人，她不愿意让她的下人看到她与吴星雨亲热。

吴星雨颇有些不悦，他说道：“你与我已经有了誓约，你的人都看到了，你怕什么？”

唐思看到了他的不悦，她轻声说：“你不懂么？一个女孩子家，不能不羞，你照顾她些，好不好？”

一声好不好，问得他心花怒放，他大声道：“好，好，早早晚晚，我让你再也不识羞是何字！”

× × ×

夜更静了，风也没了，只有山在空语。

远处的车行声没了，连那笋声也消入永夜。

崆峒的门人都醒来了。

徐光问道：“掌门，我怎么睡着了？”

只有门人醒着守夜，哪里有掌门亲自为门人守夜的道理？

但只有一个吴星雨神采奕奕，他大笑道：“好，好，你们起来了？我看你们真是太累了。我们还是好好歇一夜，明早再赶路好了，我们不必着急了，可以慢慢赶回去。”

徐光心里纳罕，本来掌门心事重重，他怕唐门报复，一心着急赶回崆峒去安排家事，以防唐门偷袭。

如今怎么了，莫非掌门变了主意？

徐光说道：“掌门，我们该死，一躺下便睡着了我们还是赶路要紧，回去再说吧。”

吴星雨沉声道：“不必了，我自有安排。你们好好睡一觉吧，明早赶回去，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众弟子纳闷，但也不好再问，都是躺下，也是真累了，他们很快就又睡着了。

只有月亮、星星，还与一个站在风里，握着宝剑一心想心事的崆峒掌门吴星雨相伴。

二十七 毒封一条路

华山脚下，有一条蜿蜒而上的小路，沿着小路上去，便到了那有名的华山亭了。

华山亭，传说是本朝那个活神仙陈抟与宋太祖下棋的地方。

相传宋太祖在未发迹时，在这里遇上了陈抟。

陈抟笑嘻嘻，他说道：“我与你下一局棋，好不好？”

宋太祖不是一个稳当客，他一心舞棍弄棒，哪里有闲心下棋？

但陈抟老祖是活神仙，赵匡胤一走，他便扯跌他一个斛斗，一走便扯跌他。

宋太祖竟是走了三回五回都走不出去。

他是一个大虫，谁敢随便劲弄他？可陈抟弄得太祖上火了。

他起身来，这一回不是下棋不下棋了，他举棍便打。

叭叭叭一连三棍，都打在陈抟的身上，打得他身子咣咣响。

赵匡胤心道：我这棍子是水火双棍，你不死也得活受罪。这一下你至少得养一年的伤。

他的棍太重了，几棒子下来，岂不弄出一个死人？

但再一看，陈抟仍是好好的，本来头在流血，但他一摸头，血都不流了，人仍是笑咪咪的。

赵匡胤就知道他遇上了神仙。

赵匡胤也怕神仙，他说道：“要我与你下棋做什么？”

陈抟说道：“没人玩儿了，只有你来了，你就得陪我下棋，这么大个华山，我哪里找人去？”

赵匡胤笑笑，心道：“陪他下棋就下棋，莫非下棋还不会么？”

他坐下便下。

陈抟笑笑，说道：“我与你下棋，不能不赌一点彩头儿的。”

赵匡胤说道：“有什么彩头？”

陈抟说道：“我赢了你，你写下一纸字据与我，就写把这华山归我，大宋朝不得占有华山。”

赵匡胤心道：什么大宋？我知道什么时候是大宋？我也不是皇帝，给你就给你好了，华山又不是我的，给你有什么打紧？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他说道：“我要是赢了你，你拿什么做彩头？”

陈抟笑嘻嘻说道：“你赢不了我，你要是赢了我，我教你一种你愿意学的本事。”

宋太祖那时是一个无赖，他不知道他将来是天子，他心道：华山也不是我的，我送与你就送与你，白做了一回人情，有什么不好？

他也不好好下棋，下了一盘，便把那华山输与陈抟了。

宋太祖大笔一挥，写道：“把华山封与道士陈抟，大宋朝子子孙孙不再占有华山。”写完扔与陈抟，说道：“玩完了吧？”

陈抟接过一张纸，好好看着，大笑收起，对着他跪下道：“得了陛下这一纸，我子孙都有华山了。”

说罢一跪，再起身来，人便飘然不见了。

从此那宋太祖才知道他是真皇帝，才知道华山本来是他的。

如今棋亭仍在，但陈抟何在？神仙仙游去了，太祖皇帝也成了一具尸骨。

×

×

×

从华山脚上来了一些人，这些人都是女人，她们慢慢来到了棋亭上。

一个女人坐在亭上，说道：“摆下棋来！”

便在棋亭的正中，摆下一个棋盘，再在上面布好子。

女人看看棋亭，再看看众女，说道：“星儿，你在上面玩，看着，如果有华山派的人来，告诉我一声。”

那小丫头应声而去了。

棋亭里的人都是静默，鸦雀无声，静静等人。

待得到了午时，从华山上下来了两人。这两人都是华山派的弟子，下山去采买东西的。

那小丫头唐星赶来，说道：“来了，来了，来了两个！”

两人下山，棋亭是必经之路，到了眼前，看到棋亭有变，上面竟满满地站着人，都是美艳的少女，个个凝神而立。只是静静看他，以为是遇上了仙姝了，便看个不止。

一个低声道：“那是不是仙子下华山？从前可是说过，这棋亭是太祖皇帝输与了陈抟华山的地方。”

另一个道：“说得也是，只是不知道是哪一路神仙。”

两人低头不敢再抬头看。

忽地眼前站了一个美女，这美女太过艳丽了，看她风姿翩翩，竟是绝世佳人。

她说道：“二位道长有礼了。”

她微微一福，使得那两个小道士都是一惊，他两个忙不迭地还礼，说道：“姑娘有礼！”

那美人说道：“不知道道长是不是华山派的人？”

两个一愣，说道：“是。”

那姑娘笑笑，说道：“从今华山派的人再也不能下山了，只能呆在山上，如要下山，

请你华山派掌门来棋亭。”

那弟子一愣，随即问道：“不知道姑娘是什么意思？”

那姑娘笑笑，说道：“要是你华山派掌门能下来与我下一局棋，我便放你们下山，不然你们再也不能下山去。”

这两人一听，顿时来气，一个心道：我师父是一派堂堂掌门，怎么会来与你一个姑娘下棋？你这是作梦了！

他喝道：“既是有棋，我来与你下，何必劳动我师父！”

他刚要走上棋亭，忽地看到眼前拦了一排女人，都是美艳的少女，她们一个个蹙紧眉尖，不动声色。

他上不去亭子。

那姑娘笑笑，说道：“如果你师父不来，你们华山派休想下得山去。”

那弟子一听，顿时来了脾气，他吼道：“我听得自古华山一条路，可是没听人说这一条路有人拦！我下山去，干你何事？”

他急欲下山，扯着师弟，两人便走。

看看那些女人，以为她们会拦他。

但她们让开了路，只是看他们两人走。

两人心里骂她们是恶人，果然只是说说吓他而已，真的行事，却是不敢拦他。

正说着，忽地肚子疼痛难忍，他两个弯腰抱腹，疼得难受。

那几个女人看着他们，一个说道：“如果你想活命，赶快回来。”

两个知道事儿蹊跷，只好回来。

说也奇怪，到了棋亭上，过了那棋亭，便肚子一点儿也不疼了。

他两个面面相觑，知道这些女人非同小可。

两人只好再回山上。

× × ×

唐思说道：“等吧，说不定马上就会见到华山派的掌门，也说不定会见不到，得明日、后日，或许许多日才会见到。”

所有的女人都看着那一盘棋，在等着华山派来人。

× × ×

两个弟子赶回山上，对掌门淳于风说道：“禀掌门，出了怪事了！”

淳于风是五大门派里最有修养的人，他静静地问：“有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

一个弟子道出事情原委，说道：“怪的是，弟子一回来，便肚子也不疼了。只要走出那棋亭，一下了那路，便肚子疼。”

另一个弟子说道：“她只说是要掌门人来，来与她下那一局棋，方才能容得我华山派的人下山。”

淳于风的眉头紧皱，他说道：“传你师叔来！”

一会儿匆匆来了淳于风的师弟岳劲。

淳于风说道：“师弟，你说那个唐门掌门是一个姑娘？”

岳劲说道：“是一个很美的姑娘，她名字叫唐思。”

淳于风说道：“她来了。”

岳劲就是一个寒噤。

如果唐思来了，定会对华山派不利。

岳劲说道：“在哪里？”

淳于风说道：“她在半山棋亭。”

岳劲不明白，唐思既是来了，不上华山，在那棋亭做什么？

淳于风说道：“如果你是唐思，你会怎么做？”

岳劲想想，如果他是唐门掌门，他会攻山，攻上华山。

淳于风叹一口气，说道：“华山居险，十分险要，自古华山一条路，便是从千尺幢下去。如今我们在山上，她才不会冒险攻山。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她想让我们服她，让我们不战而降。”

诸弟子才知道唐思为什么在半山棋亭设局待人。

淳于风问道：“山上有粮多少？”

那弟子说道：“本来我与师弟就是去催粮的，可到了棋亭，只好回来了，山上只有三日粮食。”

淳于风笑笑，说道：“不是还有三日么？”

他看岳劲说道：“师弟，到了后天，你再下山，如果唐门仍是用毒，你便也退，我自有道理。”

华山派的人都是服膺淳于风，人人听命。

× × ×

山中风响，到了夜里，点燃灯火。仍是守着那一个棋亭。

唐思笑笑，说道：“陈抟也知宋太祖能做皇帝，便与人赌棋，夺他华山，此计确是好计，好计！”

唐星说道：“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能来人？”

唐思笑了，说道：“这要看他们的粮有多少。如果他们有三日粮，到了最后一天，便出来一个人，来看看虚实。如果他们有五日粮，他们会在第四日来一个人，看看虚实，如果他们有一月粮，他们会在二十五日后才下山来一人。”

唐星看她，不知道她是如何算计的。

果然到了第三日，看看华山上下来了三个人，当先的是那个在少林见过的的华山派掌门淳于风的师弟岳劲。

× × ×

岳劲一到了棋亭前，那小小唐星便笑道：“果然来了，果然来了！”

岳劲认得是唐星，便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唐星笑笑说道：“我们掌门说你们如果只有三日粮，必是今天出来，明日你们便断粮了。”

岳劲神色一惊，唐星说道：“对了，对了，果然是这么回事。”

岳劲看着唐思，说道：“唐姑娘来华山，不知有何见教？”

唐思悠闲地坐在棋亭上，说道：“我在唐门呆得闷了，想想无事可干，只好来找人下棋。听说五大派里，只有你们华山派的淳于掌门最懂得棋理，只好来找他讨教了。”

岳劲心道：说什么三千鬼划魂儿，你要图谋华山，谁也看得明白，只是我华山派不如别的门派那么好图就是了。

他笑笑说道：“听说唐姑娘在路上施毒，那可是有违天和了，我们华山只有一条路，难道唐姑娘不让我们走路了么？”

唐思笑，说道：“走路归走路，只是走出什么毛病来，可不要怪我们。”

岳劲心道：只听得弟子说，那路上有毒，我不亲自试一试，怎么甘心？

他笑笑，说道：“好，那我下山去了。”

他回头示意，让两个弟子别跟着他，他一人走向山下。

× × ×

岳劲走了十几步，没觉出有什么不对。

他心里一松：原来那是吓人的。再走了两步，忽地觉出肚内绞痛，他只能弯下腰来，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唐星说道：“你走下山去，如果你能下山，你就是一个死人。”

岳劲想起师兄的话，慢慢向回走，果然一走便好，肚腹内也不疼了。

他说道：“唐姑娘，你摆毒阵，要做什么，说出来就是。”

唐思笑笑，说道：“只是一件事，就是与你们淳于掌门下一局棋。就烦你回山告诉淳于掌门，你们没粮了，再呆下去也没什么好处，不如他下来与我下一局棋，我与他定一个输赢。”

岳劲想再与她攀话，但唐思回头了，对那个坐在亭子里的姑娘说道：“箏儿，你能不能再弹一曲我听？”

箏响了，那箏声悠悠扬扬，竟是一支古曲儿，听得那唐思如醉如痴，再也不来理会岳劲了。

二十八 一棋定华山

淳于风看着岳劲，他没料到那个唐思会心思如此缜密。

她拿下了武当，再击败少林。

如今她再来华山，显然来意不善。

岳劲道：“我们不出华山，看她能把那毒送到华山上来么？”

华山上有水，只是没粮。

岳劲黯然道：“要是华山上有粮就好了。”

淳于风一叹：“有粮也不行，我们总不能龟缩在华山，那也太让江湖人士笑话。”

他说道：“唐门此时气盛，我们华山派不是她们的对手，她们只来了一群女人，显是另有埋伏，我看不去不行了，我便走一遭。”

岳劲大声道：“不行，师兄，她的手段极毒，你也听说过武当的乌生道长被她毒得不能动，只能坐在车上，生不如死。她还弄一种叫做什么‘快乐神仙’的毒药，毒得人一点儿气力也使不出来，任由她摆布，这人的雄心，就是要独霸武林。”

淳于风说道：“我去会她，华山派总不能不见唐门掌门，说出去，这事儿让人见笑。”

众弟子一听，都是热血沸腾，就与唐门一拼，至多是一死，众弟子叫道：“掌门，我们就去与她一战！”

淳于风问岳劲：“师弟，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会她？”

岳劲豪气满胸，说道：“师兄要与她一拼，死战一次。”

淳于风大笑，说道：“你错了，你错了！”

岳劲与众弟子都是愕然。

淳于风肃然，看着众弟子，说道：“她来华山，摆棋示威，不是想杀死华山派的人，是想屈我之兵，想让我服她。我便见机行事，能治服她，有什么不可？”

岳劲要说话，淳于风止住了他。

他再说：“华山派比崆峒派远，她不去崆峒来华山，一定是崆峒有变。或是崆峒服膺了她，或是崆峒也遭了毒手，你们小心些，要见机行事。”

× × ×

唐思听着古筝，那古曲散散漫漫，直冲山中飘去。

她心思不属，蓦地她从那古曲里想到了那个柳双，心道：“不知道那个柳双在哪里，他见了我，会不会有一些欢喜？他从前总是那么笑，笑得怪怪的。他的心思是不是像我一般聪敏？那个傻丫头月儿可是便宜了，能天天与他在一起，女孩子能同他那种男人在一起，一定是很快乐。我那件事儿做得对不对？我把他们撮合到了一处，我就是天大的傻瓜了。可我派月儿是杀他，月儿那丫头喜欢他，她不会动手杀他。就是杀不死他，也让他恨月儿，不让他喜欢月儿，这件事儿做起来并不难。

蓦地，她有一些吃惊：她怎么了？她不是与那崆峒派的吴星雨有过誓约么？她不是与他宁愿一心，结成秦晋之好么？她怎么能再想着那个微微笑着的柳双？她不能再想那个柳双了，那个柳双不是她的心上人，只有那个吴星雨才是一个好男人。

“不做孙仲谋，宁为稻粱谋”，她不能只做一个女人，不做天下人仰慕的英雄。

× × ×

忽地，唐星儿来到了她面前来了：“来了，来了一个大胡子的男人。”

果然来了那华山派的掌门淳于风。他飘然大袖，一直来到了唐思面前。

淳于风有六十来岁，仙风道骨，十分不俗，他的样子确是风度翩翩，一眼看去，真有过人聪敏。

淳于风大笑道：“唐掌门一来，便开了先河，占亭邀棋，声过古人。从此陈抟赢棋的威风不能独占了。”

唐思笑笑，说道：“淳于掌门的大驾果然难请，幸会，幸会。”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淳于风心道：原来是这么一个小姑娘，传说中她做了那么多的大事，平武当，屈少林，毒天下，做下的事事件件，都是足以让江湖人侧目，这么名气大的一个人，竟是一个小姑娘，也想不到会她如此美艳。

那唐思心道：看不出他竟是这么一个雅人，如果他不是一个老人，年轻时定是美貌俊少，引无数佳人夜梦不寐。

两人一笑，互道倾慕。

两个在棋亭上坐定。

淳于风笑道：“唐姑娘是一个雅人，听得笋鸣，稳坐棋亭，雅心不小。”

唐思笑说：“专等淳于掌门，倾心静待。”

两人说得客客气气，那一旁的小丫头唐星纳闷了：他们说了半天话，尽说些废话，是什么意思？

唐思说道：“我伏了武当，攻下少林，再与崆峒约定互不相犯，如今五大门派只有华山、峨嵋两派，得我专门来访了。”

华山派掌门淳于风肃然道：“唐掌门威风，已听师弟说过，只是华山派从来做事简约，怕不能令掌门快意。”

唐思与淳于风的对话文绉绉，令唐门的姑娘们大是忍俊不禁。众人都强忍笑意，只有那唐星忽地笑起来，咯咯笑声顿时在华山上响起。

淳于风还能不语，那岳劲反是吃不住了，他喝道：“两家掌门说话，你笑什么？”

那唐星乐道：“他们说的.....说的是什么话？说得真吃力，哈哈！”

她还是大笑。

连唐思与淳于风也笑了。

人说话费力，岂不是人家难受，自己也难受么？

所有的人都是大笑。

淳于风说道：“那小丫头反是比我更直率，有话直说吧。”

唐思也笑，她说：“一局棋定输赢。”

淳于风说道：“输什么？赢什么？”

唐思目光炯炯：“赢的可随你意，输了便不可下华山。”

淳于风大笑，他掀髯而笑，说道：“唐姑娘，你是不是想错了？要说用毒，你可以胜得老夫，要说你唐门杀人，或许会比华山派更厉害，可说到下棋，你怕不是老夫的对手吧？”

唐思笑笑，说道：“我是唐门掌门，说话令出如山。如果我一局输了，任凭华山派来去，我唐门与华山派不相干涉。就是在江湖上，我唐门的人见了华山派的弟子，也得绕路而行，决不当面碰撞。如果我赢了，除非再有人胜了我的棋，不然华山派不得下山参与武林纷争，只能静静呆在华山上。”

一番话说得淳于风也是沉吟起来。

如果华山派不下山参与武林中事，就是要华山派不论是非，袖手旁观。那时就是武

林名门正派都是受了荼毒，他们也不得插手。这事却是万万不能。

但如果胜了，她唐门怎么办？

唐思斩钉截铁：“如果你胜了我，唐门再与武林中人纷争，只要遇上了华山派，唐门便退。”

淳于风心中一动。

那是给了华山派一个机会，天下第一毒家唐门若是一见华山派便退，那岂不是给武林同道一个大好时机么？

淳于风大笑，说道：“老夫来了赌兴了，唐姑娘的豪赌，引得老夫兴致大发。姑娘可知道从前在这亭子里，太祖皇帝弄错了，以为华山不是他自己的，便掉以轻心，一局输掉了华山？这棋亭可不是好去处，莫非你以为会胜得我么？”

唐思笑笑，文文静静地说道：“我一定会胜你。”

× × ×

人都到了亭子下，静等一局棋止。

风不动，草不摇，华山如梦。

棋亭里，摆下了一局棋。

唐思落子，静静稳稳。

淳于风落子，平平常常。

两人下了一百二十手。

唐思说道：“淳于掌门执白，心无挂碍，大气如华山，出入若云岫，实在叫人佩服。”

淳于风一叹，说道：“我如是知道姑娘如此棋艺，我便不会让先了。”

两人再下了几子，淳于风的眼睛直盯着那棋，神思有些恍惚。

他心道：我看她煞子，竟是大有古风。看来她的棋力比我更胜一筹，我看错了她，我失算了，原来以为我的棋术能胜得了她，岂知她的本事更大？她小小年纪，怎么会有

如此好的棋艺？如果我输了，华山派岂不是在这次武林争端里，不入江湖，便一失再失了么？不待得华山派出山，便给人屈兵，再也无法走出华山。我岂不是千古的罪人？

他想来想去，想到江湖中名门正派给唐门杀得苦时，华山派竟不能躬逢其盛，也不能出山去助各大门派，一想到各大门派正在受唐门屠杀，他们的弟子会大声叫骂华山派，大声叫骂他淳于风。他不由嗓内一甜，喉头一腥，哇地一口吐出血来。

× × ×

一口血喷得桌上棋乱。

黑黑白白洒满碧血，点染如花。

所有华山派人都在亭下，忽地看到掌门的身子一栽欲倒，皆是大惊。

那岳劲抢上前来，叫道：“师兄，师兄！”

淳于风苦笑道：“难啊，难啊，是不是武林劫数，是不是武林劫数啊？！”

唐思看着淳于风，说道：“淳于掌门不能清心，这一局棋你赢不了啦。”

淳于风颓然道：“我输了。”

他站起来，说道：“唐姑娘，我想不到你的棋艺如此过人，我输与你了。我答应你，今日起，华山派再不出山，直至有人胜得唐姑娘！”

淳于风说话时，心里黯然神伤，他心道：我是华山派棋艺最佳的人，除了我，华山派再也无一个会下棋的人了。就是他会下，谁能胜得了我？要胜这个唐姑娘真个是难了。

他心里万念俱灰，一想到竟是由他吐口，说出华山派不再出山的决定，他心内竟是如刀绞痛。

唐思说道：“我与淳于掌门是公平竞争，如今是我胜了，华山派淳于掌门决定不再出山，就是江湖风波再大，华山派也不会去理。相信淳于掌门的话会作数的。”

淳于风回头，对着岳劲说道：“师弟，我们走吧。”

×

×

×

暮色苍茫，看着在暮色里走回去的淳于风，那唐思的心里也不十分好受，她心道：华山派是一大名派，看来他难受这委屈，他是一个心性高傲的人，说不定他会一死。

唐星说道：“你胜了他，他会再也不出山么？”

唐思叹息说道：“他是一个高人，我差一点儿就要败了，再下几步，说不定我会输与他。”

唐星的眼睛眨巴眨巴，她不明白，既是再下几步，淳于风就会胜，他为什么没胜，反而吐血了？

唐思说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无有近忧，心内焦愁。

她说道：“华山派的事儿完了，告诉唐日，让他的人撤走，直去峨嵋。”

唐思心道：但愿我不栽在峨嵋的手上，那儿的人都是女人，女人执事，说不定会有聪慧的人，那可就难对付了。

×

×

×

华山派的所有弟子都聚在堂上，淳于风说道：“今日事，是我所料不及，不知道她的棋艺也那么好。”

岳劲忽地说道：“师兄，我们真的输了。”

淳于风看他，问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岳劲说道：“师兄，你心性高傲，你的棋艺也是天下难寻，但唐姑娘确实棋艺也高，我们不光会败在她的毒器下，我们也败在她的棋艺下，我们怎么不服？”

淳于风叹息道：“我服，只是我不能服，华山派绝不可不理天下事。”

岳劲说道：“我们只有一法儿，那就是找一个棋艺比她更高的人，再与她下棋。”

淳于风叹一口气，说道：“谈何容易。”

确实，淳于风的棋艺，本来就是天下难寻。再找一个比他更高的高手，哪里去寻？

淳于风说道：“还有一法儿.....”

众弟子看着他，静等他说话。

淳于风轻声说道：“我一死，华山派自可毁约！”

岳劲与众弟子都是跪下，叫道：“不可，不可！”

岳劲说道：“好，师兄愿意死，我先一死便了！”

他横剑便欲自尽！

淳于风手快，一把夺下他的剑，他一叹道：“何必如此，这样做，对华山派有什么好处？”

岳劲大声道：“你记着，你要自尽，我们都陪你！”

所有弟子都是应声附和。

二十九 女人逢女人

峨嵋是五大派里的弱者，峨嵋派女人做掌门。

峨嵋与唐门邻近，她们最熟知蜀中形势，唐门炙手可热，在江湖掀起大风波，她们全都看在眼里。

早在前任掌门抚心师太临终时，便说道：“峨嵋劫在唐门，切记，切记！”

抚心师太临终做了一个决定：传掌门之位给一个年轻的峨嵋弟子任慈，传她做峨嵋第二十九代掌门。

任慈做了掌门，第一件事便是下令峨嵋弟子不得与唐门冲突。

她深知，从前的秦王嬴政就是用“远交近攻”的策略，一举平定天下的。如果唐门要平定五大门派，第一个便会来找峨嵋。

第一次是峨嵋与唐门的争吵，峨嵋出动了掌门，亲自去向唐门致歉。

唐门无礼，掌门不出来，只是用一个叫做唐胖儿的人来接待峨嵋掌门。

任慈笑笑，只是对唐胖儿一味地致意，说峨嵋愿意同唐门修好，她的态度一味儿谦恭，反是那唐胖儿十分倨傲。

回去后，峨嵋弟子都是议论纷纷，说前任掌门所找非人，像任慈这般的女人能成得什么事？

任慈只是笑笑，她心里很是遗憾，不曾见到唐门掌门。如果唐门的掌门也像是唐胖儿那般专横，唐门就不那么可怕了。

但峨嵋与唐门终是相安无事。

任慈督促峨嵋弟子练功甚勤，她时常苦着脸看着众弟子练功。有时只剩下她一个人，她才默默流泪。

× × ×

终有一天，看守前山道口的弟子送来了一张贴子。帖子写道：

“峨嵋任掌门冰鉴：

唐门出川，江湖震动。少林屈服，武当称臣，崆峒和友，华山封山，所剩唯有峨嵋近为邻人，不得亲近矣。愿得一空闲，亲上峨嵋，与峨嵋掌门共相亲近。送帖静候，以聆佳音。

唐门 唐思

任慈见帖，回柬一封，写道：

“蜀中唐门，兵临天下，武林中如雷声望，未尝敢忘。只是峨嵋近在咫尺，不啻天涯，何曾共话？

只愿能如意，近邻者安，才是大望。

峨嵋 任慈

×

×

×

三日后，唐门的人在唐思带领下，直扑峨嵋。

峨嵋山下，秀峰影前，站着一个飘然出尘的美人。

她是任慈，从前抚心师太说时，曾说：“只有任慈才能救得峨嵋急难。”

不知道抚心师太所说的急难，是不是唐门这一劫？

唐思从那一辆车上下来，看着任慈，竟是心里有了好感。

看来她也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

唐思说道：“五大门派里，只剩下了峨嵋不曾臣服，我唐门的人来，就是要与任掌门一议此事。”

任慈大笑，说道：“唐掌门何必过谦？你想占尽天下风光，只怕有人不会容你，你想必知道，自古有人说一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的人到了长白派，毁了东城，屠杀一城之人，那些冤魂岂不是要早早晚晚扰你？还有你把武当派的乌生道长当成你的私物，带来带去，怎么不想想物伤其类，兔死狐悲，武林中人一想到了乌生道长，人人恨唐门，决不愿投于唐门底下？”

唐思笑笑，她说道：“我从未想到，峨嵋掌门竟是一个如此能说的人。只是不知道你的剑，是不是也像你的话语一般，满是机锋？”

任慈笑笑，说道：“久听得唐掌门的剑是天一剑法，我向未领教，大概今日可能领教了。”

唐思笑笑，说道：“我与华山派是一局棋定输赢，如果峨嵋派掌门有什么更好的主意，我们便也如此办好了。”

任慈心里一喜，她笑道：“既是如此，何不比一比别的？女人动刀动剑，看去就不如男人那般实在，有一点儿可笑。不如我们便比别的？”

唐思心道：看来她的心思，不比我差上多少，我不能输在她的手里，但她有什么本

事，能与我相比？

她看不上任慈，因为任慈决不是她的对手。

再说少林败，武当亡，华山封，崆峒和，剩她一个峨嵋，能有什么大风浪？

唐思笑笑，说道：“比什么？悉听尊便。”

任慈笑笑，心里一阵子狂喜：原来胜机在这里。

她说道：“只是比过了怎么样？还得请唐掌门说明。”

唐思的脸上忽有一种寂寞，她是一个姑娘，但她做了几年掌门，她一举便平定了武当，击败了少林，江湖五大门派在她眼里，都不值一晒。

她怎么能不寂寞？

但愿与任慈的一试能让她不虚此行。

她说道：“还是与华山的一约，如果我胜得了你，无论唐门在武林中做什么事，峨嵋只是眼看着，不得出山，要是你赢了我，峨嵋派一出现，我唐门的人便退走，不与你正面交锋。”

任慈心道：就是如此，我与她一较，赢了，就赢了峨嵋派在与唐门一争时不再伤亡。我怎么不赌？

任慈说道：“好，我便与你赌。只是要赌什么，还请唐掌门说说。”

唐思笑笑，说道：“从前我与华山派的淳于掌门一战，赌的是棋，我与你一赌，就赌琴好了。”

一语说出，令峨嵋派的子弟都是心跳。

任慈的琴是一绝，她能令峨嵋的飞鸟不行，走兽伫听。

唐思与她比琴，岂不是一比就一个输？

任慈反是淡淡的说道：“既是唐掌门愿意赌琴，在下就奉陪好了。”

唐思说道：“峨嵋弟子还是不善作伪，一听说比琴，便个个喜形于色，知道你们掌

门善琴，以为必胜了。”

峨嵋弟子被她一语说中心事，个个都是脸红。

唐思大笑，说道：“人善不作伪。峨嵋都是信人，我不再说了。”

× × ×

两人对面而坐。

峨嵋山冷，风吹阵阵，呼呼风生，自是吵人。

唐思说道：“拿箏来！”

唐思抄箏在手，她那模样冷峻已极。就连那唐门的人也从未听到过掌门弄箏

任慈反是不慌不忙，她慢慢坐下，说道：“在下佩服唐掌门，能一赌胜负，就是在下输了，也无怨言。

她拿下琴来，轻轻放在膝头，坐在那里低头看琴，若有所思。

风仍在吹，却不顾她两人心绪。

峨嵋派与唐门的人都知道，这一赌极是重要。

“铮——”，铮铮，古筝声响了。

唐思一向不落人后，弹箏也是先起步。

琴韵声也起了，叮叮咚咚，随着那古筝声而鸣。

所有的人都站在石边，听她们弹奏。

唐思的古箏多杀伐气，声声逼人，蕴在古筝里有千军万马，齐声喧腾。

那边任慈的琴韵反是清扬，像一缕幽静的流瀑，慢慢跌溅。

两人的功力都在琴箏。

唐思心道：我有千军如卷席之势，一扫武林，谁能制得了我？要是那个柳双在，他或许会是我的敌手。但柳双哪里去了，他到了哪里？不管他，我把天下武林都归我手，还怕哪一天不逼出一个柳双？要是他出来了，他会不会听我的？他是一个奇男人，他不

会听我的，我要他听，他不会听，那时我怎么办？杀了他么？我不愿意杀他，天下唯一一个我不愿意杀掉他的男人，就是他了。

箏声突地暴戾起来，像有无限的仇怨。

那箏声里有凶气，一直逼得那些远处的人都躲得更远。

琴韵是不急，任慈一抚起琴来，她的脸上有一种光辉，一种少女的明媚在她的脸上升起。

像是神仙，一种宁静，一种平和，一种无法陈述的快乐，在她的脸上写着。

人都退到了石后，但那乐仍是逼人。

唐胖儿看着那石块，恍惚中那石块都是人，都是他们在东城杀死的人，他们扑向女人，他们杀死男人。东城染血！他看到那些血污的鬼扑来，直向他面门上抓。

唐胖儿“哇——”地一吐，一口血狂喷。

唐胖儿倒下了，一旁的唐日上来，一把抓住了他。

唐胖儿怒吼着：“我杀死了他们，我杀了他们！别抓我，别抓我！”

唐胖儿一吼，竟是把那唐日扯得直歪。

唐日只好一点，点了他的昏穴，让他昏然倒下。

× × ×

唐思的古箏更焦躁了，像是一个狂暴的暴君，她怒气冲冲，直欲把那平和静谧的琴音淹没。

但无论她如何用力，也总是能听到那平和的琴声。任慈的脸总是平和的，她太低估了任慈的本事。就是她与任慈一较武力，她也未必能胜得了她吧？

古箏声肃，便从那箏声里杀来千军万马，直扑向任慈。

任慈平静如恒，她宁可看不见那千军万马，看不到厮杀冲锋，只是想着她的高山流水小桥人家。

唐思想着任慈，忽地想到：如果那个柳双看到了任慈，他会怎么样？他是不是会喜欢上任慈？他一定会的，他从来未真心喜欢过谁，那是因为他没看到过像任慈这样的女孩子，他会喜欢像任慈这样的女孩子的。

一种深深的嫉妒心在她的心里升腾。

她心想：不能，不能，不能让那个柳双喜欢任慈，不能！任慈是什么人？她只是个峨嵋派的掌门，她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她蓦地想到：任慈也是一派掌门，她也是一派掌门，柳双怎么就不能喜欢任慈？

她张开了眼，看着任慈。

任慈的脸上有一种光彩，那是一种处女的媚光，在她的脸上，有一种平静如水的深情，那是寄寓在琴声里的深情。

她哇地发出叫声。

× × ×

古筝停了，忽地唐思低下了头。

任慈说道：“唐掌门累了，我们歇歇再试。”

唐思笑笑，她面如纸白，心里恨透了那个柳双，要不是想着他，唐思怎么会败？

她轻声说道：“任掌门果然好琴韵，我输了。”

所有的唐门人都以为唐思不会败的，她连一向眼高于顶的华山派掌门淳于风都胜过了，她怎么会输与任慈？

一个峨嵋派的掌门，还是一个柔弱女子，她怎么会败？

唐思说道：“就依我所说，凡是唐门的人在江湖上遇上了峨嵋派的人，都得躲路而行。”

唐思对着任慈说道：“只是你休再惹我，伤了我唐门的人，我们的誓约便无效了。”

任慈笑笑，她不知道为什么她胜了，她就要支持不住了。

看看气竭，竟能反胜。

她不知道还有一个男人叫柳双，她是托那柳双的福气，才能胜得唐思的。

× × ×

唐思带着她的人走下了峨嵋。

唐日问道：“掌门，如果我们在路上碰到峨嵋的人，我们只能躲避么？”

唐思笑了，她的笑有一点儿寂寞：“你怕么？你躲着峨嵋派，峨嵋派也不会伤害你，其实你只进攻旁的门派，让峨嵋来攻你，也算是以逸待劳了。”

唐日笑了，唐思永远比别人有主意，她才是唐门的好掌门。

三十 号令天下杀一人

唐门败少林，夺武当，和崆峒，定华山，但输与了峨嵋的事儿，不胫而走，竟是一眨眼间便传遍了大江南北。

这是北方的一个小镇。

在这镇上，有一家很老的老店，叫做“顺心酒店”。

老店的店掌柜是一个老人，他开此小店，只是维持他的生活，苟延性命而已。

小店里的人很少，平时很少有客。

但今天不同了，上午竟是来了七八起客人。

第一起的客人是一个年轻公子，他一脸都是笑，笑微微坐在那里，要了几杯酒，只是喝着，喝得不慌不忙。

第二起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瞎子，他一听得那个年轻公子说话，竟是有些激动，

走到了那公子前，说道：“公子，公子，我好久不见你了。”

那公子笑笑，请他坐下。

他旁边的那个汉子也是很快乐，因为他看到那个公子好好的，他就很快乐。

第三起人都是江湖客，人人背刀挎剑，大声豪气，来到店内。

这是七个人，是有名的关东七雄。

他们落座后，听得门响，从门外便传来了一个响亮的声音：“店家，快来三碗酒，要大碗，不要那种小玩艺儿的碗！”

便冲进来了一个壮汉。

他坐下喝了十几碗酒，喝得脸也成了红通通的，才抽出空闲来看着店内的人，个个细看，看得细细的。

第五起人是两个人，一个瘦瘦的，身穿一身黑衣，他的手是白白的，更没有一点儿血色。

跟着他的是一个矮子，他的手反是粗粗的，通红通红，像是血染出来的。

这两人一身阴气，竟是一进了店，不声不响，看店家拿来了吃的，便点头，便吃，一句话也不说。

第六起人却是两个姑娘了，她们两个进了店，看着众人，先是嫣然一笑，笑得那个大汉红了脸，低下了头。她们一笑，那阴沉沉的黑衣人也笑，矮子笑得卑琐，竟是呆看那两个姑娘半天。

她两人一笑，笑得那年轻公子也笑了，他笑得反是比那两个姑娘更灿烂。

那两个姑娘一见他笑，都是脸色绯红，低下了头，再也不敢抬头。

最后一伙人却是一个老太婆，她走路都喘，一进了店，更是喘得厉害。

那个年轻公子看着她，心里直是担心：要是她倒下了，会不会一下子就死？

×

×

×

小店满了，所有的客人都坐下，都喝酒吃肉。

那一伙江湖豪客声音很大，讲着江湖事。

一个道：“我想去看看，看她唐门能有什么能为，要是只是传闻说的，只是纸糊的窗子，我们就惹她，能怎么样？”

另一个说道：“关东七雄也不是好惹的，我找她，唐门灭了长白派的事儿，让她当场说个清爽。”

年轻公子笑笑，他的脸有一点儿阴沉，他去看了东城，死的人都是很惨，唐门造孽，苍生涂炭啊。

那大汉突然说道：“你们是关东七雄？”

那七个人中的老大站起来，对他施了一礼，说道：“不知道这位是谁？”

那壮汉说道：“俺是黑水煞星，我要去会一会那个唐门的婆娘，看她有什么本事！”

那关东七雄想也知道他的名声，便一齐施礼，说些失敬一类的客气话。

两下正在那里寒暄，忽听得有人冷笑，一看原来是那两个阴阳怪气的人。

一个说道：“二弟，你听没听说过黑水煞星？”

那个手红红的矮子说道：“没听说过，是什么狗屁玩艺？”

那黑衣人再说：“你听说过关东七雄么？”

那矮子急说道：“听说过，也是狗屁玩艺儿。”

关东七雄的眼睛瞪大了，他们盯着这两个人。

他们竟敢当面污辱他们？

老大叫道：“你是谁？”

两人阴沉沉地笑，理也不理那七雄的老大。

× × ×

年轻公子看着他两人，低声说道：“多目先生，那个人是谁？”

多目神瞽轻声道：“那两人是北方两怪，一个是狼怪，一个是熊怪，两人都有一身怪异功夫。那关东七雄与黑水煞星怕不是他们的对手。”

狼怪笑笑，说道：“你们七个听着，你们跟着我们，捉那个柳双，去献与唐门掌门，也算是我们的一点儿功劳。你听说没听说，唐门发下号令，天下人只要能得到那个柳双小子的人，拿他到唐门的话，便算是立了大功一件？”

熊怪也笑，说道：“要是拿不到他的活人，死尸也行啊。想必唐门也对咱们有所嘉奖。”

年轻公子一怔，想不到唐门竟会下此号令，唐门做天下武林盟主，第一件事便是杀他。

关东七雄老大笑了，他说道：“你们这两个败类，竟想做唐门的走狗？我看你们活得是不耐烦了。”

那狼怪大声道：“你们几个听着，如果你们能胜了我们，便由你们自去，要是你们胜不了我们，我便带你们去杀那个柳双！”

关东七雄老大喝道：“让你死在眼前，看你还想害人么？”

他突地拍出一爪！

那爪是北方黑熊爪！

一爪拍出，竟是抓肝裂肺！

狼怪看看他的爪来了，竟是不躲。他的身体生生受了那一抓！

关东七雄一声吼喝：“你找死！”

这一爪的气力，怕不有那么七八百斤！

狼怪眼看只能溅血了。

但看那狼怪只是身子退了两步，仍是无事。他的衣服抓破了，但他的肚腹上只有几道白白的抓痕，毫无伤损。

关东七雄忽地想起了两人！

狼怪，熊怪！

狼怪是一个怪物，他的身子据说是铁打的一般，就是你用任何兵器，都无法伤他。

熊怪则更凶猛了，他的肠子都可以流出来，但你杀不死他，他生性凶猛，能敌万人。

关东七雄的神色肃然了。

黑衣的狼怪笑笑，他笑时声音阴恻恻的，他说道：“你抓了我一爪，我也只抓你一爪，好不好？”

关东七雄当然不能让他抓一爪。

狼怪笑，说道：“不公平，不公平。据说什么正派人物都讲公平，你们怎么不讲？”

熊怪说道：“我来杀他，杀死他们七个，连那个什么黑水煞星！”

那壮汉大吼道：“我杀了你！”

他冲过去，叭叭，两人一对掌，竟是不分上下。

两人再抓至一处，撕扯着，扯不开，不分上下。

矮子兽性大发，叫道：“好啊，你行啊，能与我扯两下，好汉子！”

狼怪大声道：“关东七雄，你们都得一死！”

他扑了过去。

叭叭叭，一连三抓。

他的“疯狼爪”一出，关东七雄便受不住了，老大的脸被他一撕，竟是扯下了一片肉。

那老二上去，一挡挡不住，被他连皮带肉扯了一大块。

狼怪大声道：“我吃了你！”

他竟当着人面，把那一块皮肉喀喀嚼了。

老二的头一晕，昏过去了。

狼怪大声叫道：“好吃，好吃！”

众雄知道他们遇到了凶兽。

那老大叫道：“你们快走！”

忽地有人咯咯笑了，那人说道：“想走么？哪里有那么便宜？”

× × ×

拦在门前的是那个老太婆。

她手里举着那杖，说道：“谁想走，留下命来，魂魄自走好了！”

那老大叫道：“你是谁？”

老太婆笑笑，说道：“关东一丐，你知道不知道？”

关东七雄的老大一叹，说道：“好！”

他反是坐下了，示意让那抱着老二的关东老五坐下。

黑衣人嘿嘿笑，说道：“你们几个听着，我是关东的人，我们不要你们的命。你们记着，再见了我们狼怪、熊怪躲着点儿。见了关东一丐也躲开！”

老太婆说道：“关东七雄，嘿嘿。想是像那什么五鹰，只是在人手下当狗，没什么本事！”

坐在年轻人身旁的那个汉子一挺身，想站起来，但年轻公子笑笑，让他别动。

他站起来，说道：“我们走吧？”

那瞎子抬起了头，他也跟着要走。

忽地那老太婆叫道：“站住！”

三个人站住了。

老太婆说道：“听说与那个小子在一起的人，有一个瞎子，他叫做什么多目神瞽？你是一个瞎子，是不是那个狗屁多目神瞽？”

那瞎子笑笑，说道：“我是。”

关东七雄一看他，竟真的是多目神瞽，都是惊讶不已，抬头看他。

瞎子笑笑，说道：“我眼瞎看不见，看不见眼前竟有三只兽。”

狼怪大笑，说：“好，好，听说多目神瞽好久不跟着那个柳双了，你一向去什么地方？”

瞎子说道：“去唐门转了转。”

狼怪笑了，说道：“好，你把这话去对唐姑娘说，想必她一定愿意听。”

熊怪说道：“把他抓去，献给唐姑娘，看唐姑娘怎么发落他。”

多目神瞽只是笑笑，不理他。

× × ×

那两个姑娘一见他们吵个不休，眼里有一丝怕意，此时她们想悄悄溜走。

忽地，那熊怪狰狞地一笑，说道：“站住！你两个一路陪我，我还好受些，不然这一路太寂寞。”

两个姑娘站住了。

她们的身边有剑，此时她两个拔出剑。

那狼怪笑笑，说道：“你拿那剑有什么用？你来刺我一下，看有什么用？”

果然他作势扑向那两个姑娘。

那两个姑娘慌忙用剑，一刺刺在他胸前！

狼怪吼叫一声，果然像是狼嚎。

一剑无功，只在那狼怪的身上刺出了两个白点。

那狼怪笑了，他笑道：“原来你们是峨嵋派的人。你们想对唐门不利，唐门的人能放过你们，我却不放过你们！你们等死好了！”

他狞笑着走近两个姑娘。

两个姑娘拿着剑，竟是慌慌乱乱，如果你对面的是兽不是人，剑不能伤他，你还有

什么法儿？

× × ×

忽地，那公子一声叹，他扯过了那两位姑娘，让她们在身后站着。

他对着那狼怪说道：“对不住，你能不能不伤这两位姑娘？”

狼怪冷笑：“你算什么？你要再不躲开，我便杀了你。”

那年轻公子看看那两位姑娘，微微笑着，说道：“那好，你就杀了我，再杀那两位姑娘好了。”

看他对这公子要动手，身后的那瞎子与汉子竟是不动，他们怕了么？他们是不是怕了狼怪的本事，怕他刀枪不入的一身奇功？

狼怪大声道：“让开，不然我让你开膛破肚！”

公子一笑不动。

狼怪狠狠一抓，抓向那公子的肚腹，他似乎听到了一声开膛裂肚的声音，那公子完了，他必死无疑。

但狼怪看看，那公子的身上，竟是衣服都没破。

不能啊，就是他杀不死那个公子，他也会抓破他的衣服，连衣服都抓不破，叫什么“疯狼爪”？

公子笑着说道：“你也抓了我一抓，全当你与那关东七雄一还一报，请关东七雄走开，好不好？”

那狼怪冷笑说道：“原来你是有本事的，怪不得要当场救美人啊，好，我们来比比试比试！”

三十一 疯狼狂熊

年轻公子笑笑，说道：“你们在北方，不知道唐门做下的恶事，我看你们还是看看东城的死人，再去决定是不是帮唐门好了。”

那老太婆说道：“我就是与东城有仇，我才决定帮唐门的，唐门帮我报了大仇，我怎么不帮她？”

这公子一笑，问道：“不知道你与东城有什么仇？”

老太婆的脸扭歪：“他们杀了我的儿子。”

公子笑笑：“事出有因，不知道能不能说出来那原因？”

老太婆大怒，说道：“说什么原因？他们杀了我的儿子就是了，那个浑谷不是东西，他不让他的女儿嫁与我的儿子，反是把我的儿子杀了。”

公子笑笑，说道：“长白派的掌门已死，长白派已经荡然无存，你还恨他们么？”

老太婆大声道：“恨，恨，我就是找不到浑谷的坟，如果我找得到，我就把他挫骨扬灰！”

公子说道：“太过分了，你那么做，天理不容！”

老太婆冷笑道：“你算是什么东西，你来教训我？”

公子笑笑，不理她了，对狼怪说道：“不知两位能不能听我一句话，让关东七雄与这位大哥走开，我看他们也算是没得罪你们，刚才那一抓也就算了，你不也抓了我一抓么？”

狼怪冷笑，说道：“二弟，看没看出，关中道上还出好汉了呢？你说怎么办？”

那熊怪眼一瞪，说道：“宰了他！”

两个人在关东，从来都是说一不二，至今未遇到过敌手，自是狂妄已极。

那狼怪说道：“我抓你一抓，那不算完。我要是抓你五抓，来一个疯狼五爪，你一

点也没事儿，我才服你。”

那熊怪说道：“就是你服了，我也不服，我要与他来个狂熊五推！”

两人哈哈大笑，

天下能有人经得住他们的五抓五推？

这么一个白面书生，要是他经得起他们的疯抓狂推，岂不是笑话么？

年轻公子的脸色苍白，他吟道：

“我心忧忧，

实难泪下。”

狼怪大叫道：“来吧！你有本事，再经我五抓！”

多目神瞽想上去与他动手，公子笑笑摇头，说道：“多目先生，你别与疯狼一般见识。”

疯狼大笑，叫道：“好，来好了！”

那两位姑娘的眼睛盯着公子，心牵挂在他的身上，手里的剑也微微颤。

× × ×

疯狼说道：“看爪！”

他叭地一声抓来！

这一抓用了七成力道，他此时知道了那公子也会武功，也有一些本事，不然不能挡他抓那姑娘，手下便多了几成力道。

“叭——”，一抓抓实，正抓在那衣服上。

狼怪看得明明白白，这一抓听到了撕裂声，他抓得那衣服丝丝作响，那人的皮肉也在他爪下！

但他一退再看时，竟是傻了。

那公子仍然无事，只是微微笑看他。

那公子说道：“我看你还是罢手好了。”

疯狼大怒，他一连出爪，叭叭叭一连三抓！

叭叭叭三响。

再看那公子，仍是不动，他抓时感到，那衣服像是有气，一抓即滑，竟是抓在衣服上，没有一丝拿捏处。

他一抓无功，再抓也无功。

狼怪大惊，他看着那公子，说道：“你有一点儿古怪。”

就是公子再有本事，他也不会受这一抓，竟是一点儿无破损处。莫非他会妖法？

狼怪再看他，仍是微微笑着，他怒吼一声，狠狠一抓直抓向公子！

这一抓最狠！

但突地一声惨叫。

狼怪的手折了，他的手腕折了，且手指滴血。

公子说道：“狼疯也难伤人。你以后好自为之吧。”

众人一声喝好。

× × ×

熊怪大叫：“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他扑上去，不容分说，便抓住了公子。

如果给他抓住了一棵巨树，他也能把那棵树撼动，直至把它拔出。

给他抓实了那公子，他的心里一阵子乐：看我的！

他使出全身的气力。

那两位姑娘看得出，那公子的笑意仍是未减。

一位姑娘心里怦怦直跳：他真是一个奇人，如果能与他.....但她的心里在笑了：你是什么人，只是一个峨嵋派的小弟子，怎么能与他.....别胡思乱想.....

再看那公子，在那熊怪的手下，像一棵巨树，不动分毫。

那熊怪大声叫道：“起！”

他拿那公子当树了，想拔地而起。

但他一喝再喝，那公子仍是不动。

他的身子直直的，他的手在腰身外，脸上仍是带笑，他很从容。

狂熊大叫道：“你死吧你！”

他扯住了公子，摔他出去。

一摔竟是摔不出去。像是轻若无物，贴在他身上再摔一下，仍是摔不出去。

狂熊吼道：“你放开我，我摔不下你！”

公子忽地退出几步远，站在那狂熊眼前。

疯怪大声问道：“你是……你是谁？”

公子仍是笑吟吟，他说道：“我就是你要找的柳双。”

狼怪与熊怪都是惊愕，原来他就是柳双，怪不得他有那么多的古怪。

他是柳双？

关东七雄也看他，所有人都注目着他。

柳双是唐门唯一的强敌。

× × ×

老太婆关东一丐说道：“原来你就是那个柳双，果然有一点儿本事。”

狼怪叫道：“你弄折了我的手，我要杀了你！”

柳双说道：“我看你太过凶恶，你死到临头，还这么凶么？”

狼怪说道：“你要杀我？”

柳双笑笑：“你们两个听好了，本来你们两个应是死罪，但我放你们去，告诉那唐门掌门唐思姑娘，要她不必滥杀无辜，我早晚会去找她。”

狼怪与熊怪看着他，不相信他会放过自己。

柳双说道：“这位关东一丐，她的儿子怎么死在了浑谷掌门的手下？”

多目神瞽说道：“他儿子看中了浑谷的女儿，无奈人家不愿，他便去抢亲，带去的七个人都是死在长白派的大营内。”

柳双一叹，说道：“你儿子作恶，死在人手，也是不免，你还是算了吧。再去唐门，你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关东一丐说道：“柳双，你要杀我便杀，你要不杀我，我便去唐门，我早晚要报仇，我要替唐门出力，杀死你们这些正派中人！”

柳双一叹，说道：“你愿意去，你便去好了。”

× × ×

所有的人都看着柳双，他们都是正派中人，关东七雄一揖道：“多谢柳少侠！”

柳双大笑，说道：“我也不是什么少侠，只是爱管闲事就是了。你们去关中能逢到那唐门的人，还是小心为妙。”

关东七雄对他施礼，齐道倾慕之意。

再看那两位姑娘，都是笑着看柳双，不说一句话。

柳双笑笑，说道：“两位姑娘是峨嵋派的人，不知道两位到北方来做什么？”

一位姑娘笑笑，对柳行礼说道：“柳公子，我家任掌门叫我们十五个人出来，来北方寻找柳公子，我家掌门说，五大门派已经都听唐门节制，武林正派岌岌可危。如果找到公子，就请公子拨冗去一次峨嵋议一议事，那时再看如何与唐门争雄。”

柳双大喜道：“我听得你家掌门能琴胜唐姑娘，确是本事非凡。我一定去峨嵋，就烦两位姑娘带路，我们去峨嵋一趟。”

两位姑娘喜孜孜，乐意带柳双去峨嵋。

柳双对多目神瞽道：“多目先生，我看你还是去那里看一看，想法儿知道一下唐门

的制药地点，我们从前只知道那叫独山，不知道是叫独山还是叫毒山，你想法儿去看一看，我们得知道如何对付唐门的制毒秘方才好。”

多目神瞽一听，便是慨然而诺。

柳双再对那壮汉道：“五哥，你去告诉大哥他们几个，要小心从事，千万不要与唐门的人正面冲突，待得我到了，再作道理。”

那五鹰老五对柳双一礼，应声而去。

柳双笑笑，对着两位峨嵋派的姑娘说道：“好了，我们走吧。”

× × ×

江湖传言，在北方小镇看到了那个柳双，他一招制服了狼怪与熊怪，正与峨嵋派的两位姑娘去峨嵋。

这传言傍晚到了唐门掌门唐思的耳里。

她正在听那叫做箏儿的姑娘弹箏。

忽地一击，叭地把那箏击碎了。

她说道：“好了，好了，今天再也不弹箏了。”

箏儿头一次看到她如此火气，悄悄退下去了。

唐思在屋内来回踱步。

她怎么办？

她想到了任慈那神色，想到了她平和安静的笑。

她大声道：“不能，不能，我不能让她与那个柳双聚到一起，我要他们生不相聚！”

她想了好久，再过了一会儿，她喊来了唐星，对着唐星说几句话。

唐星匆匆去了，她带马走了。

再喊来了唐胖子，对他说上几句话。

唐胖子心领神会，也点头而去。

她最后叫人请来了唐日。

× × ×

唐日站在她面前，他静等着唐思吩咐。

如今的唐日已经很佩服唐思了，他才知道，老太爷传位给唐思是对的。

他说：“掌门有什么吩咐？”

唐思说：“那个柳双去了峨嵋。”

唐日说道：“去就去，怕他什么？”

唐思说道：“不行，不能让他们两人在一起。”

唐思的话说完了，她的眼睛盯着唐日。

唐日明白了，他知道唐思的担心。

如果任慈与柳双在一处，他们的力量会大许多，绝不能让峨嵋派与柳双在一起。

唐日说道：“我去峨嵋。”

唐思笑了，她说道：“要她死，我知道，她是唐门的最大敌人，她比那个柳双更可怕。”

唐日出去了，他忙着备马，他要马不停蹄赶去峨嵋派。

到了峨嵋山上，不管用什么手段，他得杀死那个任慈。

× × ×

唐思布置完了，她才躺下来，她好累。

但她睡不着，似乎还有什么地方不很妥当。

是什么地方？

她在地上来回走。

“啪”地一击掌，对了，是唐日。

唐日是一个热血男儿，他是一个男人，而那个任慈是一个很美貌的女人。让一个热

血的男儿去杀一个美貌如花的女人，这件事做错了。

她错了，她做错了一件事。

她喊来了一个女孩子，对她说：“快请六老爷子！”

六老爷子来了，他的手里在玩着几件暗器。

在唐门，只有少数几个人不怕暗器的毒，六老爷子是其中的一个。

唐思说道：“六老爷子，你坐啊。”

六老爷子不耐烦，说道：“不坐，不坐，你有什么事儿，说就是了。你要是没有事儿，我就玩去了。”

唐思心内一阵子厌恶：唐门有许多的无用之人，就只知道玩乐，他们像六老爷子一样，混吃等死。

她说：“六老爷子，最近我们又找到了一个人，原来她才是杀死你孙子的人。”

六老爷子忽地指着她说：“你胡说，你胡说，你怎么知道他才是杀死我孙子的人？”

唐思心一跳：莫非六老爷子只是装疯？

她慢慢说道：“我说的是真的，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你的孙子曾经和她好过。”

六老爷子的眼睛眯起来，眯成了一条缝，他说道：“她是谁？”

唐思轻声说道：“她是一个很了不远的女人……”

六老爷子一字一句地说：“她是谁？”

唐思说道：“她是峨眉派的掌门，她叫任慈。”

三十二 步步紧逼

在川江口，有一道小小的河湾，河经过这里，慢慢流向远处。

这河湾有一个小小的村落，村里有十几户人家。

在村口有一个小小的房屋，里面住着一个女人，一个很平常的女人。

她长得很不好看，让村子里的那些男人也不敢看她。

看她一眼，就庆幸自己娶一个媳妇儿，自己的媳妇儿并不是天下最丑的人。

她早出晚归，也同别人一样，默默地开垦着一小片土地。

谁也不知道她在深秋里掘地做什么，只是知道她是一个不肯闲着的人。

只有回到了她的那一间小屋子里，她才会跪在那一尊菩萨面前，喃喃地祝愿什么。

菩萨天天夜里听到一阵子祝愿声，都是关于一个叫做柳双的男人的。

到了晚上，她时常睡不着觉，坐在屋里听着水响，听着听着会默默地一笑，再躺下。

有时她会一坐坐到天明。

× × ×

这天，从村外来了一匹马，骑马的是一个小小的丫头。她飞马到了村头，一眼看到了这间小小的茅屋，不由得又惊又喜，她拍门响，响得太厉害了。

女人打开了门。

她愣了，看到了一个她不该看到的人。

“星儿？”

小丫头笑了，再看看小丫头身后，没人了，她才长吁了一口气。

她把这小丫头让到了屋里。

小丫头说道：“我找了你好久。”

她叹口气，说道：“全当我死了。”

小丫头说道：“是她告诉了我，你住在这里的。”

她眼里一亮：“是谁？是他，柳公子？”

小丫头不忍拂她心意，但又不得不告诉她：“不是，是掌门。”

她的心沉了。

原来她所做的一切，掌门都是知道。

她不得不躲着柳双，她不得不躲着唐门。

但唐门知道她躲在哪里，她躲在这里，唐思也知道，唐思告诉唐星，让唐星来这里找她。

唐星说道：“掌门让我告诉你……”

她忽地说道：“不行，不行，我不会害他的，我不干！”

唐星轻声说：“她说，柳双这一回不是要死了，他是去与峨眉的掌门任慈在一起的。”

唐月笑了，她说道：“不是他出事就好。”

唐星说道：“掌门要我告诉你，那个任慈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姑娘。”

唐月看着她，说道：“我明白了。”

原来唐思也有些心思，她情愿让唐月与柳双在一起，而不愿意让那个任慈与他在一起。莫非她真的念及姐妹情深，方才告诉小丫头来告知她的？

唐月大大地感动了。

她轻声说：“她是唐家的人，她总算是唐门的人，也念我是唐门的人，她才想着我。”

说话间泪水一串串流下来。

唐星说道：“这是她给你的图，告诉你，他会从哪里入川，你得找他，对不对？”

唐月说：“如果掌门还要我害他，我宁可不见他。”

唐星说道：“她告诉你，说她也是一个女人。”

唐月的心一酸，流下泪来。

唐星轻声问：“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唐月悄声说道：“你还不是女人，当你是一个女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 × ×

唐月轻声地唱起来：

“川中的月儿挂起来，

男儿的心思藏起来，

女人的屁股扭起来，

知心的歌儿唱起来，

哟哟哟嘿，哟哟哟嘿——”

唐月的眼睛里满是喜悦，她要去找柳双，她要一生一世不离开柳双。

× × ×

唐胖儿来到了一家庄院，他敲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壮汉子。

那人看看他，说道：“是胖子么？”

唐胖儿说是。

他们进了庄子。

庄子掩在巨大的黑暗中。

唐胖儿进了庄子，七弯八绕走到了一所大屋。

屋子里有一个蒙面人。

那人正襟危坐在椅上。

唐胖儿对那人随便一揖，说道：“请！”

那人也说声请。

唐胖儿说道：“我掌门说，有事请你帮忙。”

那人一叹，说道：“请讲！”

说得很快，很急切。

唐胖儿说道：“柳双有五个兄弟，他们叫五鹰。”

那人笑笑：“乌合之众。”

唐胖儿说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那人笑笑，说道：“我明白了。”

唐胖儿说道：“能扯住他的腿最好，他如今要去川中，去会合那峨嵋派的掌门，唐掌门请你务必杀了那五鹰。”

那人笑笑，说道：“好，那好。”

唐胖儿走了，他走在那庄院外，渐渐没了踪影。

庄院仍掩在那巨大的阴影中。

× × ×

川中有一匹好马，正在日夜兼程，向峨嵋飞奔而来。

所有的峨嵋派人都知道，那个人正是唐门的最好杀手，他的名字叫做唐日。

如果川中的孩子正在哭，你不用拿别的吓唬他，只要你说一声：“唐日来了！”他马上吓得不敢再哭。

如今唐日真的来了，他一程程飞奔而来，直扑峨嵋。

报上了峨嵋。

一个峨嵋弟子嘟哝道：“唐门不是说过，他们不再来扰我峨嵋么？”

任慈正在看峰，看那雾中山峰逼得近近的。她说道：“唐门的话，算不得数的。”

唐日来了！

报说：“唐日到了峨嵋山，他没有上山。”

唐日在山下，看着峨嵋派的下山弟子，他一一数着下山弟子，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唐日拿出了他的鹿皮手套，他在数他的暗器。”

“唐日打跑了他的马，他的马不知去向。”

唐日不要他的马，如果拿下了峨嵋派，他如果真的杀死了峨嵋派的掌门，不患无马。

如果他杀不死峨嵋派的掌门，他会死在山上，他还要那一匹千里马有什么用？

× × ×

这一天夜里，唐日到了峨嵋秀峰下，他躺在那里，睡在一块大石上，睡着了。

他睡得很熟。

在唐日睡在一块大石上的时候，山下小镇里来了一个疯老头儿，他拿着一块石头在手里把玩，他一劲儿叫着：“孙子，孙子！”像是走失了他的小孙子。

× × ×

峨嵋派的掌门任慈今夜里睡不着觉，她心里时常想着那个叫做柳双的人，据说他的本事不小，但他是什么样子她没听说过。

估计他一定是一个老夫子，据说他的本事不小，退得唐门掌门，救得少林危难。他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能有那一身功力的，定是一个六七十岁的人。

任慈心里一叹，她是一个女人，毕竟是一个未经大阵势的女人，她不能率领各大门派与唐门抗争。

但愿得那个柳双老人能来，能在这几日来峨嵋。

山雨欲来风满楼，她已经觉得出这许多的风雨了。如果柳双再不来，武林会有大劫难。

她拿出琴来，放在桌上。

她轻轻抚弄了一下，“咚——”，声音很清，很脆。

她静坐下来，清清爽爽的她，坐下来抚琴。

一曲“凤求凰”，从她的手指下泻出，竟是流畅无比，抚心师太说她，“心慧者根净，

方能大器”。

她能成大器么？

× × ×

唐日在睡梦里忽地醒了，他再看天，天仍是星星弥布，漫天都是星星。

他看着天，耳边忽听到了琴声。

是不是那个任慈她睡不着了，她仍在弹琴？

任慈弹得风生，她听到了风里的脚步声，听到了风里的马蹄声。

像是那个唐日来了，他来了，要做什么？莫非他就是来杀任慈的么？

如果是他来，他会在夜里来，他绝不会在白天扑来。因为唐思要做一个武林盟主，她一定得掩人耳目，一定得在夜里来杀人，在白天装作悲天怜人的模样。

唐日快来了吧？

× × ×

几百里外，此时的柳双正与两位姑娘在一起。

那两位峨嵋派的姑娘正在含情脉脉地看着他。

他是武林中的英雄，如果能得他青睐，岂不是一生幸福？

一位姑娘说道：“柳公子，听说你与一位唐姑娘在一起……”

柳双笑笑，说道：“是，她是唐门的一位姑娘。”

另一位姑娘撇撇嘴，说道：“唐门的人都是害人精，哪里会有好人？”

柳双笑笑，说道：“你说错了，月姑娘是好人，她从前跟着我时，解我许多寂寞。她是我的知心朋友，后来她走了，她来时坦坦荡荡，走时也光明磊落。我从未看到过像她那么好的姑娘。”

是么？两位姑娘一听得他盛赞月姑娘，不由得痴痴看他，心里有些酸，心道：他那么喜欢月姑娘，看来他与唐门的恩怨，恐难一语说尽呢。

柳双说道：“唐门有两位姑娘，都是人间绝色。一位是月姑娘，一位是那个掌门思姑娘，她们两个都是美艳无比。只是思姑娘的心思难清些，月姑娘更直率些。”

两位姑娘听得他说，一时呆住了。

说出此话来，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是不是还想着那个月姑娘，也想着那一位思姑娘？

× × ×

有人拍手笑，说道：“你想着姑娘，就想着一位好了，怎么能当着两位姑娘，再说另外两位？你是不是贪心不足，蛇贪大象了？”

柳双大喜，他跳起来，大声叫道：“月姑娘，是你么？你一向到哪去了？你出来，你出来！”

忽地从旁边跳出来一个丑女人，那个女人太丑了，让那两位峨嵋的姑娘都呆住了。

柳双看着她，先是一愣，再是扑哧一笑，说道：“就是你，你再装丑，也不会太丑。你就是月儿……”

一声“月儿”叫得那丑女人流下了泪，她说：“你还知道我是月儿？”

她的声音哽咽了，她的声音很激动，她的心事一泻无余。

她扯下脸上的面具，看得出她是一个美人，一个真正的美人。

两位峨嵋的姑娘心里一怔：她很好看，比起她的掌门也不差许多。只是她比起任慈来，少了许多的凝重，少了许多的机智，更多了一点儿激情。

柳双大声道：“幸好我没讲你的坏话，不然你岂不是更恨我？”

唐月的脸苍白，她轻轻说：“我为什么要恨你？”

柳双大声道：“你是唐门的人，我不能让你杀死，你怎么不恨我？”

那两位姑娘听了，心里一惊：原来这位唐姑娘还要杀死柳公子？

她们看着柳双，心道：那可别怪我们了，要是你想杀死柳公子，我们一定不会对你

客气，我们会一剑把你切成两段。

柳双大声道：“险些忘了，这是峨嵋派的两位姐妹，月姑娘，你来看看她们。”

三十三 无毒不丈夫

老五兴冲冲地往回走，他知道，他找到了柳公子，这是一件天大的喜讯，如果他把这件喜讯告诉他的四位哥哥，他们会高兴得跳起来。

他们会笑，会笑出了眼泪。

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同柳公子结在一起了，他们与柳双的情谊，简直比他们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他正在兴冲冲地走着。

忽地，他站住了。

眼前的人他认得，那是崆峒派的掌门吴星雨与他的几十个门人。

吴星雨笑笑，说道：“来的不是五鹰么？”

自从五鹰跟着柳双，他们的名声更是大振。

五鹰抱拳一礼，说道：“吴掌门！”

吴星雨说道：“五鹰一向跟着柳公子，想必很是忙碌吧？”

五鹰笑笑，心道：我知道你个狗崽子，你是跟着那个唐门的狗屁掌门唐思在一起了，你寻思能得她什么好？狗东西！

吴星雨笑笑，说道：“请问一声，那柳公子此时在哪里？”

五鹰一听得他问，说道：“不知道。”

吴星雨大笑，他回头对他的崆峒门人说道：“你看，跟上一个人，便自以为了不起，

做起了大侠模样，岂不是令人好笑么？”

五鹰大声道：“我不是什么大侠，也不比那些名门正派的什么掌门。”

吴星雨忽地脸沉，说道：“你是说我么？”

五鹰心头正气，叫道：“说你怎么样？”

吴星雨大声道：“我不管你与什么唐门之争，我只是看你不顺眼，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你，叫你也知道人外有人的道理！”

吴星雨拔出了剑，他一声喝道：“看剑！”

五鹰不料得他说出剑便出手，他急急躲开。

但躲一次，再躲一次，便躲不及，被他一剑刺中。

臂流血不止。

那吴星雨大声道：“五鹰你认错一声，我便饶过你。”

五鹰心道：我与他作什么对头？我有急事，得回去报与大哥知道，莫误了我的事儿。

他笑笑，对着吴星雨一抱拳说道：“对不住了，吴掌门，在下言语有失，多多得罪，异日再登门致谢！”

他转身走开。

他从吴星雨的身旁走开。

五鹰以为，吴星雨此举是过去了，不料得他刚从吴星雨的身旁一过，吴雨的剑突出，直刺在他的肋上！

他大吼一声！

血涌如注！

五鹰颓然倒地。

吴星雨冷冷道：“人谁无过，你的过失就是得罪了我，我的过失就是说了不算！”

五鹰大骂道：“像你这神狗杂种，怎么也配做什么正派人物，真个是白瞎了那正派

两个字，我看你还是早早去死吧！”

吴星雨笑笑，说道：“那个柳双得了你这些狗东西，便像是得了势头，我早晚会宰了他！”

五鹰一提到了柳双，眼里闪出自豪，他大声道：“像你这神狗崽子，一百个也不抵得一个柳公子。你算是一个什么东西，怎么能比得上柳公子？”

吴星雨惺惺作态，对五鹰说道：“你所跟非人，便得罪了我。我要杀你，岂不就是白杀？”

五鹰说道：“像你这狗人，我杀你还嫌污了我的手！”

五鹰看看血流得多了，便一阵阵昏眩，他说道：“你们崆峒派的人听着，你们跟着这个王八蛋，必定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那些崆峒派的弟子看看他，心里且惊且惧。

吴星雨说道：“带着他，去看他那些难兄难弟！”

一个崆峒派的弟子说道：“师兄，他的血流得太多，能不能给他包好，让他先不流血？”

吴星雨恨声道：“不用，他早晚是一死，让他死好了。”

当下，把那五鹰抱到了车上，一路赶着去找他的四位哥哥。

走了两天，看看五鹰已然昏厥，时时说着胡话，一会儿骂人，一会儿喊大哥。

连那些崆峒派的弟子也黯然神伤。

吴星雨骂道：“尽些妇人之仁，能成得什么大事儿？！不如把他杀了，省得让你们一看，便尽是丧气！”

但说是归说，他也不曾下令杀死那个五鹰。

看看到了地方，吴星雨说道：“前面的那个庄子便是五鹰的老巢了。你们放了他，让他躺在一匹马上，送他回庄！”

一个崆峒派的弟子把五鹰小心地放在那马上。

吴星雨大声骂道：“有什么了不得？送他回去，早晚必得送命！”

叭叭两鞭，那马如飞地跑进了庄子。

× × ×

庄里的庄丁一眼看到了马，他们扯住马缰，忽地看到了满身浴血的五庄主，忙去喊来大庄主。

兄弟四个看到了五弟，忙解下来他，把他抱到了庄里。

五鹰已是奄奄一息。

他说：“柳公子找到了，去峨嵋派……他告诉大哥……别轻举……”

老大流泪，他看着五弟，急急点头。

老二问道：“五弟，是谁害了你？”

老五说道：“崆峒，崆峒吴……别告诉公子……”

老五死了，他死在了老大的怀里。

老二眼睛红了，他怒声长啸。

× × ×

吴星雨坐在庄外，一个弟子说道：“师兄，我们走吧？”

吴星雨问他：“为什么要走，我们去哪儿？”

那弟子说道：“一会儿他们五鹰齐出，我们就不得不同他们血战。”

吴星雨大声道：“你们怕血战么？你们怕五鹰么？我不怕，你们要怕，你们先走吧。”

几十个弟子自是不敢先走，他们在等着，等着五鹰出来。

× × ×

五弟的尸体放在屋内。

四兄弟没了泪水。

老大说道：“我们要与吴星雨一拼。”

老二吼道：“杀了他，要他给五弟陪葬！”

老三说道：“放了鸽子，让它去告诉柳公子！”

老大一把抢过了鸽子，他一只手握紧着鸽子，忽地“啊”一声吼叫，便把那只鸽子握死了。

三兄弟看着他。

老大说道：“我们不能告诉柳公子，他去峨嵋是大事。说不定他们来杀我们，就是要牵制柳公子的，我们不能上当。”

三兄弟看着他，他们四人同心，生生死死又能怎样？

老大说道：“我跟着柳公子这一阵子，活得很舒心，我能再活下去，还是跟着柳公子，好好拼江湖！”

四兄弟给他们的五弟跪下了。

老大说：“五弟，你英灵不远，我发誓，我得杀了那个吴星雨，要是杀不了他，我就被他杀死，跟你一齐走！”

老二说道：“五弟，你在天之灵保佑我，我要杀死那个王八蛋，替你报仇！”

老三说道：“五弟，我替你报仇！”

老四说道：“五弟，我杀了崆峒派那些狗日的，让他们血流遍地！”

× × ×

五兄弟出来了，他们一身素孝。

吴星雨笑笑，说道：“看你们真的有一点儿心思，还抬出一个死人来做什么？”

老大说道：“我们五兄弟今天跟你算算帐！”

吴星雨大笑，说道：“好，好，我宰了你们，让你们去找你那个狗屁柳双来！”

五鹰老大笑道：“像你这样的狗东西，我就打发了你，还用得到柳公子么？”

吴星雨说道：“你死了，不告诉那个柳公子，岂不是可惜，我要与他一斗，可不是同你这五只小鸡。”

吴星雨狂笑，说道：“我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派一个人去告诉那个柳双，就说你们危在旦夕，我给你们几日时间。”

老大说道：“我看出你的野心，你想扯柳公子，不让他去峨嵋。你的主意打得好，可惜啊可惜！”

吴星雨笑笑，说道：“可惜什么？”

五鹰老大道：“我们五鹰就是一死，也决不拖累柳公子，你死心吧！”

× × ×

四人站在吴星雨对面，吴星雨拿出了剑。

一声狂吼，老大冲向了吴星雨！

老二也喊道：“吴星雨，你死去吧！”

四个人冲向崆峒派的弟子。

那吴星雨大声喝道：“杀，不杀了他们，你必会被杀！”

老大冲着吴星雨一顿拳头，吴星雨的剑也舞得密不透风。

两人杀得难分难解。

老二一冲而至，到了崆峒派的弟子群中，他吼道：“拿命来！”

崆峒派的弟子不敢与他争锋，处处躲他。

吴星雨恨道：“他要你的命，你不杀他，不是把性命给了他么？”

崆峒派的弟子被老二杀死一个，老二叫道：“五弟，我替你杀了一个了，我替你杀了一个了！”

老大吼叫道：“杀死他崆峒派的所有人，替五弟报仇！”

吴星雨的剑一刺，居然刺在了老大的臂上，顿时血流如注！

老二吼道：“杀，杀死他崆峒派听有的人，给五弟报仇！”

“哇——”一口血喷出，吐一天血花！

老四只不出声，一刀刀砍向崆峒派的弟子，一会儿已经杀了三个人了，他一刀一刀，怒吼声中，倒下一个个崆峒弟子。

崆峒派的徐光叫道：“小心，别叫人家把你杀了！”

众弟子心里惊悚，他们不杀人，只能被杀，他们不愿意被杀，只好杀人。

一剑刺出，倒下了四鹰，乱剑直刺在他身上，足足有四、五柄剑插入他的身体！

四鹰临死，大声吼叫道：“大哥，杀贼！杀贼！”

老大吼道：“杀死他们，狗屁崆峒派！”

他一拳击在一个崆峒派弟子的脖颈上，那弟子头一歪，人便被打折脖颈，倒地而死。

老二浑身浴血，大叫道：“杀，杀！”

吴星雨喝道：“后退者死！”

众崆峒派弟子一见双方浴血而战，知道必不可免，便痛下杀手。

双剑直刺向老二，老二前仆，他吼道：“大哥，别叫公子担忧！”

老二死在乱剑下。

只剩下了老三、老大，两人背靠背站着。

吴星雨笑笑，说道：“与崆峒为敌，没有好下场！”

老大呸地吐一口血水，叫道：“吴星雨，你早晚必死在柳公子的手下，你杀死我五鹰，想阻柳公子不去峨嵋，你休作梦！”

吴星雨哈哈大笑，说道：“好，你愿意知道我的主意，我便告诉你，我会宰了你们，把你们的尸体送与那个柳双，让他也知道你们死了，那时他岂不是会改了主意？”

老大怒道：“胡说！”

他回头看看三弟，两人已是受伤。

他再看看地上的二弟、五弟、四弟，三人皆死。

老大心头悲怆，心道：我得走开，如果我走不了，他们会害公子的。

他看着三弟，那老三也看着他。两人心意已定。

老大与老三一齐吼：“走！”

他两人不顾地上的尸体，起身便走。

吴星雨大笑，说道：“追！追上他们，要他们去找那个柳双，我们再将柳双决战！”

两人先头逃走，后面跟着崆峒派的二十多人。

三十四 疼在情深不知情

唐月回来了，让柳双很是高兴，他从前与唐月在一起时，渐渐有些情意，但她蓦地不告而辞，使他心内怏怏。

这一回唐月回来，使他快乐极了。

他说道：“月姑娘，我与你一同去一次峨嵋，看看峨嵋掌门任慈有什么主意，能使得这乱糟糟的江湖重新平静才是。”

唐月笑笑，说道：“你还是忙于江湖事，不顾你自己。”

柳双听得她埋怨自己，竟是有几许深情，不由得心也热起来，他说道：“我有你在，便是得到关切了。如果你不在我身边，我有些时候真是寂寞。”

唐月心道：如果唐思不让我害他，我就不必再担心别的了，早早晚晚他会喜欢我，那时我便是他的人了，如果能得他这样的人做我的男人，我一生真是幸福。

她心里甜甜的，但蓦地一想：唐思也派人告诉过我，柳双会从哪里入川，如果他真的与那个任慈相会，会不会喜欢那个任慈？

她心里一嫉，她不愿意让柳双再喜欢别的女人。

她说道：“柳公子，我看你不必入川了。我们先是去别处，我想你应是先去少林，与少林方丈好好议一议，比起那峨嵋掌门来，少林方丈岂不是更有主意？”

柳双大笑，说道：“从前你不愿意帮我，如今你愿意了。我能得你帮我，不是大大有福？”

柳双心里，还是十分喜欢唐月的，想起来在海岛上，只有父母与他三人，那时母亲便是他心中最好看天仙般的女人。父亲的旷达、母亲的可亲，都是跃然眼前。

他说：“少林我是要去的，但峨嵋我得先去，我答应了峨嵋掌门，要去与她议议江湖大事，不可不去。”

唐月嘟着嘴，说道：“我不愿意你去峨嵋。”

看她如此娇态，柳双心里一动，他喜欢唐月，却不曾亲眼看过唐月如此娇态，她从前待他那么小心翼翼，从不示情于他，这一回怎么了，莫非远离使她更想念柳双了么？

柳双说道：“峨嵋是一定要去的，一去便回，也要不了许多时候。”

唐月说道：“那个峨嵋掌门长得很好看么？”

柳双大笑，指着她的鼻尖说道：“果然有许多的心眼儿，你以为峨嵋的掌门也会像你们唐门一样，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做掌门？一个唐姑娘已是了不得，再有一个年轻姑娘做掌门，那可是不易啊，据我所知，她应是一个老太婆才是。”

唐月心里一怔，听得说峨嵋掌门是一个姑娘，而且是一个妙绝人寰的姑娘，他怎么会说是一个老太婆？

她心里一沉，原来柳双对她不是那么实心，就连那个峨嵋掌门是一个妙龄姑娘，也不肯对她说。

其实就是说了，她还能怎么样？她就是不愿意他去峨嵋，他要去，也无法子可想。

唐月的心里满是失望，她轻声说道：“既是你愿意去，我们便去好了。”

×

×

×

那两位姑娘敲门，进来了，她们两个带笑，一个说：“柳公子，我们去峨嵋须得早早动身才是。”

另一个道：“我们走时，掌门也再三吩咐，找到了柳公子，一定要早些回去，莫如我们先回，柳公子后走。”

柳双心里想着，一个唐月便是有些酸意了，再来两个姑娘，一路走来，确也不方便。

他笑道：“如此就烦两位了，请上告峨嵋掌门，就说我马上就到。”

唐月不语，那两位峨嵋派的姑娘知道了她是唐门的人，心里也十分担忧，心里想着早早去对掌门告知，再说与唐月在一起，她们两个跟着也不便。

一个姑娘叫做伊文静，她轻声对柳双道：“公子，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柳双看看唐月，唐月笑笑，说道：“去好了，去吧。”

伊文静说道：“公子，她是唐门的人，公子还是小心些为妙。”

柳双笑笑，说道：“我知道了，她原来是来害我的，但这一回她不一定非害我不行了。”

那伊文静笑笑，说道：“但愿公子小心，武林大事在公子身上，公子不能不在意自己。”

看着她那关切的目光，柳双心道：她是峨嵋的一个弟子，对我便这般关切，看来武林正派对我关心甚殷。我要为正派做事，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他笑笑，说得很诚挚：“我一定注意，多谢姑娘关心。”

两位峨嵋姑娘粲然一笑，起身走了。

×

×

×

唐月与柳双静室独处，她笑笑，说道：“柳公子，我与你在一起，从来不曾好好喝一杯，今夜月圆风清，我们好好喝一杯，好不好？”

柳双笑笑，说道：“好！”

唐月笑嘻嘻拿来了酒，她说道：“从前我走了，因为我没想明白，后来我一个人在一间小屋里住了许多天，我便想明白了，我不能勉强我自己，不能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

柳双看她，蛾眉淡扫，一脸的羞涩，心道：原来我的姻缘在这里？

他猛地记起了母亲的话：找到了一个女人，她得忠厚。忠厚的女人最好。母亲说时，父亲只在一边笑。

唐月忠厚么？不一定。

母亲的脾气像一个孩子，就是她与柳双及父亲三人在一起，她也只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像她那样的女孩子有什么不好？

如果他带着唐月回家，母亲一定会喜欢的。

他举杯说：“今日与月姑娘喝酒，能饮醉了才好。”

唐月说道：“我从前只想着害你，那是因为我是唐门的人，如今我不想着害你了，因为唐思姐告诉我了一句话，她也是女人，喜欢一个男人很不容易。”

柳双想到了唐思，唐思比眼前的唐月更美，但她是一个比母亲更有心机的女人。

× × ×

他知道了她的许多事儿。

她胜了华山派掌门淳于风一局棋。

这一局棋如今被江湖人传遍，竟是被称为“女人局”。

她不战而屈了那个崆峒派掌门吴星雨，传说中那个吴星雨是一个眼高于顶的人，他对于江湖上所有门派都不看在眼里，却是服膺唐思。

唐思再与峨眉派的任慈掌门一比琴音，她虽是输了，但她古筝造诣，居然能比有几

十年功力的任慈师太也不弱。

天下奇女子，谁比唐思更强？

× × ×

柳双说道：“能得唐思如此放过你，真是不错。”

唐月说道：“双哥……”

这是她头一回叫他双哥，一声叫得他心头激动，恨不能抱住了她，亲吻她的额头。

唐月说道：“双哥，我要有对不住你处，还望你能原谅我。”

柳双大笑，说道：“人生得知己，能有几人？我除了与五鹰相交，便是与你相处了。

月妹，再喝一杯！”

一坛酒下肚，唐月已是醉酡了红颜。

她说道：“双哥，我喝醉了，我有一点儿冷，你抱抱我！”

柳双心里也是痴迷，看着她，心里道：她如此美貌，又对我那么倾心，我就抱抱她好了。

他抱住了唐月，两人心跳声相谐。

唐月说：“有过这一回，一生也不悔。”

柳双笑道：“你不知道，我在海岛上，看到父母那么相爱，知道从此我也可以找得到一个像母亲那样好的女孩子，与她一生相亲相爱，永不分手。”

唐月的心扑扑跳，她说道：“但愿，但愿！”

× × ×

忽地，他的脚跟踉一跌，他问唐月：“我喝得醉了么？”

唐月说道：“我告诉你，你喝下了我的‘千日醉’，这不是毒药，只是迷药，你不能站得直了，我要带你走，带你离开这江湖，去得远远的。”

柳双的眼睛黯淡了，他说道：“月妹，想不到你会害我。”

唐月说道：“我不是害你，我只是要救你，你不是唐思的对手，只要你离开那峨嵋派远一点儿，我便会帮你。”

她轻轻抱起了柳双，说道：“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我在那里种了一片地，虽然现在不是种地的季节，但明年我们可以种下一片地，那时我再为你生一个孩子……”

她说时，竟是脸色绯红，她想到了那情景，心里十分甜蜜。她说道：“什么唐门，什么峨嵋派、武当派，都不是你要管的事儿了。”

× × ×

唐月把他抱到了屋外，她轻声走到了一辆马车旁，说道：“走！”

那一辆车赶走了。

从一旁走出了两个人。一个是那关东七雄的老大，一个是那个多目神瞽，老大说道：“他会去哪？”

多目神瞽说道：“不知道，我想柳公子也不知道。”

老大皱眉道：“她会不会误了公子的事儿？”

多目神瞽说道：“我从未看到他误事儿，这一回当然也不会。”

× × ×

车跑得飞快，一直跑到了一个小小的村子。

到了村头，唐月抱下了那个柳双，柳双的一双眼睛仍在盯着她。

她说：“对不住，我说过你别恨我。”

柳双不语。

她把柳双抱进了屋，放柳双在床上，说道：“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你看好不好？”

有人笑了，那人笑得咯咯响，她说道：“我想你会上当的，因为你不会防备，她是唐月，不是我，你就不会防备。”

柳双突然一叹，说道：“我想你会出来，你一定会出来的。”

那人笑，说道：“你怎么知道，你知道我是谁？”

柳双笑，说道：“除了唐门的掌门唐思，谁会想出这么毒的毒计来？”

那人笑应：“过奖了，但知我者也是柳公子了。”

从门后走出来了唐思。

唐月想不到会在这里看到唐思，她说道：“你.....你怎么来了？”

唐思一笑，笑得十分悠闲，她说道：“唐月，你把他交给我，好不好？”

唐月突然像是受惊的兔子，她大声叫道：“不，不，你答应我，你叫我找他，你再也不管我的事儿了！”

唐思说道：“唐月，你是不是糊涂，我说过什么话？”

唐月说道：“你说‘我也是一个女人’.....”

唐思说道：“对啊，我也是一个女人，我要你找他回来，我要他，我拿他回去，做我唐门的观赏品，一来了人，我便给他看柳公子。他可是比那些八哥啊什么的好多了，人看到了他，会想到好多好多的事儿，对不对？”

唐月大声吼道：“不行，不行！”

房内突然多了几个人。

那是唐星、唐日，还有那个唐胖儿。

唐思说道：“你还是唐门的人是不是？”

唐月声嘶力竭：“我是，我不是.....你要害他，我不能让你害他！”

唐日说道：“月妹，如果你再说一个字，我便一剑刺透他！”

唐日的声音冷冰冰。

唐月也知道唐日最恨柳双，她流泪了，说道：“我害了你，我害了你！”

她哭倒在柳双身上。

柳双说道：“你也没错，你不是说过，你是来杀我的么？”

唐月哭道：“我不是，我不想杀你了，我走了，我宁可死了也不杀你，但她告诉我……”

唐思忽然冷冷说道：“她说得太多，唐日……”

唐日一出手，点了唐月的昏睡穴。

唐思说道：“柳公子，我有一招，能保你再也不会江湖上对我指指点点，我挑了你的脚筋，然后再挑断你的脖颈，让你只能躺在床上。我做了一只大床，给你睡，你跟着我，我走到哪里，你跟到哪里。我喝酒时把你放在我的眼前。我睡觉时你也在我的房间里，你可是够幸运了。可你只能看着我，就是你想入非非也没有用，因为你只是一个只能喘气儿，什么也不能做的废人！”

唐思笑了，她对着唐月笑。

唐月忽地叫起来：“我真糊涂，你喜欢他，你也喜欢他！你说过，你得不到……”

唐思笑了，她说道：“对了，你的记性怎么那么差？我告诉过你，我喜欢的东西，我得不到，谁也不会得到。我会把他毁掉的！”

唐月哭了，她哭得很伤心。

唐思说道：“我说过的话，你一定得记住，不然你一定会后悔。”

三十五 情毒

唐日在天亮时站起来，他长长地吁一口气，他要去峨嵋。

他得去峨嵋，尽管他心里不十分情愿这一次凶杀。

唐日对他自己说：“我得去了，我得去了。”

他向峨嵋山上走。

×

×

×

峨嵋派的大厅里，坐着峨嵋掌门任慈，她问道：“他会来么？”

一个峨嵋弟子说道：“掌门，唐日来了！他正向顶峰走！”

任慈说道：“好，等他来了，告诉我。”

× × ×

唐日想着那任慈的脸面，她怎么有点儿像唐月，也有一点儿像唐思？

莫非天下所有的美艳女人都是差不多？可她是峨嵋的掌门，她决不会是唐月，也决不会是唐思。

唐日走上了山峰。

唐日站在了任慈眼前。

任慈对他笑着，像是他是她的一个老朋友。

任慈说道：“你来了，唐思叫你来的？”

唐日点头，尽管他不情愿，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真的是唐思让他来的，唐思叫他来杀死任慈。

唐思告诉了他：在柳双到了峨嵋派前，他必得杀死任慈。

他说道：“我是唐门的人。”

他的话意是不是要向任慈说明，他是唐门的人，他便得为唐门做事？

从前他从不向人说明他的心性的，这一回他为什么要告诉人？

任慈笑了，说道：“你能杀死我，我想了一想，只有你那一招‘阎王敌’能杀死我。”

唐日笑笑，他知道任慈对他说的是实话。

如果他与任慈比剑，说不定他会输与任慈。但他与任慈动手，他想杀死任慈，只有一招，那就是出手一招“阎王敌”！

唐日觉得他的嗓子很有点儿干，他在紧张的时候才会嗓子干。他已经很久没在杀人时那么紧张了。

他说：“我杀了你，就会毁了你们峨嵋派！”

任慈冷笑了：“你太高估了自己，无论是谁，都不能使别人的门派消亡，就是你也行。说来可怜，你只能用你的暗器一次次杀人罢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杀人，你没有自己的主意，每一次都是别人告诉你如何去做，叫你去杀谁你便去杀谁。”

唐日抬起了头，他骄傲地说：“你有时也没有你自己的主意！”

任慈笑笑，说道：“决不会。我做事有我自己的主意，如果不是我的主意，我宁可去死，也不会听别人的。”

唐日低下了头，他说道：“我不能。”

对于他来说，说出一个不能来，岂不是如受一种酷刑？

任慈说道：“我看着你来，我等着你来。如果我在你来前看到了柳双，或许我不会死。但如果你来后，柳双再来峨嵋，他只会看到一个死人任慈了，因为唐思怕我。”

唐日忽地说道：“她不怕你，她不会怕谁。”

在唐日看来，唐思不会有害怕的人，她是一个智者，她谁也不怕。

任慈笑笑，说道：“如果我与柳双在一起，唐思便会输。”

唐日忽地抬头，他清清楚楚说道：“她不会输。”

× × ×

两人对峙。

唐日说道：“我还是要杀死你。”

任慈乐了，她笑道：“从前我听得人说，唐门最厉害的杀手就是唐日。有人说，如果要哄孩子，你只要说一声唐日来了，他便不会再哭，孩子都怕你，是么？”

唐日想一想：“是，我也听说过。”

任慈笑了，她说道：“我要是活到了你那样，我便很难受的，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不应该别人一想起他来便怕，应该是一想到了他，人的心里便很暖和。”

唐日头一回想这些，他看着任慈。

她与唐思一般美艳，但她比唐思更和气。

是不是因为她不是唐日的唐门掌门，她才和气？

任慈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她说：“如果我死了，峨嵋的人会哭，她们会想到我活着时对她的那和气，我活着对她们讲的那些道理。她们会失望，因为再来的人不会像我那样，对她们只有和气，像春风像细雨……”

他轻声说道：“为什么对我讲那么多？你是……怕死？”

任慈笑了，她说道：“我已经下令所有的峨嵋弟子，不让她们阻你上山，如果我让她们阻你，她们会有死伤，那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唐日说道：“那好，你让她们都退下去，我只与你一人动手。”

任慈笑笑，她说道：“派中的弟子都听着，我与唐日动手，你们都不得插手，唐公子也答应我，只要我死在他手，他不会为难你们的。”

任慈大声一喝，忽地那些弟子都冲上来了，她们围起了任慈，一个弟子说道：“掌门，你不能死，我们先与他动手。”

唐日忽地说道：“我不愿意多杀人。”

任慈叫道：“退下去！”

那些弟子叫道：“掌门有别的令下，我们无有不从，只是这一个命令，我们不会听！”

唐日看着任慈，忽地一叹，说道：“你们围着她，我要杀她也是能杀。”

任慈大声喝道：“你们是不是峨嵋派弟子？不听我令，岂不是让人笑我峨嵋派？！”

众弟子一见掌门人真的动怒，便闪开了。她们的眼里有泪，有的人竟是啜泣起来。

一个弟子说道：“唐日，你要杀我掌门，我峨嵋派所有人，誓死与你为敌！”

唐日低下了头。

他是不是想着那唐思给他下的命令？他能不能杀死任慈？

×

×

×

两人对峙。

任慈忽地大笑，说道：“唐日，我先与你比剑，莫非你只会摆弄你唐门的那杀人暗器么？”

唐日狂笑道：“好，好，还是峨嵋派掌门，果然大气！”

唐日的剑抽出来了，这是一柄很窄的剑，他向前一突，轻轻一声叱斥，人飞向任慈！

两人打了几个回合。

任慈说道：“唐日，你的剑法不错，但你要杀死我，还是不能！”

唐日怒吼一声，他的手中剑再扑向任慈。

任慈手里的剑很是沉稳，她一剑剑先封住了唐日的进攻，她一边封住他，一边说道：“你做一个杀手，总是很匆忙，时时处处担着小心，以为你能凭得你的暗器与你的剑杀遍天下，其实你很难做得到！”

唐日大吼一声，剑如密雨，直落任慈！

任慈连连格住，竟是把他的所有剑招都是架开，她说道：“唐日，拿出你的暗器来，你才能胜得了我，不然你杀不死我。”

唐日忍住不吱声，只是一剑更比一剑凶狠。

忽地，从峨嵋派的厅前传来了一声呼喊：“伊文静回来了！”

任慈忽地脸上放光，她说道：“我的弟子得了我的命令，不找到柳双不回山。如今她回来了，必是找到了柳双公子了。”

唐日最恨的人便是那个柳双了，他竟是走到了哪里，人们都提到了柳双。他恨不能将一个柳双碎尸万段！

他喝道：“就是他来了，你又能怎样？”

任慈笑笑，说道：“他要是来了，你岂不是得走？”

唐日蓦地想到了唐思的吩咐，杀掉任慈，不然她与柳双联手，后患无穷。

他大喝一声，剑已入鞘，他的手上不知何时竟是戴上了鹿皮手套。

有人能在一眨眼间便戴上了鹿皮手套，那人一定很难对付。

唐日的手里满是暗器。

他的暗器在唐门是最小的。

如果你看他的暗器，你一定不会拿他当事儿，他的暗器太小了，小得那针像是牛毛，那铁相思刺像是一支小小的蒺藜。

但你千万别小看他的暗器，只有唐日的那些绿得发亮的暗器才是唐门最好的精品。

唐日冷冷道：“你说得对，我或许只有在暗器上能胜得了你。”

任慈大声道：“对了，只有你出手暗器，只有用那一招‘阎王敌’，你才能胜得了我！”

唐日暗器在手，成竹在胸，他冷笑道：“我只要一出暗器，你便完了！”

任慈笑笑，竟没一点儿畏惧，她说道：“你何不试一试？我劝你还是用那‘阎王敌’，不然你杀不死我！”

× × ×

从厅前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那个伊文静上来了，她对着任慈说道：“掌门，柳公子说他马上就到。”

一句话说惊了两个人。

一个便是那个唐日，他看着任慈，心道：“她竟是在等那个柳双，看来她对那个柳双寄望甚殷，只是我会让她一场希望成空。

唐日大喝一声：“杀！”

十几枚暗器飞向任慈！

任慈手中剑飞舞起来，把那十几枚暗器格飞。

她轻声道：“唐日，只有那‘阎王敌’能杀得了我。”

唐日不语，他拿出了所有的暗器。

他手里握着暗器，如果一出手，任慈必死么？

唐日看着任慈，他的眼里是唐月，他想着唐月。但唐月是他的妹妹，唐思也是他的亲姐妹，只有这个任慈不是，他能杀任慈么？

只要他手里的暗器射出去，任慈便会倒下。

那时他便做完了他的事，他会回去，再回唐门！

他怒吼一声，把他手里的暗器都射出去！

所向无敌的“阎王敌”！

任慈只看到了漫天的暗器！

她手里剑挑了几挑，但那暗器如一天飞蝗，无法躲避。

她看到了死亡。

她想到了那个柳双，心里在想：完了，我不能与柳双在一起，再对付那唐门的唐思了。如果我能与他在一起，说不定会抑止唐门的邪恶.....

唐日的手一扬，他再飞起来时，人便落在了任慈的眼前。

他看到了任慈的笑脸。

手里的剑刺不出去。

他从未看到倒在他暗器下的人会有一张笑脸。

他问：“你笑什么？”

任慈笑了，她轻声说道：“我告诉过你，你只有用‘阎王敌’才能杀死我.....”

任慈闭眼等死。

所有的峨嵋派弟子都在眼看着。

伊文静说道：“如果你杀死了我们掌门，你一生都不会轻松，我们会一生一世寻你报仇！”

唐日看着任慈，他叹了一口气。

任慈的脸色平静，但她的臂上有血，在她的臂上有三枚暗器钉着，像是蚊蝇叮在她的臂上。

如果无药可救，她在一时三刻必是一死。

唐日说：“这是解药！”

他扔下了解药，起身便走。

× × ×

所有的峨嵋派弟子都听了掌门人的话，她们不阻止唐日上山，如今她们也不阻止唐日下山。

唐日的心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那任慈解药。

唐门的解药不能随便给人。他犯了大忌，他犯下了一个大错。

不知道唐思会不会饶过他？

任慈慢慢爬起来，她知道她不必死了。但她的心里又有一叹，心道：他是一个男人，他看着我时，竟是心软了，看来他不像是人们传闻中的那么绝情，他不是最无情的杀手……

她不知道，唐日的一生，只是犯了这一次错，也是唯一的一次错。

× × ×

唐日慢慢走下山，他看到了山里盘旋的鹰，看到了那飞动着的云岫，他心里想：如果唐思不饶过我，我便自尽。就是死在她的手里，我也不会对她求饶。

他是唐门的男人，他决不对女人告饶。就是他死了，也不能告饶。

只是唐思能放过他么？多半不会。他看得出，唐思是喜欢柳双的，如果他放了任慈，说不定那个柳双真的会来与任慈相聚，那时他不便不能知道任慈是不是会喜欢柳双了，如果她喜欢了柳双，他怎么办？

唐日忽地停下来，他大声吼叫道：“我得杀了他，我杀不死她，我要杀死那个柳双，我一定杀死他！”

三十六 最糟的会面

唐思一心要打残柳双，她轻声对柳双说道：“如果你不愿意，我就先不打坏你。你愿意不愿意？”

柳双笑笑，说道：“你这人一意孤行，你愿意就行了，何必要别人愿意？”

唐思大笑，说道：“柳双，你最知道我的心思，我看你还是跟着我，我要你睡在我的床前，那样你可以看着我与我的男人欢乐，好不好？”

柳双笑笑，他笑得仍是那么自如，他说道：“那样，我岂不是没事儿干了？”

唐思说道：“我不会让别的男人来看我的一生，只让你自己看，你会快乐的。”

柳双再笑，说道：“只是看么？那有什么意思？”

唐思说道：“我看中了你，柳双，你这人真的不愧是大侠柳不恭的儿子，说话也这么有趣。”

她看着唐月，说道：“你走开，我让唐胖儿把你送到蜀中，你可以从此好好呆在蜀中了，你可以天天梦见这个柳双。”

她忽地出手，点了唐月的穴道，说道：“胖儿，你送她回蜀中，如果出了什么事，我便唯你是问。”

唐胖儿应声，领着唐月去了。

唐月走时的泪水，仍是在柳双的眼前闪。

她真的后悔，她悔不该听了唐思的话，把柳双送到了她手里。

唐思说道：“我会让你看看，你与我作对，有什么好下场！”

× × ×

正说话间，忽地唐星来了，说：“日哥回来了。”

唐思笑笑，问道：“他的头是抬着，还是低着？”

唐星忽闪着大眼睛，说道：“他的头是低着的，他不舒服么？”

唐思笑笑，说道：“他是有些不舒服，你带他来。”

× × ×

唐日来了，他站在唐思的眼前。

不等得唐思说话，他便说话了：“你要杀我罚我，任你处置好了。”

唐思笑了，她说道：“我算错了，你一走，我便知道我错了。你没什么错。”

唐日的眼睛盯着她，他的眼里是诧异。

她说：“别说是你，就是我，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也会喜欢她的。”

唐日大声道：“我不是喜欢她，我只是.....”

唐思笑，她尖尖手指捏着她的臂，那臂是玉肌冰肤，很是白皙，她轻声说道：“你是一个男人，如果你不喜欢她，那就算了。如果你真的喜欢她，我会帮你.....”

唐日抬起了头，他低声说道：“我.....我.....喜欢她。”

柳双看着她，看着唐思竟把一个唐日玩于股掌间，他心头滋生一种怕意：最可怕的不是唐门的毒器，而是这个唐思的心思，她心思灵巧，智计过人。她会天下武林的人都算入她的彀中。

唐思慢慢说道：“你看他，他是个美男人，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柳双。”

唐日才看到了柳双，他的眼里升起了恨怨。

他说道：“我来杀了他！”

他拿出了一枚铁相思刺。

他慢慢说道：“我从来不相信有人会不怕唐门的毒，是不是他吃下了什么解毒的药？”

他拿那一枚暗器，想把它刺入柳双的身体内。

那唐思笑了一笑，说道：“唐日，你错了。”

他愕然，他怎么错了？

唐思笑笑，说道：“你喜欢那个任慈，我也喜欢他，好不好？”

那唐日忽地失声，说道：“不行，你不杀了他，他早晚是一个祸害！”

唐思说道：“我要你杀了那个任慈，你怎么不杀她？”

唐日惊讶，他不能说出。

唐思说道：“我要挑了他的脚筋，我还要把他的脖筋挑断，那样他便是我的网中鱼了。但我想一想，又不想那么做了。我知道你手里有一条东海的蛟丝筋，我把他捆在我的床前，我要他天天看着我。”

唐思笑了笑，她的眼睛是迷离的，她说：“我天天晚上睡着时，他会看着我睡。我天天一大早起来时，他会先看着我醒。他会用他的那一双眼睛抚摸着我的皮肤，他会对我如饥似渴，你说那好不好？”

唐日说道：“养虎贻患。”

唐思笑了，她说道：“如果他不是虎了，只是一只猫，你说我养不养他？”

唐思的眼里有一种狂热，一种连唐日看了也害怕的狂热。

他轻声说道：“好，他不是虎，你愿意养便养他好了。”

唐思笑了，她笑得很甜。

她有一个很好的计策，她要带着唐日，还要带着柳双上峨嵋，如果她在峨嵋一会那个任慈，便要再与她一决雌雄。

不知道她看到了这柳双，她会怎么说？

唐思说道：“那一定好极，我一定要带着他上峨嵋。”

× × ×

任慈静等着柳双来峨嵋，她知道那个柳双是一个奇人，如果能得他的帮助，说不定峨嵋便会在江湖中力挽狂澜。

但久等不至，再等也等不来柳双。

她已经断定，柳双是出了不测。

她叫来了两个弟子。

她问伊文静：“柳公子那一天与谁在一起？”

伊文静看着掌门，突然叹气道：“他与那个唐门的姑娘在一起。”

任慈大惊：“是唐思？”

伊文静说道：“不是，是一个叫做唐月的女孩子。”

任慈松了一口气。

但他与那个唐月在一起做什么？

伊文静说出了柳双的事儿，她说道：“我走时已经再三对柳公子说了，要他小心从事，提防着那个唐月。”

任慈笑笑，她喜欢那个柳双，听说那个柳双竟是一个年轻公子，不由得更是吃惊。

她心道：他行事原来如此不群，真个是一个坦荡君子，只是他可能被那唐思算计了，那他岂不是得死在唐思手里？

任慈说道：“他已经被唐思弄走，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这一两天唐思便会来。”

伊文静说：“她怎么会来？不是说再遇上了峨嵋派，她便会绕路而行么？”

任慈笑笑，这一回不用了，她会拿一个柳双来威胁她。

× × ×

果然有人报上来，唐思来了，正在峨嵋山下。

“她说她在山下静盼掌门下山，有事儿与掌门相商。”

任慈说道：“告诉所有的弟子，都来厅前集合。”

所有的峨嵋派弟子都集合在厅前。

任慈说道：“峨嵋本来与唐门有一争，我们胜了，但一胜却不是使唐门铩羽，我们只是屈了她的兵，让她知败而去罢了。如今她们带着人来，我想可能是带着那个柳双公子来了。我们峨嵋血劫，就在今天！我命峨嵋弟子，今日之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峨嵋弟子平时也服膺任慈，此时听得她一说，全都是同仇敌忾，叫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 × ×

峨嵋派几百弟子在任慈带领下，全都到了峨嵋山下。

看看对面，是有一辆大车。车上捆着一个人。

那人被四肢大捆，绑在车上，手脚都用一条粗粗的蛟筋捆着。

他看着峨嵋派的弟子，看得有些笑意。

他看到了伊文静。

他笑对伊文静说道：“伊姑娘，我对你说，我马上就到，想不到这马上竟用了这么久。”

伊文静想不到他竟会在这时候也说此笑话，她冷冰冰说道：“我提醒过公子，要你小心唐门的人。”

柳双笑笑，说道：“是啊，是啊，不过美人在身旁，一时得意，就把什么都忘了。”

任慈看着他，心里一赞：好个美貌的公子，只是他油头滑脑，有些浮滑，本来已经输与了唐思，却不一心思过，还是这般油腔滑调，岂不是有些做作？

柳双看着她，突然一叹，说道：“对面来的是任掌门么？”

任慈心道：他这样子，也许是看到了我，便不好意思，且看他怎么说？

她回话道：“是我，峨嵋任慈。”

柳双叹气一声，卜哧乐了，他笑着笑着，不等说话，竟是再乐。

任慈叹一口气，说道：“柳公子此时模样，却未必好。”

柳双便再笑，他说道：“我想着你退了淳于掌门，想着你能胜了唐思，以为一定是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谁知道你竟是一个如此美貌的姑娘？哈哈！”

任慈心里气恨：他此时被捆绑着，还能说出这话来，看得出他只是一个轻薄弟子，他怎么能在江湖上得那盛名？

柳双笑够了，他看着任慈说道：“对不住，我只是想笑，从小在海岛上，我有时对着一只小小的螃蟹，也会笑上半天的。”

任慈心道：原来他就是那样性子的一个怪人，我拿他怎么办？我也不必太过苛求他了。

在任慈的心里，本来把平定江湖风波的大任着落在柳双的身上，此时一见他如此，顿时心凉了，她心道：他不是一个好人，那些传说，多半是有名无实了。

她看着唐思，说道：“唐掌门来了，不知有什么见教？”

唐思看着她，心里好笑，说道：“任掌门，你未必觉得我们唐门一辈子都得见着你们峨嵋派的弟子绕路而行，那是很好受的吧？”

任慈说道：“我看那也可行，如果你做事一向不光明正大，而且见人家做事正大光明，你便心亏些，见了人家绕路而行，也算不得什么。”

唐思笑笑，说道：“我这次来，有一个新打算。”

任慈说道：“什么新打算，说出来听听。”

唐思笑笑，说道：“任掌门一心盼着这柳公子来，如盼大雨前的虹霓。你看柳公子来了，只是样子狼狈了些。任掌门不嫌，我可以请任掌门答应我一事，做为交换。”

柳双心里想道：原来唐思是安着这么一个心思，怪不得她先时不曾把我的脚腿都打折，原来她是想用我来威胁那任慈的。

就听得任慈说道：“从前我想着那个柳公子，以为他是可付与大任的人，谁知道他竟是这么不中用？我已经很失望了，你再拿他来换什么，你说我会不会换？”

唐思说道：“我不会换，我拿他来，只是告诉你，如果你答应我，你的峨嵋再也不要我唐门人避着走，我便答应你，一个月内不害他手足残废！”

任慈笑笑，她说道：“唐掌门差了，我要联手天下武林各派，与你为敌。一个柳双有什么要紧？我何必为他而分心？”

唐思笑了，她说道：“我告诉你，你不要得罪了他，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得罪他。”

任慈笑，她说道：“像他这种废物，你拿他去好了。你拿他做什么都行，只是别让我再看到他。”

柳双心里不十分好受，原来任慈看他，却是一个废人，竟是一个不能成大事的废人，她怎么这么恨他？

原来任慈在她的心里，十次八次都想着如何与那个老人柳双一起，打击唐门，取胜唐门，哪里想着他只是个年轻公子，会被唐门的人捆着到这里？

她笑笑说道：“我不会理他的，如果唐掌门愿意拿他当个宝贝，你就带着他走好了。”

唐思大声道：“柳双，你自做多情，你千里迢迢来峨嵋，要想与那个任慈相会，以为人家也会像你一样多情，哪料得会受这种冷落？我看你还是自尽算了！”

柳双想一想，说道：“我不自尽，我活得满有趣的，我为什么要自尽？”

他看看唐思，说道：“我要看一看，你唐门怎么落败的，我要看看你怎么倒霉的。”

唐思冷笑道：“我要你看看峨嵋是怎么完蛋的，我要你看看，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任掌门是怎么落败的。”

唐思大喝一声，说道：“唐日，你看着她，如果我胜了峨嵋，你就可以把她带回家，你愿意娶她，我就替你完婚，让她即时嫁与你。她要是不愿意，我就杀光所有的峨嵋派

人！”

三十七 红颜相妒

任慈一笑，说道：“从前人都说唐门不会讲什么信用，我还不信，如今一看，果然不错。”

唐思冷笑道：“我只说我唐门在江湖上见了你峨嵋派的弟子要绕着走，可没说到了你峨嵋派的山上，也绕着走。”

任慈一笑：“狼与羊讲道理。”

两人对峙。

任慈喝道：“峨嵋派的弟子听着，如果唐门的人动手，杀无赦！”

峨嵋派的几百弟子都围在任慈前后，她们同仇敌忾，决心同唐门拼一死战。

唐思笑了，她回头对柳双说道：“你千里巴巴地赶来与她相会，想不到她会对你没什么好感，是不识好人心啊。你也白白惦念她了，你是不是有一些伤心？”

柳双大笑。

唐思说道：“你笑什么？”

柳双道：“我本来以为她是一个老师太，谁知道她竟是这么一个敢与唐门争雄的美人儿，如果我知道了她如此美貌，我便飞也似的赶来了，岂不是你也害不成我了么？”

唐思恨声道：“原来你也会油舌滑调。”

她叭地了一个耳光，打得柳双脸面青肿。想不到她竟还对柳双称赞任慈有些仇恨。

柳双笑笑，说道：“如果你不捆着我，你可就打不成我的耳光了。说不定你会挨我的耳光。你记着，你欠我一个耳光！”

任慈看他不在意眼前窘境，对他也多了两分佩服。

她喝道：“唐思，我来与你动手比试！”

唐思笑笑，说道：“心疼男人了么？我叫你好好看看我的手段！”

她喝道：“唐日！”

唐日此时不愿意让任慈看到他。

但他不得不出来，他慢慢走出来，站在了任慈的眼前。

任慈看到他，嫣然一笑，说道：“唐公子，你还是回来了。”

唐日能说什么？他什么话也说不出。

唐思说道：“唐日倾慕姑娘美貌，决心向姑娘求婚。姑娘如果愿意，我们与峨嵋派从此便成了姻亲。如果姑娘不愿意，只好劳动姑娘去唐门。到了蜀中，我想姑娘一定会愿意的。”

任慈大声道：“唐公子，你真的愿意娶我么？”

看她似笑非笑的模样，唐日低下了头。

昔日的江湖杀手此时心也扑扑跳，他说道：“是掌门要我.....”

唐思喝一声：“唐日，你喜欢她，就是喜欢，何必说我？”

任慈笑了，说道：“我看你那横行样儿，怕是嫁不出去了，你是不是想捆着这柳公子，一心要嫁与他啊？如果你要嫁与他，也不必捆着他，你只要对他好好说说，他真会娶你的。”

唐思突然恨恨，她扬手一指，说道：“任慈，你是女人，我也是女人，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想嫁与柳双，我偏要你死在我手。你要不嫁与唐日，必是一死！”

她喝道：“唐日，动手！”

唐日面对着任慈，任慈说道：“你动手好了，再用你的那‘阎王敌’。”

唐日突然一吼，说道：“我不用‘阎王敌’，我也不会与你动手！”

唐思笑了，她说道：“你有些心疼她，是不是？可惜她并不心疼你，如果你拿不住她，她怎么会嫁与你？”

唐思再说，唐日也是不动。

唐思笑笑，说道：“任慈，我替唐日向你求婚，你应是不应？”

一时人静。

谁都知道这是城下之盟，如果任慈应了，岂不是惧怕她唐门了么？

但任慈不应，立时唐门的逼迫便在眼前。

任慈笑笑，她说道：“我要嫁与谁，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干你什么事儿？”

她看着唐日，笑微微道：“唐公子，你说是不是？”

唐日怎么说？他说是，便是得罪了唐思，他说不是，便是得罪了任慈。

他如今什么也说不出。

唐日的脸通红，他从未有过如此情形。

唐思笑笑说道：“任慈，你也不必在意我，我只是替唐日求婚，如果你不愿意，那我们与峨嵋派的情意便没了，我们只有一战。”

任慈说道：“那就一战好了。”

× × ×

柳双看着唐思，他是头一次看到了唐思出手。

眼见得唐思不慌不忙，抽出一柄剑。

这剑是宽剑，且是很厚很沉重的那一种。

看着唐思把剑轻轻一挑，便对着任慈刺出！

一剑刺出，便是一招“天一剑法”！

一招使出，便逼退了任慈。

唐思笑笑，说：“任掌门，你不是我的对手。”

柳双也说道：“任掌门，你确实不是她的对手。”

任慈一剑刺出，是峨嵋派的“秀峰崛起”，但一剑刺出，竟是无影无踪。原来唐思的剑平平一刺，也不见那剑招有何妙处，便把她的剑招抵去，再刺出一招，剑花一挽，把她的剑逼荡开。

柳双叹道：“怪不得唐门如此凶恶，原来还有那么多的仗恃。”

唐思笑笑，说道：“多承公子夸奖了。”

柳双突地扬声说道：“且慢，我有一句话说！”

两个女人都住了手，且听他说。

柳双对唐思说道：“你伏了五大门派的四派，何必在意这峨嵋派？我看你还是下山去好了。”

唐思大声怒斥道：“你算什么？我叫你看看我如何灭了峨嵋派，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她忽地出剑了，吼道：“杀，杀光峨嵋派！”

所有的唐门人都出手了，唐思与任慈杀在一处。

那唐日与伊文静等三人战在一起，不知怎么回事，今日的唐日出手，竟不像往常，他对于峨嵋派的女弟子不曾用凶恶杀招，只是一招招逼住三个弟子，使她一路退却。

唐星却是只打那几个在阶下的弟子，不让她们上前来援任慈。

× × ×

任慈的袖口嘶地被剑刺开，那柳双大声叫道：“小心！”

唐思恨毒道：“就是再怜香惜玉，你也无能为力了，她必死无疑！”

唐思的剑飘忽不定，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把任慈逼得无处应招。

她恨苦道：原来是这样，看来我峨嵋派一力支撑大局是不能了，只会是她杀死了我，我死在她的剑下。我绝不能再被她唐门捉去，像那个柳双一样，受尽她的羞辱，再拿我

给那个唐日成亲，岂不羞也羞死了我？

任慈大叫一声，喝道：“住手，我有话说！”

众人果然住手了，都看着她。

任慈看着峨嵋派的众弟子，说道：“唐思，你我都是女人，我有话对你说。”

唐思像是知道她的话意，冷冷说道：“此时才说，不太晚了么？”

任慈说道：“你唐门一卷扫哪一门派，那儿便喋血。我不愿让峨嵋派喋血，我答应你，如果你不动峨嵋派一人，我便跟你走！”

唐思心一动，她看看浴血的峨嵋弟子，再战下去，肯定峨嵋不支，但她唐门的子弟也得折损多人。

她心道：我就是扫平了她峨嵋派，对我也没什么好处，不如拿她去做人质，一有事时，也可胁迫她峨嵋派。

唐思想到此处，大声说道：“好，我也不愿意扫平你峨嵋派，如果你愿意跟着我，我便放过峨嵋！”

伊文静大声道：“不行，你们不放过我师姐，我便与你们拼死一斗！”

任慈大喝一声：“师妹，我是不是峨嵋掌门？”

伊文静哭了，跪在地上，说道：“师姐，自从师父去世，我们便得你照料，我们依你如母，不能没有你。峨嵋不能没有你！”

任慈亦是泪水盈盈，她说道：“你尽……胡说，峨嵋派没有谁，也是一样存在下去，只要我们做事正大光明，有什么不能活下去的理？”

唐思冷冷看着。

任慈说道：“我命伊文静暂代峨嵋掌门，我自随唐门人去，你们听我的，不要以我为念。”

峨嵋派弟子拥在周围，只要任慈一声令下，便舍命而拼，谁也不料得她发下此令来。

任慈看着殿下的弟子，知道再要与唐门动手，必是会亡了峨嵋。

她喝道：“唐思，你拿出解药来，救治了我峨嵋弟子，我便跟你走！”

唐思笑笑，挥手叫唐门的弟子上来，去救治峨嵋弟子。

× × ×

忙碌了一阵子，那唐思冷冷道：“峨嵋派的人听着，如果你们再不与唐门作对，你们的掌门自是在唐门无恙，如果你们再与唐门作对，你们掌门就性命可忧了。”

一个唐门弟子问道：“掌门，要不要把她捆起来？”

唐思笑笑，说道：“不必，只是得点她的穴道。”

唐门的弟子要上来点任慈的穴道。不料得那唐思吼道：“慢，不用你！”

她回头看着唐日，说道：“她在唐门，是好是歹就看你自己了。你去点了她的穴道，好不好？”

任慈笑笑，任由唐日来点她的穴道。

十几个峨嵋弟子都拥上来，说道：“我要跟随掌门！”

唐思冷冷道：“只去一人！”

伊文静指着那个随她去找到了柳双的姑娘说道：“文师妹去，好好照料掌门。”

那个叫做文馨的姑娘跪地对着所有的峨嵋派弟子说道：“有文馨在，便有掌门在！”

× × ×

柳双背过脸去，他不忍看这惜别场面，等着峨嵋的人都是泪流满面，一直送到了山下，挥泪惜别时，任慈方才默默而行。

她一身白衣，飘飘逸逸，竟是仍有出尘之姿，傲世神情。

柳双心道：是了，原来我的知己在这里，我要找的女人就是她了，她才是像我母亲一样的女人，只是看她的样子颇有些恨我，我怎么能讨得她的欢心才好？

可笑的是，他从来不曾想着如何讨女孩子的欢心，此时竟是想起来如何讨任慈的欢

心来了。

× × ×

唐门胜了峨嵋派，再回蜀中。

柳双看着任慈，微微笑说：“任掌门，原来只是我一个人做了她唐门的阶下囚，不料得任掌门也是如我一样，看来我们得惺惺相惜了。”

任慈冷冷道：“你算是什么？我怎么会与你一样？”

柳双笑道：“你是掌门，只有这一点与我不一样。”

任慈气得瞪眼看他，柳双笑说：“好，任掌门看我，如视仇敌。看来任掌门对唐门反是没那么恨呢。”

任慈本来想再斥他一顿，但一看他竟是那么笑咪咪的，一点儿也不愁，心一酸：我原来竟是对他有那么大的寄望，原来他只是一个富家子弟，没什么雄心壮志，我的一片心思可是白费了。

柳双此时竟是高声长吟：

“从来勾践贵，

都说做楚囚。

何日能解颐，

得失赖吴钩？”

任慈听得他长声而吟，竟是有些微心动：莫非他真的仍怀壮志？

再斜眼看他，见他仍是笑微微的。

唐思笑道：“任掌门，我平生最得意的两件事，在今天都做了，一是胜了一个天下奇女子，那就是拿下了你，再一个就是得了一个好男人。我要把他的脚筋抽掉，拿下他的脖筋，再把他放在我的屋子里，让他做一件摆设，就是与我的丈夫成亲，我也要他天天看我们亲热，你说好不好？”

任慈再是平静，一想到那情景，不由得也是抖栗，她颤声道：“你疯了，竟拿他活人取笑？那样做，莫不如把他杀了！”

柳双摇头，说道：“不好，不好，如果你真的愿意，那就那样做好了。我能看到一个美貌如花的美人与一个男人快乐，也聊胜于死了。”

任慈看看看他，竟是惊讶得合不上嘴了。

三十八 男人也会妒

唐思拿获了柳双，再征服了峨嵋，便带着她的人，一路向蜀中进发。

一路上，得有唐思的那沉默，也有柳双的幽默，时时柳双说出几句话来，竟逗得众人大笑。

听得发笑，竟一时忘了谁是囚人，谁是主人了。

唐思脸上也见出了笑容。她心道：这男人如此可爱，谁做了他的女人，当然是大福气。只是我得杀了他，他心不属我，我不杀他，难为我用。

看他对任慈那模样，竟像是他两人久别重逢，真个是惺惺相惜。那任慈装模作样，像是冷冷待他，不愿理他。焉知有一日她不会投怀送抱，成了柳双的女人？

到了大路上，看到了一家酒店，那唐思忽地说道：“这里有酒店，我们何不进去喝一杯？”

人都进了酒店。

店家忙忙碌碌，拿来了酒菜。

唐思说道：“我愿意与囚徒一齐喝酒，柳双，你愿意不愿意同任掌门来与我喝一杯？”

柳双仍是一脸笑意，说道：“我死都不怕，怎么能怕喝上一杯？”

唐日阴森着脸，看着那柳双，如果让他拿主意，他会先赏柳双一枚暗器，让他立时死在眼下，省得他再去关心仁慈。

唐思举杯说道：“但愿人长久……”

忽地有人叫道：“公子，公子！”

原来从大路上驰来了两匹马，看看马上是浴血的人儿，他们两人滚下了马，一直到了柳双眼前。

那两人是五鹰中的老大与老三。

老大说道：“公子，二弟，五弟他们三人都死了，他们都死在那崆峒派手里了！”

老三叫道：“狗日的顺了唐门，帮唐门来杀我们！”

柳双的眼里忽地垂泪了。

× × ×

后面的铁骑声已是隐隐听得见，便见到了吴星雨与他的门人。

这时，那老大与老三看到了唐思！

他们也看到了那柳公子的手上捆着蛟筋！

他们呆住了！

莫非是梦？难道是他们看错了？他们再看看，坐在柳公子身旁的那个人，她……她是谁？

吴星雨一看到了唐思，不由精神一振，他笑了，说道：“唐姑娘，幸会，幸会！”

他盯住了那两个血人，说道：“你们还往哪里跑？”

老大与老三本来不想去扰柳双与峨嵋派的掌门一会，才冒死向蜀中方向一逃，哪里料得竟在这里见到了柳公子，又见到了唐思，而且柳公子竟做了唐思的阶下囚？

老大眼里流泪，他哽咽道：“公子，这……这是怎么回事儿？”

柳双笑笑，说道：“唐月姑娘给我下了毒。”

老大大声道：“该死，该死！”

老三说道：“说此话有什么用？我早就看出她不是一个好东西。唐门的人，哪里有一个好货色？”

柳双看看他们，看他们眼里的泪，他突然不笑了，他一不笑，脸上很是肃然。

吴星雨说道：“你们两个是自寻短见，还是要我杀你们？”

老大与老三慢慢起身，他们再不须逃走了，他们已经没了什么指望。

老大看着柳双，说道：“公子，我们走了……”

老三说道：“我们下一辈子，还是要跟着公子，杀他个狗日的唐门！”

柳双的眼里有泪。

吴星雨笑笑，说道：“你们五鹰听来不错，但看来就像是五只鸡，哪里有一点儿鹰的味道？只是一味儿逃走，算什么鹰？”

老大与老三突然大吼一声，两人拼死向吴星雨扑去！

两人死战吴星雨。

吴星雨此时是在唐思眼前，故意要卖弄手段，他吼叫道：“你们看着，我拿下他！”

几招下来，果然他嘶地一声刺破了老三的肩头，老三便再流血。

老大吼叫着，直冲向吴星雨。

但吴星雨回头一剑，直刺在他的肩上。

他吼道：“拿下他们！”

老大一声怒吼，叫道：“别动！”

他回头对着柳双说道：“公子，我们去了！”

他与老三都要自尽。

柳双大喝一声：“慢！”

他慢慢站起来，走到老大眼前，说道：“五鹰兄弟只剩下了你们两人，你们不能死，

你们得报仇！你与他们崆峒派有仇，必报此仇，才是男人！”

他双目炯炯，看着唐思，说道：“唐思，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他叫了一句唐思，这一句叫得唐思心里一愣。

——他叫我唐思了，他叫我唐思……他头一回叫我的名字。他叫起来我的名字时，我怎么心头有一些慌乱？

她抬起头来，看着柳双，她的嘴竟有些微微张开，像是渴望什么。

柳双还是那一脸要命的笑意，他说：“唐思，我求你一件事儿。”

唐思的心扑扑跳：他会说什么，他会不会……嘿，她狠狠骂她自己一句，但没有用，她的心还是扑扑跳。

他说：“我求你一件事，放了他们两人。”

老大怒吼道：“公子！”

柳双的眼睛忽地厉锐起来，他看着老大，说道：“大哥，你不相信我？”

是啊，老大看看老三，他们应该相信柳双，柳双是他们的心头支柱，如果没有柳双，他们与唐门还怎么相斗？他们会根本就不是唐门的对手。

唐思的头再也不晕眩了，她微微笑看着柳双，说道：“柳公子也有求人的时候么？”

柳双点头，说道：“我求你一次，只求你一次。”

唐思的心扑扑跳，她说道：“不会吧，说不定柳公子以后会多的是求我的时候呢。”

柳双一笑，很坚定：“我只求你一次。”

唐思看着他的眼睛，忽地变得柔柔的了，她说道：“你说。”

柳双看着老大与老三，说道：“我求你放过我的两位大哥。”

他再看看吴星雨，说道：“也莫教你那位吴星雨害他们，我讨厌他！”

吴星雨用剑指着，恨声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只是唐门的阶下囚！”

柳双笑笑，说道：“我是唐门的敌手，你呢，你连唐门的敌手也不配，你只是唐门

的狗！”

老大与老三哈哈大笑，他们心里解气，公子骂得解恨。

吴星雨好歹也是一派掌门，被人如此一骂，还怎么做人？当着他的弟子，竟是再也耐不下去，他恨道：“我宰了你！”

他一剑刺向柳双！

柳双不动，那一剑眼看着刺入他心脏。

但偏偏有一柄剑挡住了他。

那是唐思的剑。

唐思笑笑，说道：“柳公子要我放了他们，我没说话，你怎么出剑了？”

吴星雨恨恨道：“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敢骂我？”

唐思笑笑，说道：“星雨，你就为了我，让他骂上一骂，有什么要紧？你看看人家两人，竟为了情谊，两人一齐做了楚囚，你怎么没有那心思？”

吴星雨看看那峨嵋派的掌门任慈此时的脸上，竟是满目的情意，直盯盯盯着那柳双，眼里竟是没有一点儿遮掩。她喜欢柳双，难怪让唐思一句点透。

任慈心里太奇怪了，原来这柳双真的是一个奇男子，怪不得老大老三那么听他？自己看错了他？

任慈的心里竟是咚咚乱跳。

吴星雨大声说道：“这人是一个祸胎，你不杀他，还带着他到处走什么？”

唐思冷冷道：“杀不杀他，我自有主张。我要拿他在天下武林人面前立唐门的威风，你知道什么？”

吴星雨气极了，他叫道：“你能制得服他么？俺只是一个恶人！”

唐思看看柳双，突然一笑，说道：“吴掌门，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要叫他在我们两人的屋子里呆着，我要挑断他的脚筋，再挑了他的脖筋，让他坐在我们的屋子里。

我与你成亲时，让他看着，让他看看我们两个是真男人女人，你说好不好？”

吴星雨看看唐思，他再看看柳双，突然仰头大笑，他大笑道：“好，好！怎么不好？我要看着他那一副嘴脸，我要天天看着他，那时我可不可以天天打他的嘴巴？”

唐思看着柳双，她抚摸着柳双的脸，说道：“我的丈夫如果要天天打你的嘴巴，我也不好太管他，对不对？我再管他，他会说我对你太好了，那样他会吃醋的。”

唐思说此话时，一脸笑意。她是看到了任慈的呆怔怔的目光，才如此恶毒的么？

老大与老三大声吼道：“公子，我要杀了她！”

他们要扑向唐思。

柳双笑道：“大哥，我告诉你的话，你能不能听？”

老大气得发抖，他说道：“你要死了，我还听什么？”

柳双说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们走吧。”

柳双说道：“我拜托你们去找关东七雄，告诉他们，别再与唐门作对，我们算是输了，好不好？”

老大心里一酸，他们是输了，他们输得惨了，连一个柳双也保不住。

唐思大乐，她看着那个吴星雨，看他那阴沉沉的笑，心里忽道：他心太过阴毒，不知道他会不会一心跟我？

吴星雨大声说道：“好了，你们走吧，我放过你们，我不会再来找你们了，只要你们躲得远远的。”

老大看看老三，老三看看老大，他们心道：不能逞一时之勇，如果能救得了公子，我们才有希望。”

老大大声道：“公子保重，我们走了。”

两人蹒跚走在风里，他们去了，连马也不要了。

×

×

×

唐思笑笑，对吴星雨说道：“吴掌门，你是不是也来喝一杯？”

吴星雨坐下，看着任慈，他心道：这个女人也同唐思一样，有十二分的美艳，我如何能得她两人才好？

他再看了任慈一眼。

唐思看在眼里，她心道：原来他是一个色公子，他看任慈那眼光，分明是品评她的模样好坏。他会对任慈起色心的，只在早晚。

唐思不动声色，她一眼看透了吴星雨的心事。

吴星雨笑笑，举杯说道：“祝唐姑娘快乐。”

柳双不举杯，他说道：“祝个别的什么吧，我不愿意让唐姑娘太快乐。她一快乐，说不定会折磨我，我怎么会快乐？”

吴星雨冷冷道：“你再也不会快乐了，你只是一个活死人。”

柳双大声说道：“不一定，不一定，像你这样子，天天得巴结一个女人，你才是真正的活死人。”

吴星雨看着柳双，心道：我要是有机，我一定会宰了他，要他天天活在我的眼前，我怎么受得了？

柳双慢悠悠说道：“吴掌门，你贵为一派掌门，不能天天算计如何偷偷杀人，你想偷偷杀我，那有什么好处？”

吴星雨说道：“如有时机，我一定会好好杀了你，把你的头骨做成尿壶！”

柳双大笑，说道：“不雅，不雅。我以为你做了一派掌门，一定会学得雅量一些，谁知道仍是一个粗野男人？像你这种男人，是配不上唐掌门的，我真为唐掌门可惜。唐掌门，不知道你与他是不是有了婚约？”

唐思笑得很媚：“有了又怎么样？没有又怎么样？”

柳双叹气说道：“如果有了，就又是一大悲哀，世上美妙女子又多了一个愁娘。如

果没有，你就幸运了，像他这种男人，是世上最乏味儿的。你千万别嫁给他。”

吴星雨瞪他一眼，恨恨不已。

三十九 快乐神仙

蜀中唐门是天下唯一大门派。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们灭武当，败少林，和崆峒，屈峨嵋，封华山。

如今他们再拿来了那个天下人人皆知的什么柳双公子，唐思掌门要唐门在十月十五日这天晚上大大庆祝一番。

从前在战国时代，人们大战取胜，都要回国中大庆，做一次献俘。

就是把拿来的俘虏献与国君。

唐思要大大示威一番。她做下了大业，她必须在唐门好好庆祝一回。

十月十五日，白天庆祝一天，晚上点燃礼花，好好一祝。

这一天白天，唐门的所有人都是在街上饮酒，他们看到了一个人，便扯住他不放，问他：“你服不服唐门？”

如果他扯住的是唐门弟子，那人就也扯住了他，也叫：“你服不服唐门？我也是唐门的人，我叫你也服唐门。”

两人便大笑。因为他们是唐门的人，他们大笑不止。

如果他扯住了的是外人，他们便一再问：“你服不服唐门？”

谁敢说不服？

一个汉子说得慢，他的头被人揪扯下来了，人血淋淋的挂在街头的楼角上示众。

他血淋淋的身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不服唐门者死！

到了晚上，唐门更沉浸在快乐中。他们更是狂欢了，唐门大胜，唐门天下无敌！所有的唐门近亲子弟都在大场上，看那礼花。

唐门人做的礼花煞是好看，一放上天去，便散开。花散成了菊花，或是散成了月季，或是散成了牡丹。

人们喊着，叫着。

所有的人都对着唐思高呼。

坐在一旁的是天下那些乐于跟随唐门的人，有那个关东一丐老太婆，有那狼怪熊怪，还有吴星雨及他们的崆峒派弟子。

唐门子弟都对唐思欢呼。

自从十三代前的唐老太爷做掌门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让唐门在江湖上有这么大的势力。

自古及今，唐门中的第一人就是唐思。

人们叫道：“唐思，唐思！唐思，唐思！”

唐思今夜换了装束，她穿上了一件红中衣，那模样很是娇美。

人们对她更是崇敬。

在唐门人眼前，放着一块大大的地毡片片儿，在那上面，坐着那些不屈服唐门的各派人物。

这里有那些如乌生道长一样无力动弹的人，也有像是任慈与柳双这种不屈服，但被拿到了唐门的人。

这些人都是懒懒散散，柳双索性躺在地毡上。

任慈笑笑，说道：“你输与人家，便放赖么？”

柳双大笑，用那蛟筋捆着的双手指着她说：“短见短见，你知道世事瞬间易，人无百事难。就像是唐门，如此辉煌，不也只是最后一瞬么？”

任慈看他此时竟是还不服输，就说道：“我们输了，输与唐思了，她好得意，你看人人都欢呼她，她做成了天下武林霸主！”

柳双大笑，说道：“此一时彼一时，人家乐得辉煌，你何必在意？”

任慈想着唐思，不由一叹，如果唐思再出蜀中，天下武林便会涂炭。

× × ×

唐思过来了，她喝得醉歪。她来到了柳双的眼前，扑地坐在地上，笑说道：“柳双，我本来以为你能有过人本事，能是我的对手，不料得你仍不是我的对手，我只用了那么几条计，你就大败，你这一点儿本事，怎么会是大侠柳不恭的儿子？”

柳双笑道：“我是柳不恭的儿子，这件事却是不假，我只与我父母一齐住在海岛上，决不会是别人的儿子的。”

唐思说道：“柳双，如果你向我求亲，你说我会不会答应你？”

柳双一叹说道：“本来我会向你求亲的，只是如今我不会了。”

唐思蛾眉一皱，问道：“为什么？”

柳双大笑，说道：“我本来是要带着我的媳妇儿去海岛的，我带着你这么个疯子去，我的父母会吓坏的。”

唐思大笑，说道：“说得好，说得好。我告诉你，我是一个疯子，我要疯到底，叫你们都是大吃一惊！”她一一戟指着所有的人。

× × ×

唐思晃晃到了前面，她忽地抬手，说道：“静一静！”

所有的唐门人都静下来。

唐思说道：“天下武林最受尊崇的，就是五大门派了，这五大门派就是崆峒、少林、华山、峨嵋、武当。我们征服了五大门派。其中的崆峒是我们的朋友，不须与他们为敌，武当派的人在这里，我们叫他们吃下了‘快乐神仙’，你们要不要看他们吃药？”

唐门的人叫道：“叫他们吃，叫他们吃！”

此时的武当派中人，有的因为久久不曾服下那种叫做“快乐神仙”的药，已经支持不住了，躺在那地毡上滚来滚去，此时听得叫他们吃药，不由得坐起来，看着唐思，像是乞求什么。伸出手来，直对着唐思。

唐思说道：“给不给他们药？”

她是问唐门的人。

所有的唐门人都在下面，有人吼叫道：“不给，让他们死！”

有人吼道：“给他们，叫他们学狗叫，叫他们喊唐门万岁！”

更有人喊道：“叫他们喊唐门亲爹！”

所有的人乱成一团。

唐思挥挥手，人都静下来了。

她对着那武当派的弟子说道：“你对着唐门的人，喊一声唐门万岁，你便可得到药了。”

那个人是武当派的弟子，他抬起头来，看着柳双，再看看那些名门正派的人，他们都成了唐门的阶下囚。

他心灰意冷。

他们指望着那个柳双公子，如今他也成了唐门的阶下囚了，他们还有什么指望？

他看着柳双，说道：“柳公子，我们乌生长老说过，我们还有一线指望，那就是你。可是……”

他大吼一声：“我不活了！”

他叭地撞在一只石狮上，鲜血涌流，立时断气。

武当派的乌生道长脸上有泪，他说道：“死得好，死得好！”

唐思再扯起了一个武当派的弟子，那人的嘴也干裂了，他直喘气。

唐思说道：“你看，这粒药就是‘快乐神仙’，你要不要？”

那武当派的弟子看着药，他的嘴不由得张开了，但他说道：“不要，我不要……”

唐思笑笑，说道：“‘快乐神仙’是天下武林人不可或缺的药了，你得吃，你吃下去，才能活到明天，是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看到明天的太阳？”

那弟子看看场里的人，无论是唐门的人还是那些被擒的人都看着他。

他说道：“我不愿意……看到明天的太阳……”

他忽地一跃跳到了唐门的一个弟子的身前，他夺过了一枚暗器。

那是一枚铁相思刺。

唐门的人一阵骚动。

他说道：“唐门，唐门，我诅咒唐门！唐门必亡！”

他把那一枚暗器刺在了他的咽喉上！

唐思好没意思，她抬头看到了柳双眼里的泪，她笑了，她说道：“对了，我告诉大家，这一位就是那个在江湖上名声甚响的大侠柳双，他也被本门的月儿姑娘擒来了。柳大侠，你有什么话要对唐门的人说么？”

柳双笑笑，他站起来了。

他的手还是被那一条蛟筋捆着。

他笑微微对着唐门的人。

佛双说话了。

他说：“从前，江湖上的人不认得唐门……”

他要说什么？

“……有人追杀唐门，唐门的功夫不如人，他们没有办法，躲回到了蜀中，他们制出了一种毒药，他们把那毒涂在暗器上，杀死了那个想杀他们的人，从此唐门有了暗器……”

众人看他，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柳双说道：“只是后来唐门的野心大了，专门去杀人。唐门杀人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杀死那个人，赚一点儿银子。说得好听一点儿，是做杀手。说得难听一点儿，是赚昧心钱。再有一个目的，就是杀死那些江湖上最有名望的人，他们大都是好人。”

有人厉声道：“让他住嘴！”

更有人说道：“让他说，看他能说出什么来？”

柳双说道：“据说唐门的暗器天下无敌。但也未必，在我身上，你们唐门的暗器就不能有效。最后你们还是用一个美丽的姑娘来骗我，才把我拿到了这里的……”

忽地有人叫道：“杀了他，他不服气唐门，让他成一个死鬼！”

所有的暗器都射向他！

任慈想拼死保他，她正要跳起来去护着柳双。

忽地眼前有了一个人，她叫道：“别伤着他！”

这是一个姑娘，一个很美的姑娘。

她是唐月，她站在了柳双的眼前，所有的暗器都打在她身上。

唐思叫道：“月儿，月儿！”

一阵子忙乱，有人拿来了药，他们要救唐月，是唐月拿下的柳双。按说唐月正是唐门的功臣。

唐月不理他们，她的嘴角有血，她的身上穿了一件月白长衣，她说道：“柳双，我知道你喜欢月白色，我是你的人，我要为你而死！”

她的脸色苍白。

唐思大叫道：“月儿，你快服药！”

唐月大声道：“别动，我要死，我要死在唐门的手下，尝一尝我平时杀死的人死时是什么滋味儿……”

唐月的身子一阵子颤抖。

唐思说道：“你中了许多毒器，你会死的，只要你让我们给你服药，你才会不死，你愿意要他，我便把他交给你，好不好？”

唐月回头了，她恨恨地看着唐思，说：“我不会相信你，我不相信你，你骗我，你只会骗人！”

唐月的嘴角流血，黑血在流。

唐月说道：“柳公子，我不愿意害你，我只愿与你成亲……”

柳双抱着她，说道：“月儿，你没骗我，你真的没骗我……”

唐月笑笑，她笑得很惨，她说：“我相信了她，我以为她与我一样，都是唐门的人，谁知道她骗我……”

柳双看着唐月，黑血涌流。

唐月说道：“别让他们碰我……”

× × ×

唐月死了，她躺在地上，所有人都看着唐月，唐门的人也死了一个，她是情愿为一个外人而死的。

唐月的死让他们有些清醒了。

突然有人呜呜哭了，她跪在地上，说道：“月姐姐，月姐姐，你……你怎么死了？”

她哭了好久，那唐思说道：“星儿，她死了，你别哭了。”

唐星儿起来，大声叫道：“是你害死了她，是你害死了她！你说你不害她的，你叫我去找她，你告诉我，你会帮她，我才去找她的。我好后悔，月姐姐，我好后悔！”

唐星看着唐月，她哭道：“日月星，屁日月星，没了月亮，哪里还有星星？”

她哭得天昏地暗。

唐思说道：“星儿……”

唐星站起来，她说道：“我不是星儿，我从今起，再也不做唐门的人了，我再也不杀人！”

唐星从她的怀里掏出解药来，这是唐门发下来的解药，如果中了毒，便拿它救命。

唐星把解药扔在地上，她说：“月姐姐不要这解药，我也不要这解药。”

她再摘下她身上的毒器，说道：“我再也不会拿唐门的暗器杀人了。”

她放下那暗器，再对着唐月一叩头，说道：“月姐姐，我走了，我再也不是唐门的人了。”

唐门的人看着她，他们都是静默。

如果要他们对一个唐门的弟子使出他们的威风，他们还能出手。但唐星只是一个孩子，他们怎么对她？

唐星哭着走了，她不回头。

× × ×

唐思回头，她看着柳双，柳双仍是那要命的笑。唐思忽地说道：“我真的有一点儿预感，我知道你是一个祸害，我必须杀了你，只有杀死了你，我才会心里安定些，虽然我不愿意杀死你，但我必须杀死你。”

四十 偷杀仇人

所有的人都看着唐思，唐思握着剑，她忽地大叫道：“我是不是唐门最有信誉的人？我是不是天下最有本事的人？”

她转身对着众人，说道：“我是唐门的掌门，唐门的掌门就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

她恨恨地看着柳双，大笑道：“我杀死你，你叫我唐思，你叫我唐思，你叫我好唐

思，叫我是你的媳妇儿，我便做你的媳妇儿，好不好？”

她扯住了柳双，她的眼儿媚，她醉了，不醉时她的心思好难猜。

吴星雨大声叫道：“唐思，你喝醉了！”

唐思看他，突然冷冷一笑，指着他道：“你以为你是谁？你是我唐思的丈夫了么？我不要你，我不要嫁与你。你走，你走！”

吴星雨笑笑，他低下了头，他受的委屈很大，他的弟子看他，等着他做出决断。

吴星雨会不会再走出唐门，从此与唐门绝交？

他的崆峒派弟子都看着他，等他做出决断。

他们是不是也不情愿受唐门人的颐指气使？

吴星雨抬起了头，他笑笑，说道：“唐思，你别开玩笑。”

他的话意是，如果唐思能再容他一容，他一定会不计此次唐思对他的羞辱。

唐思拿剑指着他的鼻子，说道：“吴星雨，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也是那五大门派里的一个，要不是你见机得早，你也得死！”

吴星雨笑笑，他说道：“也未必。”

唐思大声道：“你不是……”

突然唐日站出来，他站在唐思的面前，说道：“掌门，你喝醉了。”

唐思大笑，身子摇摇晃晃，她指着唐日，说道：“我喝醉了？我没喝醉，我只是说出我的心里话罢了。你喜欢她……”

她再指着任慈，说道：“你拿她回去好了，你把她抢到你的屋子里去，你带着她，让她做你的媳妇儿，好不好？”

她抱着柳双，说道：“柳双，柳双，你也把我抢到你的屋子里去，我不愿意做什么唐门的掌门，你只要我做你的媳妇儿就行，好不好？”

柳双看她，看她醉如梨花带雨，泪流满腮，心道：原来她心里也沉重，只是她做了

唐门掌门，不得不如此做就是了。

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唐思，你不害人，那样你就是一个好人了。”

唐思看着他，说道：“我要是做了一个好人，你就能娶我么？”

柳双看她，看得她的心旌摇摇，如果柳双说能，她会不会偎在柳双的怀里，不再起来？

但柳双看到了任慈，他看到了任慈那一双眼睛很是清亮。他说道：“我不会娶你。”

唐思的酒像是醒了，她看着柳双，笑了，说道：“我早就猜出你会喜欢她，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让吴星雨去杀你的五鹰，我要唐日去杀死她，可惜唐日不能出手。她长得很好看，是不是？我要是一个男人，我也不会出手的。”

唐思哭了，她哭时很伤心，她轻声说道：“好，我不再问你了，问你只会让我伤心。”

她晃着，端着酒杯，一边走一边咏哦：

“人生不相见，

动知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

她哇地吐了。

× × ×

待得她再醒来，她想到了她是在屋里，是什么时候了，她能不能想起她都做了些什么？

她想不起来了，她想着她应该有许多的事儿要做。

可她要做什么呢？

她呆呆坐着，告诉她自己快想一想。

× × ×

吴星雨看得出，那唐思的心思不在他身上。

她的心思全部在那个柳双身上。

如果她真的喜欢上了柳双，他吴星雨便会被她丢弃。

他不愿意被唐思丢弃。

他决心行动，他得去杀了那个柳双。

等得那唐思再醒来时，她才会知道，她只有嫁与吴星雨才行。

吴星雨到了牢内。

听到了一阵子脚步响。

柳双与任慈隔一房间。

柳双笑道：“任慈，我与你猜一猜来的人是谁，来做什么，好不好？”

任慈也被他的心境感染了，此时也是笑吟吟，说道：“好，一齐说。”

两人像抢什么东西一样，一齐说道：“来人是吴星雨，他是来杀你（我）的！”

两人话音刚落，便见到了杀气腾腾的吴星雨。

两人哈哈大笑。

吴星雨想不到他们竟会在他来杀柳双时大笑。

他喝道：“柳双，你死去吧！”

他一剑刺来！

柳双不动，他说道：“你隔着牢房来杀我，总有些不便，莫不如你进来杀我，那样我便可以安安稳稳死了。”

任慈看着他，心道：原来他是那么一个风趣的人，我看错了他。

她笑吟吟道：“吴星雨，其实你也明白，就是你杀死了他，你也得不到唐思的。”

吴星雨被她说中了心事，不由得大怒，他吼道：“我得不得到她，干你什么事儿？”

任慈笑笑，说道：“怎么不干我事儿，你不是想得到我么？”

吴星雨笑了，他恶狠狠地说道：“我想得到你，能怎么样？莫非你会答应，当着这小子的面儿，你便同我亲热么？”

任慈说道：“你听没听到又来了一个人？”

柳双的脸上也带着笑，他说道：“那人我也知道，要不要再猜一遍？”

他这话是问任慈，任慈笑道：“那就再一齐说。”

两人再一齐说道：“是唐日，他也是来杀你（我）的！”

果然是唐日。

唐日一进来，便看到了他们两人哈哈大笑。

他阴沉着脸，说道：“你们笑什么？”

柳双说道：“我与任掌门都猜中了，你是来杀我的。只是你来晚了，已经有一个人要杀我了。”

唐日说道：“我要杀死你，一定要亲手杀死你！”

唐日说着，竟拿出他的暗器，他的手上不知何时已经戴好了鹿皮手套。

只要他一出手，柳双必死！

× × ×

唐思想到了，如果她不在的话，唐日会不会去找那个任慈？

他会，但她不能让他把任慈带走。

她还得利用任慈，不能让他先强娶任慈，那个吴星雨也会去找柳双，他会杀了柳双的。

唐思的心思很缜密，她问道：“吴掌门在哪里？”

身旁的箏儿轻声说：“他去了牢里，他想杀死柳双。”

她再问：“那唐日去了么？”

箏儿再说：“他也去了，他也想杀死柳双。”

箏儿看着她，先时听说吴星雨去了牢里时，她的神色还有一些吃惊，但听说唐日也去了时，她的脸色反而开朗了不少。

她不着急么？莫非她真的愿意让柳双死在他们两人的剑下、暗器下？

箏儿说道：“掌门要不要去救柳双？”

唐思说道：“我为什么要救他？”

箏儿说道：“昨夜里掌门……掌门……”

唐思说道：“说！”

箏儿说道：“昨夜里掌门说，你喜欢他，你不要吴星雨，你只要他，如果他答应你，你就与他成亲。”

唐思的脸没有表情，她问道：“我还说了什么？”

箏儿说道：“我……我不敢说。”

唐思大声说道：“你说！”

箏儿说：“你抱住了柳双公子哭，你说你喜欢他。”

唐思的脸变色了，她知道她醉时说了许多的真话。

她不能说出真话。

她说：“我要去牢里，我去牢里！”

× × ×

唐日说道：“我先杀了他，再杀你！”

吴星雨冷笑：“你为什么要杀我？”

唐日说道：“你想凌辱我们掌门，我便杀你！”

唐日大声道：“谁也凌辱不了唐思，她是唐门的骄傲！”

唐日的话说完，他忽地冲着柳双射出暗器！

一排暗器打向柳双。

柳双的身子想动，但他的手动不了，他只能大喝一声：“开！”

一推而出！

那一排暗器在他身前飞开，直射在墙上。

吴星雨笑笑，说道：“你能躲得了暗器，却躲不了我的剑！”

他飞身来刺柳双！

任慈大声喝道：“小心！”

她的穴道每三四个时辰被人再点过，此时的力道已是受损，根本不能来助柳双。

她叫一声“小心！”也只是能尽她的心思而已。

柳双的臂上划了一剑，鲜血在流。

吴星雨说道：“少了你柳双，世上便少了许多是非。”

柳双大笑道：“要是世上少了你吴星雨，便少了许多的小人！”

吴星雨冷冷道：“还是小人多一点儿，你这样的祸害少一点儿的好。”

他一剑再刺，叭地刺在柳双的肩头。

突然有人一声叹息，说道：“你就是双手捆着，也不会在他的剑下无招可使，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你只要一招出手，他便不敌了，你为什么不与他认真动手？”

来人是唐思，是那个眼光一向极是锐厉的唐思。

吴星雨笑笑，他不信，他说：“你说他放手与我一搏，便会胜了我？”

唐思说道：“不错。他如果与你动手，就是他的手上绞着一条蛟索，他也会胜你。”

柳双笑笑，说道：“唐思姑娘抬举我了。”

唐思说道：“我不会看错，你与唐日不会是他的对手。”

吴星雨看看唐思，再看看柳双，他心道：“唐思昨夜里说出了她的心事，她是喜欢这小子，我不幸了他，怎么绝她后路？”

他冷冷道：“好，你在一旁看着，我与他动手。如果我输了，宁可让他再活下去，

如果我胜了他，你让我杀了他。”

唐思叹一口气，说道：“你已经出手了两剑，你还是杀不死他，你再出剑，又能如何？”

吴星雨大叫：“我一定会杀死他，我一定要杀死他！”

柳双说道：“你不怕我真的胜了你？我拖着一条蛟索，还杀败了你，你一个崆峒派的掌门便无地自容了。”

吴星雨恨恨道：“好，我就与他动手，你看着好了。”

吴星雨绝不相信，一个柳双捆着双手还会胜他，说死了他也不信。

唐日要说话，唐思说道：“你还是等一等他，好不好？”

× × ×

吴星雨大吼一声，冲向柳双。

柳双的双手突然抱起来，他的手再也没了，他只是像拖着一把刀。

一把无形的刀。

一刀狂向吴星雨刮去！

吴星雨大叫，他的剑翻飞，一招招更是繁复，一剑再加一剑，将他的崆峒剑法使得淋漓尽致。他的剑舞得密不透风，柳双再有本事，会把刀砍到了他的身上来么？

柳双大声狂吟道：

“昔有画家吴道子，

一笔画龙不点睛。

待得点睛龙飞腾，

一去苍天不复回。

-

再有柳家双公子，

一刀舞来不稍停。

只要一刀胜得他，

崆峒掌门不称雄！”

他的刀狂舞，竟是把一个吴星雨逼得直退。

柳双突然笑叹道：“吴掌门，我看你还是算了吧，好不好？”

那吴星雨突然大吼，再冲上来。

他使出的是崆峒三十六剑里的绝剑。

叭叭叭一连三响，他的身子震得退退退，一退再退，终至房角。

他的嘴角流血了，他的眼睛呆滞了。他的耳朵少了一片肉，少了很少很少的一片肉。

柳双肃然，他说道：“本来我该杀了你的，你杀死了我的五哥、四哥、二哥，但我听唐掌门的意思，是不欲你死，只好饶过你了。”

吴星雨看看唐思，他心内百感交集，原来唐思早就看出他必败，他真的会败与柳双，那她也是看着他败，不在意他么？

他心里痛楚，突地大声吼叫着，一直冲出去。

四十一 逼你嫁人

唐思看着唐日，说道：“你还要与他动手么？”

唐日长吁了一口气，说道：“是。”

他知道柳双的功力仍在，他可能不是柳双的对手。尤其是柳双不怕他唐门的暗器之毒，他想杀败柳双，大是不易。

但他仍是想与柳双一战。

任慈突然一叹，说道：“唐公子，我劝你别与他动手，你愿意不愿意？”

唐日看着她，眯着眼看她，突然说出一句：“除非你愿意嫁与我。”

任慈笑笑，说道：“如果是从前，你我嫁与你我就嫁与你，但如今不行了，如今与从前不一样了，你说是不是？”

她最后的一句话是问柳双。

柳双笑了，他笑得很自信，他说道：“是。”

唐日忽地眯起了眼睛，他说：“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他决心与柳双一战，即使是死在柳双手下，他也必须一战。

柳双说：“如果你真的愿意与我动手，我便与你一战，我看你比那吴星雨更重，我愿意同你公平一决。”

唐日忽地说道：“谢谢你。”

唐日在柳双的眼里，确是比那个人鬼不如的吴星雨更好，这让唐日也有些感动。

× × ×

两人站在牢内。

唐日的手里握着暗器，如果他能发出“阎王敌”，那柳双能不能接得住？

“阎王敌”会是满天飞器，那时不光是柳双，就是任慈与唐思也都在他的暗器一击下。

他会不会受得住唐日一击？

唐日忽地扑起来，他的手扬起了！

一簇暗器飞向空中！

没人能说出唐日的“阎王敌”有多厉害？有许多的暗器飞出，有直飞的，有斜走的，还有在空中绕飞来去的，更有一些在嗡嗡等着，像在空中不动似的。

你不知道哪一枚暗器能打中你，你也不知道哪一枚暗器会飞到哪里。

柳双索性不动。

任慈看着他，很为他担心，不觉中抓起自己的衣襟，咬在口里。

她怕自己会失声叫起来。

暗器有几枚直冲柳双飞去。

柳双居然不动，他不想移动身形，只是站在那里不动。

任慈忍不住了，叫一声：“小心！”

暗器居然落在他的身上。

唐日大笑，狂笑道：“柳双，你就是不怕毒，你也不免死了！”

柳双的声音居然很镇定：“我为什么要死？”

唐日大吼道：“你中了我的情寒、迷毒，再加上顶厉害的七种毒药，你不死，那就是大罗金仙了！”

柳双笑笑，说道：“我并没中你的暗器，你没看见？”

唐日看着他，暗器都打中了他，他身上足足有三十几种暗器，怎么说没打中他？

再一看，他的身上确是有暗器，但那些暗器都是贴在他的身上的，并不是射在他的肉里。

那暗器出手，一贴近了他，便被他以大力吸住，使那些暗器附身。

柳双在笑，唐日的脸上无笑意了。

他看着任慈说道：“好，果然好！”

唐日走出去了。

× × ×

唐思悠悠看着柳双，说道：“柳双，我看你真像一个好男人，是不是？”

她再看看任慈，说道：“任掌门，我有一个主意，你看好不好？”

任慈悠悠说道：“你的主意没有一个好的，你说出来好了。”

唐思看着任慈，说道：“我有一个主意，我要告诉你们峨嵋派，说你愿意死在牢里，想你峨嵋派一定会来人的，那时我两下齐攻，不就先把你峨嵋派灭了？”

任慈笑笑，说：“依我看，此时你最着急的不是峨嵋派，你想的是别的事儿。”

唐思拍手笑道：“你说我会想什么事儿？”

任慈大声道：“你做唐门掌门，有了荣耀，你会召开一次武林大会，你会把天下武林中人都召来，显显你唐门荣耀，再一件事就是你会用毒，把天下不服你的所有门派都毒倒，让他们都做你唐门的囚人。”

唐思一叹，说道：“知我者任慈也。你要不是我的敌对，我会要你帮我的。”

任慈一叹说道：“我不会帮你，你也不会要我帮你。”

唐思笑笑，说道：“不错，我不会要你帮我。”

唐思看看任慈，大声笑道：“我不会要你帮我，我有一件事要你帮我，你愿意不愿意帮？”

任慈问道：“什么事儿？”

唐思脸红了，想不到名震天下的唐思也会脸红，她微微一笑，说道：“你不会悄声说话？”

任慈看她有一些鬼模样，不禁心里狐疑：究竟唐思是要她做什么？

× × ×

唐思请任慈走出牢门，到了牢外，两人说话。

唐思说道：“好妹妹，我求你一件事，如果你帮我办成了这件事，我一定再也不与峨嵋派为敌。”

任慈头一回见唐思如此求人，她有一些惊愕，她说道：“你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唐思说道：“天下的男人，我只看中了一个人，他就是眼前的柳公子。我与他从未说过，只盼着你能替我说一回，那样我便好好谢你，我会放过峨嵋派的。从前想必你也

听说过，有一句话叫做‘远交近攻’，我如果不能得你帮助，我就会先灭了峨嵋派，那时你就后悔也晚了。”

任慈看着她，心里有百般感触，原来唐思的心思在这里。

她心如刀绞，却表面装作若无其事，她问道：“你是不是弄错了？”

唐思问：“什么地方错了？”

任慈想着柳双，说道：“你用蛟丝加锁，怕也锁不住他。”

唐思冷冷一笑，说道：“如果你说服不了他，我便在明天把他杀掉，把你们两个一齐烧死。那就应了我一句话，我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得不到！”

任慈看着她，看她那恨毒的样子，不由得心内翻腾。

她真的能杀了柳双，她真的能把柳双烧死。

烧死她，她不怕，只是柳双会死，她不愿意柳双死。

唐思突然看着她，说道：“如果你不愿意，那就罢了，我会马上叫人去收拾峨嵋派的！”

她叫了一声：“唐胖子！”

唐胖子应声站出来了。

她说：“人准备好了么？”

唐胖子说话像是背书：“三十六铁骑正在待命，还有唐门二十个杀手，都等着掌门一句话，准备进攻峨嵋！”

任慈一哆嗦，她说道：“不要，不要！”

唐思冷冷一笑，说道：“你想要峨嵋生存，你就得听我的，你去对柳双说你要与唐日成亲，那样我便不会杀死他，也不会杀你。”

任慈大声道：“我不愿意与唐日成亲，我不喜欢唐日！”

唐思冷冷道：“我也不喜欢柳双，我却要他喜欢我，你说是不是孽缘？”

任慈的泪水哗哗流。

唐思道：“你知道如何说，能让他不喜欢你。如果他看破了，我便要你们两个都死！”

任慈看看她，知道她不是唐思的对手，但她情愿柳双跟唐思么？

她轻声说：“你愿意对他好么？”

唐思笑，冷诡地一笑：“我对他好不好干你什么事儿？”

任慈心如刀绞，想了一想，叹道：“好，我便依你。”

× × ×

待得任慈再回牢房，柳双看她，见她泪水盈盈，问道：“她又逼你了？”

任慈笑笑，说道：“她没逼我。”

柳双笑笑，不再出声。

任慈看着柳双，心道：原来我竟以为他是一个富家子弟，谁想到他是那么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不知道他晓得了此情，会怎样想？

任慈说道：“柳双公子，你看我们这一回是不是再也没有法儿了？”

柳双哈哈一笑，说道：“未必，我看你峨嵋弟子都训练有素，她们定会为峨嵋派一争光彩的。我的弟兄们也是热血汉子，关东七雄、五鹰的两位哥哥都会拼死而争的，我怎么会没法儿？”

柳双看她，问道：“不知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任慈说道：“刚才唐掌门告诉我，要我为了峨嵋派嫁与唐日，我打算答应她。”

柳双心一怔，如果任慈真的答应了唐思，嫁与了唐日，那他怎么办？

柳双一时无话可说，他只是默默看着任慈，说一句：“你喜欢唐日？”

任慈说道：“不。”

柳双大声道：“一个人生在世，想做什么便做什么，纵横天下，傲啸人生，岂不是大大快意？你何必苦你自己？”

任慈幽幽一叹，说道：“我为了峨嵋派，宁可苦我自己。当初我师父把峨嵋派交与我的时候，便说了一句：只有我能救得峨嵋。我当初不知，以为师父是说我本事还可，能拔峨嵋于水火之中，不料得却是说，我能以我的美色和番，做一回唐门的媳妇儿，方才能保得峨派幸存。”

柳双百感交集，他欲语又止，再一会儿，对任慈道：“你如果嫁与了唐日，峨嵋派也不会有什么大起色，只是唐门暂时不去灭峨嵋，早早晚晚你们峨嵋派也是唐门的俎上肉，怎么能免了灭门之祸？”

任慈冷冷道：“人都说当年的六国灭在秦国，人人都知是‘远交近攻’，但人人都无法免得。其实是大势所趋，就算能知机识势，又能怎样？”

柳双长声浩叹，说道：“任掌门，我与你虽是初交，但一见如故，不知能不能说上一句话？”

任慈心扑扑跳，说道：“柳公子有话请说。”

两人都不语，只是对面相视，默不作声。

隔着一堵墙，两人心跳声却是相谐。

柳双说道：“我从海岛走时，对妈妈行了一礼，说道：‘如果我能回来，一定给你带来一个好媳妇儿。’我说时，妈妈笑了，说别找一个心眼儿多的姑娘。我妈妈当年是江湖上心眼最多的小双儿姑娘，人家也知道她叫一两。妈妈喜欢我带回去一个好姑娘……”

任慈虽知他要说什么，但心仍是扑扑乱跳。

只听得他说道：“不知道任姑娘……能不能随我回海岛？”

任慈听得他说出此话，竟是心里大大激动，原来柳双的心真正在她的心上。

她心里一阵子狂喜，但又一沉，她是峨嵋的掌门，她不能不顾峨嵋派。

她轻声说道：“柳双，我愿意，但我不能……他又毒杀了文馨。”

柳双说道：“你为了峨嵋派，要屈尊嫁与唐日，我看你不必如此做，你会后悔的。”

任慈心里有苦，却说不出，她心道：你以为我只是为峨嵋，却是错了。我也是为了你，她们就是烧死了我，那能怎么样？只要他们能放过你，我也算能心安。但他们明明不肯放过你，只要他们点火，我与你俱死在这里，峨嵋派也亡了。这代价却是太大了。

任慈说道：“我愿意嫁与唐日。”

柳双笑了，他笑得很勉强，他说道：“那.....我只好祝福你。”

任慈回头，忍住她心头的泪水，她笑笑，说道：“柳公子，何必说这话？”

× × ×

忽听得有人哈哈笑，原来站在牢房外有一个人。

这人是神胖子，是那个与柳双从唐门逃出去的神胖子。

他看着柳双，大声说道：“柳公子，我本来逃走了，但又被唐门抓回来了，你说惨不惨？我想躲着唐门，偏偏躲不过。”

柳双大笑，说道：“神兄，你躲唐门，不是办法，莫如你与我一起，来与唐门作对。”

神胖子大笑，笑得出了眼泪，他说道：“与唐门作对，与唐门作对？那也好，只是你看，你进了唐门的牢房，我也得死在唐门。我死在这里，也算是不冤了。”

神胖子哇地一吐便吐出一口黑黑的毒水来。

他说道：“我已经要死了，我便与柳公子来，死在一起，也算是英雄一回。”

神胖子来了，他坐在柳双的身旁，呆呆而坐。

× × ×

本来，任慈与柳双还有无数的话要说，此时来了一个神胖子，两人反是默默相对，再也无言了。

还有什么话要说呢？

柳双只是叹息，他看着任慈，看她一脸的神色黯然，也知她心里难过。

四十二 神胖子

神胖子与柳双在一个牢房里，他总是唉声叹气，柳双看着他，只是笑。

神胖子说道：“柳公子，你看我们是不是能脱险？如不能脱险，岂不是全都得死在唐门么？”

柳双笑笑，说道：“人谁无死？死就死好了。”

× × ×

到了晚上，看看那唐日又来了，他站在任慈的牢前，说道：“任姑娘，我听得掌门说，你愿意与我在一起？”

任慈看看柳双，说道：“我愿意，只是你们掌门答应我的事儿，不能翻悔。”

唐日说道：“她说过的话，从来不悔。”

任慈笑，却是一脸的苦，她说道：“唐公子，我不知道你要娶我做什么？莫非你在唐门娶不到好媳妇儿么？”

唐日的声音很轻，他说道：“任姑娘，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唐门说一句话，会有上百个好姑娘来的。但我.....我看中了你，从那一天.....”

是哪一天？只有他心里明白，也许任慈也心里明白。

任慈笑笑，说道：“强娶的媳妇儿便就和强扭的瓜儿一样，不甜。”

唐日低下了头，他知道任慈的心头没有他，但他不能答应任慈，他的心里有十分希冀，他说：“我等着你.....回心转意。”

柳双在那边心里一叹。人不愿意，何必强求？

神胖子说道：“柳公子，我看你也喜欢任姑娘，是不是？”

柳双回头看他，看到他的脸上有一丝笑意，他说：“是。”

神胖子说道：“只是我听得人说，唐门的掌门唐思姑娘却喜欢公子，不知这是不是

真事儿？”

柳双说道：“也许是实。”

神胖子说道：“我看公子也得想一想，我看到了那个唐思姑娘，她是很少见的有心计的人。如果公子与她在一起，岂不是如虎添翼？”

柳双哦了一声，不置可否。

唐思的心思难猜，但她喜欢柳双，却是事实。

神胖子说道：“人生在世，实如草木一秋，你要做成大事，必得有些手段。”

柳双笑笑，也不再说话。

神胖子不再说了。

柳双笑笑，他看着唐日，忽地说道：“如果你喜欢一个姑娘，你就娶她好了，只是你娶了任姑娘，你会后悔的。”

唐日抬起了头，他看着柳双的眼睛里满是痛苦，他恨声道：“我不会后悔的，我后悔的是，我该杀你，我却总不曾杀了你。我知道，只有你，才是唐门的最大的敌人。唐思是谁也打不败的，可是你能打败她。”

唐日走了，他悄悄走了。

× × ×

唐思坐在她的椅子上，她看着唐日进来了。

唐日的脸是阴沉的，他说：“我要杀死柳双！”

唐思笑笑，说道：“你杀不死他，只有一个人能杀死他，那个人就是我！”

她指着她自己，笑着对唐日说道：“我能让他服从我，如果他不服，我就杀了他！”

她看着唐日，她的目光咄咄逼人。

唐日说道：“你能成功，但你要是不杀了他，你会败在他的手里。”

唐思笑了，她说道：“你看错了，他不是我的对手，他只会听我的，不然他也会像

你的那个任慈一样，只是一死。”

唐日慢慢走出去了，他不愿意到说任慈，像唐思不愿意说到柳双一样。

× × ×

神胖子与柳双在喝酒。

神胖子买通了牢子，送进了两坛好酒。

任慈看着柳双，柳双的眼睛却不看她，只是对神胖子说道：“好酒，我们来个一醉方休！”

柳双与神胖子便喝起酒来。

神胖子喝得半醉，叫道：“柳公子，你说，我神胖子是不是一个人物？我在江湖上多多少少也算是混了几年的，可惜啊可惜，我竟落成了个如此下场！”

柳双看他，神胖子捋起了他袖子，让柳双看他的臂，他的臂黑一块白一块，他说道：“我恨死唐门了，如果不是唐门，我怎么会受这种苦？我听说五鹰都死了，他们与你是兄弟，都是响当当的铁汉子，怎么竟死在唐门？我恨唐门，我要杀死唐门的人！”

柳双看着他，微微笑着。

神胖子低声说道：“柳公子，你说，你能不能再有机会治死他们？”

柳双一笑，苦道：“你看我这样子，连喝酒都要捆着手，我怎么再治他们？”

神胖子低声道：“柳公子，我与你是朋友，我们明人不说暗话，我看你有办法，你从来有低头的时候，你说，我们怎么能再治住唐门？”

柳双摇头，说道：“怕还是得少林出头吧？”

神胖子大声哂笑：“少林，算了吧，少林算什么？一个悟生大师，怎么能斗得过唐门？我看少林在这一场斗里早就败了。”

柳双突然想起什么，他说道：“怕武当会再崛起吧？”

神胖子指着他的鼻子，说道：“你真是说笑了，武当的乌生长老如今还在唐门吃那

‘快乐神仙’呢，他拿什么与人家斗？”

柳双说道：“那会是谁？崆峒派的掌门吴星雨虽是有本事，但他也不是唐思的对手。再看那华山派，淳于掌门没有出山，便被人家局棋逼退。峨嵋派也受了委屈，还有谁能胜得唐门？没有了，天下再也没有人能胜得了唐门的。”

神胖子冷冷一笑，说道：“有一个人能胜得了唐门，你怎么不说？”

柳双问道：“是谁？”

神胖子指着他，悄声说道：“你啊，只有你能胜得了唐门。你只要娶了唐门的掌门唐思，你还愁她不跟你么？你是真男人，真男人难道怕了女人不成？我看你只要娶了她，她主唐门的事儿，你主她的事儿。那只怕今后的唐门便会不再是从前的唐门了。”

柳双笑笑，说道：“你要我去唐门做赘女婿？”

神胖子大声说道：“为什么不做？唐门做下那么多的恶事，你害她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再说她是一个美貌可人的女人，你娶了她，对你有什么坏处？”

柳双看着他，不动声色。

神胖子说道：“从前人说起大侠柳不恭与小双儿，都知道他们不是凡人，小双儿做事，一向在正邪之间，不讲求善恶，只求一心良安，大侠柳不恭扶危解难，救了多少人？你为什么不做？为天下武林苍生，为了你与各大门派，柳公子为什么不能委屈一回自己？”

柳双听他说得义正辞严，心里也有些凛然。

他是不是真的该与唐思成亲？如果他真的与唐思成亲，是不是会对下大事有所拯救？

忽地，他听得有人一叹，那人正是关在邻近牢室里的任慈。

任慈看着他，说道：“神先生说得对，柳公子你当勉为其难。”

柳双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任慈，他说道：“任姑娘也说神兄说得对？”

任慈尽量不看他，她柔声说道：“天下事儿大，儿女情事小。再说唐姑娘也是一个巾帼英雄，她或许会在柳公子的感召下，忽地有了善心，对于天下苍生有网开一面的善心，那样柳公子对天下武林，功莫大焉。”

柳双笑了，他看着任慈，说道：“我生在海岛，长在海岛，从小父母便没有教我如何做对天下武林功莫大焉的事儿，他们只要我做得正，行得直，便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了。我想任姑娘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任慈心里一阵子难过，知道他所想，竟是钟情于自己，不愿意为武林苍生着想。

柳双饮着酒，大声长吟道：

“杨家有女初长成，
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
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
始是新承雨露时。
……”

更见柳双突起，舞起剑招，人如猛虎，翔若翩鸿，双手虽是捆在一处，却没有一点儿迟滞。

“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
千乘万骑西市行。
翠华摇摇行多止，
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
婉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
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相和流。
.....”

任慈看柳双，竟是大大吃惊，他舞出的一招剑法看去那么熟悉，原来就是那套江湖上轰动一时的“寂寞剑法”。

寂寞剑原是寂寞人所施，使出剑招，便有逼人杀气。

任慈看着他，一叹道：“虎落平阳，你也无招能胜得唐门。”

神胖子看他醉里带愁，说道：“柳公子，你应不应？我去对唐姑娘说。”

柳双看着任慈，说道：“我应是不应，我应是不应？”

任慈不敢看他，见他喝得醉了，此时心境又是极差，哪里敢与他说上一句话？

柳双看着神胖子，说道：“神兄，你说，我是得应那唐姑娘？”

神胖子看着他，说道：“你想胜唐门，你想保得武林一脉，不与唐姑娘成亲，你怎么做？”

柳双再看任慈，任慈竟是再也不看他，他长叹一声，说道：“真个是‘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他起身对着神胖子一揖，说道：“好，好，我便依了神兄！”

神胖子顿时喜形于色，他大声说道：“柳公子此事如能答应，也算救了我神胖子一命，只是柳公子你可得想好了。”

柳双大声道：“就请神兄去与唐姑娘说说，我愿意从命。”

× × ×

神胖子走了，只剩下了任慈与柳双。

两人心境，此时如何说？

任慈说道：“柳公子雄才大略，是大人才，如果能与唐思共事，天下事可图。”

柳双笑一笑，说道：“任掌门，我做事，可不是要图天下事。”

任慈笑笑，再无可说。

任慈说道：“柳公子能与唐思姑娘在一起，未必不是天赐姻缘。”

两人说话，都是言不由衷，都知道说也是白说，但又不能不说，说了又没有什么意思。

看两人在一起，依在牢栏边，互相看着，看出了一丝丝情意，却又偏偏不说情，只是说江湖，说对方。

真个让人看了心内酸楚。

× × ×

神胖子冲进了唐思的屋子，他笑着说道：“唐思，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柳公子他答应了！”

唐思猛地站起来，她喜形于色，但又慢慢坐下了，说道：“他说什么？”

“他说他愿意同唐姑娘……”

唐思笑了，抿一下她的头发，说道：“他会愿意的，是不是？”

神胖子乐了，他伸出了手，说道：“唐姑娘，你答应我，如果我说服了他，你便给

我解药。”

唐思笑笑，说道：“好！”

她伸出尖尖玉笋般的手，递过了一粒解药。

神胖子大喜，他乐哈哈地接过了解药，一口便吞了下去。

忽地唐思失色了，她说道：“对不住，神先生，我看错了，拿错了一粒药，那不是……”

神胖子大惊失色，他叫道：“唐思，你……你……”

唐思笑了笑，说道：“不过么，你那一粒也不是没有好处，那也是解药，只是……”

神胖子的脸抽搐，他说道：“只是什么，你说！”

唐思笑说：“你得十天后发作一次，每十天你都得来找我。”

神胖子恨声道：“唐思，我不是你的仆人，你要逗我，别怪我不客气！”

唐思大笑，她指着神胖子，说道：“你能把我怎么样？你十天后便知道了，你得找我，你得求我，千万别太生气。”

神胖子一颓坐地，他轻声道：“柳双，你倒霉了，你失算了！”

四十三 楚囚作新郎

唐思发下了请帖，这是唐门近来发出的第三次请帖。

唐思在她的房里唱。

她唱的仍是那一支曲子。

“妹子吹箫你应和，

你的心思比妹多。

妹子一声唤哥哥，

少时钻妹怀里啰。

-

钻妹怀里你不乐，

悄声问你想什么？

你说家里太冷寞，

添个儿子热火火。”

唐思在笑，她的心愿了却，能得柳双做她的男人，她有什么不满意处？

忽地眼前来了一个老人，这是那个平时疯疯张张的六老爷子。

他的眼睛很亮，他说道：“唐思，你知道不知道你做错了一件事？”

她有一点儿惊愕，她做错了什么？她如今正在兴旺时，能把一个唐门带领着走向如此辉煌，她有什么错处？

× × ×

六老爷子坐下了，他坐在唐思的掌门的椅子上。

没有别人，他坐就坐好了。

六老爷子说：“我大哥坐在这里，他坐了三十年，最后，他死时告诉我，他最高兴的，就是再也不用坐这把椅子了。”

唐思看着六老爷子。

本来六老爷子已经做了唐门的掌门的，但他恰恰在老爷子死前，遇上了丧子之痛，他就疯了，再也不能作掌门了。

唐思看着他，六老爷子大笑，说道：“你做错了一件事，就是你想嫁与这个柳双。他不是个唐门的人，他永远不会像唐门的人那样杀人。”

唐思看着他，说道：“他会，只要我嫁与他，他便会做了。”

六老爷子用他的一双老人眼看着唐思，他说道：“情使人眼迷，眼迷，则不视。情

使人心迷，心迷，则无智。你无智无视，能有什么作为？”

唐思笑了，她大声道：“我做的还少么？”

六老爷子笑了，他说道：“要不要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 × ×

六老爷子要给唐思讲什么故事？

六老爷子也不管唐思听是不听，他慢慢讲起来了——

从前有人讲过一个故事，叫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说的是魏国的司马昭，他本来已经能把那时的魏帝废了，自己做皇帝，但他不做。

有人问他，他说：“何必我自己做皇帝？”

人人都知道，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儿子要做皇帝。

果然到了魏元帝的咸熙元二年，他的儿子司马炎做了皇帝，建立了西晋，称泰始元年。

“当年的人都知道六老爷子要当掌门了，可我当不了。我不愿意当，我是六老爷子，可不是唐门的掌门。我的儿子死了，我便疯了，你知道不知道六老爷子为什么疯？因为六老爷子不愿意当掌门！”

六老爷子看着唐思，他说道：“你做了唐门掌门，是六老爷子的功劳，你知道不知道？”

唐思笑了，她对着六老爷子一揖，说道：“多谢六老爷子。”

唐思心道：原来他是要我做掌门，只是他的那个司马昭的故事是指什么，莫非他在唐门还另有什么心事不成？

唐思的一脸疑惑被六老爷子看出，他微笑道：“唐思，我告诉你，你做掌门，是唐门的荣耀时期，你好自为之。”

唐思对着六老爷子一施礼，说道：“不知道六老爷子对我有什么指教？”

六老爷子心里在一赞：这丫头看来果然有城府，她当初拿我当挡箭牌，叫我去杀人时，她的心思也毒，竟敢利用六老爷子去杀人？

六老爷子笑笑，说道：“丫头，你尽管做，还有六老爷子在后头替你撑腰，你必成大业！”

唐思忽地问道：“六老爷子，不知道你去没去杀死任慈？”

六老爷子哈哈一笑，说道：“不用我出手，你便把她带走了，你叫我怎么杀？”

唐思笑笑，她心里从来都是以为像六老爷子这样的唐门人都是老朽，他们根本不配在唐门混事儿。

但六老爷子是不是老朽，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 × ×

六老爷子走了，唐思看着墙壁，她对自己说道：“唐思，你与柳双在一起，是不是错了？”

她看着铜菱镜里的自己，绯红桃面，眉秀目清，竟是一个美艳无比的女人，她心道：我生就天也妒嫉的美貌，可决不是光为唐门生的，我有我自己的幸福，干他唐门什么事儿？

她再看那一张武林帖子：

“禀告武林各大门派及天下武林朋友：

唐门掌门唐思欲与大侠柳不恭、女侠小双儿之子柳双共谐连理，婚应在即，盼各位赏光，大婚之日定于元月一日，望即莅临，不胜荣幸！

唐门 唐思

柳双

这一张帖子，就是人不来，也足以惊动武林。

武林中人都知道，从前的柳双是唐门的仇敌，但如今他们都会知道柳双已经做了她

的赘婿，他们那惊讶、失望，可想而知。

武林从今都得屈服唐门的铁腕之下。

就是各大门派接到了此帖时的那失望、愤怒心情，可想而知。

但他们又能奈唐门何？

说不定他们都会到蜀中来，派人来看看唐门掌门的婚事。

× × ×

果然，到了年底，缕缕行行来了许多门派的人，不光是邪门派的人物来了，就是那些名门正派也派人来看这一次婚礼。

有人不相信柳双会皈依那唐门，但也有人将信将疑，来蜀中是看一看，再别作打算的。

最气愤的要算是关东七雄与那五鹰的老大与老三。

老三大声恨道：“如果他与唐门的那个妖女成亲了，我便死在他面前！”

关东七雄的老大喝道：“为什么要死，我们便与那个妖女一拼，他到时是羞是愧，还是帮那个妖女，我们就看他的了！”

九个人已存拼死之心，准备到那唐门一闯。

× × ×

听得人说，那婚礼因为想着怕各大门派心内存疑，所以才到了奉城去举行。

奉城本来就是柳双的父母祖籍所在，他自是乐意了，看来唐思虽傲，但在行事时也不得不依着柳双一些。

到了奉城的人到处打听柳双与唐思的消息，但人虽多，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去处，只是知道此时他们两人未到。唐门的人也只是三十六铁骑与那个在街头上整天疯疯颠颠的六老爷子到了，还有一天天住在客店里的唐日。

没人知道唐思与柳双何时会来。

×

×

×

到了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忽地当街传来了一声喊：“来了！”

便见到来了一行人，当先的是一队队的唐门弟子，个个都配兵器，腰里都挎着镖袋。人人骑马，趾高气扬，走进了奉城。

当中簇拥着一抬轿子，轿子里不用说坐着的正是那个娇人儿唐思了。

据说她本来就是武林中的美人之一，但人皆围观，却是看不见她。

后面再有一乘小轿子，便知道定是那个柳双了。

这几年来，柳双的名声并不比唐思差，说起唐思来，人们必提柳双，提起柳双来，人也必提唐思。

只是唐思人是常见的，那柳双却是不常看到了。他长什么模样，是不是一个俊美公子？

可看不到柳双的模样。

×

×

×

人们进了奉城，在奉园住下。

当晚，唐思请十个唐门弟子“请”来了柳双。

她笑吟吟说道：“柳公子，请坐。”

柳双笑道：“明天就是你与我的大礼日期，何必还这么客气？”

唐思脸一红，当初她隔帘与柳双说话时，便心里盛赞一声柳双，一心要把他弄来做她的如意郎君。

如今果然遂愿了。

她笑道：“柳公子，我以后只叫你柳公子就是了。”

柳双笑笑，说道：“只是不知道我明天与你行礼时，我的手上是不是还捆着一条蛟索？”

唐思笑了，她悄声道：“你要成为我的人儿了，我怎么能再捆着你？到时只怕你会捆我了。”

柳双笑笑，说道：“你不捆我就是万幸，我怎么敢捆你？”

唐思斜眼瞟他，说道：“她成了你的妻子，别说是捆，说做什么，她也得依你。”

她说话时声音微微颤抖，真个是动了情的。

柳双笑笑，说道：“只是一拜天地时，你不能让人看到我仍是捆着的楚囚。”

唐思一叹，说道：“我不敢解开你。我知道你并不同我一心。”

柳双笑笑看她，知道她心里还有一些鬼主意。

她说：“我先找一个人，看守任慈，如果你一跑了，我便杀了她。”

柳双失色道：“任慈与我有什么关系？”

他哈哈大笑。

唐思看着他笑，看他笑得很自然。但她仍是一叹，说道：“虽说你说她与你无干，但我一定说你愿意与她在一起。”

柳双摇摇头。

唐思再说：“你得听我的，先服下一粒药，再让我点你的十七道大穴，那样你就不再是一只虎了。”

她轻轻拍着他的肩头，说道：“要你愿意是虎，到了晚上……”

柳双只好苦笑。

她考虑如此周详，怕他只能认命了。

柳双说道：“如此说来，我只能听你的了。”

唐思说道：“你不是听我的，是听你媳妇儿的，你说是不是？”

柳双说道：“你要我吃什么药？”

唐思拿出来药，她递与柳双吃。

柳双看着这药，说道：“是情，还是义，是毒，还是解药，谁知道？”

唐思缠绵说道：“我不会给你服毒的，只是你服下了这药，气力会小一点儿。一会儿我再封住你的穴道，你就可以同我成婚了。”

柳双大声笑道：“莫非你要在我与你的婚礼上弄一段木头么？”

唐思也笑：“你不是木头，你是火，待得人都散尽时，我与你好好快乐。”

× × ×

果然到了这一天，也到了这一时辰，唱赞的人喝道：“蜀中唐门掌门人唐思与大侠柳双成婚庆典当下举行！”

这时，所有的来贺宾客逾常之多，少林、武当、华山、崆峒、峨眉都是掌门人亲来，坐在那里。

崆峒掌门吴星雨在冷笑。

华山派掌门自是进得屋来，也不与人说一句话。

那峨眉派的伊文静竟是静静而坐，看也不看周围的人。她的脸上有焦虑神色，掌门在哪里，是生是死，她都不知。

只有武当派的乌生道长坐在那里，唱咧咧道：

“大礼在即，
有人愁其，
有人乐融，
天下武林，
大势已去。”

无人说话应他，只有少林的方丈悟生大师道一声：“阿弥陀佛！”

上次唐门劫杀少林，使得悟生大师一身功力尽废。如今的悟生大师已是凡人一般，只是他是得道高僧，对此也不深憾。

走出来了唐门的掌门唐思，她身穿大红喜衣，对着众人行礼，说道：“多谢各位前来，多谢给我婚礼添喜！”

只听得有人问：“不知道柳少侠在哪里？”

问话的是那关东七雄的老大。

唐思笑一笑，说道：“他来了。”

众人回头，果然看到了柳双。

他脸色苍白，一身喜衣，看神色甚是困顿，人显然是被点了穴道。

正欲成亲行礼，忽地那五鹰的老三大声叫道：“慢着！”

唐思知道，柳双的朋友会来几个人，他们也会扰她婚事，所以她并不意外，只是静静看着他，等着老三说话。

老三愤声说道：“我是五鹰的老三，就是前些时日，这个唐门的掌门唐思，派来了那个崆峒派的掌门吴星雨，叫他来杀我们兄弟五人。我的二哥、五弟、四弟都死在他手下，崆峒与我五鹰的仇恨，都要着落在她身上！”

五鹰的老大看着柳双，说道：“这是我的兄弟柳双，他本来不愿意与唐思成亲的，你们都是明眼人，看得出他被人下了毒，也点了穴道。岂有这样子给人作新郎的？我看必是有冤！我们都是江湖人，让我兄弟蒙冤做她的新人，我看就不必了吧？”

唐思笑笑，看着两鹰说道：“我也知道你们是我丈夫的朋友。只是我与你们间的误会甚深，不得不先说清。先说第一件事，你说我让崆峒派的吴掌门去杀你们，那可是误会了，我不曾请吴掌门杀人，是不是？”

吴星雨看着她，她笑意盈盈站在他的面前，他能说一句什么？

她说她不曾与吴星雨合谋，是要他卖她一个面子。

崆峒派卖不卖她一个面子，这很重要。

吴星雨恨她，恨她背情忘义，但他也不想得罪她。

吴星雨一接到帖子，恨她入骨，恨不能一剑刺死她。可一看着她，他此时还是恨不起来，远远不像他在家里时想着，要全派一起动手，诛她无情。

他慢声说道：“不错，崆峒派决不会因为哪一个人，而让她利用。五鹰的过节，是我崆峒派自家的事儿。”

众人哗然。

唐思笑笑，对着吴星雨说道：“多谢吴掌门。”

这一声多谢，使得吴星雨再生痴想。

他看着唐思，心道：说不定事实上她嫁与那个柳是一计，她根本就不会对柳双放心。再说柳双也看中了那个任慈，她与柳双间的事儿并不能情谐，我何必得罪她？

想到此处，吴星雨苦笑笑。

唐思再笑盈盈看着大家，说道：“再说第二件事，我的丈夫中了毒，人都能看得出，但他不是中的唐门之毒，他是中了情毒。这中间的过节，我也不必细说。只是我们都是江湖人，他在这里，如果他不愿意嫁与我，他会说出来的。”

柳双能说什么？他看出来，在这场面上并没有任慈。

任慈在哪里？她一定是真的在牢里，唐思拿住了她。如果柳双不愿意同她成亲，她必是杀死任慈，先灭了峨嵋派。

他不能说话。

他只是对唐思笑笑，这一笑笑呆了五鹰的两位。

正要再行礼，忽听得一个女人声音莺声燕语：“我有一句话，要问一问唐掌门！”

四十四 情不由己

要说话的正是是一个美貌少女。人很少有认得她的。

她微微脸红，只是看着唐思，问道：“唐掌门，你成亲大礼在即，连一向在唐门盘桓的乌生道长也在场，可我们掌门任慈在哪里？”

唐思笑一笑，她看着柳双，依在他身上。

——这一依偎让伊文静心如刀扎。

她也喜欢柳双，但她知道她不是柳双的女人，只有像她的掌门任慈那样的女人才是柳双的好妻子。

她曾为任慈与柳双暗暗祝愿，但愿他们成双成对，好事得谐。

但如今柳双却与唐思结成连理，任慈在哪里？

她一声问，顿时使人都是惊觉：对啊，按说唐思大婚时，任慈贵为一派掌门，怎么也该在场的啊。

唐思看着伊文静，心里气道：看来这个姑娘也是一个难对付的人。如果她做了峨嵋派掌门，也是一个劲敌。

想是如此想，但她的脸上却是笑着，对伊文静说道：“伊姑娘真是我辈中人，我得知伊姑娘的名字，却是在任慈姐姐的口中。”

一句话，说得底下的人都是松了一口气，想着原来任慈在她唐门，说不定也是一效崆峒派的故事，做她的手下人了，何必空自为她担心？

但伊文静却不买她的帐，她冷冷问道：“唐掌门还没答我的话呢。”

唐思心内暗暗骂道：早早晚晚，要你领教我的手段！”

但她的脸上仍笑，说道：“我有一件喜事要告诉大家，那就是峨嵋派的掌门与我唐门的唐日公子近日内也要择吉成亲，这是我唐门的大事，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望大家到

时也来喝一杯喜酒啊。”

伊文静忽地叫一声：“不可能，这不可能！”

伊文静站起来，她大声道：“这不可能！”

唐思笑微微，说道：“什么不可能？”

伊文静大声道：“我们掌门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她怎么会看中你们唐门的一个杀手！”

唐思说道：“情感这事儿，谁说得明？你说不可能，我说可能。那人们再怎么说？”

伊文静大声道：“请出我们掌门来，当着众人面，我问她一声，要是掌门她自己也如此说，我就信你。”

唐思大声道：“唐日！”

唐日从底下站出来。

唐思笑笑，说道：“唐日在江湖上说话，从来也是一言九鼎的，你们不信，自去问他好了。”

伊文静看着唐日，她缓缓起身，走近了他。

唐日不愿抬头，他闻到了一阵兰麝之香。

伊文静问道：“我们掌门在哪里？”

唐日说道：“她在唐门。她很好。”

伊文静说道：“她为什么不来这里？”

唐日忽地低下了头。

谁知道唐日会说出什么来？他会不会直接说出唐思的计谋来，他会不会说出任慈在牢内？

唐日扬起了头，他说道：“任姑娘不愿意来。”

听的人都是愕然，只有伊文静的脸忽地变得苍白。她明白唐日会说出些什么话来

了。

她但愿唐日不说。

想唐日也不会愿意说吧？

但人都盯着唐日，他怎么会不说？

唐日的声音清清楚楚：“她喜欢这个柳双，但他娶了唐门的掌门，她伤心，所以不愿意来。”

人都无语。

很多人不知道唐门的唐思与峨嵋掌门任慈都喜欢柳双，此时一听，原来竟是这么一个原因，顿时心里疑惑都是冰释。

唐思笑笑，说道：“唐日的话，想必伊姑娘也都听见了，看来我们与峨嵋要成为亲人了。”

伊文静的脸变得更白，她大声道：“不会，我们不会与唐门结亲的，你死了这条心的好！”

唐思反倒不如伊文静那么激动，她笑笑说道：“峨嵋派的掌门现今是不是还是任慈？”

伊文静愣了一愣，说道：“当然是师姐掌门。”

唐思笑笑，说道：“那好，就叫任姑娘来决定与唐门是结怨，还是结亲，好不好？”

伊文挣再怎么说出一个不好来？

× × ×

众人只好看着那柳双与唐思成亲了。

那五鹰老大忽地跳上去，扯住了柳双，说道：“兄弟，你怎么能与她成亲？她心比蛇蝎更毒，人比奸邪更坏，你与她成亲，有什么好？”

柳双看着老大，说道：“大哥，我的事儿.....你让我自己作主，好不好？”

老大看着他的眼睛。

他曾十分相信这一双眼睛，此时看着这一双眼睛，仍是那么清澈，他慢慢放开了手。

柳双拍拍他的肩，说道：“大哥，你放心，我会记着五哥、二哥、四哥的。”

他说得很清楚，让老大放开了他。

× × ×

人都看着两人行礼。

唱赞已毕，看着众人，那唐思说道：“我与柳公子成亲，也算是江湖上的一件大事。

如果有谁还有什么疑惑，只管说出来好了。”

没人再说，就是少林方丈与武当的乌生道长，也都是看着他们摇头。

柳双无语，他被人扶着慢慢走进去了。

人都坐在宴桌上，无人能吃得下酒菜。尽管唐门的人都在殷勤招待。

少林方丈看着众人，心道：武林一劫啊，武林一劫啊。

看来如是唐门降了柳双，便可大举进攻江湖各大门派了。

人人沉重，哪里还有心思喝这喜酒？

只有伊文静自己斟了一杯酒。

她这是一杯苦酒。

只有她们峨嵋派，至今不知道自己的掌门是不是还活着。

她喝下了这一杯苦酒。

武当的乌生道长大声道：“人生得醉，千金买醉也须醉，此时醉也不愿醒，喝啊喝啊！”

人知道他是残废人一般，自吃下了唐门的那“快乐神仙”，便如同一个废人，他自己不颓丧么？

乌生道长唱道：

“人生千金须买醉，
我自空杯难一回，
再说浪花淘英雄，
古来征战几人归？”
人都尽在颓丧中。

五鹰老大与老三举杯大笑，两人喝得烂醉，老三逢人便举杯，与那关东一丐老太婆也要共饮，他醉道：“我们也降了唐门，让唐门一统天下，好不好？”

他哇地一声，大吐起来。

× × ×

洞房里，一片红色。

都是喜色。

唐思摘下了她的头簪，依偎在柳双的身上，说道：“我好累。”

柳双笑笑，说道：“天天图谋别人，你当然累。”

她可怜兮兮地说道：“柳郎，你是我的丈夫了，江湖上都是人人皆知了，你别对我太不好。”

柳双大笑，说道：“我做了你的丈夫，还被你点了十七道大穴，还吃下了你的迷药，我哪里敢对你不好？”

唐思悄声说道：“你别生气，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给你陪罪，好不好？”

柳双笑笑，说道：“只剩下了你与我两人，我看也与有人一样。”

他坐在床上，说道：“我困了，我要睡了。”

他竟是躺下了，一睡便睡着。

唐思身着大红喜衣，看着那滴泪的红烛，心道：原来人成亲是这个样子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如何能得了柳双的心才行？如果得了一个人的身子，却得不到这个人的

心，要他这个人有什么用？

她慢声说道：“柳郎，你睡一醒！”

柳双说道：“我与你没有深夜谈兴，你还是早早睡吧。”

唐思依在他的身旁，她看着柳双，看他浓眉锁，心道：他不愿意与我成亲，甚至对我的美貌也不看。我看他是对那个任慈心思已深，我早早绝了你的念头，让你再想什么？

她深深一笑，笑得很甜。

柳双似在梦中，他问道：“唐思，你笑什么？”

唐思笑笑，说道：“我笑你，你睡觉的模样，真是好看。”

柳双说道：“那你就看吧。”

× × ×

夜深人静，更漏已残，听得更鼓敲了两下，唐思仍是坐在那里看着柳双。

她心里想道：我早早把那任慈许与唐日，他就会对我情衷一心了，那时我还愁什么？

她过去睡了，轻轻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她自己紧紧贴在柳双的后背上。

她也觉得柳双的后背渐渐暖了。

她还是睡不着。

× × ×

唐日坐在他自己的屋内。

他想着那个任慈。她在做什么？她会不会心头也很不快？

他轻轻坐起来，他似乎又闻到了一股兰麝之香。

真的屋内有人。

这是那个伊文静姑娘。

她盯着唐日看。

唐日霍地坐起，他问道：“你来做什么？”

伊文静说道：“我要你带我去看峨嵋派的掌门。”

唐日大喊道：“不，不行！”

伊文静笑笑，说道：“你知道，这里住的都是江湖各大派的人，如果你带我走，我便放过你，如果你不干，我便叫喊，我喊你非礼我！”

唐日笑笑，说道：“人都知道我不会做那种事儿的。”

伊文静笑笑，说道：“人都会相信的，我只要撕碎我的衣服，我再叫喊几声就行了。而且我断定你不敢杀死我。”

唐日大声说：“我为什么不敢杀死你？”

伊文静说道：“我已经告诉了峨嵋的所有人，如果我出不得这屋去，她们便叫嚷起来，说你非礼我了！”

唐日看着她，不知她何以会这么做。

伊文静说道：“我不相信唐思，我不相信我们掌门还活着。”

唐日忽地说道：“她还活着。”

伊文静说道：“我相信你，但我一定要见到她。”

唐日想一想 说道：“好，我带你去。”

× × ×

两人走出屋去，果然看到了树下有峨嵋派的人。

伊文静对那人挥一挥手，那人便悄然隐去了。

两人走到了一个很深的院落，门口站着一个人，他看着唐日，说道：“日哥来了？”

唐日嗯了一声，说道：“我请一个姑娘来劝说任姑娘，你开门让我们进去。”

那唐门弟子打开了门，唐日带着伊文静进去了。到了里面，忽地出来了四个老人，他们都是唐门的好手，他们看着唐日，说道：“唐日，你可以去看那任姑娘，但这位姑

娘不能去。”

唐日说道：“我只问一句，她能不能进去？”

他手里握着一枚唐门的暗器。

一个老人晒道：“唐日，莫非你想与我们动手么？”

就是四个老人再有本事，他们也不会是唐日的对手。

另一个老人叫道：“唐日，你休胡来，你……”

唐日冷冷说道：“我只问一句，知果你们不愿意，我使用这一枚铁相思刺扎在我的咽喉上。”

原来他是以自尽相威胁。

那四个老人面面相觑，他们不敢让唐日自尽。

四个老人说道：“唐日，你得保住任姑娘的安全，我们便让你进去。”

唐日说道：“好，如果出了事，我自尽谢罪便了。”

四个老人让开了路，唐日带着伊文静进去了。

地牢里，果然坐着一个人。

那人正是峨嵋派的掌门任慈。

伊文静大喜，颤声说道：“师姐，是你么？”

四十五 更生一计

伊文静看着任慈，竟看出她师姐有些落寞的神情，心里一猜便知。

原来师姐真的知道了柳双的事儿，也许唐日所说的她要嫁与唐日，也是真的。

她问道：“师姐可好？”

任慈笑笑，说道：“我还好，我猜你是来看柳双与唐思的婚礼的，是不是？”

伊文静说道：“我们来了十几个姐妹，都想来看看你。”

任慈笑笑，说道：“文静，我看你足以堪当大任，我想把峨嵋派掌门的重担交与你。”

伊文静笑了，她看着任慈笑一笑，说道：“我是什么人，我自己最清楚不过。如果师姐要找一个掌门，我看峨嵋派目今还没有一个人能胜过师姐的。师姐如果想明白了，我便在你交我做掌门的那一日自尽。因为我做不了峨嵋派的掌门，你这是强求我。”

任慈笑一笑，说道：“何必着急？”

她再也不提此事，只是问起峨嵋派的一些事儿。

唐日在远处，他一声不吭。

伊文静忽地说道：“师姐，柳双公子与唐思成……”

任慈大声说道：“我知道了，你别提他们，好不好？”

伊文静再说道：“师姐，他们说，你也要与唐公子……”

任慈笑一笑，笑得有几分凄楚。

她说道：“我要与唐日公子成亲，是不是？人都是这么说么？”

伊文静不忍再说，她低下了头。

看来这也是城下之盟，任慈为了峨嵋一派命脉，才答应唐门的。

伊文静恨得咬紧了银牙。

如果峨嵋派真的势力强大，她们何须怕这唐门？

就是与唐门一场血战不免，她们也不会让她们的掌门受辱。

伊文静说道：“师姐，你不能……”

忽地，任慈问道：“他们成亲了，入洞房了是不是？”

伊文静说道：“是。”

她的声音很低。

她曾与峨嵋派的姐妹们等待着，如果柳双公子的洞房夜有变故，她会冒死去接应的。

但没有，只是看到了人家那洞房里喜烛高烧，人已昏睡，还能希冀什么？

伊文静说道：“他已经与唐门成为亲人了。”

任慈的心一沉。

她也是像伊文静一般，希图到了最后时刻会出一种奇迹，但看来没什么奇迹出现，只是柳双做了唐思的男人。

她也只能做唐日的妻子么？

是不是只能如此？

她扬头看天，天看不到，只能看到那囚室的天棚。

她说道：“我愿意嫁与唐公子。”

唐日忽地说道：“任慈，我这时不会娶你。”

为什么？她看着唐日。

唐日说道：“我要娶你，便娶一个真心嫁与我的人，我不要一个人睡在我的床上，对我仍是三心二意。”

任慈大笑，她像是要笑出了泪水，她指着唐日说道：“人无多求，必是有福。你何必再逼我？你要我一心想着你，那根本就不可能，莫不如你拿去了我的身子，让我做一回你的人就是。”

伊文静大声道：“师姐，我们与唐门一拼，就是拼个全派覆灭又能怎样？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任慈叹气道：“屁话，屁话！如果碎了，便是瓦，如果全了，就可能是玉，你连这个都不懂，你怎么做峨嵋派的掌门？”

伊文静也是聪明人，一听得她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峨嵋派的掌门，看来她一心要嫁与

唐门，为峨嵋免祸了。

她垂泪道：“师姐，师姐，你不必那么做。”

任慈笑道：“好了，你走吧，我要自己清静一会儿。”

× × ×

吴星雨看着他的屋内，他的屋子里很清冷。

如今，他喜欢的一个女人正被人娶走，她正搂在别个男人的怀里。

他恨恨不已。

忽地眼前多了一个人。

这人是那个唐门的六老爷子。

他坐在吴星雨的眼前。

他说：“你是不是想借酒浇愁？”

吴星雨冷冷一笑，说道：“我有什么愁？只是天下人人畏惧的唐门有愁事来了。”

六老爷子竟是听着他说，微微笑着。

吴星雨坐下了，他傲然而视，看着六老爷子。

他说道：“我从前以为唐门有了这么一个深谋远虑的掌门，就能一统天下武林，才不惜跟她干。可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错得太厉害了，崆峒派太不值了。”

六老爷子大声道：“你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吴星雨说道：“我去过那个小镇，我看过了那个坟，我知道那个人埋了后，再也没有人去料理过。”

六老爷子的眼睛眯起来了，他看着吴星雨，说道：“你的话我不懂。”

吴星雨大笑：“何必装作不懂？我说话的意思是，你的那个假儿子死在小镇，你不必装疯了，我也知道你没疯，你儿子没死，而且据我所猜，你儿子是……”

六老爷子忽地色变，他大叫一声：“慢着！”

他不想让吴星雨说出他的儿子是谁。

六老爷子忽地一叹道：“人都说崆峒掌门智计很深，看来不错。”

吴星雨笑笑，不语。

六老爷子说道：“吴掌门，你为什么不好好乐一乐？”

吴星雨笑笑，说道：“我有什么喜事，要好好乐一乐？”

六老爷子笑了，他说道：“物极必反，你连这理也不知道？你要知道这理，你就知道，唐思要是你的了。”

吴星雨大声道：“她与柳双成了亲，已经是一朵残花了，我要她做什么？别说她是柳双的妻子，就是她不是，我也再不会理她！”

六老爷子看他气哼哼，等他说完了，忽地一叹，说道：“我从前以为你是一个做大事的人，谁知道我还是看错了。”

吴星雨说道：“你看错了什么？”

六老爷子说道：“女人是什么？女人是衣服，人穿过了，既是舒服，又很暖和，你穿穿又有什么？你是做大事儿的人么？你能与唐门一起，做天下武林领袖么？你娶一个嫁过的女人，又能怎么样？”

吴星雨说道：“你说她会嫁与我？可她如今正搂在另一个男人的怀里呢。”

六老爷子大笑，说道：“你是一个心智很深的男人，我不用教你，你会把她的心争取到你的身上。”

六老爷子走了，吴星雨仍是在暗中坐着，他像是睡着了，但他一双眼睛仍睁着，看着暗夜。

× × ×

当当敲门声，开了一扇门，从外面走进来了六老爷子，他坐在正当中的一把椅子上，他说道：“妙手刀，你说，那个多目神瞽在哪里？”

妙手刀笑笑，说道：“他如今正在独山那里转，他对唐门的毒药有点兴致。”

六老爷子笑笑，他说道：“他没有眼睛，去独山那里能看到什么？”

矮子忽然说道：“他用鼻子嗅。他的鼻子很好用。”

瘦子冷冷道：“如果老爷子不愿意他用鼻子到处嗅，我就把他的鼻子拿回来，下酒。”

六老爷子笑笑，说道：“他愿意去独山，就让他独山上来来回回地转好了。”

他再问那个矮子：“那个柳双怎么样了？”

矮子叹一口气，说道：“唐思不妙，他背对着唐思睡。”

六老爷子大笑，说道：“他不背对着唐思睡，我们才不妙，他背对着唐思睡，有什么不好？”

× × ×

少林方丈正在熟睡，忽地听到了一声叫声：“方丈醒来，方丈醒来！”

他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没有眼睛的人，正对着他看。

他问：“你是谁？”

那人叹一口气，说道：“多目神瞽。”

方丈说道：“你找我做什么？”

多目神瞽说道：“柳公子告诉我，不方便找他的时候，便找你。”

方丈坐起，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多目神瞽说道：“独山，你听没听说过唐门有一处秘地，那就是制毒的独山？”

方丈霍然道：“独山？你去过独山？”

多目神瞽笑笑，说道：“有时瞎子也很有用的，你知道不知道？”

方丈问道：“你去独山，看到了什么？”

多目神瞽说道：“他们用那种罂粟花做药，制成一种‘快乐神仙’。”

方丈说道：“既是知道了用什么做药，便可以制出解药了。”

多目神瞽说道：“我不能告诉公子了，你告诉他好了。”

方丈一笑而诺。

× × ×

天已入夜了，柳双仍在双眼睁着，他背对着唐思，想着他自己的心事。

唐思说道：“你是不是没睡？”

柳双不语。

唐思大声道：“我知道你没睡，你自己不说话，有什么用？我听得你你没睡。我虽说是头一回与你睡在一处，但我像跟你一辈子了，我知道你睡时怎么呼吸，知道你不睡时怎么呼吸，你骗不了我！”

柳双叹一口气，说道：“我睡不睡与你有什么干系？我又不动，你尽睡你自己的好了。”

唐思吹气如兰，她幽幽地说：“我是你的妻子了，你就不能搂着我？你假装对我好一点也行啊，尽尽你做丈夫的义务，行不行？”

他笑笑，转过身来，看她。

她轻声说道：“你别装那个王八蛋柳下惠，他该不是你祖爷爷吧？”

柳双一乐，他笑时很好看。

她摸着他的脸，说道：“其实我做不做掌门都无所谓，只要我嫁与了你，我什么也不想做了。”

柳双看着她，她轻轻偎在他的怀里，她说：“你恨我也不要紧，早晚有一天，你亲手把我杀了，那就行了，我反正已经是你的妻子了。”

她说完，轻声地笑了。

她再唱道：

“妹子吹箫你应和，

你的心思比妹多，
妹子一声唤哥哥，
少时钻妹怀里啰。

-

钻妹怀里你不乐，
悄声问你想什么？
你说家里太冷寞，
添个儿子热火火。”

唐思悄声说道：“柳双，你恨我也罢，你喜欢我也罢，你只给我一个儿子，我别的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一个你的儿子，行不行？那时你走了，我看着你的儿子，我看着他，他像你，天天长啊长啊，越长越像你，好不好？”

她哭了，哭得直伤心。

她是一个好姑娘，只是柳双不喜欢她，她怎么办？

柳双看着她，他也黯然神伤，他怎么说，他对唐思说什么？她是一个好姑娘，但她的心太狠毒了，她一心图霸业，她要杀遍天下，她要占天下。她的心太野了。

柳双长长一叹，他慢慢转过身去，但这一回他翻身的时候长了一点儿，也很温柔。他还是用他的背对着唐思。

唐思悄悄地笑了，她知道如何对付柳双，只要她用上一点儿心思，柳双还不是她的对手。

要知道，他的心很软的，一个软心的人他怎么能对付过唐思？

只要她再对他好一点儿，再好一点儿，他会把她搂在怀里的。那时，他会用劲儿搂她，搂得她喘不上气来。

四十六 疯狂杀人

乌生道长正在喝酒，他总是时时用酒来麻醉他自己。

他不能停下喝酒，如果一停，他便会想着要吃那种可怕的毒药。

那种毒药叫一个很美妙的名字“快乐神仙”。

他不能吃那种毒药了，他时时提醒他自己，但他还是不能不吃，因为他不吃，便会死。

他的眼前站了一个人。

这人是吴星雨，他看着乌生道长，像是看着一个可怜虫。

他笑道：“乌生道长，你要是死了，武当派便会亡，是不是？”

乌生道长大骂道：“你死了，崆峒派才会亡。我要真是死了，武当派更会兴旺！”

乌生道长恨他自己，恨他自己不死。

吴星雨看着周围的武当派弟子，他们都是懒懒洋洋，坐在那里看着吴星雨。

吴星雨大声道：“你们听好了，乌生道长说过的，他要是死了，武当派便会更兴旺。我为了武当派的兴旺，让他一死！”

吴星雨拔出剑来，唰地刺入乌生道长的心窝！

乌生道长大叫一声，顿时气绝。

周围的武当派人都是站起来，他们毫无气力，但他们的眼睛都逼视着吴星雨，一个武当派的弟子大喝道：“你杀死我们的掌门，你算是什么东西！我们武当派誓与你为敌！”

吴星雨慢慢悠悠拔出了剑，他说道：“世上还有一个武当派么？我怎么没听说过？”

他看看那个弟子，说道：“你敢对我顶嘴，杀！”

他身旁的一个崆峒弟子立时挥剑，把那个武当弟子挥成了两段！

吴星雨大声吼道：“还有谁对崆峒派不服的？站出来说话！”

武当派的几个血性弟子要冲出来，宁死也与他们一拼，但有几个老成的弟子围住了他们，他们的手哆嗦着，扯住了那几人。

吴星雨笑笑，说道：“什么武当派，都是一群死狗！”

他领着众弟子，扬长而去。

× × ×

唐思正在描眉，她坐在柳双的眼前描，尽管柳双不看她，她也描得很有兴致。

忽地有人报说，崆峒掌门吴星雨杀死了乌生道长。

唐思一愣，问道：“他两人争吵了么？”

那人说道：“没有。”

唐思明白了，吴星雨知道她此时要笼络人心，便开始杀人。

从前的吴星雨是她的人，如今他杀死了人，所有的帐都会算在她的头上。

她轻声说道：“好，我知道了，去吧。”

她对柳双说道：“我与你成亲，不愿意杀人了。你看着，我把那件事平息了，好不好？”

柳双笑笑，算是赞成她的话。

唐思乐了，她亲了一下柳双的额头，出去了。

× × ×

唐思走到了街头上，她到了酒楼上。

有几个崆峒的人在酒楼上喝酒，坐在正中的就是那个吴星雨。

吴星雨一看到了她，心头不禁就是一阵子酸楚：她拿他当玩艺儿了，耍了他一回。

他是崆峒派的掌门，怎么能给她耍？

唐思慢慢上楼了。

她仍是袅袅娜娜。

但她的一切风韵，看在吴星雨的眼里，都是恨，她那么好看，明明是一朵带雨的花朵，却偏偏给柳双摘去，他岂能不恨？

他盯着唐思，大声道：“新人来了，你不在家里好好暖和，来这里做什么？”

唐思看着他，看得他低下了头。

她说道：“你何苦呢？你何苦呢？”

吴星雨听得她一声声说，他的心一沉一沉。

她说他，是不是对他深深失望？

如果她对他深深失望了，她会不会再也不来理他了？

吴星雨说道：“你有什么事儿，直说好了。”

唐思问道：“你为什么要杀死乌生道长？”

吴星雨仍是带醉而笑，他说道：“我杀他，就是杀死我自己，我看他醉生梦死，我便杀了他。下一回我就要杀死我自己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

吴星雨看着唐思，说道：“唐思姑娘，对了，不该叫唐姑娘了，应该叫你柳夫人，柳夫人，你看我崆峒派还有什么错处，你直说好了。”

唐思说道：“莫为他人作嫁衣。”

唐思要走，吴星雨一步拦住了她，他说道：“我为他人作嫁的时候不少了，再做一回，有什么要紧？”

唐思说道：“你再做一回，我会伤心的，你知道，我会伤心的。”

她回头看了吴星雨一回，她的眸子里，都是深深的失望。

吴星雨看着她下了楼，她的步子还是那么轻盈，她的人仍是那么秀丽。

看来人说得对，要能有男人心疼的女人才会更娇美。

他忽地狂叫道：“快，快倒酒！”

他咕咚咕咚一饮而尽。

× × ×

天渐黑，看得出吴星雨仍在酒楼上狂饮，他是不醉不归。

他弹剑而歌：

“人说弹剑乐。

不知公子歌。

人情透冷暖，

苦乐难琢磨。

杀人不见血，

剑回不悲歌。”

弟子中有人说道：“掌门，你醉了，我们走吧。”

吴星雨狂笑说道：“走？哪里去？”

弟子扶着他，说道：“掌门，我们去住处吧。”

吴星雨大声道：“好，走，就走！”

突然他们的面前站了一个和尚，他们认得出这是少林的和尚悟色。

他是少林如今辈份最大的高僧了。

他看着吴星雨，叫道：“崆峒派掌门，吴……吴……吴……”

他话未说完，人便扑哧倒地。

看他身后背上，正插着一柄剑。

吴星雨看到了那柄剑，那是一柄崆峒派的长剑，上面写着“人在剑在，人亡剑亡”。

他急叫道：“快，快拔出那剑来！”

忽地他眼前站了三个人，那三个人是华山派的岳劲、少林寺的方丈悟生、峨嵋派的伊文静。

方丈悟生看着倒在地上的人，急忙大叫：“师兄，师兄！”

他泪水滚滚，说道：“我师兄从来不与人争锋，你为何要杀他？”

那华山派的岳劲只瞅着他，恨他入骨。

峨嵋派的伊文静只是看他，等着他说话。

可吴星雨说什么？他能对这些人说出些什么？

岳劲说道：“五大门派自己杀自己，真个是丧尽了天良！”

那方丈大声道：“吴掌门，你得给少林一个交待！”

那几个弟子大声说道：“不是我们杀的人，你们弄错了！”

岳劲冷笑，说道：“剑还未拔出来呢。我们虽是来得晚，但也算是听到了一句话。”

那崆峒派弟子大声问道：“什么话？”

岳劲说道：“快，快拔出那剑来！”

吴星雨忽地大笑了，他笑出了眼泪，他说道：“我不知道是谁给我栽赃，其实他不用栽赃，我杀死了乌生道长便够了，五大门派决不会与我善罢干休的。”

岳劲说道：“我们华山派从今起，决不与崆峒同流！”

峨嵋派的伊文静也道：“我们峨嵋也是如此！”

少林方丈对着师兄的遗骸行了一礼，叹道：“少林决不会与崆峒干休，此事吴掌门必得给少林一个明白答复！”

三个人昂然出去了。

弟子问吴星雨：“掌门，我们怎么办？”

吴星雨笑笑，狞笑道：“怎么办？你听没听说过有一句话，叫做一不做二不休？”

弟子都犹豫，看着吴星雨。

吴星雨大声道：“你杀人，便可夺志，如果你要做天下武林梟雄，你不杀人，怎么能够？你手里提三尺长剑，莫非只是用来看的么？”

吴星雨说道：“杀人去，再杀人，连那个少林寺的方丈也要杀！”

崆峒派的人疯了，他们要杀尽天下武林人。

× × ×

唐思走进了一间很小的屋子。

屋子里坐着一个人，一个老人。

他的眼光不像是老人。

唐思说道：“我有事要与你说。”

老人说道：“你说。”

唐思说道：“如今天下大定，你何必再杀人？”

老人可怜兮兮地说：“我怎么会杀人，我不会杀人的。”

唐思说道：“你不必装了，我知道是你干的。”

忽地听到了一声冷冷的话语，那人说道：“是我干的。”

唐思回头，她看到了唐门的三个老人。

他们是唐门的三老。

唐思慢慢说道：“原来你们走了是假？你们跟着六老爷子了。”

妙手刀说道：“老爷子死时吩咐，如果你能胜了，我便听你，你要是败了，我们便听六老爷子的。”

唐思的心里很是气愤，原来她只不过是一枚棋子，是老爷子死后用的一枚棋子。

她说道：“我没有败。”

妙手刀说道：“你快了，因为你忘了，那个柳双是我们最大的敌手。”

唐思冷冷笑道：“你们是不是成了惊弓之鸟了？他怎么会是我们最大的敌手？他只是我的丈夫，你懂不懂？他是我的丈夫！”

妙手刀笑笑，说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丈夫，但我知道，他是我们唐门最大的敌

人！”

矮子说道：“如果我们唐门在江湖上真的输了，我们会输在他的手下！”

瘦子说道：“我从来不曾看过像他那种人，他对于胜利像喝了一杯水一般，毫不在意。”

唐思说道：“我会让他乖乖地听我的。”

六老爷子大声道：“不行，乘少林与五大门派的人都在，我告诉你，你得杀了他。你根本就制服不了他，你收不了他的心……”

唐思大声道：“他已经是我的人了，怎么收不了他的心？”

六老爷子突然笑了，他冷冷说道：“是你的人，你怎么睡觉时只对着他的背？你怎么还是一个处子身？你住口吧！”

唐思脸色绯红。

六老爷子回头对着那三老说道：“怎么杀他？”

瘦子说道：“他不好杀。”

矮子说道：“用大哥的刀也杀不死他，他就是天下第一难杀的人。”

妙手刀说道：“我看要给他下一点儿手段。”

唐思忽然咯咯笑了，她笑得身子乱颤。

六老爷子问她：“你笑什么？”

她笑道：“我今天夜里杀他，给你们看看。”

六老爷子大笑，说道：“好，好思儿，你真的能杀了他，我便真退出江湖，三老从此也听你的。”

唐思幽幽说道：“你们是唐门的长辈，但我告诉你们，你们杀死柳双这一招失算了，是最大的失算。”

唐门的长辈们根本不愿意听她，她只是一个晚辈，虽说她是掌门，但她这掌门在六

老爷子眼里算什么？

六老爷子大声说道：“唐思，今夜里你杀了他。我请三老在你屋外，如果你真的能杀了他，我便让你做一生真正的唐门掌门！”

唐思说道：“我杀了他，我就没了丈夫了。”

六老爷子眯起眼来看她，他说道：“思儿，你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你不必有丈夫，你也可以有很好的丈夫，你懂不懂？”

她明白六老爷子的话意，她是唐门的掌门，她可以尽自己的心意胡做非为，但她不能伤害唐门的利益，不然她必会死在三老的手下。

她说：“好，我今夜里杀死他，杀死我的丈夫！”

四十七 同床谋夫

唐思到了夜里，再对柳双说道：“夫君，你愿意不愿意与我同床共枕，你要是不愿意，你尽可以自己走好了。”

柳双看看她，知道她所说，非她心愿，便笑笑说道：“我愿意怎么样，不愿意又怎么样？”

唐思说道：“如果你愿意与我在一起，便与我好好做夫妻，如果你不愿意，今夜你便得一死。”

柳双大笑，说道：“有人来杀我么？”

唐思娥眉一竖，说道：“我不会让别人来杀了你的，我自己杀你！”

柳双大笑，他说道：“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的妻子会在成亲两夜，便杀死她自己的丈夫。”

唐思悄声说道：“你真的是我丈夫么？你是我的丈夫，怎么不来与我亲热？怎么不在夜里搂紧了我？你不是我的丈夫，我不如早早把你杀了，让你也省得死在别人的手里。”

柳双笑笑，以为她是在说笑，说道：“好，你愿意杀死我，你便来杀好了。”

到了夜里，唐思比昨夜更是温柔，她轻声说道：“这是你的最后一夜了，我让你好生体味体味妻子的温柔，让你死后再也不会怨我。”

她轻轻抱着他，把他放在被子里，然后再给他放好被子。她依在他身旁，说道：“你要死了，对你的妻子难道真的没什么话说么？”

柳双笑道：“我怎么要死了？”

唐思说道：“你被我点过了十七道大穴，你的身体内还有那些迷毒、情毒，你不受那毒害，但你也没了功力。我一动手，你无法反抗。你想不死，可是难上加难了。”

柳双说道：“好，我要真个一死，我就死在你手里，你会比别人对我更温柔。”

看看柳双竟是不以她的话为然，唐思笑笑，心道：你看来真的是只有一死了，你如果真个回心转意的话，我会对那六老爷子去说，劝说他们让你再做唐门快婿，可你至死不悟，我再怎么对他们说？

唐思脱了衣服，睡在柳双的身旁，她心道：我做了一回他的妻子，能不能留下一个他的骨肉？如果能得了一个他的骨肉，我便一生一世终也无悔，再也不找男人，一辈子死也不枉。

但她再三对柳双留情，也不能使得柳双对她生出爱心，她一叹，说道：“柳双，人都说你是一个挚情中人，谁料得你竟是一个冷若冰霜的人。”

柳双不语。

× × ×

看看到了夜深，唐思百般温柔，也无法与他相亲，她就哭了，哭得很伤心。

听着那更鼓敲了二更，她慢慢站起来，说道：“柳双，我真的要杀你了，你别怨我。”

她下床来，抓起了她的剑。

看她拔剑在手，柳双才知道她是真想杀人，不由得也是心慌，他心道：原来她真的对我无情了，她一想到我不会对她留情，不做她的丈夫，她就宁可杀死我，也不要我留在她的身旁。

唐思说道：“柳双，你莫怪我，只该怪你心太狠，对我一点儿情意也没有，不杀死你，我有什么指望？”

看她剑要落下，柳双忽地一叹。

唐思说道：“你叹什么？”

柳双说道：“我想你一个好好的女人，有惊人的美貌，竟落得只能做一个寡妇，岂不是很可怜？”

唐思本来在笑，一听得他说，竟是眼泪也滚掉下来。

她哽咽说道：“柳双，你欠我一辈子的，下一辈子你再来找我，还我！”

柳双大笑，说道：“人都说下辈子，都说下辈子，谁知道下辈子是在什么时候？莫不如就是这一辈子好了。”

唐思看着他，眼里泪水未干，有些惊喜道：“你真的愿意我和好？”

柳双大笑，看她，说道：“我怎么不愿意？”

唐思看着他，心里好生欢喜，她凑得近来，便欲与他亲近。

忽地柳双出手，抓住了唐思的手。一扭一带，便拿住了她。

唐思忽地一叹，说道：“我本来想杀了你，不想你却要杀死我了。”

柳双大声道：“我不会杀死你，我只是要问一问你，你是唐门掌门，你知道不知道如何进得独山？”

唐思笑了，说道：“打独山的主意，你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你何苦做

那么多的张势？你派一个瞎子去独山，看来你的主意不坏，只是他是瞎子，总不如明眼人，是不是？”

柳双大声道：“你都知道了，那就说！”

唐思大声说道：“我不会说，我不会说的，你要杀了我，你便杀我好了！”

柳双扭住了她的臂，心道：她反正是我的妻子，如果有人来了，他们也不会知道我与她是怎么回事，我索性把她带着，到了夜里三更时，我带着她上独山。

想罢，他扭着唐思的手臂，把她带到了床前，说道：“你好好听我的罢，不然你定是一死。”

唐思大声笑，说道：“你要杀死我，我便由得你杀。要是吱一声，我怎么会是你的媳妇儿？”

柳双看她神情，似乎是在笑，又似不笑。那一头青丝竟是披下来，看去好生撩人。

他心扑扑跳，忖道：她真的不是我的妻子，我并不愿意要她，我可是得记住这个，不然岂不是犯了大病？

忽地，窗外有人问道：“掌门睡了么？”

柳双扭着唐思躺在被子里，唐思看他，看他似笑非笑的样子，便答道：“睡了，有什么事么？”

那人说道：“听得有人声说话，怕有人惊扰掌门，是故来问问。”

唐思在被子里狠掐了柳双一下，掐得他叫了一声。

那个人去而复返，再问道：“有人叫，掌门没事么？”

唐思悄声笑，说道：“没事儿没事儿，我这里有什么动静？你自去好了。”

× × ×

没人再来问了，只剩下了他们两人。

柳双说道：“我可以拿出剑来，杀了你。”

唐思乐一乐，她笑道：“你杀了我最好，不然过几年不是没人能杀得了我么？我看还是死在你手里的好，只是我没给你生一个儿子，总是有些不甘心。你说我与你睡在一起这两天，会不会生下儿子？”

柳双想吓唬一乐，怪她对于这事不十分懂，两人未有过那种倾心相爱的亲热，哪里会生出儿子？

但他再一看她那醉然样子，知道她的心思难得，便不再说话。

她一心一意要给他生儿子，他怎么对她说？

他说道：“唐思，我放过了你，我要走了，下一次你再害江湖武林中人，我不会放过你。”

他起身欲走。

忽地那唐思掉泪了，她说道：“柳双，你害死了我，你害得我好苦。”

柳双笑笑，说道：“我怎么害你？”

唐思落泪，说道：“你做一回我的丈夫，和我有名无实。我就是死了，也有不白之冤。你记着，就是你到了天涯海角，我也得找到你，和你生一个儿子。”

柳双笑笑，他以为这只是唐思的一个梦罢了。

× × ×

他要走了，他直走到了门口。

忽地眼前多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他认得，他们是唐门三老。

柳双一见是他们，不由得笑笑，说道：“唐门三老，不是说了再也不会来么，怎么又出来了？”

矮子冷哼一声。

瘦子说道：“娶了人家做媳妇，都可以骗她呢，你怎么能指望三老践前言？”

妙手刀大声道：“且慢，他说得不对，你怎么能说三老不践前言？”

柳双说道：“你们说过，那一次如果输了与我，便再也不来管我与唐门的事儿。”

妙手刀大声道：“我要管的是你与我的侄女的事儿，我怎么会问别的事儿？”

瘦子大喜道：“对啊对啊，你确是说你不管别的什么事儿了，但我亲侄女的事儿，我们不能不管。”

矮子大声道：“你骗了我们的侄女，我们不管，还有谁能管得你？”

柳双大笑，说道：“就你们几个人，能管得了这大事？”

几人逼着柳双，把他逼到了床前。

那矮子说道：“我们就与他斗斗床上功夫，如何？”

妙手刀大笑，拍拍手说道：“好啊，我们就在床上与他斗，看他能不能是我们三个老不死的对手！”

瘦子一跳，飘忽忽坐在床上，说道：“既是那样，我们还等什么，就开始好了。”

他身子刚一坐定，便拍掌击向柳双！

柳双还了一掌。

那瘦老者说道：“怪不得他凶巴巴的，原来思姑娘没点他的穴道，可恨啊可恨！”

唐思大声说道：“我点过他的穴道，是他自己冲开的！”

妙手刀说道：“我不信，这小子能把天下人的那些绝技都学去，他岂不是神人一个了？”

柳双说道：“不错，我是能冲开自己的穴道，我也能移动自己的穴道。只要你全神贯注，没有做不到的事儿。”

妙手刀大声道：“我不信，我点你十七道大穴，你能移开么？”

柳双笑笑，说道：“能，怎么不能？”

妙手刀说道：“好，我来试一试！”

他来到了柳双眼前，叭叭叭一连点他十七道大穴。他点穴功夫确实厉害，不用看柳双，一指点出，又准又狠，只是须臾功夫，便把他全身的十七道大穴都点过了。

矮子大笑，拍手道：“原来却也有井掉在桶里的时候。”

柳双笑问：“什么意思？”

清瘦老者奸笑道：“我们兄弟三个不是你的对手，我们便用了这一个巧法，刚才我大哥那点穴法已是用了九成力道，而且在点穴时还附上了剧毒，把那毒用内功逼入你的经穴里去，你必死无疑！”

柳双笑笑，说道：“唐思，他们要杀死我了。”

唐思轻声一叹，说道：“我问过你，你说你再也不顾我们的夫妻恩情了，你再休叫我好了。”

她决意再也不看柳双，就是三老当场折磨死他，她也不看。

妙手刀说道：“他必死无疑了，只是怎么死？让他死得快活些，还是让他死得痛苦些？”

唐思的脸色一直苍白，她指着柳双忽地说：“柳双，我来杀死你，好不好？”

柳双大笑，笑得狂愤，他说道：“好，好，我就是要你杀我。你总是美人，且是我的妻子，你杀了我，那是天经地义的。总比让这些臭东西碰我好些！”

三老冷冷看他，如今他们已经制住柳双，怎么杀他，还不是一样？

就是让唐思杀死他，也无大碍。

× × ×

唐思提那一柄剑，慢慢走到柳双的眼前。

柳双瞪直双眼看她。

“叭叭叭”，她一连打了柳双三个耳光。

她说：“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你？”

他说：“不知道。”

尽管他的嘴角带血，他仍是含笑看她！

他怕只剩下了那一脸的笑意了。

唐思幽幽说道：“第一下，打你忘恩负义，你娶了妻子，却又叛她，你不得好死！”

唐思再说：“第二下，打你仍怀恶心，想着害我。我已经嫁了你，你还是装傻藏拙，竟能移穴换位，想害我一生。”

“第三下，打你仍在记挂着一个别的女人，告诉你，她已经完了，她得嫁与我们唐门的唐日，我要他好好地待她，一定好地待她。”

瘦子叫道：“杀了他，再别废话！”

那妙手刀说道：“要不要用一把刀剮他！”

矮子说道：“最好挑了他的肠子，挖了他的眼睛，让他不得好死！”

唐思突地狂笑起来，说道：“我不愿意看他死得惨，让他死早托生！”

剑扬起来了，她挥剑劈下！

四十八 失毒

唐思的眼里有泪，她挥剑劈下时，眼睛是闭着的。

但她的剑一挥下去，蓦地停住了。

她不知是怎么回事，一睁眼，看到了笑微微的柳双。

原来柳双正抓住了她的剑。

他的手不怕利剑？

柳双笑了，他说道：“我有一副手套，是我母亲给我的，我忘了告诉你。”

人有许多忘了告诉她的事儿，所以她才屡屡失算。

柳双坐在床上，说道：“在人家的床上与人动手，说出去，也平白的没了唐门三老的身份。”

三老受他奚落，自是生气，矮子说道：“床上就床上，我杀了你，比什么都强！”
他的手里多出了一条索子。

这是一条催命的索子，一套上谁，谁的魂魄就得离开肉体，飘落落无依。

但他的索子飞出去了，忽地像是不听他使唤了，落在对方的手里。

“叭叭叭！”一连三剪，竟把他的天山茧丝绞成的索子剪断了。

要不是他亲眼看见，他如何肯信？

他大叫一声：“我宰了你！”

他扑过去了，但他的身子在空中飞了一圈儿又回来了，叭地摔在地上。

那瘦子的手里有一枝削竹。

他一直刺出去。

那削竹像是利刃，竟是滋滋有声！

看来他内力不弱。

那一削竹直刺，柳双笑笑，叭地一砍，那削竹便折了。

一折断时，那瘦者大吃一惊，身子竟平平飞出去，离开那大床！

再待得他飞回来，坐在床上时，已经看到了妙手刀的手举起来了。

妙手刀的手里无刀！

如果他手里无刀，是不是柳双会对他更轻视一些？

看不出，柳双看着他手里无刀，对他更是在意，他说道：“可喜可贺！恭贺前辈练成了掌刀！”

两人这才知道原来大哥掌刀已成。

妙手刀说道：“我便拿你来试刀。”

柳双的眼睛一垂，说道：“随前辈一试好了。”

妙手刀已经是练成了掌刀，便再也不用拿那七柄刀了。他刀在手，刀在心，出手随心，出刀随意。只是随手一挥，叭地一道罡风便击向柳双！

柳双几乎不敌。他挥袖一拍，啪地一声大响，炸开了一丛绸帘。

唐思看着他们动手，只是闭着眼睛，她不动。

柳双与妙手刀打了几招，妙手刀的脸色更阴沉了。

他突地觉得不可思议，柳双最多只能有二十岁，他的功力却几乎可与当世的几大高手并肩，他哪里来的那深厚功力？

三个人围着他一人，那瘦老者也说道：“大哥，也顾不得了！”

他看到了妙手刀的掌刀也未必能占得便宜，便出手了。

他的手如一柄剑，一刺出手，五指平平，直指柳双！

那矮子叹气道：“好，好，要杀便杀，我们再来一试！”

他一出拳，叭地一声炸开，原来他是用的江湖最具威力的“七伤拳”，一拳打向柳双！

三人齐攻他，却是在床上，一张床间，能有几许空处？

三人打来，足以摧枯拉朽的劲道全力向他打来！

柳双的身体如被打中，他便会被打成肉饼！

矮子一拳能打得他五脏离位！那瘦者一剑能平刺得他心脏窜血！

最厉害的是妙手刀的掌刀，此时正是一式大招“百刀狂落”！

唐思的心一沉：他完了，柳双啊，狂傲不可一世的柳双啊，你死定了！

她闭上了眼睛，泪水由她的脸上滚落。

但忽听得柳双一声狂吼。

他怎么了，是被打残而惨叫，还是在拼死还击？

都不是。

待得唐思再睁开眼，她看到了一个柳双，一个微微笑着的柳双，他抱着她。

也不像是抱着，他只是双手虚托着她，她竟是不知道那一张床已经完全碎了，碎成了一片片碎片儿，都散落在地上。

三老都在远处，他们都惊讶地看他。

妙手刀的嘴角有血，他闭紧了嘴，显是受了内伤。

矮子与瘦老者都是看柳双，他们的眼里都是不信。

他们不信他们会落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落败的。

× × ×

三老走了，他们走时看着柳双，他们再也无法与柳双动手了，他们知道，这些唐门的迷毒、情毒都对他无用，他只是乐意，才来唐门的，如果他不乐意，会任谁也请不动，没人能胜得了他。

唐思说道：“还不放下我？”

她的声音轻轻。

他放下了她，他放得也很轻，像是放一件很贵重的东西。

他说：“我走了，你自己保重！”

他说话时不无歉意。

他对她说了谎。他实在不该对一个女孩子说谎，能胜得了唐门，他就直打入唐门来了，何必要骗得唐思对他用情？何必骗得唐思如此凄伤？

他走出去了，唐思忽地哭起来，她大声叫道：“我恨你啊，我恨死了你！我要宰了你，我真的宰你，我一剑刺死你，我刺不死，就再补你一剑，一剑一剑再一剑，一直刺死你！”

× × ×

任慈在牢里，她想着柳双与唐思的洞房夜。

人都说，第一夜忙，第二夜柔，第三夜熟。

今晚是他与唐思的第二夜。

任慈从来不曾想到她会在睡梦里哭。

昨夜里，她在睡梦里哭了，她哭醒了，想起来她是在哭柳双。

她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男人，但他做了别人的男人。

这时，来了一个老人。

他是唐门的六老爷子，一个疯疯颠颠的老头儿。

他说道：“你是不是我的儿子？”

他笑笑，看着她，说道：“不对，不对，我儿子的头发没你长。可你长得像他，你是他的儿子么？”

六老爷子的儿子在小镇上被人杀了，他才十几岁，怎么会有儿子？

任慈说道：“我不是他的。”

六老爷子大声笑，说道：“你是，你是他的儿子，走，我带你走！”

他扯着任慈就走。

当头碰上了一个唐门的查夜的人，他看到了六老爷子，喝道：“老爷子，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六老爷子说道：“玩……玩！”

他叭地一掌击在那个弟子的头上，把他打倒，他叫道：“快走，再不走就迟了！”

两人箭一般飞出去。

× × ×

唐思如飞般赶来，她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杀死任慈，让那个柳双再也没了女人。

她大吼一声：“杀！”一剑便劈开牢门。

人呢，人怎么没了？

再看那个倒地的弟子，他的头被人劈开，他早就死了。

唐思更恨，看来是那个没良心的柳双来了，他一走，就先来这里了么？

可是不对啊，如是柳双来了，那一定是他未出门便知道任慈关在这里的，那不可能。

那是谁带走了任慈？

× × ×

吴星雨到了奉城的小巷。这条巷从来都叫做死人巷，死人巷里有一些奉城的怪物天天来这里喝酒。

看到那坐在小店里的，有那关东七雄，还有那两只不死不活的鹰。

吴星雨一进了门，眼睛盯着那九个人。

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个瞎子。

吴星雨说道：“这里有七只兔子两只鸡，还有一个瞎子，把他们都宰了！”

崆峒派弟子不由分说，便把店内的人都围了起来。

关东七雄老大恨声道：“妈的，没柳公子，我们兄弟还得受这些王八蛋欺负？！”

五鹰老三大声道：“宰了他们！”

九个人都是站起来。那瞎子说道：“我老了，没法儿杀人了，你们也不看顾着我一点儿？”

他的一只枯干的手在空中乱抓。

吴星雨叫道：“小心，他的功夫不弱！”

一个弟子见瞎子眼盲，一心想上去先杀了他，不料得一飞身上去，叭地一击，像击败革，一声大响，竟是无功。

那瞎子若无其事，吓了弟子一跳。他正想一退，忽听得瞎子大吼一声：“白打了么？”

“叭叭叭”一连三声，都打在这崆峒派弟子的胸前，他哇地一喷血，人便委顿在地，再也无气了。

吴星雨恨道：“怪不得能跟着柳双横行一气，原来手下还有几下子，上！”

所有的崆峒弟子都用长剑围困住他们十人，也不急着杀他，一心困住他们。

待得他们困住了十人，那吴星雨便大吼一声，直冲向那五鹰的老三。

他看出这十个人里，老三最弱，他一剑剑直刺老三。

五鹰老大恨吼道：“王八蛋，你來找我！”

他扑过去，不顾他的身上被几个弟子刺了几剑，一直扑到了吴星雨眼前，叭地一掌正击在剑柄上，震得吴星雨的手一颤。

关东七雄出手凶猛，此时与那些弟子战个不下。

× × ×

忽地有人冷冷说道：“要想杀人，没有我怎么行？”

就看到了一个人，一个凶神恶煞般站在店口的人。

他是唐日。

唐日怎么来了？关东七雄看到了唐日，便没斗志了。

他们挡不住唐日的“阎王敌”，就是他出手“漫天花雨”，他们也无法抵挡。

唐日看看他们，忽地叫道：“混蛋，是谁从那房里带走了任慈？”

没人应声。

唐日大声道：“我看着峨嵋派的，她们没人动，一定是你们十个人，说出来，可免一死！”

没人知道任慈在哪里。

听得说任慈走了，关东七雄不禁一乐，老大说道：“好，有人救走了任慈，好。看你们唐门还有什么恶事可做？”

唐日大吼一声：“什么关东七雄，我叫你们变成关东七块碑！”

“唰——”，唐日一出手，漫天都是暗器，横飞的，直行的，慢慢吞吞的，快快直射的，斜斜颤颤的，都奔着关东七雄而来！

这是唐门的一招“随风赶月”，唐日一共发出十六枚暗器！

必定有人倒下，如果他们倒下，唐日的剑便会补上去，如今的唐日已经是满身杀气，一心杀人了！

那暗器飞出，关东七雄根本无法躲避，看不出哪一枚是直冲而来，哪一枚是暗中伤人的。

关东七雄老大吼叫道：“躲开！”

他们七个人都是让开，但那暗器如附骨之疽，一直追着他们，嗡嗡直行，越来越快。

“叭——”，其中一枚打在关东七雄的老三身上，他忽地一叫：“大哥，他打中了我！”

关东七雄的老大吼一声：“拼！”

他们全都冲向那唐日。

唐日一吼道：“你们全都是一死！来吧！”

他凶神恶煞般站在那里。

老大吼道：“关东七雄不怕死，我们宁可死了，也得宰了你这个混蛋！”

七个人扑向唐日！

× × ×

唐日手里暗器正要出手，忽听得有人说道：“如果你这一把暗射出一个‘漫天花雨’的话，所有的六十四枚暗器里至少有三十七枚会打在你自己的身上！”

自己身上钉了三十七枚暗器，那绝不是好玩的。

唐日忽地脸色大变，他叫道：“姓柳的，你出来，你出来，我与你死战！”

众人呆住了，难道柳双真的出来了？唐思怎么会让他离开洞房，一直走出来？

四十九 洒向人间都是怨

唐日恨得大叫，他双手握住了那一把暗器，叫道：“我宁可与他们一起死！”

那个在暗中的人突地说出了声：“我看未必，你还不到最后关头，何必这么用险？”

那人像是在劝他：“他们十个人根本没有劫走任姑娘，我看是你们唐门有人带走了她。”

唐日大声道：“你怎么知道？”

那人笑道：“我怎么不知道？我去了牢里，看得出那击杀看门弟子的手法，那是唐门的内力。那人有很深的内功，不是三老，便是那个疯了的老爷子。”

唐日的头脑有一些清晰了，他说道：“也对，好，我便去找他！”

唐日收起他的暗器，走到了门口，他再回头，说道：“柳双，早晚我你决一死战，我宁可与你拼个鱼死网破！”

柳双笑说道：“鱼死了，也不新鲜了。网破了，再无法网鱼。这事儿做不得，做不得。”

唐日恨恨而去。

× × ×

关东七雄看着店内，哪里有柳双的影子？

那老三叫道：“柳公子，柳公子！”

他真的看到了柳双，仍是那个笑微微的柳双。

柳双大声笑道：“我不是来了么？”

他的眼里有泪。

他看着五鹰的老三、老大，说道：“大哥三哥，我会替三位好哥哥报仇的。”

他们都是流泪，此时劫后再见，足慰平生，再复何言？

× × ×

唐日恨恨地跑到了那唐门的院子，找到了那个疯疯颠颠的六老爷子。

他说道：“六老爷子，是不是你？”

六老爷子睁开眼睛，一看是他，说道：“唐日，唐日，你可别跟我说话，我怕你，我可是怕你啊。”

唐日说道：“你带走了那个姑娘？”

六老爷子笑笑，说道：“什么姑娘啊？”

唐日大声道：“就是关在牢里的那个任姑娘。”

六老爷子睁大眼睛，他说道：“那个姑娘？好像看到过的。”

唐日揪扯住他的衣襟，叫道：“告诉我，她在哪里？”

六老爷子说道：“别扯，别扯坏我的衣服！”

唐日放开了他，说道：“她在哪里？”

六老爷子说道：“你找她做什么？”

唐日愣了，是啊，他找任慈做什么？

六老爷子说道：“有时人傻，便没法儿了。你说人要是聪明，会做什么？”

唐日忽地看出，六老爷子不疯了。

他说道：“我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

六老爷子悄声说：“杀人啊，杀死那个峨嵋派的所有人，但你不能出手，你只是处处解救她们，让她们对你有感激之情，你懂不懂？”

唐日忽地扬头，说道：“我不能那么做。”

六老爷子大声呸他：“笨蛋，只有这么做，你才有希望，不然那个柳双还不把她娶到手？他出去了，思丫头已经是鸡飞蛋打了，你要再那样，你们都是一群笨蛋！”

唐日昏昏沉沉，他心道：我能去杀人么？要杀尽峨嵋派么？

× × ×

唐日来到了树林里，他看到了满身是血的吴星雨。

吴星雨冷冷道：“你来做什么？莫非唐门也想留难我么？”

唐日说道：“不是。”

吴星雨说道：“你有事找我？”

唐日看看他的弟子。

吴星雨知道他想独自与他说，便叫弟子都走避远些。

唐日说道：“你去杀人，替我杀人。”

吴星雨懒懒地说道：“我替人杀人，已经杀得腻了，我再也不替人杀人了。”

唐日说道：“你必须得杀，不然我一天杀死你一个弟子。”

唐日说到便会做到。

吴星雨笑笑，说道：“你与我无怨无仇，你杀死我崆峒派弟子做什么？”

唐日说道：“你要帮我，我也帮你。”

吴星雨笑笑：“我有什么事要你帮我？”

唐日大声说道：“唐思！”

吴星雨一提到了唐思，不由得心头大是恨起，他说道：“我不再提你家唐姑娘的名字！”

唐日说道：“据我所知，她与柳双在一起两夜，并没同床过。”

吴星雨的脸忽地升起光彩，他说道：“是真的？”

唐日说道：“我去看过的，我对他们两个的事儿有我的兴趣。”

吴星雨笑笑，他明白唐日的心境，唐日巴不得他们同床共枕。

他们没同床过，他们没同床过！

一句话唤起了吴星雨的无穷野心。

他仍有希望，甚至是更有希望。

如果唐思恨柳双，他岂不是有希望么？

吴星雨不动声色，他说：“我已经想退回崆峒了。”

唐日说道：“如果你不愿意，我便走了。”

他看得出吴星雨的心思，也看得出他在用心机。心机很深的人他不喜欢。

吴星雨再慢慢说道：“既是唐兄弟要我帮你，我就帮你一回。”

唐日说道：“如此多谢。”

唐日说道：“你杀她们的人，要真的追杀，我来救。”

吴星雨哈哈大笑：“总是我做恶人，你做好人。”

唐日也冷冷道：“莫忘了，在唐思那里，我会做恶人，让你做好人。”

× × ×

唐思也坐在她的床上，她的床破了，但她不让她的下人动它，她只是补补拼拼，把它再弄起来了。

再怎么弄，也只是一张破床。

唐日站在她的身后。

他说道：“我那两夜一直站在窗外的。”

唐思忽地流泪了，她喝道：“住嘴！我要你站在窗外做什么？我不允许你站在窗外！”

唐日说道：“我是男人，你嫁了一个让我不放心的男人，不站在那里，我怎么能放心？”

唐思忽然哭了，她知道她瞒不住人，她会被人耻笑。

好在他是唐日，是她赖以仰仗的唐日。

她忽然哭了，伏在唐日的身上，呜呜地哭。

她哭了多久她自己也不知道，一直把她心里的委屈都哭出来了，她才慢慢住声。

她离开了唐日的身上。尽管唐日的身体很壮，也很可依靠。但唐日是她的兄弟，不是她足可仰仗的男人。

她轻轻啜泣，为她自己的委屈。

唐日说道：“我要杀死他！”

唐思说道：“我会亲手杀了他，我要一刀一刀零星地刳了他！”

唐日说道：“要打击他，总是打击他，让他受苦！”

唐思想着，她忽地笑了，她一向有办法，一向比唐门所有的人都有办法。

唐日说道：“你得用人，像那个吴星雨，他有心思，他会是你的帮手……”

唐思冷冷一笑，她说道：“我一找他，他便会听我的。”

唐日忽道：“可惜他要走了，他要带着他的人回崆峒。”

唐思猛地站起，她说道：“不行，不行！我不能让他回崆峒！我要让他在江湖上奔波，让他杀人，让他做我的刀子！”

唐日看她走出去了，忽地说了一句：“你这么去不行。”

唐思猛地止步，她说道：“我怎么不行？”

唐日说道：“他为你嫁与了柳双，很生气。你再去找他，他不会理你。”

唐思笑一笑，吴星雨会很生气，他气得不行。

如果她真的去找他，他能不理唐思么？

唐日的话很直，他说道：“你其实只能嫁与吴星雨，你与柳双不是一路人！”

唐思笑了，她知道唐日的心思，她悄声说道：“你已经见过吴星雨，你们两人经做好了交易，是不是？我知道一切，因为我很聪明。你不用再说，我去找他。”

×

×

×

吴星雨正带着他的弟子，在做回崆峒的准备。他看到了唐思，笑笑，一揖道：“恭贺唐掌门得了佳婿。”

唐思眼一红，她说道：“吴掌门，我来找你，是有一肚子话要说。你要是再说一句这种话，我便走了。”

吴星雨愕然道：“不知道唐姑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如今唐姑娘还有话对我说么？”

唐思知道他心里积怨已深，她慢慢低下了头。

但她再抬起头来，就很决然地说道：“吴掌门，我与柳双成亲，我们只有两夜夫妻。他想着他的任姑娘，我想着我的一个人，我很想与他好好在一起。只是这个人他不想着我，看来我也是白想着他了。其实这些事，对吴掌门说有什么用呢？吴掌门毕竟只是一个外人。”

唐思起身便走。

吴星雨拦住了她。

再一看她，竟是梨花带雨，一脸的泪水，那娇羞模样真个叫人心疼。

吴星雨早就忘了他的恨意，他说道：“唐姑娘请坐！”

他再回头，对着他的崆峒弟子说道：“你们都退下去吧。”

唐思与吴星雨相对。

她看着吴星雨，吴星雨也是一表人才，只是比起柳双来略是差一些罢了。

唐思看着他，心里也是心跳，她心道：我是不是要与他在一起？如果真的能报得了我的大仇，我与他在在一起能怎么样？

她慢慢说道：“我本来以为能与柳双在一起，他能帮我成就唐门的大业。你知道，唐门的掌门老爷子交我做掌门的时候，唐门的人不服我。后来我虽是做下了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也未能改观。唐门的人都以为我是一介女流，不足以托大事，他们便不曾

打算把唐门大任一直托我。我做事总是也有我的苦衷。”

吴星雨大笑，他说道：“难道除了那个柳双，天再没有人能让唐姑娘也托以大任的么？”

唐思说道：“我想错了，从前是有，但现在没有了。”

吴星雨的心也扑扑跳了几下，他问道：“现在怎么没有了？”

唐思笑笑，她长声而吟道：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吴星雨大声而笑，他笑得很放肆。

唐思柔柔地问：“不知道吴掌门笑什么？”

吴星雨大声道：“你与他两夜相对，他坐着他的，你坐着你的，他躺在你的床上，你只看到他的后背，有什么夫妻之恩，又有什么夫妻之实？”

唐思大惊，她说道：“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看着唐思的吃惊神色，更是相信了唐日的话，他更得意了，他说道：“你与他在一起，他根本就不把你看在眼里，你恨不恨他？”

唐思的眼里流泪了，她轻声说道：“恨，一个恨字怎么了得？我恨他，我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

吴星雨上前去，抱住了她。

她的身子一哆嗦。

吴星雨说道：“你烦我，我便放开你。”

她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说道：“不！不.....”

她流出了泪水。

谁能说得出她是的泪水是恨的泪水，还是她心里仍是怀念着那个在她的身旁一连

睡了两夜却对她不动心思的柳双？

吴星雨说道：“女人是需要男人的，没有男人，哪里会有女人？你说是不是？”

他抱起了她，告诉她：“我让你真的有一个洞房之夜，虽说这只是白天.....”

她只无力地哭着，任由他抱着，走进了他的内室。

她轻轻地啜泣着，她说道：“星雨，星雨，你对我好一点儿，好不好？世上的男人.....能不能对女人好一点儿？”

吴星雨任由她说，他说：“我会让你从此再也不落泪，你会从此总是面带笑容，因为你跟了我。”

五十 追杀峨嵋

一路上晓行夜宿，伊文静带峨嵋派的人回山。

她记着任慈的话，她得带领峨嵋派的人重出江湖，她得负起峨嵋派振兴的大任。

她如今更冷静，对众姐妹发号施令，更像是一个掌门人。

如果真的任师姐不在了，她就得做峨嵋派的掌门。

她们走到了一片树林。

看着那树林里竟是十分幽静，连一向最没心思的伊文静也心里赞了句：好地方！

她说道：“在树林里稍息片刻，我们再赶路吧。”

峨嵋派的众姐妹都是高兴得欢呼起来。

自从到了奉城，她们便没有一天心情快乐，她们的掌门任慈落在了敌手，她们心里怎么高兴？

众姐妹笑笑，在树林里玩一会儿，也是好的。

忽地有人骑着马直冲过来，那些人呼啸着，叫着：“峨嵋派必亡！”

冲来的是峨嵋派的弟子，他们手起剑落，一剑便挥掉了一个峨嵋派弟子的头！

伊文静大叫：“快，快与他动手！”

麻烦的是，有几个峨嵋派弟子去了树林中，她丢下了手里的剑，单身而去。

那崆峒派的弟子此时挥剑下马，几招便杀一人。

看看要杀尽了那五六个人，伊文静大喝一声，冲过去。

她几剑杀退那几个崆峒弟子，叫道：“剑！”

剑扔过去了，那两个弟子飞身来接。

不待她们接剑到手，便被空中飞来一人飘飘接去，他再落地，看着伊文静，冷笑道：“峨嵋派不是有一个掌门么？怎么又来了一个新掌门？”

这人是崆峒派的掌门吴星雨。

伊文静恨道：“吴星雨，你们崆峒派利令智昏，怎么甘心附逆？做那唐门的奴才，你也乐意？”

吴星雨笑笑说道：“告诉你一个对峨嵋派不算是很好的消息，我与唐门掌门唐思姑娘成婚了，从此我与唐门就是一家了，你知道不知道？”

伊文静忽地笑了，她笑道：“你说谎也不挑一个时候，人家唐姑娘做了柳双公子的媳妇儿，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吴星雨脸一沉，说道：“我告诉你，唐思姑娘不要他了，从此我与你们峨嵋派就是仇敌了！”

伊文静恨声道：“我与你崆峒派也从来不是亲戚，看剑！”

她一剑挥向那吴星雨。

吴星雨挥剑一拦，便拦得她退了两步。

他叹气道：“要是那个任慈姑娘，她还可以与我动手，还上几招，你怎么这么差？”

伊文静功夫确比任慈差上许多，心机更是不如任慈，她心里苦道：看来我不是他的对手了，峨嵋派的羞辱，今日不免了。

她忽地叫道：“我就是再差，我也会与你斗到底！”

她挥剑急急格斗，一招招峨嵋剑法急急递向吴星雨！

吴星雨却是好整以暇，他轻轻一剑，便格开了伊文静的剑，他说道：“峨嵋派尽数精英，都得死在这里！你们都死吧！”

他一剑一剑，逼得伊文静直出冷汗。

看来伊文静绝不是他的对手。早死晚死，只在一刻了。

伊文静看看四周，峨嵋派的弟子都在苦苦格斗，她们看来都不是崆峒派弟子的对手。

伊文静心苦道：天啊，看来我峨嵋派真的要受劫了！

忽地听到了阵阵马蹄声。

来了一个人，他厉声喝道：“住手！”

吴星雨也听到了来人，他急急挥剑，急欲把伊文静杀死！

嘶！一枚暗器击向他的剑，叭地一声把他的剑击斜！

吴星雨吼道：“唐日，你休来管闲事！”

唐日气定神闲，厉啸一声，那些崆峒派的弟子都是住手了。

唐日吼道：“谁再动手，我便杀他！”

崆峒派弟子看他手里的暗器，知道他的暗器厉害，不敢再出手。

唐日说道：“伊姑娘，你走好了。”

伊文静哪里料得，会有一个唐日出来替她们出头？她低声说道：“大恩不言谢，我们走了。”

吴星雨笑笑，拦住她，说道：“唐日，你慢一点儿！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唐门掌门唐

思姑娘已经成了我的妻子？”

唐日沉声道：“知道。”

吴星雨说道：“那么你一定知道我来杀峨嵋派，是唐门的意思？”

唐日再说道：“我知道。”

吴星雨冷笑了，说道：“据我所知，你还是唐门的弟子？”

唐日沉声道：“我是。”

吴星雨冷笑，他说道：“你是唐门弟子，放走唐门的敌人，你回唐门，会受罚的。”

唐日低声说道：“我知道。”

伊文静看着唐日，心内一阵阵激动，他是喜欢任慈，他喜欢峨嵋派的掌门，便不顾唐门的严令，放走峨派的人。

他是一个好人。

伊文静说道：“唐公子，你是唐门的唯一一个好人，你走开吧，我与他崆峒派决一死战！”

唐日看看四围的峨嵋派弟子，她们都浴血了，受伤的受伤，无力的无力，她们已根本不能再战。

唐日说道：“吴星雨，你要有本事，你就去找那柳双一决，何必在这里与一些女人动手？那也显不出你的英雄气概来！”

吴星雨一听，气色便有些难看了，他冷冷道：“好，原来唐门的英雄是你，好，我便走，看你在唐思面前如何交待？”

× × ×

吴星雨走了，他带着他的崆峒派弟子都走了。

只剩下了一个唐日，他仍是直直地站在伊文静面前。

他看着伊文静，说道：“我去了那间看守你们掌门的牢室，她没在了，是不是你们

把她劫走了？”

伊文静以手加额，说道：“是谁把掌门带走了？但愿是一个好人。”

唐日沉沉地说道：“原来不是你们？”

他有一些失望。

但他再说道：“我回去时看一看，如果不是你们的人劫走了她，我会救她的。”

伊文静对唐日感激莫名，她说道：“真要谢谢唐公子，我看得出，唐公子是一个好人，我峨嵋受了唐公子的大恩，我一定告诉师姐。”

唐日笑笑，说道：“你们是女人，女人就是比男人心细。”

他很高兴，因为他做了一件好事，他是替任慈做了一件好事。看来只要是为任慈做事，他都是心甘情愿的。

伊文静说道：“我们走了，唐公子还是早早回去，如果找到了我师姐，请告诉一声，就说崆峒派与我们峨嵋派誓不两立。”

唐日说道：“你们的事儿，我不能再说了。”

他一脸的歉意，伊文静急急说道：“对不住，我忘了一件事，要唐公子为难了，我再不提此事，请唐公子放心。”

唐日看着伊文静与她的姐妹们走，她们扶着的扶着，走得很无力。

× × ×

伊文静带着她的姐妹们再到了前头的一个小镇子。

她们进了镇子，看看镇里，竟是空无一人。

伊文静看着，镇子里十分恐怖，看着连一只活物也没有。

她们看看，有一个师妹叫道：“掌门，你看看，这有死人！”

伊文静看看井边，竟是有两个人伏在那里，死在井边，看看他们原来是渴得要命，爬着到了井边，喝了井里的水，便死在这里的。

伊文静大声道：“小心！”

有人应声了：“小心什么？”

× × ×

她们抬头看，原来在房上有一个老人，他坐在那房上，吃着一只鸡。

他吃得很有滋味儿，他对房下的峨嵋派的女人说道：“你们说，你们要小心什么？是小心这一只死鸡呢，还是小心那井里的毒水？”

伊文静看他，便知道他就是那个在唐门疯疯颠颠的六老爷子。

难道是他毒死了这小镇里所有的人？

伊文静说道：“你是唐门的六老爷子，对不对？”

六老爷子大笑道：“对，对，我就是唐门的老六，你知道不知道？我大哥在的时候，毒死了他的四个兄弟，但没毒死我？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原因？”

伊文静哪里知道那原因？

他说道：“因为我傻。”

六老爷子看看她们，再说一句：“我是装傻。”

六老爷子轻落在地上，他说道：“我来了，你们知道不知道我是干什么来的？我要杀人。”

他指着那些峨嵋派的女弟子，说道：“我要杀死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 × ×

六老爷子说完话，便出手了！

他一进一退，便杀死了两个弟子。

那两个峨嵋派的弟子本是提着剑的，看到了六老爷子冲着她来，便大喝一声，冲他出剑！

剑到了半路，不及刺到了他的胸前，忽地软下来。

她们死了，死在六老爷子的一摸下。

六老爷子长声道：“哎哟，我怎么只一摸，她们就死了？这么不抗劲儿啊，那怎么来武林混啊？”

伊文静说道：“他浑身是毒，杀了他！”

众弟子一组剑阵，一逼逼到了他眼前，一齐出剑。

六老爷子身子一飘，人又到了房上。

他又抓起了那一只鸡。

他叹道：“完了完了，人家关公杀了一员大将，回来时酒还是热的呢。我怎么杀了两个女人，竟鸡都凉了？”

他直摇摇头，他大声叹道：“六老爷子，六老爷子，你可是不如关云长啊！”

伊文静对她的姐妹们说道：“峨嵋派遭难，我们技不如人，唐门的毒又厉害，只要有一个人活着，便要记着给我们峨嵋报仇！”

六老爷子在房脊上叹气道：“你们真是的，还没有动手与人家打仗，就一劲地说遗嘱，这等丧气！”

伊文静说道：“你下来好了，我与你斗上两百合，别弄你那毒物，也算你是唐门英雄！”

六老爷子冷笑，他说道：“我要宰了你，真是易如反掌，你算个什么？”

他飘然落地，对众弟子说道：“好，我杀了她，再来宰你们！”

他忽地对着伊文静，直冲过来。

伊文静一剑刺出！

六老爷子却是扑向两个弟子，一掌拍在她们的头上，一拍一击，连连再退。

他说道：“完了完了，又了帐了两个！”

果然再倒下了两个峨嵋弟子。

伊文静心内悲苦，却又不能与他决胜负，她只能骂道：“你个老坏蛋，你说话不算，来与我决战好了。”

六老爷子笑笑，说道：“我怕你，我怕你骂我，我不与你动手。你骂我一句，我便杀死你两个人！”

伊文静不敢再骂了，她看着那些峨嵋派的弟子，心道：我们今天看来都得死在这里，待得我师姐出来了，她也无法再重振我峨嵋派了。

× × ×

她正在心里凄苦，忽地听到了一阵歌声：

“长歌仗剑行，

白发了一生。

夜夜思苦短，

谁人道有情？”

眼前多一个人，那个人是柳双，是那个原来与唐思成亲了的柳双。

他看着六老爷子。

他说：“我知道你是装傻装疯。”

六老爷子看着他，笑一笑。

他居然不怕柳双。

柳双再说：“我也知道你是唐门的真正掌门。”

六老爷子不笑了，他看着柳双，眼里现出杀机。

柳双仍在笑，他说道：“我还知道你是唐门的第一高手。唐日的‘阎王敌’不如你，你使出那一招时，有两粒暗器飞得绝妙。”

六老爷子的声音嘶哑了：“你能敌得我的‘阎王敌’么？”

柳双抱起了双臂，他说道：“你愿不愿意试一试？”

六老爷子只是与柳双见过几次面，但他从来不曾与柳双一决。

他笑了，他说道：“还有一只鸡，我没吃完它。我没吃完东西时，绝不愿意杀人。”

他飞身上房，一直走了。

五十一 逼宫

唐思的心思很多，她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人，她慢慢走到了六老爷子的房前。

她看到了六老爷子，六老爷子正拿着一只鸡，在啃，他啃鸡那模样，像是他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唐思进来了，六老爷子根本就不理会她，仍是认真吃鸡，唐思说道：“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从我那牢室里带走她。”

六老爷子还是不说话，他在啃那只鸡的鸡脚。

唐思说道：“你带走她，她对于你根本就没有一点儿用。你还是把她还给我的好。”

唐六笑笑，说道：“我在吃鸡，你看没看见？”

显然，他对于唐思打扰了他吃鸡，很是不满。

唐思能沉得住气，她稳稳地看着唐六吃鸡。

一直到唐六把那只鸡吃完了，他找东西擦手。

但找来找去找不到，他抓起了唐思的衣襟就擦。

他用唐思的衣襟擦了他的手。

他说：“还是用你的衣服比较合适。你会洗衣服，我不会。”

唐思不语。

她决不能说唐六的不是。

她如今已经知道了，她在唐门的地位远远不如这个六老爷子。

唐六说道：“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

唐思笑笑，说道：“六老爷子带走了那个任姑娘，不知道六老爷子带走她做什么？”

唐六笑笑，斜着头问她：“你怎么知道我带走了她？”

唐思笑笑，她不语。

如果没有这一点儿聪明，她怎么做得唐门的掌门？

唐六说道：“她在你那里没用，我拿她来用一用。”

唐思笑笑，说道：“不知道老爷子拿她做什么用啊？”

唐六惊愕道：“你一时聪明一时糊涂，我要拿她做什么？我要她做我的老婆，我要她给我生一个儿子，你知道不知道？”

唐思大吃一惊，她不料得唐六会说出此话来。他是当真的么？

她说道：“唐日心迷她，一心娶她。”

唐六大声道：“不行，你与唐日都是鬼迷心窍，才出了这种大事。如果不是那个柳双与这个任姑娘，你们早就打下天下了。”

唐思心内一叹，是不是六老爷子的话有些道理？

唐思说道：“只怕唐日不愿。”

六老爷子笑笑，说道：“我想你不会告诉他的，如果你告诉了他，岂不就是与我六老爷子过不去啊？”

唐思说道：“六老爷子如果把她嫁与了唐日，岂不能让唐日更为唐门卖力？”

六老爷子笑笑，说道：“都是自家人，你与唐日都是唐门子弟，怎么会不卖力？自家人的事儿，还有什么好说的？”

唐思看着六老爷子，他在笑。

这么简单么？

不是。

只是她摸不透六老爷子的每步棋。有时他疯疯颠颠的，有时他比所有的人都清醒。

他想做什么？

六老爷子大笑，说道：“唐思，我叫你看一个人。”

从门外走进来了一个人。

他是神胖子，那个被她下毒倒下的神胖子。

神胖子对着她笑。

她曾经派神胖子去说服柳双，她才成了柳双的妻子。

如今她再看到人，最不愿意见的就是这个神胖子。

她曾经想过，如果她再有闲，第一个该杀死的人便是这个神胖子。

六老爷子说道：“你认不认得他？”

唐思说道：“他是神胖子，在江湖上说我唐门掌门人丧尽天良的人就是他！”

六老爷子问神胖子：“你说过么？”

神胖子说：“我说过。我说的是原来的老太爷。”

六老爷子笑笑，说道：“唐思，他不是说你。你放过他好了。”

唐思大笑，说道：“原来六老爷子也有求到人的时候？我不会放过他，就是他去请来了那个柳双，让那个柳双做了我的丈夫。如果他不找来那个柳双，我们唐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麻烦？我现在最恨的人就是柳双，再就是他了。”

那神胖子叹了一口气，说道：“其实不是我要找的他，有人要他来唐门，他不来怎么行？”

唐思忽地心头一亮，她问道：“是谁？”

六老爷子哈哈大笑，他笑得很狂：“是我，我要他来，他怎么能不来？”

唐思看着神胖子，说道：“原来你是唐门的人？”

神胖子一笑：“我本来就是唐门的人。”

唐思说道：“你是唐门的人，我可以往事不究。”

神胖子笑了。

六老爷子忽地对唐思说道：“唐思，记不记着我对你讲的那个故事，就是那个司马昭的故事？”

那故事怎么了？

六老爷子笑笑，说道：“他是我的儿子，他才是真正的唐胖儿。那个唐胖儿是一个唐门的小厮。他不是我的儿子。”

唐思明白了，她真的明白了。

六老爷子想让他儿子做唐门掌门。

但他不能做，因为他怕老太爷。

可现在他不怕了，他要的是他的儿子做唐门的掌门。

唐思笑了，她说道：“好，既是你愿意让他做掌门，我就让他做好了。”

她要走。

忽地六老爷子大笑，说道：“站住！”

她站住了。

难道唐六还有什么话要说？

六老爷子笑笑，说道：“我大哥临死时，他吩咐过许多人，他对你说了什么？”

唐思说道：“他告诉我好好干。”

六老爷子的脸抽搐，他恨声道：“不对，他不会光说那么一句话，他只说那么一句话，他怎么会是我大哥？我一辈子都玩不过他，他是一个最有心计的人。”

唐思笑笑，说道：“他对一个要委以重任的人，会有心计么？”

唐六的脸忽阴忽晴，他忽地跳起来，大笑道：“对，对，你说得对，他对一个要委

以重任的人，不会玩心计的。不对，不对，他会用心计的，他想让唐门的人都知道他计策一出，万无一失。他会用心机的。”

他沉浸在苦思冥想中。

× × ×

唐思忽地很悲哀。

如果她不做唐门的掌门，她一出山去，看到了柳双，柳双一定会喜欢她的，那时她岂不就有了她自己的幸福么？

她如今失去了幸福，她只是唐门的一块金字招牌。

她嘿嘿笑着，说道：“六老爷子，让你的儿子做唐门的掌门好了，我要走了。”

唐六叫道：“别走，我告诉你，你如果真的胜了柳双，我便叫我儿子发誓，让你做唐门的掌门。”

唐思看看他，摇摇头，说道：“我不是柳双的对手，我不如他。”

唐思飘然而去，她的心头一阵子轻松。

原来不做掌门是这等轻松，好，真个是好。

× × ×

唐六看着唐胖儿。

他说：“你有一件事得去做。”

唐胖儿笑笑，说道：“是，爹，不用说了。”

唐六一叹道：“我有你这么一个儿子，我才知道什么是聪明。”

× × ×

唐胖儿坐在酒楼上，他正在很自得地喝酒。

他一边喝酒一边唱着歌：

“人要不愁总乐呵，

天天喝酒天天喝。

总是乐呵天天喝，

天天喝酒总乐呵。”

忽地眼前多了一个人。

他看着那人，笑了，说道：“你是神胖子，你去唐门舔沟子去了，是不是？可惜你不是唐门的人，如果你是了，你就能升成一个总管，你会爬得比我更快，可惜啊，可惜，你听没听说，只要是唐门的人，他就是个傻子，他也能在武林里称雄霸道。要是他不是唐门的人，可就没机会了。”

那神胖子笑笑，说道：“你叫做什么名字？”

唐胖儿笑一笑，说道：“我叫唐胖儿，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六老爷子亲自提名做的外事总管，只要你来唐门，你一定得让我知道，我会安排人接待你的，但你不行，你是神胖子，你最大的毛病就是说过那一句话，你说唐门的掌门丧尽天良，是不是？”

神胖子笑笑，说道：“是。”

唐胖儿乐呵呵说道：“你真是个傻蛋，你知道不知道，天下最有本事的人便是唐门的掌门，她是唐思，如果她叫你死，你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神胖子大笑，说道：“是么？”

唐胖儿说道：“我告诉你一个法儿，你逃走，逃得远远的。最好是去长白山。在那里没有人愿意去，就是掌门派人去杀你，也决不会有人乐意去。那地方太冷了。”

唐胖儿哈哈大笑。

神胖子对着他坐下了。

唐胖儿笑了一下，说道：“这是我心境好，如果我心情不好，我决不会让你坐在我的对面，你知道不知道？”

神胖子说道：“我为什么不能坐在你的对面？”

唐胖儿说道：“因为你不是唐门的人，你只是一个唐门的敌人。”

神胖子说道：“我要是告诉你，我也姓唐，而且我是唐门的最有势力的一支，你信不信？”

唐胖儿睁大眼睛，说道：“别开玩笑。”

神胖子说道：“不开玩笑，生、仁、德、智，风、水、月、土，八个字，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

唐胖儿霍地起来，他说道：“这是我们唐门近支的八个字，你怎么知道？”

唐胖儿看着神胖子，他的眼里满是恐惧了。

如果你对于一个人越来越没有把握，你就会恐惧。

神胖子仍在笑，他说道：“我再告诉你，你为什么叫做唐胖儿。本来你的名字不叫做唐胖儿，你该叫做唐月楚。但你老爹看着你生下时，他说一句话，你生不逢时啊，你不该生在这家里。你只能是半个男人，你就叫胖儿吧。于是你就叫做唐胖儿了。”

唐胖儿看着他，像是看到了鬼，他喝道：“你是谁？你怎么那么知道我的事儿？”

原来这些故事从前有人对他说过，说他的老爹对他总是那么说。

他的老爹是谁？

神胖子怎么会知道他这么多的事儿？

神胖子叹一口气，说道：“我叫唐胖儿。”

“胡说！”

他不敢相信。

那个神胖子竟也是唐胖儿，他的老爹是谁？

“你是谁的儿子？”

神胖子说道：“你很可怜，你以为你是谁的儿子？你不姓唐，你只是我的老爹拣来的一个野孩子。”

那唐胖子吃惊地说：“你是谁的儿子，你老爹是……”

神胖子笑笑，说道：“我老爹是唐六。”

六老爷子，当今在唐门最有势力的一支？

唐胖儿要哭了，他说道：“我不姓唐？我真的不姓唐？那你坐吧，你坐好了，我不坐了，我在你身旁没有坐的资格啊。”

神胖子看着他，笑咪咪的。

他说：“你不光是不能坐了，你知道了太多我的事儿，你只好一死了。”

唐胖儿大吃一惊，他叫道：“我不是唐胖儿，你是唐胖儿，你是就你是，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走了！”

他身子一纵，人飞向了窗子。

神胖子不拦他。

他心里乐道：我一走出这里，便再也无影无踪了，你是唐胖儿能怎么样？你也奈何不了我！

他飞到了半空中，身子突然麻了，头也有些昏昏然，他再想叫：“是神胖子杀了我！”

但他叫不出来了，他的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叫不出来，一声也叫不出来。

他叭地一声摔在街上，立时断气。

× × ×

怎么竟从那酒楼上跌下来了一个人？

有人说道：“是不是喝得醉了，一高兴，便从那楼上飞下来？”

更有人说：“是喝得多了，刚才还听得有人唱歌。”

再有人说：“乐极生悲了，乐极生悲了！”

看的人如市。

有人叫道：“他是唐门的唐胖儿，他怎么了，是谁杀死了他？”

唐门的弟子冲到了酒楼上。

哪里还有人，只有两只杯子，里面还斟满了酒。

五十二 独山

蜀中唐门的后山是禁地，从来没有人敢私自闯入。

就是唐门的亲近弟子，也决不敢来这里。

说是后山，其实不是一座山，只是一个小小的有方圆二十丈左右的山包。

这地方叫做“独山”。

唐门的弟子都知道，独山是唐门最秘密的地方。

唐门弟子，除了掌门，很少有人能进得去独山。

但独山里肯定有人在，那些人也是唐门的弟子，他们一辈子也没有走出来过，他们的一生都是在独山度过的。

唐思虽是做了掌门，但她从来不曾到独山去过。

因为没有人带她去，她便不曾去过。

× × ×

唐思走到了唐门的门口，再回头看看，她能看见独山，也能看见唐门的正中心，那里正是她住过的房子。

她要走了，她再也不做唐门的人了。

忽地有人当头拦住了她的去路。

拦住她的是唐门三老。

妙手刀说道：“思姑娘，你要去哪里？”

矮子笑笑，说道：“小丫头想溜？你想走，哪里有那么容易？”

瘦子说道：“你做了唐门的掌门，只能不死不休。别说是你，就是大哥他也得死在掌门的座椅上。”

唐思说道：“唐门的掌门已经有了，你们难道不知道？”

矮子大笑，他笑哈哈道：“原来唐门又有了新掌门？”

妙手刀喝斥他道：“别笑！”

矮子果然不笑了，他正色看着唐思，说道：“我们六兄弟，只有我是老四，我大哥死时托付给我的事，怎么会再有新变故了？”

唐思淡淡一笑，说道：“我也不愿意再做唐门的掌门了，你们就让他干好了。”

妙手刀冷冷道：“你说你不愿意做，你便不做？唐门的掌门真的那么好做么？”

瘦者说道：“思儿，我告诉你，你其实不是别人，你正是大哥的女儿，从前大哥在外，娶了一个小女人，他怕大嫂。如果他把那小女人领回了家，大嫂会用心机毒死她的，大哥便托我们带你。你后来到了唐门，也不算是正支的人。你是大哥的骨肉，这一点儿却是不假。你知道不知道，除了大哥，哪里能有人能生出像你一般冰雪聪明的女儿？”

唐思的心活了，她心里想：原来我是老太爷的女儿，我比那几个人的辈份都不差，我不是六老爷子的孙辈，我只是他哥哥的亲骨肉.....

她心里波澜四起，表面却很平静，她说道：“我不是唐门的掌门，我只是一个傀儡。”

妙手刀大声道：“带她走，让她看看独山！”

× × ×

独山，独山，对于唐门弟子有多少诱惑力？

从前的唐门弟一走出去，人们便问唐门的毒秘。

他们问起独山，唐门的弟子都不知道，有的被人杀死，还是不知道独山是怎么回事。

他在倒下时，人追问他：“独山在哪里？”

他会说：“在唐门。”

再追问：“在什么地方？”

他只好说：“不知道。”

× × ×

妙手刀与矮子三人带着唐思，他们两个挟着唐思，三人齐纵，一齐来到了唐门后山。
这就是独山。

唐思心里忐忑，她知道，除了唐门的近亲弟子在独山呆上一辈子的，就只有唐门的
掌门能来去独山。

他是唐门的掌门，她也是第一回来独山。

到了那一块小山包下，妙手刀说：“敲门！”

便拿出一支小小的针刺来，看得出那针是特制的，他把那针打在地上，唰地打入去。
便听得久久后有一声炸响。

地面有人问道：“是谁？”

矮子说道：“四太爷！”

原来只有那个矮子才是独山的领袖。

他一声答过，地下轧轧响了，从地上开出一扇小门来。

四人走进去了。

原来独山不是山，而是一个地洞。一进入那洞，竟是很大，越走越宽，一直走进去，
便见出里面还有树木在种着。

原来那正中的孔上透着光的是一个洞，洞里是越下越宽的地下城。

唐思四人到了那大石壁前。从那里走出四个老人。

这四个老人比矮子他们三人可是老多了。

当头的一个问道：“是谁？”

矮子答道：“是大哥的女儿。”

那老者笑了，上前来摸一摸唐思，说：“原来是一个好女娃子。”

另一个老人道：“老大那小子有福，竟有这么大的女儿呢。”

他们让唐思四人进了洞。

再进几层，便看到了一群人在那洞里烧火，水哗哗在地下流，流过他们的膝头。

矮子说道：“这里便是唐门制造暗器的地方。你看看吧。”

唐思看到了铁相思刺，看到了胖肿子瓜，也看到了路倒虫，看到了毒针，她知道那是唐门的暗器，但不知道原来它来自这里。

一排排暗器都是摆在桌上，等着他们戴着鹿皮手套给它们淬毒。一个个被夹起来放在那毒罐里。

毒水便哗哗响，一拿出来，便是绿油油的颜色了。

× × ×

一个老者坐在一张石桌前。

他听到了来人，不动，也不回头。

矮子说：“这是你九爷爷，他本来是你爷爷那一辈最聪明的人，他后来来到了独山，三十年再没出去过，他现在正在制一种新暗器，叫做‘生死恋虫’。这种暗器一飞出，成对成双，径取人头，一左一右，飞得正是两厢，很难提防。”

妙手刀也轻声说：“你九爷爷制它，已经用了三十年。”

三十年如一，在这洞里天天对着一种暗器？

妙手刀很肃然，说道：“唐门在江湖上不败，是因为他有过人的地方。单说这暗器，江湖上再也没人能制得出唐门这些暗器。你九爷爷头十年能听得见这暗器的叫声，后十年能看得见暗器的飞行，最后十年他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了……”

唐思看着妙手刀，她不知道为什么。

妙手刀的眼里有泪，他说：“他愿意看不见，便刺瞎了双眼。他要听不见，便刺聋了他自己的耳朵。”

这就是唐门的人，就是唐门的秘密么？

× × ×

再过去了一处，看到了足足有六七十人在那里试暗器。暗器在空中飞，他们试过了，再拿回来，再试，一直到试好了，便包在鹿皮革囊内。

妙刀手说道：“到了这里，暗器便可以出门了，到了唐门的弟子手里，便可以带到江湖上去了。有人看到了唐门暗器，知道它厉害非凡，但他也想不到有多少唐门弟子为了它，一生的幸福快乐都没了。”

矮子豪气长吟道：

“少年子弟江湖老，

一生一世死不休！”

一将功成万骨枯。

一种暗器成名，唐门老了多少弟子？

× × ×

再走便走进了一间大大的房子。

这房子非同一般，一看便知道不是寻常用的，原来它高得太高了，足足有平常的房间的三倍高。

周围看看，竟是有许多的人坐在那里。细看看，那些人都是静静坐着不动，原来都是死人。

唐思看着那死人，她不怕。

妙手刀看她一点儿也不怕，笑了一笑，很是佩服她。

他说道：“这里的都是唐门的掌门。自从我们第一代掌门唐生天始，如今已经是三

十二代，只有三个人没了尸体，一个是第十六代掌门唐雪，她是你一样的女孩儿，她走出了唐门，再无踪影。估计是被人害了。再就是前四代的唐德僖，他死在万丈崖下，没了尸骨。最后一个便是从前只做过一时掌门的大少奶奶。剩下的所有掌门人没有一个不在这。

走到了最后，那矮子说道：“大哥，我们带明儿来看你来了。”

唐思心里想着：他怎么叫我明儿？

矮子说道：“你是叫唐明儿，你是唐胖儿的妹妹。”

唐思说道：“他不是唐胖儿。”

矮子说道：“我知道，我说的那个唐胖儿是你六叔的那个神胖子。”

唐明儿心道：原来他们什么都知道。”

矮子指着排最后的老太爷的尸体，对唐明儿说道：“跪下给你爹叩头。”

唐明儿心道：原来老太爷是我爹，怪不得他叫我做掌门。

她跪下，咚咚给老太爷叩三个响头。

她心里委屈都是涌出，眼里便流出泪来了。

矮子说道：“你看看我们唐门，在江湖上，立志屈服各大门派。你知道他们从前也欺负过我们唐门，如今我们还得欺负欺负他们了，你说对不对？”

唐明儿说道：“我对不起爹。”

妙手刀说道：“我与你爹是不出五服的兄弟，我排行老二，但你爹死后我便是他们的大哥。你知道不知道？”

唐明儿给他跪下，称大叔。

妙手刀说道：“长幼有序，是我们唐门的排名之道。从前我们唐门也做过一次排名，那是在少奶奶当政的时候，谁的武功强，便是大哥。后来看出，那只能让我们骨肉自残，我们唐门想在江湖上称雄，骨肉自残怎么能行？”

矮子说道：“后来我们唐门便立了一个规矩，只要有老大在，便是老大当政。我们唐门就是你当政，这事儿不容他人插手。”

唐明儿幽幽地问：“不知道六……六叔他是什么意思？”

妙手刀说道：“他想当老大，他想做掌门，但他做不成了，如果他要做，便是由老四做，也轮不到他，他便想要他的儿子做。”

唐明儿想到了那一个司马昭的故事。

妙手刀说：“你为什么要嫁与那柳双？”

唐明儿说道：“我喜欢他……”

妙手刀大声喝道：“不行，你就是真喜欢他也不行，看看九爷爷，你看到了什么？”

唐明儿知道她得回答：“为唐门献身。”

矮子大声一叹，说道：“对，你是唐门的人，你还不幸做了唐门的掌门，你只能为唐门一死，毒死世上的许多人，你自己死后也被浸过，坐在这里，一生一世与唐门在一处。”

唐明儿看着那些坐在墙边的掌门，她心里百种滋味儿都齐上心头，她说了一句：“我明白了。”

妙手刀说道：“当着你爹，你说一句，如果你不愿意做唐门掌门，我们三个便处死你在这里。如果你愿意做，我们便帮你。”

唐明儿笑笑，她想起了那个柳双，她恨他，她不制柳双于死地，怎么报得了她的仇？

她还恨那个六老爷子，没有他，唐思怎么会变成一个唐明儿？

她说道：“我要做掌门，我是爹的女儿，我是爹亲手教的，是不是？”

妙手刀大笑，说道：“好，好，果然是唐门的好掌门，看看你九爷爷，便知道唐门在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儿！”

×

×

×

唐明儿和他们三个走出了那间大房子，她心里也不舒服，好在死后才到这里，也就不想它了。

唐明儿心道：我在江湖上，得再掀起风云，因为我是老太爷的女儿，因为我是唐门的后代。我要宰了那个柳双，让他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我还要把那个任慈制于死地，我要杀的人很多，我不能轻易便罢手。

她走出独山。再看唐门，那灯光密布的镇子便是唐门。

妙手刀叹道：“如果我们不再制毒，我们在江湖上便会死在人手，这一个大大的镇子，几万人、十几万人便会死于非命。”

五十三 唐胖儿抢婚

没人知道在唐门会有这许多的地下室。

从前唐老爷子在世时，他也不知道他的六弟会在暗中挖了这许多的地下室。

唐六挖这些地下室的时候，他想：如果不行，就在地下活着，一生一世也不出门，那样也好。

但后来老大死了，老大一死，唐门便不会再有比他更精明的人了。

他不必再装疯了，他也不必在地下活着了。

他走出来，站在唐门的当街，总有一阵子狂喜。

老大毒死了他的四个兄弟，只有老六没死。

他不知道那个矮子是他的四哥，如果他此时知道了，他会有新的办法，他会一时也不等，把那个矮子杀死。但矮子经过奇变，他变得让唐六认不出来了。

他不能容他的弟兄们有一个人再活在上，他们如果活在上，便会对他儿子的掌

门之位有所威胁。

他不能容得有人威胁他的儿子！

× × ×

如今他与唐胖子——这是真正的唐胖子了，那个小厮唐胖子已经死了，死在真正的唐胖子之手——正走向他的地下室。

他看到了那峨嵋派的掌门任慈。

他笑道：“任姑娘，你好啊？”

任慈看着他，忽然说道：“我不知道你把我劫来这里，是要做什么？”

那唐六说道：“我给你看一个人。”

他回头指一指唐胖子。

这是他的儿子，真正的唐胖子。

六老爷子笑一笑，说道：“你认得他么？”

任慈说道：“他是江湖上的神胖子，能说会道的神胖子。”

六老爷子大声哈哈而笑，他说道：“你错了，你错了，他不是神胖子，他是我的儿子唐胖子。”

任慈不明白。

六老爷子很得意，他说道：“从前你在外面的时候，你认得一个唐门的掌门，她是唐思，如今我教你再认得一个唐门的掌门，他就是我的儿子唐胖子。”

任慈心道：原来唐门起了内讧，不知这对武林是不是大福？

她笑一笑，说道：“这么说，唐门的掌门换人了？”

唐六笑道：“不错。”

任慈心道：看这个疯子唐六，似乎比起那个唐思来更疯，武林要受荼毒了。

她说道：“不知道新掌门有什么事儿要对我说？”

唐胖儿看着唐六，唐六大声道：“有什么可羞的？对她说！”

唐胖儿说道：“任姑娘，我做唐门掌门，也承江湖武林同道抬爱。你是峨嵋派掌门，今后多承教了。”

任慈笑笑，说道：“不敢！”

唐胖儿再说：“任姑娘看我如何？”

任慈不明白他的意思。她真的好好看一看这个唐胖儿。

实在不敢恭维，这唐胖儿比起原来的那个唐胖儿更胖，他的身子圆滚滚的，他的胖脸看不出五官来，他的样子太难看了。

任慈不语。

唐胖儿说道：“我长得是不太好看……”

唐六大声道：“你说什么？你说我儿子长得不太好看？胡说！”

唐胖儿说道：“任姑娘，我一看到了你，我便看上你了，如果你做了我的妻子，我便会给你报仇。我会替你杀死那个吴星雨，杀死那些崆峒派的王八蛋，你看好不好？”

任慈心道：柳双与唐思结亲，我与他们爷儿两个在一起，说不定会报了我峨嵋派的仇。如今没了柳双，还有谁能掣唐门的锐锋？只有唐门的内讧，才是我们复仇的希望了。

她笑笑，说道：“要我嫁与你，那可是大大的难……”

唐胖儿笑笑，说道：“有什么难的，我做唐门掌门，也不辱没了你。”

任慈说道：“我本来是说好了的，要嫁与唐日，你能杀得了唐日么？”

唐胖儿说道：“我是掌门，我怎么杀不了他？再说他也得听我的。”

唐六说道：“你以为唐门的第一高手是他唐日么？你错了，是我，自从我大哥去世后，唐门的第一高手是我！”

任慈心道：如是他们能杀得了唐日，也算是去了一个江湖恶人，我就先答应他们好了。

她叹了口气，说道：“你怎么向我证明你比唐日更强？”

唐胖儿一听有门儿，他大声道：“我是掌门，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你不信么？”

任慈说道：“从前我信的东西多了，如今我什么也不信。”

唐胖儿大声道：“你不信，我做给你看！”

× × ×

果然到了唐门，果然到了唐门的中厅。

那里是唐门议事的地方。

任慈在屏风后，听着唐胖儿父子议事。

唐胖儿做掌门，比起唐思来，缺了许多的威风。

所有唐门铁骑的人都到了，所有的唐门执事弟子都到了。

大厅里有许多的人，他们都静静等着唐胖儿发话。

唐胖儿说道：“自从思妹走了后，我便不得不接手这唐门掌门。如果真的有能人，也不会轮到我。但依着唐门的规矩，我只好做这掌门了。唐日哥！”

唐日应了一声是。

唐胖儿说道：“我听说你为了那个峨嵋派的任姑娘，竟是去阻杀峨嵋？”

唐日说声是。

唐胖儿大声道：“那怎么行？我们唐门就是要灭天下各大门派，你助峨嵋派，岂不是灭我们自己的威风？”

唐日低声说是。

唐胖儿说道：“听说你对峨嵋派的任姑娘颇有好感？”

唐日在大厅上，不能说不是，也不能说是，只能沉默。

唐胖儿笑一笑，他说：“任姑娘在唐门，她有她自己的主张，我看日哥也不必太过

操心了。你还是去杀峨嵋派的人要紧，我请你带领三十六骑，去杀光峨嵋派的人，你不去？”

唐日大声说道：“我不去！”

磨胖儿怒道：“好，我叫你去做什么，你都不去，你能做什么？”

唐日说道：“我不去杀峨嵋派的人！”

任慈在屏风后心里一叹：原来唐日是一个正人君子！

只听得唐胖儿冷冷一笑，他说道：“你说你不杀峨嵋派的人，是不是？”

唐日说是。

唐胖儿说道：“可是你为什么伙同那吴星雨，让他去杀峨嵋派的人，你再去救她，假装好人？峨嵋派的人差不多都死在你手里了？”

唐日的头忽地抬起，他说道：“我真后悔，我一生从未做过这种事，这一次却做了，我真后悔……”

忽地，他看到了任慈，他看到任慈眼里的泪水。

任慈说道：“你真的让吴星雨杀了我峨嵋派的姐妹？”

唐日沉声道：“原来你在这里，我明白了。”

他说：“是我。”

任慈心里在凄苦，心道：我本来以为唐日是一个好人，准料得他也做这种恶事？世上还有哪一个人能让人相信？

她说道：“唐公子，我本来以为你能对峨嵋派好些，谁知道你也是一个恶人？我对你太失望了。”

那唐日看着她，心里有千百句话要说，但能说什么？他说不出来。

唐胖儿说道：“任姑娘，如果我为你复仇，你能不能带峨嵋派归顺我？”

任慈心道：反正与唐门一斗，死也是死，莫不如就用计与他智斗。

她叹一口气，说道：“唐掌门帮我，那是求之不得，只是我看还是莫要许愿心了，从前的许多人都对我许过愿心的，只是后来所作所为，令人失望。”

唐胖儿说道：“我图谋崆峒派，也是志在必得，如果任姑娘能嫁与我，我便去为你报仇！”

唐日大喊道：“不可，为唐门计，不能再与崆峒派翻脸了！”

唐胖儿喝道：“我是掌门，还是你是掌门？！”

唐日一叹，不再说话了。

唐胖儿说道：“你还是出去吧。”

唐日看着任慈，说道：“任姑娘，我不信你会嫁与他一个胖子，你还是莫要开玩笑的好。女孩子家，怎么能拿自己的一生开玩笑？”

唐胖儿笑笑，说道：“日哥，你莫要自作多情，好不好？”

唐日走出去了，他再也不回头。

× × ×

任慈看着唐胖儿，说道：“我答应了你，只是你得替我报仇。”

唐胖儿看着唐六，唐六笑笑，说道：“崆峒也是一派，峨嵋也是一派，何必在意他崆峒峨嵋？”

唐胖儿大喊道：“好，我答应你！”

任慈说道：“我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得拿来那个吴星雨的人头，那时我便嫁与你。”

唐胖儿看着唐六，唐六点头。

唐胖儿大笑，说道：“好，我便依你，我告诉你，世上没有唐门办不到的事儿。”

× × ×

天很晚了，任慈坐在牢室里，她听着那唐门的镇里，有人在醉酒后狂呼乱叫，她轻

声叹一口气。

有人问她：“你叹什么气？”

她一抬头，看到一个唐门弟子，那是一个很沉静的人，他看守着任慈，从来不与她说一句话。

她说：“我想看到一个人的头颅，如果我看到了他的头颅，我会很高兴的。”

那看守人轻声说道：“任姑娘，你错了。”

任慈愕然。

那人说道：“唐姑娘做掌门，唐门还有事儿可为，这个唐胖儿能做什么掌门？你看顾唐门的心思，放在他身上，只能是水中捞月。”

任慈看他。他再说道：“有人说，唐门的三老都不愿意让唐胖儿做掌门，唐门的事儿，还未可知，任姑娘何不自重些？”

任慈在沉思，她是不是做错了？

那人再说道：“我告诉任姑娘一件事，想必对任姑娘有一些帮助，我上次看守的是柳公子，他可是一个好人，听说他走了，他没与唐姑娘在一起，听说唐思姑娘一气之下，已经与吴星雨成亲了。”

任慈忽地泪水满面，她知道她错了，她错得厉害。

她怎么能答应那个唐胖儿？他像一只猪，做他的妻子，岂不是要悔死她自己？

她轻声说道：“他走了，他真的走了？原来他还是与唐思分手了……”

说话时无限感慨。

那看守任慈的人说道：“柳公子是一个天人，听说他与唐姑娘成亲两夜，只是背对背睡着，两人如今不是亲人，是仇敌了。”

他走开了，再慢慢踱回来，对任慈说道：“柳公子对我很好……”

任慈的心里总是想着那一句：柳公子对我很好，柳公子对我很好……

她怎么搞的，竟是弄不明白柳双的心思？

柳双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怎么会背她而去？如今他在哪里？

柳双，柳双，你在哪里？

她心里忽地想定，就是唐胖儿再用什么威胁她，她也不会屈服，为了柳双，为了她自己，同唐门斗到底。

五十四 明知不是伴

唐明儿去找吴星雨，她找到了吴星雨，对他说道：“唐门生了变故，六叔带着他的儿子唐胖儿做了掌门，唐门的人都是听他的了，我如今已经不是唐门的掌门了。”说罢，竟是泪泫欲滴。

吴星雨看着唐明儿，说道：“你做不做掌门，都是我的妻子。”

唐明儿笑笑，说道：“我与唐门三老计议过了，如今唐门多乱，不如让他做一段掌门，待得他出事时，我再来收拾残局。”

吴星雨道：“只怕你收拾不了。”

唐明儿笑笑，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收拾不了？”

吴星雨不再说话，他心道：就是你收拾不了唐门的残局，你做我的妻子，也算是一个好妻子了，我复何求？

唐明儿说道：“我有一事，你去办办。”

吴星雨笑笑，说道：“但凭吩咐。”

唐明儿说道：“我想去杀峨嵋派的所有人，把峨嵋灭了，此事非你莫能。”

吴星雨沉吟了一下，说道：“我看，这事未必是大事，你如今没了掌门做，我们自

去与唐门的人理论，那是最好。”

唐明儿笑笑，说道：“三老听我的，我早晚仍是唐门的掌门，你急什么？”

吴星雨说道：“那好，我们去峨嵋好了。”

× × ×

两人带着崆峒派弟子，直赶至峨嵋山下。看看峨嵋渐近了，吴星雨说道：“峨嵋派一听说我们崆峒派来了人，定会大加防备，不会让我们上山，莫不如装成一群进香的香客。那样谅可混上山去了。”

唐明儿听他的，两人让弟子都换了装束，全都扮成了进香的香客，缕缕行行随着众人上了山。

到了峨嵋山顶，看看毓秀宫已近，那吴星雨看看就近的弟子，已经是差不多都到了山上，随着香客进了大殿，他跪下在那三佛前，默默稟祝道：“我吴星雨两把崆峒一派的命运全系在唐思姑娘的身上，但愿得神佛能佑我成功！”

祝祷完毕，再起身来看看后殿，原来这峨嵋派的所有弟子平时都有执事，侍佛上香，人人虔敬，哪里有闲暇时间？

吴星雨看看前殿，那唐思也来了，在殿上祝祷，看样子甚是虔敬，他心内忽道：她祝祷的该不会是别的人吧？

一时心内涌上来乱七八糟的往事，竟是久久内心不能平静。

忽地听得有人在撞钟。

那钟是峨嵋派的人在撞，原来她们一个弟子猛地看出那些前来上香的香客中竟有崆峒派的弟子，不由得大惊。

她正在撞钟，听得有人喝一声：“出事了再来撞钟，不太晚了么？”

那人是崆峒派弟子，一剑刺去，直透腰背，把那弟子刺死。

但峨嵋派的人也晓得出事了，所有的执事弟子都去提剑出来。

直走到大殿前，看到出来了那伊文静。

她看看对面来人，忽地冷笑道：“原来是唐门掌门与崆峒派的掌门到了！”

所有的峨嵋弟子都知道，唐思一到，便是血染一派，此时与吴星雨两人齐来，定是对峨嵋派要大举灭门了。

吴星雨大声道：“你们峨嵋派的人听着，我崆峒派与唐门掌门唐明儿夫妻，来灭你峨嵋派，你们趁早归降，免得玉石俱焚！”

伊文静一听，心下一沉，看来峨嵋的灭门之祸总是不免，就是唐日救她们一次，柳双救她们一回，也免不了峨嵋派的覆灭命运。

她冷冷道：“从来都有人想灭峨嵋，可惜过了几百年，峨嵋派终是不灭，香火仍在，只是那些想灭峨嵋派的人成了一堆尸骨！”

吴星雨笑笑，说道：“那是没遇上对手，遇上了我，你终不能免！”

峨嵋派的一个弟子忽地说道：“唐姑娘，你不是叫做唐思么？怎么改了名字啦？”

唐明儿说道：“家父起的名字，不能不用。”

另一个峨嵋派弟子大声问：“不知道唐姑娘的父亲是谁？”

唐明儿说道：“家父就是唐门的老太爷。”

唐老爷子，一生威名赫赫，他竟是唐思的父亲？

伊文静说道：“据我所知，你唐姑娘先时是许与了少侠柳双的，怎么又成了这个吴星雨的妻子？”

唐明儿不愿再说柳双，她此时心里最恨的就是柳双。

她恶声道：“我再见到柳双，我剥了他的皮，我抽了他的筋！”

伊文静笑了，她说：“原来是这样，原来柳少侠看到唐姑娘心如毒蝎，竟是不意再与唐姑娘成亲了，你只好嫁与这个江湖败类，是不是？”

峨嵋派的人都是笑起来。

她们恨唐思，因为她用唐门的势力，几次要把她们峨嵋灭掉，杀了她们许多姐妹，她们与唐门势如水火。

唐明儿笑笑，说道：“我愿意同吴掌门成亲，我们联手，今天就是要灭了你峨嵋！”

伊文静恨声道：“你两个都是狼，弄到了一起，也是狼狈为奸。姐妹们，与他们拼了！”

× × ×

峨嵋毓秀宫前，展开一场厮杀。

伊文静与唐明儿大战，她的剑舞得绵密，比上次见到唐思时自不同了，连唐明儿也心里暗暗吃惊，要是假以时日，这伊文静定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

伊文静叫道：“杀了他们，叫他们崆峒派灭了香火！”

峨嵋派的弟子在自家宫内，便更是同仇敌忾，拼死与敌手斗，一时竟是不分高下。

两下里厮杀的时辰越长，峨嵋派的弟子便倒下的越多。但因是在峨嵋山上，一倒下了人，便再来了弟子，补上其位。

伊文静心道：师姐在唐门不知死活，我们与这唐明儿一场斗更是凶多吉少，从前是唐日与柳双公子来救了峨嵋，今天怕是不免了。

她心里黯然，手下的剑更快，一心与唐明儿拼个两败俱伤。

要说她的剑法与唐明儿相比，那是天上地下，但唐明儿不想杀她，便悠然与她出剑，一招更一招，竟是毫不在意她，只是一剑抵一剑。

伊文静心里极苦，看看要败，却偏得支撑，她急忙长啸一声，令峨嵋派的弟子都退守毓秀宫。

一声长啸后，所有的弟子都退，只有她与十二三个弟子在支撑。

伊文静一声令下，说道：“等一等！”

唐明儿便听她说。

伊文静道：“峨嵋是五大门派之一，自是不能降你们。你们要杀，也只能杀死我们几人，毓秀宫墙厚宫阔，你们攻不下的。”

唐明儿看看伊文静，看她十三人抱了必死之心，横剑在手，想一死了之。

她笑道：“你们掌门还在唐门，不如你们一齐去唐门，与你们掌门在一起，好不好？”

伊文静丢下剑，说道：“好。”

她回头对着毓秀宫的峨嵋派人说道：“保住峨嵋一脉，是大事。如果有人再来，封山护门！”

× × ×

唐明儿笑笑，押着伊文静一行人下山。

正走到了山下，看到了奔腾的烟尘。

吴星雨说道：“看来势，势头不小，是不是五大门派来了增援？”

唐明儿只是冷笑，哪怕是柳双来了，她也不怕，她要会的正是那个柳双。

铁骑竟是直扑过来，奔至眼前，收拢不住，人人手里拔剑，吼道：“放了峨嵋派的人！”

那是唐门的三十六铁骑。

带头的正是唐门的唐一。

领着他们的是那个唐胖儿。

他手扬马鞭，戟指着唐明儿说道：“唐门的弟子都得听令，你是唐门的弟子，你还是我的晚辈，你不愿听命么？”

唐明儿笑笑，说道：“谁是你的晚辈？”

唐胖儿说道：“你自己也知道，你只是唐门哪一个近亲的外室生下的女人，我是六老爷子的亲生儿子，我才做了唐门的掌门。你听不听我的令？”

唐明儿笑笑，说道：“你做美梦去吧！”

唐胖儿大喝道：“她要不听命，杀了她！”

唐门铁骑正欲与唐明儿一战，忽地听得有人厉声喝斥道：“住手！”

原来在唐明儿的身后，站着那唐门的三老。

唐门三老，是唐门的资深之辈，唐门铁骑也不敢与他们争雄。

唐一道：“掌门，他们是唐门三老！”

唐胖儿大声喝道：“是唐门三老厉害，还是唐门掌门说了算？我告诉你们，杀，把他们都杀了！”

忽地，有人疯疯颠颠地冲过来，他是那个唐六，唐门的六老爷子。

他冲着唐门三老说道：“我是司马昭，你知道不知道，司马昭是什么人？”

矮子说道：“老六，我告诉你……”

唐六吼道：“你算什么？你敢直称我叫老六？”

那矮子说道：“我是你四哥，我是四哥，你看看我。”

唐六看看矮子，怎么看也不像他，说道：“你不是四哥，四哥死在老大的毒下，你知道不知道？”

矮子说道：“大哥做事，也有他的道理，你不知道，但你有野心，大哥早就知晓，他没杀死你，只因为大哥知道你是一个人才……”

唐六忽地仰天大笑，他捶胸大哭，叫道：“老大，老大，你不杀我，就因为我是一个人才么？你不敢杀死我，因为我的用毒本事不比你差，是不是？我的武功也不比你差，你会‘阎王敌’，我也会。你是唐门的第一高手，你死了，谁是唐门的第一高手？是我，是我六老爷子！”

唐六狠狠地对矮子说道：“你不是四哥，你不是！”

矮子正想告诉他，但妙手刀冷冷一拦，说道：“他利令智昏，怎么会听得进你的话？”

唐六笑笑，说道：“你们都是大哥的人，但你们都是唐门的三老，你们得听掌门的

令。如今唐门的掌门是我的儿子，你们怎么不听令？”

妙手刀说道：“他不是原来那个诬我唐门掌门的神胖子么？”

唐六嘻嘻笑道：“他是我儿子，我让他韬光隐晦，他才能活到现在，不然他早被大哥杀死了。”

三老默然，唐六说的是实情。

老太爷做掌门时，对于亲兄弟的好弟子总是尽早诛杀的。

可他毕竟是唐门的三老，他们得维护唐门。

妙手刀说道：“我知道你一心想让你儿子做掌门，但我告诉你，唐明儿，就是唐思姑娘，是大哥的女儿，是大哥与一个女人在外面生的，你得让她做掌门，再说这也是大哥的意思。”

唐六拍拍胸，大笑道：“大哥，大哥，谁都说是大哥的意思，大哥临死时还先问我几句，六弟，你愿意不愿意做唐门的掌门啊？”

妙手刀冷冷道：“你说过你不愿意做。”

唐六眉飞色舞：“我说我不愿意做，但我可没说儿子不愿意做，对不对？”

妙手刀说道：“你儿子死了，死在一个小镇上，依你的说法，你儿子死在五鹰之手。你没儿子了，哪里再找来了一个人，他怎么会是你的真儿子？”

唐胖儿大声叫道：“我就是我爹的真儿子！”

妙手刀说道：“他是你真儿子，唐明儿也是大哥的真女儿，你得让他滚开，让唐明儿做掌门。”

唐六的脸色阴下来了，他说道：“好，我怎么说，你们也不会相信，只有手下见招了。”

唐六下了马，慢慢走到三老面前，说道：“我知道你们三个的本事，你们三人出招好了。”

五十五 唐六

妙手刀看着唐六，说道：“大哥在时，你假意装疯，你以为大哥没了，你便能称雄么？”

他缓缓走近唐六。

那唐六居然不把他三人放在眼里，他狂笑道：“我知道你练成了掌刀，但你三人在我眼里，真个是不值一晒。要是老大还在，他还能与我动手，你三人简直是胡扯。”

妙手刀看看矮子，再看看瘦者，三人围着唐六，竟是郑重已极。

妙手刀大声对那些唐门弟子说道：“你们听着，我们与六老爷子的事儿，是唐门的掌门之争，与你们无干，你们放了那峨嵋派的人，我们做完了自家的事儿，再来与她们理论！”

唐胖儿大声道：“为什么要放了她们？！”

唐六冷笑，说道：“妙手刀，你要胜了我手里的刀，你再说话！”

三人看着唐六，知道与他一战，势必不免。

唐六大咧咧而立，他的手上已经戴上了那两只鹿皮手套。他只要戴上了鹿皮手套，就可能随时发出暗器。

唐六大声道：“唐门一向是以暗器闻名江湖，你们三人真要败在我手，还有什么脸再提掌门事？”

妙手刀冷晒一笑，说道：“大哥在时，你怎么不说这些事？”

唐六大笑，说道：“投鼠忌器，你懂什么？”

×

×

×

唐六看着妙手刀，三人里，他最在意妙手刀。

如果妙手刀的七刀齐出，他还有些顾忌。

唐胖儿大声道：“看紧了她们这些女人，别跑了她们！”

唐门弟子个个听令，都是跟在那伊文静等十三人身后，紧紧看守着她们。

唐六大吼道：“妙手刀，你出招吧！”

再看妙手刀三人，那矮子手里的索子已经出手，叭地一声打在唐六的眼前，暴出一个花儿来。

妙手刀的手里有了球刀与螺刀，他大吼一声，人齐飞出，两刀直奔那唐六。

瘦者的手里已经有了那一支竹剑，咝咝剑响，直扑唐六而去！

唐六对着他三人围攻，竟是毫不在意，他笑道：“我憋气二十来年，终是有了出气的时候！”

他叭叭直击，击退了瘦者的竹剑，再绕开那矮者的长索，竟是直对着妙手刀的球刀而来！

球刀咝咝响着，一直炸向他面前。

“叭——”一声响，炸开了球刀！

妙手刀喝一声：“着！”

球刀炸开，成了一十六把刀，刀拢成了一块扇面，飞得极疾。

唐六被绞在球刀中间，岂不是只能成为一个肉饼！

但只见唐六的手一拢，他的手里竟是直抓着那一十六把球刀！

他竟是不怕那带有毒勾的球刀？

只见唐六冷冷地一笑，说道：“我早就知道你有这点儿本事，岂能无备？”

他手里的鹿皮手套扎得透了，但他手仍是不出血。看来他手上另戴有手套。

妙手刀心内暗暗吃惊，原来他的刀只是一种逼人刀法，直刺入对方的致命处。如果

对方不怕毒，刀便少了一半儿威力，要是对方竟是连刀也敢抓，他的刀还有什么用？

妙手刀大喝一声：“看刀！”

这一次他收起了那螺刀，竟是他的掌一出，斜斜劈向那唐六！

唐六不畏惧，他再出了那毒掌，对着妙手刀拍来！

瘦者叫道：“看我的剑！”

一剑斜挑，挑着唐六的上肋。

唐六不能让他挑着上肋，一让，让开了妙手刀的一击。

矮子说道：“再吃一索！”

他的索子也上来了。

三个人逼住了那唐六。

三个人都是一个心思，如果不让唐六出手那“阎王敌”，或许他们三人还会胜他，但如果他真的出手了“阎王敌”的话，他们便会输在唐六的手下。

妙手刀喝一声：“让他不得闲！”

三人果然绵密攻势，一直逼住了唐六。

唐六心里好生懊悔，若是一出手使用“阎王敌”，此时的三老已经是死人三个了，何必与他们动手纠缠？

他大声道：“你们三个，必是得死在我手！”

唐胖儿看着那唐门铁骑三十六人，忽地举手说道：“你们听着，唐门三十六铁骑，踏遍天下无人敌！你们上！”

三十六铁骑有些犹豫，他们都看着他们的首领唐一。

唐一也好生为难，他不知道是不是得听那唐胖儿的。

唐六忽地说道：“唐门所有的人，我最大，你不听我的，听谁的？”

按说唐门的规矩真是，如果没了掌门人，谁最大听谁的。

那矮子忽地叫道：“我是你四哥，要听得听我的！”

那些唐门铁骑一时无措，竟是不知听谁的好了。

铁骑呖呖，原地踏步。

手里的长剑，不知刺向谁好。

唐六大声道：“你说你是我四哥，谁见你这模样的四哥？我四哥是一个长长大大的汉子，怎么能成你这么一个小矮子？”

矮子一叹，说道：“是大哥用毒毒了我。”

唐六大笑，说道：“胡说，胡说，你那么替老大卖命，大哥怎么会毒你？不会，不会！”

唐一听得他们说话，心里相信了唐六的话，他忽地说道：“动手！”

唐门铁骑三十六，踏遍天下无人敌。他们一出手，真个改了观。

唐六竟是一退退出十几步，他吼道：“好，你们退开！”

所有的人都是让开了，唐六大声笑道：“我是唐门的老大，你不听我的，必死无疑！”

他再也不说别的，忽地扬手而起，撒出了“阎王敌”！

近百件暗器在空中飞，听来也好听，看来也好看。

但那些暗器犹如出窠的蜂子，嗡嗡而鸣，你知道哪一件是致你死命的家伙？

只见那暗器斜飞的斜飞，直行的直行，慢慢吞吞的，竟是在变后，那直飞的竟是后出先至。

妙手刀大吼道：“小心！”

他格飞三枚暗器！

矮子与瘦者两人也用足了内力，逼那暗器，不让它飞入身近。

但那暗器有的竟是用足了内力打出来的，只听得“扑”一声，有一枚暗器打在了矮子的身上。

他“哼”一声便斜了一斜。

瘦者叫道：“三弟，小心！”

他一叫，神志一疏，也有一枚暗器打在他的身上。

他一捂胸，趑趄几步，再复站直。

那妙手刀的手里刀很快，叭叭叭，像是在电闪，一会儿便击落了十几枚暗器。

直到所有的暗器都落了，妙手刀方才稳稳站在那里。

唐六拍手笑道：“好，果然是妙手刀，名不虚传，竟能躲过我的‘阎王敌’。只是你两位兄弟快死了，你能不能救得他们？”

妙手刀看看矮子与瘦者，他们两人中了毒，是唐门之毒。

他刚想拿出解药来解他们身上的毒，忽地那唐六大声叫道：“不可不可！”

妙手刀的手停住了，唐六阴森森道：“我听说你是我四哥，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可不愿意像我大哥一样，亲手杀死自己的兄弟。我告诉你，千万别给他服下唐门的解药，你如果给他服下了，他马上就会死。”

妙手刀不信，却也不敢给他两人服药。

他吼道：“唐六，你胡说！”

唐六施施然道：“不信你便给他两个服下，他要不死，你来找我！”

妙手刀说道：“你快拿出解药来，不然四哥会死的！”

唐六大笑：“我大哥毒没毒死他，他对我大哥还那么好，我要是毒死了他，他对我岂不是更好了？”

他哈哈狂笑。

妙手刀看出，他是不愿意给两个兄长解药，心下暗暗着急。

唐明儿看着，她心里不忍，站出来说道：“唐胖儿，我愿意让你得掌门，你拿出解药来，我们便算罢休。”

唐胖儿冷冷奸笑，他说道：“那怎么会罢休？我与你有算不完的帐，怎么能罢休得了？”

唐明儿忍住气，说道：“你有什么帐，与我算好了。”

唐胖儿笑道：“那好，第一件，我要与那个峨嵋派的掌门任慈姑娘成亲，你看好不好？”

唐明儿心内一动，他比起那唐日来，更是差得一塌糊涂，那有什么不好？

她说道：“好，既是你愿意，我便祝你好运，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是前生事莫错过姻缘。”

唐胖儿大笑，说道：“得你一句吉言，我的喜事便成了。再有一件事，也得你说话。我的妻子是峨嵋派掌门，我可不能与她作对，是不是？那这个男人就变得没用了。他是什么崆峒派的掌门，我要宰了他，拿他的人头去见我的妻子，让她笑上一笑。你可是知道，我自从她答应嫁与我，我还没见到她笑过呢。”

唐明儿一惊，原来任慈还答应了这唐胖儿的婚事？

她笑笑，说道：“你是唐门掌门，竟能做那么丢人的事儿，我看可不值。”

唐胖儿看她，微微一笑，说道：“找一个美人，要她嫁与我，有什么丢人的？”

唐明儿说道：“她先是要嫁与柳双，再要嫁与唐日，如今要嫁与你，已经是第三个人了，你不觉得她朝秦暮楚，变得太快了一点儿么？”

唐胖儿看着她，忽地仰头大笑，他笑得很狂，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

他看着唐明儿，忽地一叹，说道：“要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这个人本来生得聪明伶俐，却偏偏愿意说嘴。你说别人时，怎么不想一想你自己？你先是要嫁与那个柳双，洞房也过了，人也搂在怀里了，怎么弄得完了，再就嫁与一个吴星雨？那个柳双也还罢了，算是一个人物，这个吴星雨算是什么东西？我一看他就来气，他像是一个太监，一身娘娘腔，你却把他看成一个男人。你嫁与他时，他是不是不能人道啊？哈哈！”

吴星雨恨恨道：“唐胖儿，你早晚必死在我手！”

唐胖儿说道：“用不着了，你用不到明天，便会死在我手里！”

唐胖儿说道：“我要用别人杀你，也显不出我的手段，也显不出老爹儿子的威风，我自己来杀你，你看怎么样？”

他慢慢下了马，对着吴星雨说道：“你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贪，你娶一个平平常常老百姓家的女人就是了，何必娶一个唐门的女人？你死定了，你死定了！”

他很笨拙地从马上爬下来，对着吴星雨说道：“你要是叫我一声爹爹，我或许会放过你，不然你就只是一死了。”

那唐门三老看唐胖儿要对着吴星雨下手，知道不妙。妙手刀忽地说道：“如果你出手，我便与你拼一死战。”

唐胖儿大声嚷道：“老爹，这个归你，那几个归我，好不好？”

唐六大笑，说道：“好，怎么不好？要是你弄不过来，我一个人对付他们几个，你只杀死那个吴星雨就行了。”

唐明儿抽出剑来，她大声说道：“我不会让你杀死我丈夫的！”

唐门的人要拼一死战。

唐门人要与唐门人动手。

× × ×

忽地有人大声叹气，他说道：“你们都是姓唐，是不是？”

唐六忽地一颤，他说道：“你是谁？”

那人笑笑，说道：“我是唐日。”

真的是唐日，他站在众人眼前。

唐明儿说道：“唐日，你帮帮我！”

唐胖儿眼珠子一转，大笑道：“我做掌门时，唐日是在的，他怎么会帮你？别作梦

了!”

唐日站在他们面前，一字一句地说：“我是唐门人，决不会让唐门的人自相残杀，你们听好了，如果你们动手，我一招‘阎王敌’，会杀死唐胖儿，也杀死唐思，我让你们两下都是两败俱伤!”

五十六 止戈为武

唐日在等待，他在等待着那些唐门的人说话。

唐六说道：“唐日，你得罪了掌门，罪该万死!”

唐日冷冷说道：“我死与不死都是次要，只要唐门不在江湖中自相残杀，我便心愿已足。”

唐明儿说道：“唐日，你也知道，如是要他做了唐门的掌门，唐门只会灭亡!”

唐日不语，他手执暗器，说道：“六老爷子，你也能杀死我，但你不能不让我杀死你的儿子。”

唐六的脸上忽阴忽晴。

要说他此时能杀得了唐门的三老，正是一个好时机，但出了一个执拗的唐日，他怎么出手?

唐明儿看着唐六，忽地说道：“六叔，你还是罢手好了，我们来日再议短长，好不好?”

唐六看看她，说道：“好!”

× × ×

唐明儿的人都撤了，他们都走了，只剩下了唐胖儿与他的三十六铁骑以及抓来的那

些峨嵋派人。

唐日再说道：“放了峨嵋派的人！”

唐胖儿心内暗暗叫苦，他心道：要不是我怕你个狗日的“阎王敌”，我怎么会笑脸对着你？

他笑说道：“唐日，我们都是唐门人……”

唐日冷冷道：“放了她们！”

唐胖儿大声叫道：“我不放！她们是你什么亲戚？你与她们有什么关系？我带她们回去，如果我的老婆喜欢，我便放了她们。如果我的老婆不喜欢，我便宰了她们。再说也不是我抓来的，我拿来做一个人情，不是最好？”

唐日大声道：“放了她们！”

唐胖儿看着唐六，忽地笑了，他说道：“我看老爹也喜欢你这个人，不如你跟着我们走吧？”

唐日不语。

唐胖儿大声道：“放，放放，告诉你们，是唐明儿抓的你们，我来了，才放了你们，你们将来见到了我老婆时，好好说话。”

伊文静与她的姐妹们都走了。

× × ×

唐日看着唐六，笑笑说：“六老爷子，我做到了，在我生时不让你们内讧。你要杀我，你便杀我好了。”

唐胖儿看着六老爷子，他心内恨不得六老爷子一句话说出：“杀！”

但六老爷子只是一笑，他说道：“我也是做大事的人，我佩服你！”

六老爷子与唐胖儿走了，带着唐门三十六铁骑走了。

× × ×

唐胖儿问六老爷子：“你为什么不杀了他？”

六老爷子冷冷看他。

唐胖儿忽地醒悟，他大声道：“对，对。我做掌门，一定不让唐门起内讧。”

他急急催马而去。

× × ×

唐日看着所有的人都走了，他忽地叹了一口气。

有人笑了，拍手笑，说道：“人都说唐门没好人，我看也不尽然，你看这不是唐门的一个好人么？”

唐日一惊，他抬头看时，就看到了一群人，有峨嵋派的伊文静等，还有关东七雄，更有那个叫他恨得入骨的柳双。

唐日的手就去抓鹿皮手套。

柳双忙说：“别动手，别动手，说说话好不好？”

唐日冷冷道：“与你没什么话要说！”

柳双坐下，他说道：“唐日，我有话与你说，如果你说得过我，我便自尽。如果我说得过你，我便求你一件事。”

唐日大声道：“你要我自尽？休想！”

柳双说道：“我不要你自尽，我只要你再莫在江湖上滥杀！”

唐日忽地大声道：“好，我便与你坐以论理！”

× × ×

两人对面而坐。

柳双说道：“天下兵器，暗器最毒。”

唐日道：“不对，有黑砂掌、五龙掌，还有许多的兵器，都比暗器更毒。”

柳双点头，说道：“对，你说得对。”

他再说：“唐门杀人，总是杀死江湖上的志士，杀少林高僧，毒武林一脉，实在是做了亏心事。”

唐日低头，说道：“你说得是。”

柳双说道：“不管是唐思姑娘做掌门，还是唐胖儿做掌门，唐日兄是不是能答应我，不再在江湖上滥杀人？”

唐日抬头，他看到了柳双的一双清湛的眼睛。

他说：“好！”

柳双拍手道：“唐日兄，能得你一句承诺，千金不易，我与唐日兄再无可说的了。”

柳双对唐日一揖，说道：“天下五大门派，要联手止杀。看来唐门害人的日子不久了，你能如此，也是五大门派的幸运。”

唐日说道：“我要得柳公子一句话，你能保我唐门一脉么？”

柳双说道：“能。只要他们不再害人。”

× × ×

唐日与柳双一揖而别。

他要再走，再回到蜀中去。如果五大门派真的冲杀唐门，他有许多事儿要做。

他急匆匆赶路

前面到了一家酒店。

是路边的一家小酒店，他又渴又饿，便进去了。

他要了一碗面，喝下了一角酒。

走时店主人对他说声：“珍重！”

他心里很高兴，因为他知道了他如何活，他不能再平白地去杀人了，从此后他会像前一代的那九少爷一样，只要是他回到了唐门，所有的人，无论大人小孩，都是欢呼，他们会欢呼叫着：“唐日回来了，唐日回来了！”

他再也不是一个阴森可怖的杀手。

× × ×

忽地，他的肚子有些绞痛。

是不是他走得太急了？他刚才吃东西也有些太快。

但不像。他运气一试，他的气力正在渐渐消失。

他看到了一个人，一个他此时最不愿意看到的人，像他这种人，怎么能做得唐门的掌门？他长得其丑无比，看样子便知道是一个卑琐的人。

只听得那个人对着他笑：“你吃下了我的毒药，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人在我手里，如今眼前再也没有一个唐门的人，你死定了！”

唐日的手忽地伸出！

他撒出了一把暗器！

那人笑微微，让开了。那暗器不听使唤了，在空中飞了两步，便落下来。

那人啧啧说道：“哎呀呀，这就是那天下人人害怕的‘阎王敌’么？也没什么了不起啊？你看我的本事，你试试看！”

那人唰地一刀，劈在唐日的右臂上！

他“啊”一声惨叫，倒下了。

那人站在他身旁，说道：“你说我杀你不杀你呢？”

他再走了两回，说道：“别杀了，我杀了你一个废人也没用，不如留着你，让唐门的人看看我的威风。”

那人走了，他想一想，再回来，他说道：“不行，不行，留着他的左手也不行，他左手也会使暗器，我还得小心他。”

他走过来，叭地一声扭断了唐日的左手。

这一回他大笑了，说道：“好，好，真好，这一回不是唐日了，就是唐狗也不像了。”

他唱着歌儿走了。

他唱的是一支怪曲儿：

“人说胖子最富态，
姑娘个个见了爱。
到了老时更富态，
躺的棺材大一块。”

× × ×

唐日躺在那里，慢悠悠醒来，他看到了天，看到了一个净净的天。

他才知道，他此时已经从昏死里醒过来了。

他想用手支撑着站起来，手一支地，他“啊”地一声大叫，他再躺在地上。

再过了一会儿，忽地听到了一声叫声：“爷爷，你看，这里有一个！”

一个老人的手很暖，轻轻握住了他的肩头，说道：“被人害了，看他还有没有气？”

那孩子说道：“有气儿，只是流血太多了。”

老人说道：“好，我们把他弄回家去。”

唐日又昏死过去了。

待得他再醒来，已经在一个农家的床上，他看到了一个姑娘看着他，那眼神很是关切，她说道：“你醒了，你可吓坏我们了。”

他轻声说道：“谢谢你们。”

那老人说道：“你是哪一家的娃儿，怎么躺在那树林里？”

唐日说：“我是一家保镖的，被人劫了镖，又受了重伤，只好躺在那里等死。”

姑娘说道：“我与爷爷两人看到了你，你再也不会死了。”

唐日看看他的伤，已经完全包好了，且用了药，知道老人是一个行家，便笑笑，不再吱声。

在这一家呆了十天，一天姑娘不在，老人来到了唐日的面前。

老人像是有重重心事，他说道：“我有事儿问你，你要老老实实答我。”

唐日很诚挚，他说道：“老人家，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问什么我一定告诉你。”

老人看着他，那眼光分明是敏锐起来，他问道：“我看你的怀里有镖袋，而且那镖都是有毒的，看那样子，像是有人说过的铁相思刺什么的，你说，你是不是蜀中唐门的人？”

一言直问，问得唐日哑口无言。

他说什么？好久他方才说道：“我就是蜀中唐门的人。”

老人霍地坐起，他说道：“你是蜀中的人，你真的是唐门的人？”

唐日说道：“我是，我是唐日。”

老更是一脸怒气，他大声问道：“你是唐日？你就是那个天下第一杀手唐日？”

唐日叹气道：“我就是唐日。”

老人大声道：“好，真个是好，我从前听说天理不爽，报应必来，我还不信，今天看了，真个是对了。”

老人说道：“我告诉你，五年前，你在洛阳杀死一对夫妻，名叫鸳鸯刀骆亭夫妻的，他们就是我老汉的儿子儿媳，你杀死了他们，逼得我们爷孙两人逃到了此处。我看你的镖袋，便疑你是唐门的人，如今果然。我看你也活到头了，你杀了那么多的人，只掉了一条臂怎么能够？只断了一只手怎么能行？我一定要杀了你，替我的儿子儿媳报仇！”

唐日此时心忽地平静极了，他想到了：原来我在世上有那么多多的血债。只可惜我不能一一偿还了，得这老人杀了我，我也不枉了。

他闭上了眼睛，等死。

老人握刀的手在抖，他叫道：“我杀了你！”

他挥刀欲砍，忽地有一个人冲了进来，那人抱住了老人，叫道：“爷爷，爷爷！”

老人流泪，说道：“雪儿，他就是那个唐门的唐日，他就是那个唐门的唐日，就是他杀死你爹你娘的。”

雪儿哭着说：“我知道，我知道了，我一解开他的镖袋便看到了，他的镖袋上有一个小小的日字，他的那一双鹿皮手套很精致，一定是他的妻子缝的，上面也缝有两个小小的太阳。他是唐日，我早就知道了。”

老人叹气说道：“我的眼睛不好使，你看得清，你为什么不说？早就知道他是恶人，我们为什么还要救他？”

雪儿哭道：“爷爷，他那时疼，他疼得直叫妈，你听见的。”

唐日忽地眼泪流出来了，他遇上了两个好人，他遇上的怎么尽些些好人？

雪儿说道：“爷爷，他不能再做坏人了，你放了他吧。他的手也不能拿暗器了，他只能在世上干活着了，如果有人要杀他，他连动手都不能。”

老人看着他，说道：“雪儿，雪儿，我看到了他，不杀了他，怎么能对得起你的爹娘？”

雪儿哭，说道：“爷爷，他是一个坏人，但爹娘从来不做坏事，他们不杀人，我们也不杀人，好不好？”

老人跺脚，说道：“好，好，我不杀他，你走吧！”

唐日站起来，他站在那老人与姑娘的面前，他跪下去，说道：“我不会再杀人了，我对天起誓，我再杀人，我就不是人！”

他趑趄走出去，慢慢走得远了。

五十七 人上华山

柳双与关东七雄一齐上了华山。

冬日华山，看去也满目萧瑟。

到了那一个棋亭上，他叹了一口气，说道：“陈抟赢了赵匡胤，那是天运。可唐思姑娘赢了淳于掌门，那就是武林的厄运了。”

他看着关东七雄，欲言又止。

老大道：“柳公子，我看那个淳于掌门是一个怪人，他不会听你的。”

老二说道：“天下五大门派里顶数他的脾气最古怪，他怎么会听你的话？”

柳双说道：“五大门派联手，势在必然，如果我们不联手，根本对付不了唐门，光是唐门在外的人，我们就对付不了，听得多目神瞽说，独山深不可测，那里必定还有许多的高手，如果我们只是平息了唐门的在外人，独山的毒不解，唐门的弟子还会再到江湖中来杀人。”

要是独山也有能人，他们根本不会是唐门的对手。

关东七雄的老三深思道：“柳公子，我看我们如今进攻唐门，正是好时机。他们唐门内讧正凶，我们一攻，他们势必会瓦解。”

柳双大笑，说道：“三哥，你错了，他们是外来则外御，内来则内讧，你说我们让他们内讧一阵子好呢，还是我们去攻他一阵子，让他们都来对付我们好？”

他再说道：“毕竟他们都是蜀中唐门的人，如果有了外侮，他们一定会联手对付我们的。”

× × ×

他们坐在棋亭上，等着来人。

看着来了两个人，仍是华山派的两个弟子。

两人知道上一次唐思来了棋亭，竟把华山派封在山上，不能下山。

此时见了棋亭上有人，也不再理，仍是要下山去。

柳双忽地一飘，人便站在他们眼前了。

两人大惊，这人是鬼不成？怎么十几丈远，一飘便至？

柳双对他们两人施礼道：“柳双这里有礼了。”

两个一听说是柳双，不由得脸上有喜色，一个对他行礼道：“原来是江湖上盛名久传的柳公子，不知来华山有何见教？”

柳双说道：“愿见华山派掌门。”

一个弟子在面现难色，他说道：“我们掌门近来闭关，不愿意见人的。”

柳双笑笑，说道：“据我所知，你们掌门不会闭关，两位何必推阻？”

两个弟子说道：“真的掌门闭关。”

柳双笑笑，说道：“如果掌门闭关，如今江湖正乱，两位下山，怎么会那么不加防备？”

原来他们两人的剑虽是佩带着，却一直不曾很认真。看到来了生人，甚至两人都不曾去摸剑。

一个弟子说道：“好，我去禀报掌门，就说柳公子来见，看掌门愿不愿见你。”

柳双微笑道：“如此有劳了。”

× × ×

过了一会儿，就见到华山上慢慢下来了一群人，足足有十五六人，拥着一个年长的老者，下了千尺幢，到了棋亭。

那老者笑道：“不知哪一位是柳公子？”

柳双笑道：“是淳于掌门么？”

两下见礼毕，坐在棋亭。

柳双说道：“唐门做事，天下恶之，我来的意思，是请淳于掌门出山，四大门派联手，共同对付唐门。不知道淳于掌门的意思如何？”

淳于风笑笑，说道：“我是愿意去与唐门一战，但我上一次不幸输棋与那个唐思姑娘，答应她除非有人赢了她棋，我方才能够出山去，我几次欲出，都是不能。华山派不幸，不能参与武林一争，非我心愿啊。”

柳双大笑，说道：“那好，我便与唐明儿姑娘一战，我胜了她一局棋，淳于前辈一定会下山了？”

淳于风见他出语倨傲，心内不喜，他心道：都说江湖上新出一俊彦少年，原来是他。怎么这般倨傲？难道不知道人上有人，天上有天的道理么？看他如此傲狂，怕也没什么大本事。

他愀然不乐，柳双一看便知，他心道：原来这位淳于前辈有些不愿意了，但我与他比，他的棋定是不如我。棋力上能胜了我的，怕世上也没几个人吧？

柳双说道：“我能不能与前辈手谈一局，以此为兴？”

淳于风心道：我与下一局棋也好，让他知道知道傲者必败的道理，那样岂不是无言也教人了么？

他说道：“那好。”

× × ×

两人摆下了棋，对弈便开始。

淳于风看着他，此时心道：我不能像对付那个丫头一样，太看轻了他。他能与我动棋，想必在棋上也有一些造诣，我不能看轻他，再是输了，有多难受？

但他一看柳双下棋，竟是成竹在胸，先在三三落子，再慢走向中腹。

淳于风很认真下棋，一心要赢。

两人对弈，只听得卞卞落子，不见他二人神色有变。

下到中盘，柳双笑笑，说道：“淳于前辈已经输了，是不是？”

淳于风此时哪里还顾得华山上春风料峭，只是看着那棋，半晌不语。

他忽地站起来，说道：“我这一局棋，就是上次那丫头来，也未必能胜我，你怎么胜了我？”

柳双笑笑：“在下家父生平在棋琴上颇有心得，所以也能弄个一二。”

淳于风嗟叹，问道：“你父亲是谁？”

柳双笑笑：“柳不恭便是家父。”

淳于风大笑，说道：“怪不得，怪不得，你一来便欲与我下棋，我要早知你就是柳不恭的儿子，我便不与你下棋了，当年的狂侠柳不恭琴棋画三绝，天下无人抵得，你是他儿子，必是青出于蓝。”

当下议定，由柳双与唐思下一局棋，如果胜了，便华山派倾巢而出，与四大门派联手。

淳于掌门说道：“最是可恨的是，那个吴星雨利令智昏，竟是附庸唐门，做人走狗，五大门派有此一派，便令人扼腕了。”

柳双道：“我看到时逼他收手，也说不定他能做到。”

淳于风说道：“那是最好。”

他看定柳双，说道：“当年你父亲千里来去，止戈平乱，天下人人传为美谈。但愿你能像你父亲，也做得一样好才是。”

柳双对他行了一礼，说道：“多谢教诲。”

× × ×

柳双等人下山了，淳于风站在棋亭看着他们，岳劲说道：“师兄，他们能成功么？”

淳于风说道：“传令下去，华山派弟子人人准备，我看有了这一个柳公子，唐门的灭亡，是指日可待了。”

×

×

×

唐明儿忽地看到了一个她最不愿意看见的人，他是柳双，那个从她的婚床上逃走的柳双。

她的眼里有怒火，她说：“你还有脸来我这里么？”

柳双笑笑，说道：“我只是逃婚了，却不是来找你的，我只来找唐门的掌门。”

唐明儿心一酸，她说道：“我已经不是唐门的掌门了。”

柳双拍拍手笑道：“你要不做唐门的掌门好，你如果一做了掌门，那神气像是一个恶神。”

唐明儿一看他笑微微的样儿，不由得心动了，她说道：“你来做什么？”

柳双说道：“找唐门的掌门，与她决一局棋。”

唐明儿说道：“我与当初的华山派约定，已是前掌门之约，他愿意下山来，便来与唐门一战好了。”

柳双一叹，说道：“他是一个信人，不像有些人，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做一派掌门，岂能做得久？”

唐明儿突然要流泪了，她说道：“你是说我么？”

她怒目瞪着柳双，说道：“我做掌门，我就是要做掌门！我不做掌门，也不会有好男人喜欢我。”

柳双一叹，说道：“我一认得你，你就是唐门的掌门，你要是一个唐思姑娘，那有多好。”

唐明儿瞅他半晌，再复一叹，说道：“你只是哄我。”

两人再对着无言。

唐明儿心道：如果我是唐思，他会喜欢我么？要是得他喜欢，做不做这个掌门能怎么样？

柳双心道：如果我父亲，他便不会像我这么糟糕，他会如何待这唐明儿？

吴星雨站在一旁，看着久了，心里也是有十二分的醋意，他心道：这个柳双是我的一个敌手，看唐明儿对他，仍是有意，我不杀了他，怎么有好日子过？”

他忽地大声道：“柳双，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唐明儿忽地对他有了厌意，她说道：“我与人说话，你何必插嘴？”

吴星雨恨声道：“我最恨的男人就是他，他算个什么东西？”

吴星雨恨恨地走了，他再复回头，对唐明儿说道：“你听没听说过，要夫唱妇随？我走了，我走了，你不走么？你自己看着办好了。”

吴星雨恨恨地走了。

柳双看着唐明儿，她低着头，他说道：“对不住，我做得错了……”

她苦笑笑，说道：“你不喜欢我，你便明说，我不会怪你的。”

此时的唐明儿，竟是比起从前的那个横行无忌的唐思好上许多，让柳双心里十分怜悯。

× × ×

吴星雨气哼哼地走，忽地看到了那个六老爷子。

他正在看吴星雨，他说道：“你小子要死，还得死在我手里。”

吴星雨大声道：“谁都盼我死，我要死了，不知有多好！”

六老爷子一眼看出他正在气头上，大声道：“莫不是那个丫头把你给甩了？你要知道，她根本就不喜欢你！”

吴星雨恨不能立时便死，但他看着六老爷子，蓦地想到，他是唐明儿的对手，如果与他搭讪，给唐明儿知道了，又是一件麻烦事儿。

他说道：“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我走了。”

六老爷子忽地大笑，说道：“小子，我告诉你，如果你听我的，我便可以叫你活得

自在，也能占有那个明儿姑娘，你干不干？”

吴星雨站住了。

他听着六老爷子的话，动心了，他心忖：如果我真的能得了他的帮助，岂不是更好？

他说道：“你说，我怎么做，才能杀了那个柳双？”

六老爷子狂笑，他说道：“那容易，那容易，我来替你筹划筹划。”

× × ×

天已经很冷了，与柳双谈过话后，一丝惆怅在唐明儿的心头不散，莫非他真的后悔了？如果她不与吴星雨成亲，她会再与柳双在一起么？她会不再去杀那些江湖上的名门正派么？她不知道。

吴星雨站在了她眼前。

她慢慢问：“你不是走了么？还回来做什么？”

他笑笑说道：“我脾气不好，想一气走开。但想想，还是人家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不能扔下你。”

唐明儿也没想别的，她说道：“好，我跟你走吧。”

两人走在凄风里，慢慢去远了。

× × ×

唐六笑眯眯地站在儿子面前，他说道：“儿子，我看我们这一回算是胜了。”

唐胖儿说道：“老爹，你说过好几回了，我都没胜，你说这一回怎么胜了？”

六老爷子笑道：“我让吴星雨给唐明儿下一点儿毒……”

唐胖儿笑笑，说道：“胡扯，人家是夫妻，怎么会下毒？”

唐六笑笑，大喊道：“你知道不知道他最恨的是谁？”

唐胖儿道：“他最恨的人是柳双，他恨柳双夺去了他的妻子，他还怕柳双再夺去他的妻子。”

唐六拍手一乐道：“对啊，我要杀柳双，他去毒倒唐明儿，这有什么不对？”

唐胖儿说道：“老爹，但愿你这一回智计能成。”

唐胖儿说道：“爹，我要是不杀那个吴星雨，那个峨嵋任姑娘不同我成亲，那怎么办？”

唐六笑咪咪说道：“偷梁换柱啊，你去弄一个人头，像是他的，便行了，只要唐门的人不给她通风报信儿，她怎么知道？再说成亲这种事儿，只要你生米煮成了熟饭，再怎么改？”

唐胖儿说道：“你说行？”

唐六傲然道：“能行，不行，我们就硬要她做儿媳，看她能怎么样？”

五十八 杀人头也不落地

唐胖儿兴冲冲来到了任慈的牢室内。

他大声叫道：“任姑娘，任姑娘，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任慈幽幽一声，问道：“从你唐门还有什么好消息来，我听的可都是坏消息。”

唐胖儿拍拍他的胸脯，说道：“我告诉你的都是好消息，哪里有什么坏消息？”

他咳咳说道：“第一，你峨嵋遭劫了，是唐明儿与那个吴星雨干的。他们去了峨嵋。”

任慈一听，便是蛾眉倒竖，她说道：“他们两人都去了峨嵋，峨嵋不免于难了。”

唐胖儿大声道：“我去了，你说峨嵋能不能免难？”

任慈半信半疑，问道：“他们没伤峨嵋的人么？”

唐胖儿说道：“你那个伊文静很能干，她叫毓秀宫关了门，她与十二个弟子都被俘了。”

任慈急问：“她们怎么样了？”

唐胖儿说道：“我一听说唐明儿去了峨嵋，便知道我老婆本家要受难了，我便点起人马去救啊。我到了那里，正好她们都下山了，我便与唐明儿一战，唐门一战虽是不可避免，但为你我才同她一斗的。最后是我胜了他们，把你们的那几个峨嵋弟子也放走了。”

唐胖儿胡扯，根本不提唐日一拦，把峨嵋派的人放走，只说是他自己放的，想得任慈好感。

果然任慈说道：“要是真个依你所说，我谢谢你了。”

唐胖儿大声笑，咧开了大嘴，说道：“哪里哪里，也是应该的。”

任慈心道：原来峨嵋派这般多灾多难，不知道伊文静她们几人能不能平安，但愿得她们会平安无事。

唐胖儿又说道：“任姑娘，你说话时是不是真个有信？”

任慈说道：“我说话当然有信。”

唐胖儿拿出一颗人头来，包在一块包袱皮内，他说道：“这就是吴星雨的人头，你看好了。”

一听说是吴星雨的人头，任慈心里很是高兴，她说：“谢天谢地，能杀了这个贼子，那是最好。”

她不敢看人头，但唐胖儿硬要她看一看，那血淋淋的人头，依稀看得出，正是那个吴星雨。

唐胖儿说道：“你只谢天谢地，怎么不谢我？”

任慈看他，心里说：“我莫非真个要嫁与他这个胖子？原来我说过的，我要嫁与他，那是因为柳双与唐思也成亲了。我一心想着的是他，他一娶了唐思我心灰意冷，嫁与谁又有什么关系？但如今柳双仍在，唐思却是与吴星雨成了亲，我仍是能找得到我的柳双，我见到了他，对他说我愿意与他一生一世在一起，我愿意与他去海岛去见他父母，

这个唐胖儿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怎么能嫁与他？

她幽幽说道：“唐公子……”

不待得她说出话来，唐胖儿大声：“哎，别叫我什么公子了，那不是越叫越远了么？你就叫我胖子，好不好？显得也亲热。”

任慈未等说话，唐胖儿说道：“你说过的话不能反悔，我要娶你，你做好了准备，我今夜就要与你成亲。”

任慈说道：“哪里有那么快？”

唐胖儿说道：“其实做女孩子与做了女人，只是差那么一会儿，快与不快有什么关系？”

任慈说道：“你怎么也得有三媒六证。”

唐胖儿虎视着她，说道：“我可不要那么麻烦，我告诉你，如果到了今夜，你不听我的，我便叫你强做我的妻子，反正你已经答应过我了。”

说罢，唐胖儿便扬长而去。

× × ×

任慈看着地上的那颗人头，心道：原来吴星雨的头这么贵，要我的人身去换？

她此时想，不答应唐胖儿也不行了，只有一逃。

但她逃得出去么？看看那个看守她的唐门弟子，竟再不是那个给她通风报信的人了，她心里凄苦，只知到了夜里，会被强抢去成亲。

她不知道如何是好。

× × ×

柳双正在店里看书，忽地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却原来是唐明儿。

她幽幽一笑，说道：“柳公子好自在。”

柳双说道：“夜来无事，看看书也好。”

唐明儿笑笑，说道：“柳公子怕不能没事儿了。”

一听得她说，似是话里有话，便再一问。

原来唐明儿从唐门得知，今夜里唐胖儿想强娶任慈姑娘做妻子。

柳双心里一动，唐明儿与任慈是仇敌，她肯来告诉他，岂不是有情？

他很诚挚地说：“谢谢你。”

唐明儿一笑，便起身要走。

柳双说道：“唐姑娘！”

唐明儿说道：“我不叫唐姑娘，你就不能叫我声明儿么？”

柳双看她，从口里叫出一声“明儿”，但叫得也不甚亲热，唐明儿看他一眼，说道：“唐胖儿想与任姑娘成亲，一定会在中厅里，他会把唐门的人都喊来，让他们看他的威风的。”

× × ×

夜深了，唐门的中厅里灯火辉煌。唐胖儿身着一件大红中衣，站在正中，喜气洋洋。看看到齐了人，便喊道：“来人，来人，把她扶出来！”

便扶出来一个女人。

众人都知道唐胖儿今夜成亲，都是暗暗纳闷，人家都是白天成亲，哪里有夜里成亲的道理？

但唐胖儿一向做事诡秘，他要夜里成亲，你又有什么法儿？

但听得赞礼人叫道：“婚仪开始！”

接着便是一项项做下来。一直叫到了新人对拜。

众人看着他们，知道唐胖儿是要强婚。听说女人是那个峨嵋派的掌门，这么匆匆地行礼，看来定是她有所不愿了。

但看着旁边的那人按着她的身子，一跪一拜，她也不抗拒，谁知道她是不是情愿？
夫妻对拜时，忽地有人冷笑了，说道：“这种婚事也行得么？”

× × ×

一抬头，唐胖儿竟是看到了那关东七雄的老大。

老大说道：“唐胖儿，你想杀人，你想娶人都行，只是莫要弄得偷偷摸摸的，好不好？”

唐胖儿一看是他，不由得心头痛了，看来今夜要有麻烦。

老大说道：“你要娶亲，也没什么，只是你娶的是峨嵋派的人，就不得不通知人家峨嵋派了。”

唐胖儿强笑道：“你又不是峨嵋派的人，我娶不娶她，干你什么事儿？”

老大笑道：“我不是峨嵋派的人，有峨嵋派的人在此，你看干不干她的事儿？”

唐胖儿再一抬头，便看到了峨嵋派的伊文静与她的几个姐妹。

他笑脸相迎，说道：“哎呀呀，我要知道你们都在这里，我早就告诉你们了，你们来了也好，我与你们掌门行过了礼，再与你们好好谈谈。”

正要行礼，那伊文静大声道：“等一等！”

唐胖儿笑笑，说道：“我不能等，你师姐她也不能等。要是能等，她岂不是等你们来了再行礼了？”

伊文静大声道：“师姐，你说话啊？”

蒙着盖头的任慈终是不语。

伊文静冲上去，想揭任慈的盖头。那个唱赞的老头却一拦，拦住了她，喝道：“这是唐门，不得无礼！”

伊文静与他交手只几下，便知道非他敌手。

她叫道：“师姐，师姐！”

任慈不语。

从阶下冲上来了一个人，那人走得却快，一直走到了厅上。

那些唐门的人看到来了人，齐来拦他，不知道怎么却是纷纷倒退。

他一直走到了任慈面前，说道：“任姑娘，你不愿意嫁与他，就走好了。”

他扯住了任慈，转身便走。

忽地那任慈一揭盖头，大叫一声，向柳双拍一猛掌。

一揭盖头，顿时叫厅上的人都是大吃一惊。

只听得叭地一声响，一掌正击在那上来的柳双身上！

那人嘿嘿乐道：“我就知道你非来不可！”

柳双身子像是纸鸢一般飞出去，直摔在地。

他再站起来，忽地听到那唐胖子大叫道：“快，快封住门，让他有来无回！”

关东七雄与柳双都在，但他们中了唐门的毒计了，他们想救任慈心切，陷入了唐门的埋伏。

装成任慈的正是那个疯子唐六。

他哈哈大笑，说道：“小子，你不会想到是我吧？”

柳双的脸色苍白，他受伤不轻。

他心头蓦地一闪念：莫非唐明儿害我？

关东七雄的老大叫道：“来护住公子！”

唐六大吼道：“准备毒筒！”

上来了一群唐门弟子，他们准备好了毒筒。所有的毒筒对准了柳双他们！

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必得死在毒筒下。

× × ×

吴星雨与唐明儿一齐，要离开蜀中，他们是要到崆峒派去。

吴星雨显得很高兴，如果到了崆峒，唐明儿一定会听他的了，那时他会说服唐明儿，要唐明儿听他的话，世上哪里有男人总得听女人的？

他们夜宿在一家小店。

唐明儿说困，吴星雨反是不累，兴致很高，要唐明儿陪他饮酒消夜。

他说道：“过了今夜，你再要做什么，我都听你的，只是今夜里，你得好好陪陪我。”

两人坐在店里，喝酒。

吴星雨想一想就乐，再想一想还是乐。

唐明儿问他乐什么？

吴星雨说：“你想没想到，今夜里有一个人拿着我的人头，去讨好一个女人？”

唐明儿说道：“是唐胖儿，他拿着你的假人头去讨好任慈。”

吴星雨大声道：“好，你真是我的好老婆，以后我做什么事，你一定心里很清楚。”

唐明儿说道：“那我就不明白了，他讨好任慈做什么？”

唐明儿看着吴星雨的笑脸，一脸莫测高深的样儿，忽地明白了：“他想与任慈成亲。”

吴星雨大声道：“不是想，他如今已经与任慈入洞房了，只不过还有一幕，却是你死也不愿意知道的。”

唐明儿的心里有一丝恐惧了，她看着吴星雨，说道：“还有什么事儿，你说！”

吴星雨忽地大声狂笑，他大声狂笑，扯住了唐明儿，说道：“唐思，你叫唐思，你不叫唐思了，你叫唐明儿，对不对？你记着，你是我的妻子，你只是我一个男人的妻子！”

唐明儿说道：“你喝醉了，你知道，我只是你一个人的妻子，我不是别人的妻子。”

吴星雨扯住她的衣襟不放，他冷冷笑道：“你还喜欢那个人，他扔了你，像扔垃圾一样扔了你。可你不要脸，你还想着他，你一心要再去找他。对不对？”

唐明儿的脸红了，她怒声道：“你喝醉了。”

吴星雨大笑，说道：“我醉了？我醉了可是好了，可惜啊，我总是不醉，总是那么清醒。你在睡时也想着他，你有一回叫我双儿，我是什么双儿？你个狗屁双儿，他今夜里就得死了。他一定去救那个任慈，他以为他救得了那个美人，他会娶那个美人做他的妻子。他想得美，他一心救美，可惜啊可惜，他一救，反是救出了一个唐六六老爷子，你说他会怎么样？”

唐明儿的脸白了，她知道那结果，不幸的是她比吴星雨更聪明。

吴星雨大笑道：“你以为我在消夜，我在等那一时刻，我等着他死，他一死，你无二心了，我才有了一个一心一意跟着我的妻子，是不是？我好生可怜啊，我真可怜！”

她看着吴星雨，冷冷道：“原来你是与唐胖儿一齐来算计我？”

吴星雨大声道：“我算计你，还是你算计我？你与那个柳双在一起，你……”

他再抬头，看看唐明儿。

可她人呢？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吴星雨的酒醒了，他厉声叫道：“来人，来人！去给我把她追回来！追回来！”

五十九 天一剑法

柳双的胸一阵子气闷，他挺身欲起。

那唐六笑得很狂，大声道：“柳双，如果你真的能再站起来与我斗，我便服了你！”

柳双知道他不能斗得过唐六了，他中了唐六的毒掌。毒对他没很大的威胁，但那一掌却是击得他身受重伤。

柳双听得老大叫道：“公子，公子！”

他恍若不闻，他心道：原来她真心恨我，她告诉我的今夜任慈被逼成亲的消息，也

是假的，她想要我死在这里，任慈一样救不出。她的心里是恨我的。我看错了她。可是，我对她也不好，我不该把她扔在那里，我当初不该与她成亲，婚姻大事，岂能儿戏？

柳双闭上了眼睛。

唐胖儿叫道：“柳双，你的本事不如我，你知道了吧？”

唐六说道：“柳双，我敬你是一条汉子，你说，你有什么未竟之事，我帮你做好了。”

柳双一叹，说道：“我做错了一件事，对不住一个人，我如今一想起她来，便很是难过。”

唐胖儿大嘴一咧，说道：“你想说，你对不住任慈是不是？我告诉你，她就要成为我的新媳妇儿了。你再怎么对不住她，也是白说。我不会对她说的。”

柳双浩然一叹，说道：“不是任姑娘，是唐思唐姑娘。”

众人一愣，听他再说。

柳双说道：“我对不住她，我以为是她害了我，但一想，她不会与你们合谋。她心高气傲，她是中了你们的计了，看来你们是与那个吴星雨合谋了，他也是一个小人，你们臭味相投。看来唐姑娘也危险。”

唐六说道：“你心智很深，要不是你是我的敌手，我会要你做我帮手的。”

柳双大声道：“多谢，知道唐姑娘不与你们合谋，我的心里好过多了。”

忽地有人长声一叹，说道：“我是不是他的合谋，对你有什么好？”

× × ×

众人惊看，原来来人正是白衣飘飘的唐明儿。

她泪眼婆娑，看着柳双，那眼光里是爱是恨，谁知道？

柳双看着她，说道：“唐姑娘，我错了。”

柳双是一个坦荡之人，他一见到了唐明儿，便心里十分高兴，对她当场认错。

唐明儿苦笑笑，说道：“你是大侠，你有什么错？”

柳双正色道：“我不该逃走，我逃婚，实在是伤了你的心。只是今生无法得挽此过，只好来生再说了。”

唐胖儿说道：“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对一个女人甜言蜜语，那也没有什么用处。我告诉你，她就是想救你，她也决不是我老爹的对手。”

唐明儿说道：“你想杀柳双，我也想杀柳双，但到底谁来杀他？”

唐胖儿说道：“好了，就由我来杀他好了。我杀了他，也算是给你报仇了，好不好？”

唐明儿大声道：“不行，这一回你不能杀他。”

唐六冷冷道：“你想指使我，忘了你已经不是唐门的掌门了么？”

唐明儿笑笑，说道：“我没忘。只是知道我得再与你们争一回。我欺骗了他，要他来救任慈。我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唐六哈哈大笑。他指着唐明儿，对唐门的众弟子说道：“你们听着，她原来就是我们的唐门掌门。像她这样子，怎么做得了我们的掌门？她吃里扒外，怎么配做唐门的弟子？”

他正色道：“唐思，我今天就是要你伏法！”

唐明儿笑笑，说道：“我看不然。”

唐六看她有恃无恐，心里道：“莫不是她那三个老家伙又来了？莫非她真的有什么仗恃不成？”

柳双看着唐明儿，忽地一叹，说道：“唐姑娘，能不能听我一句话？”

唐明儿不语。

柳双说道：“唐六的本事我看过，你非他敌手，还是走开的好，我已经知道了姑娘不是故意要我上当的，这就够了。”

唐胖儿大怒道：“看来这人还真是有情有义的呢，杀了他！”

唐明儿怒吼一声，冲他而来！

她用的是天一剑法。

唐六大笑道：“天一剑法我也见过，没有什么稀奇！”

他扑过去，与唐明儿一战。

× × ×

唐明儿的剑法飘忽，但唐六也是十分狡猾，他一进一退，都是有些小心。

柳双看着唐明儿与他动手，大声说道：“唐姑娘小心，只要逼得他不能出手暗器，你不会输与他。”

唐胖儿喝道：“唐门弟子听着，都在下面围好，我要下一声令，便喷毒汁！”

众唐门弟子果然在下面静待，但他们都是唐门弟子，一想着唐日不肯杀唐门的人，便也心下想着，只要唐明儿在上面，他们便不能喷毒汁。

唐明儿心下也知，如果她不离开大厅，柳双等人便不会死。

她叫道：“六叔，你胜不了我！”

唐六说道：“我拿下你，让你到唐门宗祠去说！”

他越发手下狠招，一招招逼向唐明儿。

唐明儿看着唐六，忽地那唐胖儿上来，他一剑刺去，说道：“老爹，还不发你那暗器，你等什么？”

唐胖儿替了他老爹几剑，忽地嘶地一声，他的臂便已中剑，血流下来，他忙叫道：“老爹，老爹！”

他叫了几声，叫得六老爷子心里方寸大乱，他叫道：“看暗器！”

漫天花雨！

唐门的暗器，最毒的一招叫做“阎王敌”，能发出一百来种暗器，但也有一招叫做“漫天花雨”，能六十四枚暗器齐出，看来也是煞是好看。六十四枚暗器，岂不是把人看得眼花撩乱？

唐明儿在此时竟是轻飘飘地飞起来，她的剑成一气，直逼向唐六！

一道剑气直冲向唐六。

唐六叭叭叭一连击出三掌。但仍是挡不住那剑气，那剑气直刺在他的胸前。

“哇——”，他喷出一天血花！

一招收剑，便看到了唐明儿，她站在那里，仍是气定神闲，只是她的头发是乱的，她的身上钉了几颗唐门的铁相思刺，她的身上白衣已经血染，看去触目惊心。

再看唐六，他的嘴角都是鲜血，血流得很快，他受了内伤，正在咳，一声递一声地咳。

唐胖儿看着老爹，叫道：“老爹，你怎么了？”

唐六喝道：“妇人之仁！”

唐胖儿方才想得杀了唐明儿，杀了那个柳双，他叫道：“快，快喷毒汁！”

但那些唐门弟子都是不动，他们叫道：“快走，快走！”

他们是叫唐明儿快走。

唐明儿一笑，渐渐走近了柳双，说道：“柳公子，我能不能扶着你走？”

柳双笑笑，再吐一口血，说道：“多谢你。”

两人竟是旁若无人，一直走出唐门弟子的毒汁阵外。那关东七雄与伊文静也相跟着，一直走出去。

唐胖儿声嘶力竭，叫道：“杀了他们，杀了他们！”

但唐门的弟子都是手持喷筒，一直跟着走出去，也始终不曾射一次。

× × ×

任慈在屋子里，忽地看到了一个人，这人的样子很可怕，他的腰驼得很厉害，他咳，也咳得很厉害。

他一到了任慈面前，便直咳。

咳得任慈忍不住了，直去轻轻捶他的背。

他咳得几乎背过气去。

他大喘了一阵子，说道：“我活不多久了，你知道不知道？”

任慈说道：“人都有活不多久的时候。你看我很年轻吧，我也活不多久了。我只会比你死得更早些。”

那老人看着她笑笑，说道：“说胡话，你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活不长久？”

任慈说道：“我喜欢一个人，但他不在这里。我不喜欢一个人，他非要娶我，我为自己准备了一把刀。”

她拿出刀来给那老人看。

她说：“他一进来我便自尽，让他娶不成我。”

那老人笑笑，说道：“你喜欢的那个人怎么办？”

她黯难道：“他会渐渐忘了我的。”

老人笑笑，说道：“不会，如果他真的喜欢你，一生一世都不会忘怀的。”

老人的眼睛眯了起来，莫非他也有过真心喜欢他的人，让他一生一世也不会忘的人？

他说：“你除非像死人一样活着，不然你受不了那思念之苦。那思会像是蚀骨粉，一点一点儿把你的一切都蚀掉了。你最后只剩下了一副躯壳。”

任慈说道：“你也是唐门的人？”

他笑笑，说道：“莫非你以为唐门没有好人？”

任慈笑笑，说道：“不是，我听说唐门的唐日曾经救了我们峨嵋派的人，他就是一个好人。”

老人大笑，说道：“有意思，我们唐门这么大，只有一个好人，岂不是太少了么？”

任慈想一想，说道：“我真的再找不出一个好人来了。”

她觉得很对不住老人，她再说道：“我想唐门一定还有许多的好人，只是我不认得他们。”

老人笑了，他一笑，竟是很慈祥，他说道：“我让你再认得一个唐门的好人，我叫唐九，你以后就叫我唐九好了。”

任慈心道：我没什么以后了，我得死了，我宁死也不受那个唐胖儿的污辱，我宁死也不做他的妻子。

正在胡思乱想时，忽地听到了一个声音，那声音是甜腻的，他叫道：“宝贝儿，我来了，我与你马上就成亲，好不好？”

真的来了那个她最不愿意见的唐胖儿。

× × ×

人胖，不能穿红衣服，他却偏偏穿一件红衣服。

唐胖儿大叫：“任姑娘，你过了今夜，就是我的媳妇儿了，你要什么，你说好了。”

他看着任慈，笑咪咪地凑来，说道：“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任慈大声道：“别过来，我再也不要听你的什么好消息了！”

唐胖儿说道：“这个消息你不听实在可惜，我告诉你吧，那个柳双死了，他中毒了，死在大厅上，我杀死了柳双，你知道不知道？”

任慈声音颤抖：“你胡说！你那一点儿本事，怎么能杀死他，你胡扯！”

唐胖儿大声道：“你忘了他吧，他死在我爹的手里了，你知道是怎么死的？他本来想救你，我就在大厅里与你拜天地的，他冲来了，来扯你便走。不料得那个人不是你，而是我的老爹，他当场便被老爹击一猛掌，他就受了重伤。我再叫唐门弟子准备好了毒喷筒，那些跟着来的人都死了，他们是关东七雄，还有一两个什么峨嵋派的人呢。”

任慈的心轰地一声，她再也知道什么了。

她一心只想着：他死了，他死了！如果他死了，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我不如也死

了，岂不是就了结了么？

她一声叫，把那刀刺向她的心脏。

唐胖儿早有防备，他一把抢下刀，一点点了她的麻穴。任慈竟是泪如雨下。

他叫道：“你别太伤心了，别太自作多情啊，他死就死他的，不干你事儿，你伤心做什么？”

唐胖儿把一个任慈抱到了床上，他说道：“本来今夜就是洞房之夜，我一定要你做我的媳妇儿，说了不做，我怎么叫做唐胖儿？”

他抱着任慈，把她放在床上，再回头去吹熄那蜡烛。

唐胖儿太得意，他唱道：

“娶个媳妇儿小登科，
抱个儿子乐呵呵，
当年的媳妇当年的儿，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唐胖子说道：“我与你成亲，知道你怕羞，我索性把这些烛也灭了，让你不会再羞，好不好？”

忽地一回头，床上的人呢？

那个任慈刚才还被点了穴道，这一会儿怎么不翼而飞了呢？

唐胖儿傻了。

六十 华山棋亭

一行人再上了华山。

这一次上华山的人有唐门人的一行，有唐明儿带着她的三老，还有一些自愿追随她的唐门弟子。

再有的就是那个江湖上声名越来越大的柳双了。

他带着关东七雄，还有五鹰的老大老三。

还有峨眉派的伊文静等人，一齐到了华山上。

这一次所有的人都到了棋亭。

柳双大声一啸，啸声在华山里回荡。

忽听得有人大笑，说道：“莫非少侠想效阮步兵大啸山林的故事么？”

回头一看，但见淳于风掌门大袖飘飘，带着华山派的弟子一齐下山来了。

柳双笑道：“前辈在此，我哪里敢学阮步兵？要真的像阮步兵有出尘之方，超世之表，只能是淳于前辈了。”

淳于风见他出语恭敬，不由得心内很是受用，心道：看来此子真的是人中龙凤，他日必是江湖异人。

他笑笑，说道：“唐姑娘好。”

唐明儿看着他，微微一笑：“讨教一局，从不敢忘。”

但见来的各派中人，都是站在棋亭下，柳双放声说道：“各派人都是在此，在下要当面向唐姑娘谢罪，从前在逃婚，唐突了唐姑娘。在下说过，这一场与唐门的大战之争过了，唐姑娘愿意怎么处分在下，在下甘心领受好了。只是在下到华山来，是与唐姑娘有一争的。当年淳于前辈输了一局棋与唐姑娘，便答应不再出山。如今在下愿与唐姑娘一较棋艺，如果胜了唐姑娘，在下便想请淳于掌门带华山派参与唐门之争，如果在下输了，在下也自愿退出唐门之争。”

唐明儿看着柳双，心道：看来这冤家自觉棋艺不凡，想与我动手一较，他不知道我的棋艺不凡么？难道他真的能胜了我？

此时唐明儿的心思，就不在棋上。她心里豁达，看着华山丘壑，竟是开旷无比。

她心道：输与赢究竟有什么关系？

看她如此淡然，那些关东七雄与五鹰老三老大都是心内嘀咕：看她根本就不在意的模样，真个叫人担心，可莫教她再占了头筹！

淳于掌门说道：“华山派不出山，非我所愿，请唐姑娘一局定胜负，那也是有话在先。当时唐姑娘说过，如果有人胜得了她，华山派的封山之举，便大可不必了。我期望柳少侠能胜，我华山派的剑也可与唐门一试！”

华山派的弟子大吼：“愿意与唐门一战！”

× × ×

两人再占棋亭。

唐明儿说道：“从前我与人下棋时，都是想着一个赢字，今日怎么看山山秀，看涧涧清，一丝输赢心也没有了？”

柳双大惊道：“天哪，你这是棋心大增，我怎么这么倒霉，说不定我会输了与你。”

两人纹枰对弈。

一子落处，唐明儿微微笑道：“如果是在华山，我在此地卜居，能一日两棋局，岂不赛过神仙？”

柳双大笑：“你放着神仙不做，偏要做什么掌门？你放着好好的掌门不做，偏要夺什么武林天下？你闹得荒唐，荒唐！”

唐明儿落下一子，说道：“虽是白子净洁无尘，但也有尘。你说人在尘世，怎么能无尘？”

柳双更吟道：“有黑子多墨色，我心中无色，它偏要着色。”

他说时竟是心愿与唐明儿相通，两人便微微一笑。

众人看也看不懂他两人着棋，只看那淳于风掌门一边摇头，一边叹气。

那关东七雄的老大问道：“淳于掌门为什么叹气？”

淳于风叹道：“我本来以为我的棋艺能胜得了她，谁知还是胜不了，胜不了啊。”

亭下的人听他说：“胜不了”，以为是柳双胜不了唐明儿，悄然问道：“柳公子会输么？但愿他不输。”

唐明儿看棋，渐渐看出他的走势竟是一种大模样。

她心内吃惊，走棋不若织布，怎么能画花一般，只重着势？

但她不管他，只是走出她自己的棋来，看看到了一百四十五手，便渐渐蹇促上来了，棋路不畅，人也焦躁。

柳双笑道：“输棋顶多一战，又有何惧？”

唐明儿大笑，突地心内豁然，说道：“赢棋顶多不战，有什么了不得？”

两人再笑。

× × ×

此时柳双心内叹道：要论聪明，看来唐明儿尤胜于任慈，我看她更好。但我与任慈已是有默契，不能再娶唐明儿，再说她已经嫁与那个吴星雨，她恨我尤胜于喜欢我，我怎么敢再提此事？

两人的棋下了五个时辰，看看到了日下华山的时候了，才见两人推枰而起，一齐大笑。

两人走下亭来。

华山派掌门早已经不看了，他知道那棋局结局，但他只是捻须不语。

只见唐明儿对着华山派掌门淳于风说道：“恭贺淳于掌门，从此可以下山逐鹿了。”

淳于风也笑对她一揖，说道：“承唐姑娘一让。”

唐明儿大笑，说道：“我走吧。”

她带着三老与她的唐门弟子走下山去了。

淳于掌门说道：“我反是服气她了，她有本事，不是一个低能之辈，如果要能说服她一心向善，江湖幸甚。”

柳双只笑不语。

× × ×

三老看着唐明儿，妙手刀说道：“明儿，你莫非没有尽心？”

唐明儿笑笑，说道：“我尽全力了，只是他的棋艺太好，我胜不了他。他是柳不恭的儿子，传说中柳不恭棋琴画三绝，我岂能胜得了他？”

妙手刀说道：“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唐门的人，你得尽全力维护唐门，不能让他们灭了唐门！”

唐明儿说道：“请放心好了，我一定尽我全力。”

矮子说道：“我当年被大哥毒倒，我也一时怨恨，后来见到了大哥，他告诉了我他先时也被人毒，因为唐门的规矩，只能如此，我才再不恨他。”

唐明儿说道：“为什么唐门的规矩如此？”

矮子说道：“唐门从来都是人才济济，但到了后来，多有争位夺利，几乎败坏了我唐门的所有精英。到了你先祖那一辈，便令一代只有一个最优秀的弟子留下，其他的只要平平的就行了。如再有优秀者，便毒倒他。我当时与你爹都是唐门的最优秀的弟子，先父便下令让他毒倒我。”

唐明儿说道：“我不明白，爹与四叔都是唐门的至亲骨肉，怎么能下得了手？”

矮子笑道：“本来他下不了手的，但如果他不下手，便不能被选中，他也得受人家的毒。那时说不定会是我或是老六毒倒他。他心计很好，没毒死我，只给我用一种毒，毒得我变矮了，变丑了，不至于没命。他没舍得下手毒坏你六叔，后来你六叔装疯，才躲过唐门一毒。”

唐明儿幽幽说道：“唐门如此狠心，能在江湖上立足么？”

矮子说道：“从来在江湖上行走，一靠信，二靠狠，三靠凶，四靠仁，你说唐门有什么？”

唐明儿默然，唐门没有凶狠，便不能立世。

妙手刀叹气道：“当年要是你爹毒倒了你六叔，或许唐门不会出现这乱局的。”

人皆默然。

× × ×

唐六与唐胖儿聚在大厅上，两人议事。

唐胖儿说道：“我当唐门的掌门有什么好？天天看着这些弟子，一个个都不争气，他们连听都不听我的。你说做掌门有什么好？”

唐六笑笑，说道：“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好来，只是我知道，许多人都是作梦也想做掌门。”

唐胖儿说道：“听说四大门派已经来了，他们会来灭我们唐门。”

唐六冷笑，他说道：“如果他们来，就好了，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艰难了。”

唐胖儿不明白了，他问：“怎么会不艰难？”

唐六冷笑道：“他们会眼看着四大门派来灭了唐门么？你以为独山的唐门弟子会看着他们来灭绝唐门么？那时就是唐门与他们的一场殊死决战了。”

唐胖儿大笑，说道：“好，还是老爹看得明白！我就要他们来，我要他们来！”

唐六乐了，他笑道：“对啊，要他们自己来，那还有点儿慢。我要他们来，要他们快快得来！”

× × ×

峨嵋派的山下禅院被烧，十几个禅院弟子死于非命。

一查，都是唐门干的。

华山派一等下山，便有十余个弟子在途中被毒，不待送到华山，便死在途中。

少林的下院，有十几个僧人突然腹泻，转眼间便死。

武当派在唐门的人，再也得不到“快乐神仙”，一连死了几个人。

× × ×

柳双看着淳于风，看着悟生大师，说道：“不能不动手了，我们去唐门吧。”

所有四大门派的人都向唐门进发。

× × ×

唐明儿对三老说道：“我一想从前所做所为，确实是有过分之处，如今一心想补救，尚且不及。不知道唐胖儿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快惹怒四大门派，莫非他们有必胜的信心么？”

妙手刀说道：“不知道你小时候与人打过架没有？”

唐明儿摇头。

矮子突然大声道：“是啊，这就像是派人出去打架一样。”

唐明儿问道：“怎么派人出去打架？”

矮子叹气，说道：“这也是唐门的规矩，凡是有少年弟子长成了，便派他出去，出去就只做一件，惹事生非。有时有指定的对手，有时没有，你惹得祸大了，唐门便去替你收拾，如果你惹的事儿小了，你自己便得了断。所以唐门出去的弟子个个盛气凌人，生怕惹事不够大，要自己去了断，反是麻烦。”

唐明儿心道：我做了那么久的掌门，才知道原来那些与各大门派的纠纷，原是唐门自己去惹来的。

她再问道：“四叔，不知道这跟惹事有什么关系？”

矮子大声道：“那一定是你六叔干的，他干所有的事儿，一定说是唐门在干。他就要给唐门惹来大祸了，四大门派如今一定会去与唐门算帐的。”

唐明儿明白了，她说道：“六叔想逼唐门所有的人都与四大门派拼命？”

妙手刀说道：“不错，如果我们胜了，他的儿子做了掌门，就得了武林霸主地位。如果我们败了，唐门的所有精英人物都会死于一战，唐门会被焚之一炬。”

唐明儿说道：“我不让他这么做，我不能让他这么做。我得去找他，我要去找他。”

妙手刀说道：“你不必去找他，他不会罢手的。恐怕独山这一次也不能免了。”

唐明儿不知道独山的人武功怎么样。

矮子说道：“我有一次问过大哥，独山里的人怎么样？他说过一句话。”

是什么话？

矮子说：“大哥说，如果独山的高手出来。我就都不必毒杀自己的兄弟，我们就已经是平平的庸才了。”

六十一 也算一毒

蜀中近路，有一个桑镇。

桑镇的人都是平民，早睡早起的平民，他们每日都想着他们的柴米油盐，再也不会有什么发财的梦想。

镇子里没有很有钱的财主。

镇边的小小平房里，住着一个阿梦。

阿梦是一个老实人，一回在路上拣了一个包包儿，他就守在那路边，一直等到了那失主来领，那失主还怕他要一些好处，便诬他偷了那失主的二十两银子。

镇里的人火了，拿出叉子、火棍把那失主打跑了。

但阿梦只是笑，人家诬他偷了银子，他也只是笑。

镇子里的好多人看好阿梦，请他去做活。但也有人想着他是一个残废，无法干重活，

只好请他看看场子什么的，给他一些吃的，再给他几件衣服。

阿梦从来不挑剔，给什么要什么，不给就不要。

人都说阿梦是一个好人，镇子里的人甚至找了一个女人，来给阿梦做媳妇儿。

阿梦这一回急了，他不要，他挥手，用那一只左手乱挥，告诉人，他一生都不找女人。

阿梦在镇子里活得很好，他如果真的有了一点儿钱，他就会在那镇子里的小酒店里坐坐。

阿梦坐在酒店里，也知道他是没钱的，一定坐在最破的那一张桌上。

偏巧这一天，阿梦坐在小酒店里。来了一群人，都是江湖人，看去很有威风的。

他们落座了，便叫店主人快拿酒来。

看看四外没人，只有一个残废在那儿坐着喝酒，坐在中间的那个人便说道：“我们这一回去，就是要拣一点儿便宜。”众人听他说。

他说道：“说来唐门也算不得什么好东西，但我们也不能跟着四大门派瞎跑。我们总得见机行事，如果唐门胜了，我们再与唐门和好。如果四大门派胜了，我们便也去攻唐门。”

一个人说道：“掌门，我们总不能两家齐攻啊。”

那人斥道：“你知道什么，我们如看唐门胜了，就帮唐门，唐门的掌门与我有约……”

说话声便渐渐低下去了。

再听得有人说话，声音便压得极低，听也听不了。

忽地，那个坐在正中的人看坐在桌旁的阿梦，他的眼睛直盯着，问道：“那个人是谁？”

众人说道：“那是一个残废！”

那人说道：“未必吧？”

他来到了阿梦眼前，他问道：“你是谁？”

阿梦张开了眼，这是一双布满眼屎的眼睛。

那人看着阿梦，说道：“我看你像极了我的一个熟人。”

阿梦像是傻子，问道：“我像谁？”

那人一声喝道：“唐日，天下第一杀手唐日！”

阿梦咧嘴笑笑，说道：“糖日，什么糖？”

众弟子来劝道：“掌门，看他模样，也不像是一个高手，再说唐日有胳膊有腿的，他哪里像是唐日？”

众人再坐下喝酒，说了一阵子话，他们讲的，无非是那些四大门派的人如何进攻唐门。

有的说唐门这一下子会完蛋。有的说，看来四大门派也不会是唐门的对手，他们或许会铩羽唐门。

× × ×

他们走了。

那阿梦也站起来了，他也跟在那些人的身后走。

有人叫住了他：“阿梦，喝醉了啊，怎么不回家？”

阿梦如梦方醒，他说道：“是啊，怎么不回家？怎么不回家？怎么不回家啊……啊？”

阿梦慢慢吞吞回他的小土屋去了。

阿梦当晚失踪了。

× × ×

崆峒派到了蜀中，便化整为零了，他们不想让四大门派知道他们到了蜀中，也不想让唐门知道他们来了。

他们白天躲在各处店里，喝酒玩乐。到了晚上，便有人去探听各大门派的消息。

说是四大门派已经到了蜀中，只待得过几日，便会去攻唐门了。

两个崆峒派的弟子在讲四大门派的好处，他们讲，如果四大门派胜了，他们崆峒派可就不妙了。莫不如唐门胜了，他们崆峒派还会领袖五大门派。

说着，那个弟子道：“如果崆峒派领袖群雄，我便威风了，我至少可以在各大门派间做一个信使。我到时便叫：‘华山派接令！’他们听便罢，不听便格杀勿论！”

另一个弟子醉意十分，大笑道：“就你这个样子，也能做信使？你那一点儿本事，一遇到了四大派的人，你能说出话来么？”

这弟子正色道：“这你就知道了，你以为那些当官的都很行么？告诉你，有一个当官的，他当官得他老婆教他。他在前面做官，他老婆在后面教他，他才官运亨通啊，一直做到了四品黄堂呢。”

那个弟子大笑道：“好，你也做做四品黄堂。”

突地，那两个弟子都觉得口干舌躁，竟是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再看他们，开始流泪了，一把泪水一把鼻涕，身子也软成了一堆。

过了一会儿，两人竟是倒在地上，再也无气。

店里的人忙乱成一团。

无人发觉，在众人忙乱一气时，那阿梦走了，他慢慢走出了小店。

× × ×

吴星雨看看那死去的弟子，舌尖是黑的，显是中了人家的毒。他喝道：“在哪里中毒的？”

那几个弟子说道：“他们两人在小酒店里喝酒，不等喝完，人便中了毒，再也不能苏醒。”

吴星雨大声道：“这是唐门的毒，六老爷子与我有约，决不会下毒害我，难道会是她的人干的？”

他想起了唐明儿，心里便有些心寒。

那一夜她飞身去救柳双，听说救得了柳双，带走了他与那关东七雄。

六老爷子会不会对他示以薄惩？唐明儿会不会一心杀他？他对众弟子喝道：“小心防备，如是有人来毒，不管他是谁，都杀了他！”

× × ×

崆桐派弟子都是战战兢兢，他们再也不敢单独行动，一群人聚在破庙里。

到了夜里，风呼呼吹着，不胜其寒。

有人叫道：“卖酒嘞，卖酒嘞！”

众人看时，竟是一个挑着米酒的小贩。

一个弟子大叫道：“来酒，来酒！”

小贩到了屋内，那几个弟子便来抢酒喝。

一个弟子忽地叫道：“别动！”

他冷笑道：“莫不是有毒的？”

那卖酒的冷笑：“是有毒的，有毒的，你别喝。”

那弟子说道：“你自己先喝上一碗，如是有毒，我们再喝。你喝的那碗便算是我们的，好不好？”

小贩心道：哪里有这种怪人，请小贩喝酒？

小贩喝了一碗。那些弟子一见小贩喝来无事，便全都抢酒喝。

待得小贩走远了，忽地一个弟子流泪了，他叫道：“完了，快，快，这酒有毒，有毒！”

所有的弟子都流泪，你看我，我看你，全都不能说话，人人无法吐言。

再过了一会儿，二十余个弟子都成了一地尸体。

× × ×

吴星雨气极了，他把所有的弟子都聚到了一处，也不怕那唐门与四大门派得知，他心道：如是四大门派来讨伐我，我便与他们一战，也强似这么不明不白被毒。

吴星雨躺着，一夜不寐，思前想后，总觉得这一次崆峒派有些不祥。

他迷迷糊糊正要入睡，忽地看到了一个人慢慢向庙墙爬来。那人的身子很笨，竟是爬得很慢，手也不好使。

他心道：看来这是一个乞丐。

但看那人到了破庙前，竟是微微斜身躺着，从怀里掏出一只小小的吹管来。

吴星雨大惊，心道：原来是下毒的人到了！

不待那人吹毒，他便大吼一声，身子一飞，剑便横过去！

一剑削手。

吴星雨削出了一声“啊”的惨叫，那人滚着，像一只球般滚出去。

吴星雨忙叫弟子点灯来看。只见那人没了双臂，兀自在地上挣扎。

吴星雨喝道：“你是谁？你是唐门的人么？”

那人不吐口。

吴星雨再看看他，忽地说道：“我早就看出你是唐日，你是唐日，像一条没了脊梁骨的唐日！”

唐日一听得他叫出了自己的名字，不由得大骂道：“你个混蛋，你想坏我唐门的大事，我宰了你，也不足惜！”

吴星雨挥剑，一剑刺在他的脸上，说道：“唐门的人都是偷鸡摸狗的么，怎么尽干这种事儿？”

有人应声说道：“是么？你看唐门就是偷鸡摸狗之辈？”

× × ×

走出来的是唐明儿，那个从他身旁跑走的唐明儿。

她的身后跟着许多的唐门人。有唐门三老，有许多的唐门弟子。

唐明儿看着唐日，眼里也泪盈盈，她说道：“唐日，唐日，你怎么弄成了这样儿？”

唐日笑笑，似乎在他身上又恢复了豪气，他大声道：“是那个唐胖儿毒我。”

唐门弟子看着他，都是默然无语。

妙手刀大声道：“唐日，我带你去唐门，向他讨一个公道！”

吴星雨冷冷道：“我崆峒派死了人，向谁讨公道？唐日不能走，必得偿我血债！”

妙手刀突然仰头大笑，说道：“真是大大怪事，竟然有人要对我说公道？你要唐日的命，不如来要我的，好不好？”

吴星雨气得直哼，他知道他惹不起妙手刀，但要他咽下这一气，他又不甘，他吼道：“我要跟你们唐门拼了！”

唐明儿看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儿，不由得心下生出恻隐之心，她心道：我好歹与他做过一场夫妻，如今总不能看着他死在妙手刀的手下。

她轻声说道：“星雨，我看你还是走开的好，惹了我叔叔，对你有什么好？”

吴星雨看看她，再看看妙手刀，指着唐日恨道：“别再叫我看见你！”

他一跺脚，带着他的人走了。

唐明儿看着唐日，她轻轻抚摸着唐日的手臂，说道：“你疼不疼？”

唐日是一个硬汉子，此时得她轻轻一问，竟是流泪出来。

妙手刀说道：“我们要向唐胖儿讨一个公道！”

矮子说道：“他们杀了那么多的江湖人，江湖人必是最恨唐门。如今他们已是众矢之的，我们也跟着倒霉，一路上有许多人想杀我们。”

唐日心道：原来我一心想不让唐门受劫，看来做不到了，这一场血劫，必不能免。

一想到他失去了一条臂，再坏了一只手，竟是不能使唐门得益，不由得黯然。

唐明儿流泪了，她说道：“唐日，我知你的心思，我也明白了，唐门一向做事，很

少积德。我这一次要行些善事，一定不让他们毁了唐门。”

唐日声音嘶哑，说道：“那样最好。”

要知道唐门也有几万无辜，他们如死在这一场兵燹中，岂不是大大遗憾？

要是惹起了独山的人也出来与武林人争斗，更是会在江湖上掀起腥风苦雨。

唐明儿说道：“四叔，我不愿再让唐门在江湖上为恶了，不知四叔能不能帮我？”

矮子看看妙手刀，妙手刀笑笑，说道：“唐门在江湖上向来没太好的名声，如果你做掌门得了好名声，我们几个老不死的也就沾了一点儿光了。”

说罢几人大笑。

唐明儿叫来了一个唐门弟子，说道：“你来照顾唐日，好不好？”

那弟子大声道：“好，我一定照顾好日哥。”

他轻轻把唐日抱在马背上，一行人再向蜀中唐门进发！

六十二 蜀道难

唐明儿一路正向蜀中进发，忽地抬头，看到一群鸽子正向外飞。

那唐明儿叫道：“四叔，你看！”

矮子失色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众弟子都失色了，他们看着那一群鸽子飞向山巅，一直散向天际！

人皆沉默。

× × ×

从前有人说：“唐门的势力，遍及天下。”

也有人说：“唐门的势力，最深处可以到你的子子孙孙，最远处可以到西域国外。”

可唐门的人靠什么？

他们有许多在各地的杀手，靠了这些杀手，他们才能杀掉江湖名人。

唐门的杀手有两种，一种是接到了令便行动的。这些人接到的令便是一句话，三个字：“蜀道难”。

还有一种杀手，他们有时一生也接不到唐门的令，也许他们一生直到死时，也不知道唐门会不会要他们做一件事。但他们知道的是，如果接到了令，他们就是一死，也得做到，他们必须不惜全力，杀掉那个要杀的人。

他们接到的令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那一批“蜀道难”的杀手就包括妙手刀在内。

如今这些“难于上青天”的人物，就连妙手刀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些人。

× × ×

唐明儿大声道：“怎么办？”

妙手刀说道：“只有告诉四大门派，要他们发下武林帖去，加紧提防。再告诉我们的唐门弟子，要他们去少林、崆峒、峨嵋、武当等地，去那些大门派的家门去等，等着那些杀手去杀人，再劝他们不要出手，告诉他们唐门剧变。”

唐明儿看看她手下的弟子只有五十多人，要他们一时去找天下各派的人，劝告唐门的杀手不再杀人，力量怕也不够。

鸽子一飞，天下大乱。

她心里十分难受，原来杀人心盛，竟是这么可怕？

她说道：“四叔，你能不能马上找得到四大门派的人，告诉他们这一件事，或许可能他们会有法儿，止住这一场流血？”

矮子大声道：“好，我马上去，找来他们，与他们商议！”

矮子如飞去了。

唐明儿道：“我想大家都知道，唐门此次如果全力一击，会杀死江湖上许多高手，但唐门也许会惹起众怒，与他们同归于尽。我不想让唐门灭亡，我只想唐门安定，你们辛苦一趟，去各大门派，告诉他们你们是唐门的人，但你们不愿意杀人。也许有人会杀了你们，为了唐门，你们会死，但决不能对各大门派出手，积下怨仇。”

唐门弟子都是热泪盈眶，为了唐门，他们不惜性命，愿意一洒热血。

× × ×

人都走了，只剩下了妙手刀与瘦老者。

他们得等，等到四大门派的人来。

× × ×

鸽子在飞，这是一只翠青儿。它飞得很快，一直飞到了上千里外。

这里是一个小镇。

小镇的人很少，但这里有一家武林名家，叫做鹤形刀。鸽子直落在小镇前的那一个小小的屠户棚上。

那屠户大傻朱看着鸽子竟是呆了。

鸽子咕咕咕地叫。

屠户抓过了鸽子，拿过了它的脚。在它的脚上，果然找到了一张字条儿，上面写着字：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屠户大傻朱笑了，他大声笑着，说道：“好了，我有事儿干了，我有事儿干了！谁要肉，你要不要肉？白给的，不要你钱，不要钱！”

只是一会儿，他便把一大片肉分光了。

他叫道：“谁要刀，你要不要，你要不要？”

有人要，他把那刀、那秤，还有所有的东西分光了。

他到了酒店里，要了一斤最贵的，坐在那里喝，一直喝到了天晚。

× × ×

这一天夜里，鹤形刀郑开有正在他家的花园里练刀，忽地看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站在月亮影下，看他练刀。

鹤形刀很生气，江湖上有这种规矩，你不得偷看人家练艺的，你偷看了，便得受重罚。

他厉声道：“是谁？”

那人慢慢吞吞，说道：“是我。”

一看月下的这个人，鹤形刀就舒了一口气。

他算是什么人？他只是那个在镇上天天杀猪的屠户，他叫大傻朱。

一个叫做大傻的人，他能有什么本事？

鹤形刀说道：“你来看什么？来偷看人家的本事？”

大傻朱说道：“我也是练刀的。”

鹤形刀一听得他说，竟是仰头哈哈大笑。

他笑那大傻朱的模样那么傻，竟也说他是练刀的。

他哈哈笑道：“不错，你也练刀，你一刀刀切肉，你一刀刀的肉切得又细又薄，你一刀刀把骨头剔得光光净净的……”

他在笑，他想起了人们说的大傻朱与人打赌，把一块骨头剔得叫你找不到一丁点儿肉星儿，他果然做到了……

他突然不笑，他忽地想起来，如果有那种本事把刀使得熟熟的，他不该笑，该好好想一想才是。

可那人是大傻朱，他怎么能想一个傻子怎么做事？

他如今想起来，他再笑下去，说不定他真的是比那个大傻朱还傻的傻瓜。

大傻朱说道：“如果我是你，我便不那么笑，刚才在街上，我把肉摊子都给人了，把肉给人了，把那刀也给人了，把那秤也给人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郑开有的心里大惊，他是一个老江湖了，当然知道这有些不妙。

那大傻朱忽地说道：“我接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一句话，你记不记着一句话？”

大傻朱的样儿居然不像是傻子了，他抬头高吟：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如今轮到鹤形刀是傻子了，他猜不明白那两句诗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那是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诗句。

大傻朱看看他，竟是不慌不忙地坐下，他坐在地上了。

那鹤形刀想着：如果我一刀劈去，他岂不是成了两爿？

但他犹豫了，他头回犹豫了，不知道他能不能成功。

大傻朱笑笑，说道：“对了，幸亏你没劈，如果你一刀劈下来，你就再也活不成了。”

大傻朱说道：“我告诉你，在蜀中有一家唐门，你知道不知道？我就是那唐门的人，我是二十年前被派来的，专门要我对付你们鹤形刀的。但我二十年来没动，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鹤形刀打了一个冷噤，他在二十年前只是一个孩子。

大傻朱笑笑，说道：“二十年前，你还是一个孩子，我看着的是你老爹。我天天看着如何在他的脖子上练下刀。但我没接到唐门的命令，你老爹终于寿终正寝了。可你完了，你没你老爹那么有福。”

鹤形刀郑开有的心里七上八下，他知道他远非这个大傻朱的对手，如果对方出手，他一定会死在对方的手下。

只是大傻朱的手里没刀。

他没刀，怎么会杀人？

郑开有大声道：“我与你素无怨仇，你为什么要杀我？”

大傻朱笑笑，说道：“为什么要杀你，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唐门要杀尽天下有本事的人。你能得唐门一杀，算一个好汉。”

这哪里像是要杀人，简直是在劝人，对人说好话呢。

郑开有突然大喝一声：“看刀！”

这是凝集他全身功力的一刀。

但他突然觉得出他的刀出刀后便没劲了，像他天天练习写字，忽地看出他写的字没有一个像样子，他自己也看不好他写下的字了。

那一刀果然劈斜了。

只见大傻朱的手斜斜一划，他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划比他的刀更厉害。

郑开有的身上忽地一紧，从身上掉下了一片肉来。

他一看得出，那大傻朱的手里并没有刀，可他怎么能从他的身上削下一片肉来？

大傻朱说道：“你身上的肉，并不比猪肉难削！”

郑开有的勇气在一点点儿消失，他知道他不必再练刀了，如果他能活下去，他一定再也不摆弄这把刀了。再练，像是对他的一种嘲讽。

但他是不是能再活下去？

大傻朱说道：“只有一个法儿，能让你别全身的肉都没了，那就是你用你自己的刀自尽。”

郑开有不甘心，他再大吼一声，冲向大傻朱！

“啊——”

一刀，一刀，再劈一刀，一连劈出了三刀！

可是，他的刀在劈，忽地像是他的身上又吹来了冷风，他的腿上又掉下了一片肉！

怎么回事？他看着他的腿。

那大傻朱说道：“我比较喜欢腿肉，因为腿肉紧些，削起来比别的地方更好削！”

鹤形刀忽地明白了，大傻朱天天削肉，看那肉案上的猪，就是看他鹤形刀郑开有！

他还天天在街上挺胸凸肚地走，人家大傻朱正在那里看着他的身子，一片片削猪肉练刀。

郑开有忽地气馁了，他说道：“大傻朱，我给你所有我的家财。”

大傻朱笑笑，说道：“我要拿，不过我要杀了你，我才拿的。”

郑开有大声叫道：“大傻朱，如果你杀了我，你也没什么好处，我给你我所有的财产，你走开，我再也不弄刀了，好不好？”

大傻朱说道：“可惜可惜，如果你早就那么做，我岂不是就告诉唐门了，我回唐门去复命，你也得了命了？”

人到要收手时，已是后悔迟。

郑开有大喝道：“大傻朱，我要杀你，也是容易，我叫来我所有的人，我叫他们杀死你，你看好不好？”

大傻朱笑一笑，说道：“你白费力气。”

郑开有叫来了人，鹤形刀的家人有十几个会武功。

大傻朱说道：“我告诉你们，你们都退后些，我只杀他一人，你们都有命。”

郑开有大叫一声：“杀了他！”

人涌上来，对着大傻朱出刀。

刀光闪动，人也无影。

便见郑开有的身子一跌，人再摔下去。

他再爬起来，他的脸颊上竟是被薄薄地削去了一片肉。

他慢慢说道：“你们让开，我与他一个人动手！”

所有的人都不明白大傻朱身形怎么动的，竟能在众人的刀丛下冲出去，一闪到了鹤形刀的面前。

郑开有大吼道：“我劈死你！”

一连七八刀，都是鹤形刀的精髓！

大傻朱大笑，他很开心，说道：“郑开有，你这下子还有一点儿人样子，死就死，有什么可怕的？”

两人对拆了几招，但见郑开有的面部、身上时时缺了一块肉，那是被大傻朱的手掌里那一小片薄刀削下的。

他手里的那一把刀竟是用两只手指夹着的一片小刀，让人惊诧不已。

最后，郑开有的身上已是鲜血淋淋了，他大喝一声：“住手！”

大傻朱看着他。

郑开有说：“你能不伤我的家人？”

大傻朱说道：“不错，我只杀你一人。如今我也变了主意，我杀了你，不拿你的一点儿财产。”

郑开有说：“好！”

他回手一刀，把他自己杀死！

鲜血喷溅！

郑开有的家人叫着，喊着：“我要杀了你，我要杀死你！”

郑开有的儿子只有十岁大，他叫道：“你杀死我的爹，爹，爹！”

大傻朱说道：“你们最好是回家去，从此再不出门。人家问你，你连切菜的刀也别会说会拿，那样子你郑家还会有后代的。”

大傻朱走了，他什么也没拿，离开了小镇。

这以后几天，江湖上会屡屡出现这种凶杀，死的人大都是有名的人。

六十三 独山梦中客

任慈再醒来时，她看到了一轮穹弯的月亮。

月亮正挂在洞顶上，她看到的是一方小小的洞口。

这月亮太清亮了，竟是一丝也不染污尘。

她再看身旁，竟是有潺潺的流水，流水在叮咚作响，有一条沟，竟是像玉石一般的石砌成的。

她睡在一张石床上，石床像是寒玉，她睡在上面，隐隐有些凉意！但又很舒坦。

她的身旁有一个瘦得让人吃惊的人，那是一个老人，一个看去长得太瘦了的男人。

他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一定有许多的女孩子会喜欢他，他对任慈说道：“你来到了独山，你知道不知道唐门有独山？”

任慈不知道，她摇摇头。

那老人笑道：“世上的人都不知道独山。从前的独山叫做毒山，但后来有了一个故事，便叫做独山了。”

她不知道那故事是什么，也不知道这独山与毒山有什么分别。

老人像是知道了她的心事，便说道：“我可以给你讲一讲独山的故事，只是得以后了。来人了，你能看到独山的人了。”

她真的看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老妇人，她裙子穿得马马虎虎，竟像是宫廷的那一种宫装裙子。她的头上有几件头簪，都是银的。她的身子弯得很厉害，直咳，咳得任慈也好生心疼。

再就是一个年轻人，一个身上只穿了很少衣物的年轻人，他有一颗很大很大的头

颇，像是病弱人。

他只是看着任慈，一句话也不说。

老妇人说道：“你从外面来，必是知道外面的事儿，对不对？”

任慈点头。

老妇人笑笑，说道：“我们都是独山的人，我们很少知道外面的事儿，呆在这里很是寂寞，我们有时想知道一点外面的事，可惜我们这里的客人太少了。江湖上有什么热闹事儿，你能不能告诉告诉我们？”

任慈从那老妇人的眼里看出了信任。

她慢慢说起了江湖，说起了唐门，说起了五大门派与唐门的恩恩怨怨。

那年轻人与老太婆都静静听着，只有那老人背着身子，看不到他的表情。

一直讲完了。

任慈说到她峨嵋派几次受辱的情形，她只是慢慢说出来。

年轻人脸色不豫，他看着老妇人，神色很不痛快。

那老人仍背对着任慈，看不出他心境如何。

老妇人说道：“他们竟做得这么过火么？”

老人说道：“这位姑娘是峨嵋派的掌门，虽说是与唐门有些过节，但决不是唐门的仇敌。唐门几次三番把她带来，就是要杀她，抢她做妻子。”

年轻人恨恨地一捶石桌。

那石桌碎了，石屑刺破了他的手，他也毫不在意。

老太婆看他，有一丝责怪之意。

老人忽地说道：“我今天看到了一只鸽子。在天井洞里看到的。”

任慈忽地脊背上起了一阵凉意，他是眼也瞎了，耳也聋了，他怎么会看见那洞里飞过去一只鸽子，怎么能听得见飞过去一只鸽子？

年轻人看着任慈，他说道：“九爷爷是能六通的人。”

能六通，便是练成了天眼通、天耳通么？

那岂不是成了当世奇人了？

老人并不回过头来，他说道：“姑娘，你是我救来的，我看那个坏蛋要羞辱你，我才带你到独山的。”

老太婆说道：“你听到的是一阵子鸽哨？”

“不错，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他们已经要天下的杀手杀人了。”

年轻人说道：“当初有人能征服哪一派，便在那掌门座位上，刻成一碑的。我们看一看，便知道了。”

老人叹道：“我们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年轻人道：“我们告诉那些人，要他们早做防备，不然他们都是会被毒死的。”

老太婆说道：“好，事不宜迟，我们去好了。”

老人回头，对任慈说道：“你是外人，但此事也关乎武林大计，你就与我们一起来吧。”

任慈不知他们独山的秘密，此时听得叫她也去，便相跟着一直走进了那间巨大的屋子。

屋子在地下，都是石墙石壁。

在屋子里坐着许多的人。

他们有男有女，有的是老太婆，也有的是年轻貌美的公子。细看看都是坐尸。

老太婆说道：“这些人都是唐门的掌门，他们在世时，都杀过无数的人。”

他们先在第一代掌门唐生天那里看碑文：

杀过长白派掌门许由，因其奸人妻女，造下大恶；

杀过河北丁风，因其劫镖二十三起，坏我唐门名声……

任慈心道：“原来唐门的第一代掌门是一个善人，他做下的事都是好事。

那老人像是知她心事，说道：“原来唐门在江湖上，并不一贯行恶的，但近年来因为唐门的恶人也多，唐门的规矩也定得太差，便在江湖上恶名昭著了。我看唐门的恶行总得整整才行。”

再看一座碑文，这一座却是一个年轻姑娘的。

上面写道：

杀湖北凤凰女，因其妒……

年轻人一叹，说道：“一妒便杀，这便有些不武了。”

再看下去，有的好，有的坏，竟是有的做了许多的好事，在江湖上算得上是好人，但也有的坏极了，做下的事儿，没一件能令人称道的。

在后面，总是有些未竟的事，那便是要再杀哪些门派的哪一些人，那就是那些在外静等着那“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令的杀手必杀的人。

也不见他们如何记，只是默默看，但听得那年轻人说道：“我都记住了。”

他们再出了洞外。

× × ×

三个人坐在那里，老太婆说道：“如果这一杀，天下势必得大乱。”

老人说道：“我看不行，你去止杀，劝说那些杀手，如果他们不听，便杀了他们。宁可死了唐门的人，也不能坏了唐门的名声。”

唐门人出去止杀，杀死自己家人，那须得多大的勇气？

任慈心道：原来唐门也不全是恶人。看他们几人，都是做事堂堂正正的人。

她一思念，那个老人便知道了，他说道：“姑娘，你以为唐门都是恶人么？”

任慈心道：这老人还记着我的话，他心里记着，我说只有一个唐日是一个好人……

老太婆说道：“守独山与下山去杀人孰难？”

那年轻人说道：“最难的是守独山。”

老太婆说道：“独山‘主’部随你，守独山，平定四大门派之事。独山‘母’部随我，去江湖杀那些杀手，止杀。”

老人大声道：“好，我‘人’部莫非只会造毒器不成？我也会尽力，让独山不出风波。”

老太婆一说完话，竟是起身就走。

× × ×

看看她走开了，老人笑笑说道：“任姑娘，你愿意走出独山，还是愿意再留下？”

任慈看看老人，再看看那年轻人，忽地说道：“我很想回去，看看峨嵋派的姐妹们。”

老人笑笑，说道：“你峨嵋派的人如今跟着那个柳双，还是无恙，你不必去看她们了。你在这里歇一歇好了。再说，他们终是会来的。”

年轻人说道：“你的穴道未解，我来给你解开穴道。”

老人也未出声，只是看看那年轻人，却不出声。

那年轻人说道：“我叫黑儿，在洞里生长的。我小时候父母都在独山，他们是情愿不再出江湖的，因为他怕遇到情敌。”

任慈心里一怔，世上真的有这件怪人，怕遇上自己的情敌，便情愿在这里呆上一生的么？

年轻人说道：“我母亲是一个很好看的美女，我父亲也是美男子。他们都在江湖上有很大的名声。”

她以为黑儿需动手为她解穴，心里有些犹豫，有些羞涩。

但只见他微微隔空一点，她的穴道便解。

他惊讶道：“你是峨嵋派的掌门，怎么只有这一些功力？”

任慈不怪他直率，心道：他生在洞里，长在洞里，他不会知道江湖上的事儿。峨嵋

派的人那么难，他怎么会知道？

老人说道：“黑儿，你带着任姑娘，在洞里看一看，让她心里对唐门有一个底数。”

那叫黑儿的年轻人很高兴，他扯住任慈的手说道：“好，我带你去看。”

× × ×

果然看不尽的唐门独山。

看到了一个洞，那洞里都是唐门的暗器。

排成了一排，都淬上了毒。

光是制作暗器的人便有上百人。

黑儿说道：“这种暗器拿到世上，足以使那些坏蛋不敢再胆大妄为了。”

任慈笑一笑，说道：“可惜它如今伤的害的，都是江湖正义之士。”

年轻人不语了，他放下了那一枚暗器，说道：“我不愿意离开独山，自小时便听得父母说起独山的好处，他说，天下哪里也不如独山。”

任慈忽地想到了峨嵋，她说道：“你们独山看来很好看，但你没去过峨嵋……”

她讲起了峨嵋，因为她是峨嵋派的人，讲起来峨嵋，便更有情感。

她说起峨嵋山，说起毓秀宫，说起峨嵋金顶，说起峨嵋派的众姐妹……

黑儿听她静静地说，竟是一声不语。

他说道：“世上竟有那么好看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看过。”

任慈说道：“你看没看过海？”

黑儿从未看过海。

任慈说道：“我与唐门争斗，从来不曾赢过，不是我们峨嵋派的功力不够，是我们无法胜得了唐门的毒。唐门下毒，无所不用其极。我看也害怕，听说唐门用一种毒叫做‘不毒’，是从长白山的草爬液里提炼出的毒汁，毒人无救？”

黑儿点头，说道：“是。”

任慈幽幽道：“就是到了地狱，你也只能喝一碗‘阎婆汤’，让你忘了人间就是了，也不想把你弄得尸骨无存，你唐门能比地狱更毒，就一心杀人，如果你杀过后悔，人再也无救了，是不是？”

黑儿无语。

唐门的事儿，有许多是历来传下的规矩，无法再说的。

任慈说道：“我看唐门伤人，也有违天和，唐公子不必再做这种事儿了。”

黑儿说道：“唐门到了今天，也不是一朝夕的事儿了。独山有三部，我主一部，就是‘主’部，这一部是保独山不受人害的。另有一部，就是姑婆婆带的，她那是‘母’部，是万一有事，便可以出独山的部。再有一部是九爷爷带的，他们是‘人’部，他们是制毒器的，他们更是平生一世，决不能出独山一步。”

任慈说道：“你也不能出独山？”

黑儿说道：“不错，只有在唐门有难时，他们呼唤独山，我们才可以出去。”

任慈心里一哆嗦。

唐门如果与四大门派动手，他会不会出山？

黑儿说道：“我会出去的，只是我不一定非得杀人，但我一定得为唐门止乱，一定得把他们赶出唐门！”

任慈看他，好久不曾开口。

他功力这么深厚，如果他与柳双动手，会不会伤害了柳双？

六十四 围攻唐门

四大门派终于围攻唐门了。

这一天，正是和日丽的二月初九，一大早，站在唐门镇子口的唐门弟子看到来了许多的人。

他们蜂拥而来，到了门前。

那弟子叫道：“等一等，我看看你们是不是奸细！”

不待他说完，一枚刺针射在他的咽喉上，当场毙命！

另一个弟子叫道：“这是唐门，也有敢来讨野火吃的么？”

不待得他抽出暗器，一旁的一个乞丐一刀斜劈，便把他劈成两半！

所有的人都冲向栈桥！

唐门的人早有防备，上面的人喝道：“四大门派来了！”

便来扯吊桥！

唐门的弟子待在上面，吼道：“来了敌人，来了敌人！”

他们便把一把暗器没头没脑打下！

四大门派人都是吼叫：“寻唐门报血仇！”

一群人中的有的中了暗器，便即倒下。

有的不曾中得暗器，早到了那吊桥后，一刀一枪，便了结那扯吊桥的唐门弟子。

放下了吊桥，人都喊：“杀啊冲啊！”像是一群兵士，蜂拥而至唐门！

从来不曾有人这么到过唐门，谁能冲杀到唐门？

× × ×

一群人看看到了唐门的外镇上，那镇子里竟是一个也没有。

四大门派的少林僧望性大吼道：“唐门的人，出来！”

他一声狮子吼，竟吼得唐门的镇房都是微微颤抖。

少林的悟生大师道：“快找一找哪里有那些落在唐门的各派人！”

他们寻找，但没寻到人。

忽听得有人冷笑道：“你们到唐门来找什么？莫非以为唐门有珍宝么？”

便见街角转出来了人，站在前面的是那个唐门的新掌门唐胖儿，再后面是那个唐六，后面跟着的是唐门铁骑三十六。

× × ×

两下对峙。

唐胖儿拍手笑道：“我正想去杀四大门派的人，谁料得你们竟会自己找上门来，好，真好！”

唐六冷冷道：“好，你们都来了。真不错，都死在这里，也不冤枉。就凭你们四大门派，竟敢来闯我们唐门，真个是找死了，推上来！”

便推上来了一个武当弟子。

那弟子已经颓靡得不成人样子。

唐胖儿说道：“你张口骂，骂四大门派都是猪狗！”

那弟子睁开眼睛，看到了四大门派的人，他眼里闪出了光，他说道：“要我骂人么？”

唐胖儿说道：“你骂他们四大门派都是猪狗，我便给你‘快乐神仙’！”

那武当派弟子强挣着，说道：“好，我骂，我骂。”

他大声骂道：“唐门都是猪狗，一辈不得好死！”

那唐胖儿说道：“原来是一个铮铮忠臣！”

他一把摸在那个人的脸上，说道：“好好安息吧！”

那武当派弟子竟是不声不响，身子一歪，便死在那里。

柳双说道：“唐胖儿，你休得逞强，四大门派来讨，就是要你唐门灭门的！你交出那些武当派与各派的弟子，不然唐门完了。”

唐六大声吼道：“想要唐门完了，你还没长那个手！你试一试，看你完了，还是唐门完了？”

柳双大声道：“唐六，我与你决一死战，休再让人看唐门流血。我曾对唐明儿保证过，如果你唐门不再伤人，我便不赶尽杀绝！”

唐六悠悠道：“你算什么？你以为你出马，便能毁了唐门？你能毁了唐门，我们也不叫唐门了！”

唐门的一个弟子高叫道：“别扯闲，快过来！”

众豪杰里站出来了一个少林僧望性，他喝道：“我便来斗一斗你！”

两人打在一处。

看得出那个弟子本事不大，对望性的那一手金刚拳没一点儿应付，左支右拙。

众人里有人喝道：“别让他走了！”

那望性一拳打在那弟子的胸前，听得那弟子叫道：“这拳好……好……重！”

一栽身子，人死在地上。

再出来一个唐门弟子，喝道：“站住！我要你还他血债！”

望性大声道：你杀死我少林多少人，要讨还血债，兀自不够哩！”

那人竟是话也不说，一扬手便发出暗器！

几枚暗器攻向望性。

人都叫道：“小心！”

望性的大袖一挥，把那些暗器击飞，人便归阵里。

柳双说道：“像这般动手，岂不是得打到几天几夜？不如唐六你出来，我与你一决雌雄！”

唐六冷笑道：“你们名门正派的人都得死在唐门，你知道不知道？”

柳双大笑，说道：“我们上千人在此，你能杀得上千人么？”

唐胖儿说道：“我看你上千人，像看一群猪狗。让你们都死在唐门，魂魄无依！”

华山派的岳劲大喝一声：“快过来一个，我让他一死！”

唐胖儿看着他，冷道：“原来是华山派的岳劲，原来你们华山派缩在乌龟壳里不敢出头，如今看到人也多了势也大了，便出来讨便宜么？”

岳劲大笑，说道：“好，我让你领教华山派的剑法！”

他直冲过去，剑光寒冽。

那唐门的两个弟子冲出，与岳劲比剑。

岳劲果然好剑，一剑光寒，竟把那两个弟子罩在寒光中，他喝道：“唐胖儿，快放了四大门派的人！”

唐胖儿冷笑。

岳劲一剑削飞一个弟子的头，大吼道：“死在眼前，还不醒悟么？”

另一个弟子手脚一乱，也被岳劲一剑削死。

岳劲有些豪气，大声道：“唐胖儿，你来，我与你大战三百回合！”

唐胖儿乐了，笑道：“匹夫之勇，怎么四大门派都是这么一群不成才的货？”

他慢慢吞吞说道：“推上来！”

便推上来了两个人。

那两个一个是少林的和尚，一个是华山派的弟子。

华山派的弟子叫道：“冯苏，你怎么样？”

那个冯苏早就奄奄一息，他看看眼前死人，说道：“是二师父杀了他们唐门的人？好，杀得好！二师父，你真是华山派的好汉子！”

那唐胖儿气急，叫道：“你杀我一人，我便杀你一个！”

他手一挥，那冯苏当即倒下。

华山派的弟子怒极，要冲上去。

唐胖儿喝道：“有谁不怕死的，便再来，你杀我一人，我便杀你四大门派一人，好在你也有几百人在我唐门，我杀净了他们，还省了饭食。”

淳于风喝道：“唐门灭门在即，还想要逞雄么？”

唐六大笑，说道：“淳于风，前些时日你哪里去了，缩起来再也不出头了是不是？我看你早晚必得死在唐门。”

柳双大声道：“唐六，我与你一战，你若不应战，我便出手杀你唐门弟子了！”

唐六狂傲道：“我告诉你，柳双，是你给天下武林带来大祸，我昨日已经发出一百只信鸽了，那就是一百个江湖人的性命，要他们都死，我将在江湖搅起大乱，让你再去多管闲事！”

柳双暗暗吃惊，他说道：“你妄为作歹，不怕天怒人怨么？”

唐六道：“天算什么，我杀了你，天也无奈！”

他戟指着柳双道：“我杀了你，便也能睡稳了！”

柳双飞身出去，与那唐六交手，只是交手一两合，那唐胖儿叫道：“杀了他，杀了他！”

柳双出手，全是煞招，唐六也不弱，竟能在一十二招内抵挡柳双，也不稍退。

两人战在一处，那华山派岳劲是一个血性汉子，他吼道：“此时不杀了他唐门的歹徒，更待何时？”

所有的四大门派人都冲向唐门弟子。

唐门弟子急急应战，两下里混战成一团。

看看四大门派的人出手，那唐门弟子便向后退，他们用暗器打出，便有人应声而倒。

四大门派里有人喝道：“逼近他，不让他放暗器！”

人便再冲，直至那唐门子弟面前。

唐门子弟也都是练枪习剑，可比起四大门派的人来，便是差了，他们与人动手不须十几二十个回合，人便倒地。

唐胖儿大叫道：“放号炮，让独山知警！”

唐六喝道：“调寨里的人出来，与他们拼，放什么号炮？！”

唐胖儿知道老爹说得有理，便叫道：“开寨出人！”

便打开寨门，从那寨内再拥出唐门弟子，他们吼叫道：“别走了人！”

乱箭乱弩便射出来，箭如蝗雨。

淳于风挥起袖风，大力一卷，叫道：“那箭上有毒，小心！”

他身后有四大门派的弟子功力不够，立时中箭，便倒在地上。

柳双身子一旋，便从众人头上飞过，直射向那堞楼。

唐门弟子看到了，吼叫道：“来了，来了！”

挽弓再射，直射向柳双！

柳双在空中，身子疾射，大吼道：“还不快走？！”

他转眼间已至那城堞上，看得真切，叭一掌正击在那唐门弟子头上，那弟子竟是连哼也不哼一声，便即倒毙。

柳双喝道：“谁还要死？快站出来！”

他出声一喝，便喝得那些唐门弟子魂飞魄散。

有人想走，柳双一声炸喝，犹如天神，竟把他当场吓住，不能再动。

柳双冲去，一掌一击，便击死几个唐门弟子。

有人叫道：“暗器，暗器！”

便射来了十几枚暗器，看看也打在了他的身上，竟是无恙。他直撞过去，叭地一拳打得那个弟子吐血。

四大门派的人便聚在唐门内街了。

街上仍是阒无一人。

柳双一声响亮的呼啸，仍是无人。

一个华山派弟子叫道：“唐门的人都是死绝了么？”

他叫喊声未落，人便软软倒地，身子绵软，不能再说话。另有一个峨嵋派弟子向前走了两步，忽地不动了，她的脚再也拔不起来，泪水直流。

看看无救，他们竟是无法。

柳双说道：“莫再走了，只在此处，看看他唐门还有什么招数。”

× × ×

夜慢慢来了，四大门派的人不能再动，困在唐门的内街上。

听得时时鬼哭，有人叫道：“四大门派，一朝见鬼！”

还有人叫道：“四大门派，魂魄无依！”

四大派人也有些惊惶惶，柳双道：“想不到唐门竟如鬼域一般。”

淳于风叹气道：“唐门多年经营，必是有鬼巢蛇穴，我等待得天亮时再攻，必得有十二分的小心。”

忽地听到了女鬼夜哭，她哭哭叨叨，念叨着：“我是峨嵋派的人啊，我要死了，我得死在这阴森森的地府里了，我不能再托生了，我再世也不能为人了。”

她嚤嚤泣泣地哭，那哭声时左时右，在四大门派的人身前身后飘。

有人喝道：“出来，装神弄鬼，算什么本事？”

再看那周围，房舍如鬼影，无一个人来去。

“唰——”，飞过来一盏灯，那灯飘飘忽忽，不类人为，竟是直飘到四大门派人面前。

“唰——”，一剑击碎，从那灯里飘出无数毒尘！

淳于风喝道：“闭气！”

所有的人都是闭气。柳双拿过那碎灯，直扔向一旁去了。

有人咯咯笑说道：“到阎王殿，你得打着灯，不然你怎么找得到路？”

忽听得有人吹哨声，这是那个驱蛇人的口哨。

一听得这吹哨声，柳双脸色大变，他吼道：“唐门的那个唐虫又驱蛇了，小心，快坐在一起！”

所有人都坐在一处，只由柳双当头，迎着那吹哨人。

六十五 蛇阵怪诞

吹哨人眼看来到了眼前，竟是影影绰绰的，看不清他的影子。

那人冷道：“柳双，你死定了！”

他再吹哨，那蛇便起舞。

在暗夜中，看到那蛇缕缕行行爬来，吓得峨嵋派弟子中有人尖叫。

伊文静猛喝一声：“噤声！”

那弟子急忙掩口，不敢再吐声。

蛇的腥臭渐渐逼上来，到了眼前。人都无形中渐渐移动，紧紧坐在一起。

吹哨人越吹越急，那蛇便加劲狂舞。

到了眼前，忽地那淳于风大叫：“蛇就吓得住我么？”

一剑挥出，生生把那蛇挥成几段。

眼看着那蛇爬上来，须臾合吃光那蛇尸，慢慢再爬近，直逼四大门派人。

人也有些恶心，心里欲呕，对着那蛇挥剑，生怕它爬上身来。

柳双的手猛地一推，如排山之力，便把那蛇全都推出去。如卷一阵狂飙，直刮向那吹哨人！

那人喝道：“想杀我么？”

蛇飞起来，都落在他的身上，他脸上吊满毒蛇，竟是无比恐怖。

他大声狂笑，叫道：“教你四大门派人死在我蛇吻下！”

他再吹哨，听得那哨声，蛇再挺首昂头，直扑向这些人。

柳双大声叫道：“小心！”

他蓦地伸指出去，叭地一剪剪断了一条蛇。

那蛇落地，便成蛇食。

看这蛇比从前他看到的更是凶猛，就连柳双也是十分吃惊，他喝道：“你再也不收起你的蛇来，我便要杀光它们了！”

那人冷笑道：“你以为是从前么？”

他再吹哨，这一回吹得更疾。

蛇爬得更快。

蛇信一吞一吐，那些四大门派的人只好忙挥剑去斩。

一地血腥，一地蛇尸！

柳双大声鹤唳。

他一声声鹤唳，竟使得那些蛇委顿下去了。

直堆在地上，一动不动。

有人叫道：“快出去！”

他一冲，竟是再也冲不出去，在那人身前身后竟是冒起了一股白烟。

眼见得那人倒在烟中，再也不起了。

淳于风叫道：“莫出去，蛇身有毒！”

一听得有毒，许多的人再也支持不住了，竟是扑扑倒地，有的哇哇大吐起来。

柳双与淳于风、伊文静，还有十几个少林僧人正坐在地当中，他们不曾中毒。

周围的弟子，有的不耐那毒气熏漫，竟是软软倒地。

吹哨人大叫：“柳双，你死在眼前，兀自不悟么？”

柳双笑道：“你以为几条蛇便困得住我们，岂不是笑话？”

两下僵持，竟是隐隐看得出已是白昼。

那人的脸相看得出了，他狞笑道：“你们都是唐门的死鬼，坐在这里静静等死吧！”

看那一群蛇，像是累得脱了力，都是趴在地上，不再一动。

忽地，那人扔出一粒粒胖肿子瓜，炸响在地上。

蛇尸血飞，溅出的血沾到了人身上，便是剧毒。

又有许多的人当场毙命！

× × ×

天已经完全亮了，那唐门的镇子看得清清楚楚，众人有的已经累乏了，便在那里歇息。

淳于风道：“唐门的可怕处，说是在独山，我们不如一直攻向独山，把唐门的弟子打散，让他再也成不了巢穴。”

人都奔唐门中心而去。

看看到了，便见到了那中间有幅字：

“抱得天下，

扳倒山，

最后说话，

力无边。”

淳于风道：“一个唐门，便惹得天下大怨，我们此举一定要把他灭掉！”

有人应声道：“不灭掉唐门不好么？”

× × ×

便看到唐明儿，她一脸幽幽哀怨，站在众豪杰眼前，她说道：“唐门不那么好灭，你说是不是？”

柳双应道：“看来，你是来护唐门的？”

唐明儿笑笑：“不错，我得护着唐门，因为我是唐门的人。”

柳双大声道：“如今我们与唐门也是势不两立，你看好了，如果你也护着唐门，你也会在唐门灭门时玉石俱焚！”

唐明儿笑笑，说道：“玉石俱焚有什么不好？”

她回过头去，对着一个弟子说道：“上去招呼，就说我回来了。”

那弟子上去，用一支铁相思刺直射，叭地射在那箭楼板壁上。

箭楼本来无人，旁边忽地闪出一个唐门弟子，叫道：“回来人了，回来人了！”

箭楼上便见到了唐胖儿，他笑嘻嘻地看着唐明儿，说道：“你一个人回来就是了，何必带那么多的人？”

唐明儿说道：“我身后就是我们唐门的三老，还有人要与你说话。”

她轻轻挥手，让人推来一辆车。车上坐的是没有了双臂的唐日。

唐明儿说道：“他就是唐日。”

箭楼上的唐门子弟都是惊讶，唐日何等威风，如今怎么成了这样子？

唐胖儿说道：“唐日，你怎么弄成这样儿？”

唐明儿说道：“何必装佯，你害了唐日，你何必装傻？”

唐胖儿大笑，指着他的鼻尖，大声说道：“是我害了他？是我么？你说没说错？你要没说错，就不会是我害了他。我要害他早就一刀把他砍了，哪里容得他这丑八怪的样子在？”

唐日痛苦地一吼：“唐胖儿，你出来！”

唐胖儿大笑，说道：“出来做什么？喂你吃饭么？”

唐明儿说道：“唐胖儿，我告诉你，唐门的事儿决不是你与六叔的私事，你们开了门，我们再议一议，好不好？”

唐胖儿大笑说道：“议什么？我已经放了一百只鸽子，那一百只鸽子飞到外地，所有的唐门杀手都会杀人。”

唐明儿大声道：“你利令智昏！”

唐胖儿大声道：“是不是你的人带走了任姑娘？”

唐明儿一愣，说道：“你放了任姑娘么？”

唐胖儿恨恨道：“我要娶她，不知是谁竟偷偷把她带走。我要是知道是谁，我杀了他！”

唐明儿心道：莫非他又是在胡扯，但看看不像。

她幽幽说道：“唐胖儿，你如果放了那些名门正派的人，我们便与他们讲和，各不相扰，好不好？”

唐胖儿冷冷道：“只有人千里万里来求唐门的，哪里有唐门与人家讲和的？”

柳双看着她与唐胖儿，心道：看来那唐明儿一心要与江湖各大门派讲和，而唐胖儿却是一心想与各大门派争斗，他两人心思，却不一样。

柳双怒喝道：“唐胖儿，你出来，我与你一战！”

唐胖儿笑咪咪，说道：“我不愿意与你动手。如果你杀我一个唐门弟子，你四大门派便死一个人。我要困你们在唐门，叫你们死定了！”

唐日大声道：“唐胖儿，我要与你说话！”

唐胖儿看着唐日，他也暗暗吃惊，想不到唐日竟能生还，而且这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

唐日说道：“你做了唐门的掌门，一定要独霸天下么？”

唐胖儿大笑，说道：“不错。”

唐日说道：“你能不能与明儿好好商议一下，别再惹江湖风波，好不好？”

唐胖儿大声道：“你算是什么？你能说服我，那可是难。”

唐日忽地站起来，他厉声喝道：“箭楼上的唐门弟子听着，我是唐日。正是内讧，使我变成了残疾。我再讲一句，如果唐门弟子有哪一个不顾唐门安危，自逞野心，天地共诛之！我就是死了变成厉鬼，也决不放过你！”

唐日的嘴角吊着一根毒针，他吞下了那一根毒针，大吼一声，倒地毙命。

所有的人都看着唐日，他们肃然。

唐门的第一杀手，就这样死在唐门的毒针下！

唐明儿看看三老，说道：“我要杀了唐胖儿，一定替你报仇！”

所有跟随唐明儿的人都跪下来，给唐日致哀。

当唐明儿再起身时，她的眼里已经满是怒火！

× × ×

老者突然来到了任慈眼前，他看不见人，但能看得见任慈的心；他听不见，但又能听得见细如纤尘的声音。

他说道：“上面很热闹，来了一群人，他们是来灭唐门的。你知道不知道都有谁？”

任慈不知道。

老人说道：“有一个少年，他很有本事，看去总是在笑。他是谁？”

任慈泪水忽地夺眶而出，是柳双，是柳双来了，一定是柳双来了！

老人说道：“还有一个老者，他有六十岁左右，带一口长剑，他是谁？”

那是华山派掌门淳于风。

老者笑笑，对黑儿说道：“他们会动手的，是不是？”

黑儿大声道：“他们会请独山的人出去，我去不去？”

老人不语了。

他看着那一方天井，那是独山唯一的一方天，清清净净的。

× × ×

唐明儿说道：“六叔，我看只有我与你经一场斗，方能解得唐门危机。”

唐六吼叫道：“胡说，你带着这些人来灭我唐门，我与你誓不两立！”

唐明儿笑笑，说道：“我是唐门的人，我不会灭唐门的。”

唐六哪里听她，竟是站在那里又骂又叫。

柳双道：“唐六，如果你有本事，我们便一斗，如果你胜了我，我们便退。如果我胜了你，你服输，交出那些被你毒倒的各派的人，好不好？”

那唐六大笑道：“好，好，我便与你斗！”

× × ×

柳双若轻鸿，直挺挺飞上去，再慢慢落下来，一直落在那唐六的眼前。

柳双说道：“唐六，我与你只打一场，你愿意怎么打便怎么打好了。”

唐六大笑，说道：“好，我便与你赌一赌！”

唐六戴上了他的鹿皮手套，看着柳双说道：“我要杀了你，唐门的事儿就解决一半了。”

他要对柳双发出他的那一绝招暗器“阎王敌”！

柳双静凝等待。

他听到了那暗器的声音，一种嗡嗡响声，像是有死亡在追逐着人！

柳双看到了漫天暗器，无法看得清的，总该有上百件暗器，直射他身上而来！

他大喝一声，旋飞上去，在空中一击，暗器满天飞花！他知道，唐门的暗器，最好的本事就是“阎王敌”，能随手发出近百种暗器，一射杀人。而且唐门最好的杀手不是唐日，而是这个看去貌不惊人的唐六六老爷子。

他觉出背上有东西一麻，那是一件暗器钉在了他的脊背上了。

唐六冷笑道：“你以为你不怕毒，我就杀不死你么？”

两枚暗器钉在了柳双的身上，一枚打在他的后背，一枚打在他的肩窝。

六十六 唐星儿

柳双再落地时，他的身上多了两枚暗器。

但他毫不在意，拿出那“定海音”，对唐六说道：“我一向不曾对你使用兵器，今日一较我必胜你！”

那唐六看他拿出一件黑黑的东西，像是海螺却又不是，像是一种海里的怪物，黑黑的很吓人。

他喝道：“好，用兵器就用兵器。”

唐六拿出来的却是一个小小的两面有针的玩艺儿。

唐六大叫道：“叫你知道我兵器的厉害！”

两人正欲决战，忽听得有人叫道：“别打了，别打了！”

远远跑来了一个人，那人是唐星，是那个一气之下走了的唐星。

她热泪盈盈说道：“别打仗了，好不好？”

她说道：“六爷爷，是你派人去杀人么？光是成都城里就一连死了五个人。一个是双刀毕盛，一个是马前针冯志，再有一个顾大善人，他是那里最好的人了，也被人杀死了，你杀死那么多的人做什么？”

唐六冷冷道：“我要他们死，他们便不会活到明天！”

唐星有些生气，流泪道：“你只知道杀人，杀人！呜呜……”

唐星站在唐门人中间，越发显得瘦小，她哭道：“你们要杀人，把月姐姐也杀死了，你们还要杀人？”

唐胖儿喝道：“你是唐门的人，你就得杀人！”

唐星大声叫道：“我再也不杀人了，我再也不做唐门的人了！”

忽地，她的后背一紧，有一支毒针射入她的后背。

那唐明儿看着她倒下，叫道：“星儿，星儿！”

她不吐声，她只是抬起头来，说道：“思姐姐，能不能不杀人？”

唐明儿的眼里也有泪，她说道：“对，对，我们就不杀人，不杀人，好不好？”

唐星儿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但她笑了：“思姐姐说不杀人，就是不杀人了。”

唐明儿把她交与一个唐门弟子照料，她再说道：“六叔，如果你能不再杀人，我便把掌门让与他，那有什么要紧？”

唐六大声道：“胡说，你做掌门才是我让的，谁知道你是谁？我的儿子做掌门，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哪里用得着你让？”

他喝吼道：“自古以来，没有谁能攻入唐门的，他们不是死在大门外，便是死在镇子里。今天竟有人能攻入到内镇，真个了得。要不杀了他们，唐门还有什么威风？”

他嘿嘿冷笑。

× × ×

一件兵器叫做“定海音”，对着那一件古里古怪的兵器！

唐六大喝道：“我要你死在我手！”

他身子一挺，竟直逼柳双！

柳双的“定海音”嗡嗡响起来了，响得那唐六的耳朵直叫。

原来这“定海音”是一种怪器，如果你手里提它，响声便听不到，如果你与它照面，那嗡嗡响声便直震你耳鼓！

唐六心绪也乱，他喝道：“你这是什么玩艺儿，竟有些古怪？”

柳双笑笑，说道：“人都知道有定海针，不知道有‘定海音’，岂不是怪事一桩？”

他叭叭再打几下，那“定海音”直逼唐六的耳鼓，震得他失色。

唐六大声叫道：“我要杀了你！”

他的手扬起来了，小小的针从那孔里直射出来，射向柳双的双眼！

× × ×

妙手刀与矮子、瘦者三人正看着柳双与唐六动手，忽地冲来了一阵子腥气。

他们叫道：“不好！”

便见从房后推出一群人来，那些人都是软软耷耷的，像被人抽了脊梁骨。

四大门派的人一见，都是悲喜交加，有人叫师兄，有人叫师父，急急便欲去救。

忽听得那唐胖儿喝道：“慢着！”

他说道：“你们看着，我要宰了他们真个是易如反掌。可我顾着你们四大门派的面子，让他们回去好了。”

看到亲人回来了，他们是分外激动。

有人叫道：“师兄，我可找到你了！”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突然那紧紧拥抱着的人都是怪叫声声，原来他两人都是中了奇毒，一时倒地，两个刚才还悲喜交集的人，此时竟成了两具尸体！

一时众人不知如何是好了。

那唐明儿说道：“唐胖儿，你全给他们服了毒？”

唐胖儿大笑，说道：“他们只是药引子，不给他们服毒，给谁服毒？”

说罢哈哈狂笑。

地上，倒下了一片死尸。

× × ×

唐六与柳双激战正酣，看看柳双出手，全是大开大阖，一纵一擒，都是极快。

好在唐六也是高手，不然早就败在了他的手下。

“定海音”一直在侵扰着唐六，让他不得安宁。

那一排针射出后，竟是都附在柳双的身上，像是沾上了一般。

众人看着那些从前降了唐门的人，如今都是死的死，不死的也是呆傻一人，站在那里看着人家浴血而战。

唐六用那一包毒针射向柳双，却是直射他的眼、咽喉，他知道射柳双别处，不能成事，柳双不惧他毒，射中也是白射。

柳双手里的“定海音”一扬，那些暗器便无影踪。

唐六怒道：“原来有这等仗恃，怪不得骄横一时！”

他越是气急，手越快，但柳双总是见招应招，抵挡住他。

唐胖儿忽地哈哈狂笑，他大声笑道：“且慢，且慢，我告诉你们，不必再动手了，我让你们一个个都不得好死！”

唐明儿说道：“你又要弄什么鬼花样？！”

唐胖儿笑笑说道：“从前人都知道天下一毒，那就是唐门。可我知道长白派的毒宗、广西的瘴教、云南的蛊王都是一毒。我学了几手，给你们下了毒，你们都得死在这里了，那时我便可以做天下武林的霸主了！”

唐胖儿张牙舞爪，他大笑道：“要能宰了你们，我可是十分快乐！”

众人心下惊惧，但试一试，身上仍有功力，不像他所说的那样。

忽地一个弟子叫道：“不好！”

他跌坐在地上，先是从他的鼻孔出血，再一会儿，从他的嘴角也流血了，最后七窍流血而死。

“扑通——”，倒下了一片人。

唐明儿看看柳双，看他那焦急的神态，心道：你有四大门派，便能攻得了我唐门么？我看未必。看你们今日攻入唐门，是吉是凶真个难说呢。

唐星醒了，她看着眼前的人，忽地说：“我怎么了，我怎么了？身子很热，我是不是要死了？”

唐明儿笑笑，说道：“不会，人家都说日月星，亮晶晶，你是星星，你是亮星星，你怎么会死？”

但唐明儿一看她的头发，竟是一抓一绺，一抓一绺，直往下掉。

她不由心惊，心道：看来这毒很烈。不知道唐星什么时候也中了毒，吃下了解药，也不管事么，是那毒针的毒性发了？

唐星看着那些人，说道：“我要死了，跟他们一样，死在这里了，是不是？”

唐明儿大声道：“不会，我们是唐门的人，我们能救你！”

唐胖儿大吼道：“救什么救？只要谁沾上了一点儿，他必没命！”

唐星说道：“思姐姐，你说，月姐姐她在哪里？她会不会在那边等着我？”

唐明儿流泪了，她呜呜有声。

唐星说道：“我听人说，唐日哥也完了，他被人砍去了两只手，是不是？他没了两只手，他怎么再吃饭啊，他怎么再做事啊？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就自尽了……”

唐明儿抱着唐星，她慢慢走向唐胖儿，她说道：“只要你救了星儿，我愿意听你的。”

唐胖儿大笑，说道：“杀人啊，杀死那些人，让他们再也梦不到唐门的门槛，你杀死他们，我便救人！”

唐明儿说道：“我不愿意再杀人了。”

她从前也曾做过那梦，杀人，做武林霸主，但如今她不再做那种梦了。

唐胖儿吼道：“你们听着，包括你柳双，你们都得小心点儿，小心我杀光你们！”

唐明儿说道：“星儿只是一个孩子，你可以带她回去，救了她，让她再给你做事。”

唐胖儿撇撇嘴，说道：“我也知道，她是丢下了唐门暗器走的，她再回来，也没心思替唐门效力，不如死了的好。”

唐星又慢慢醒来，她说道：“思姐姐，我梦见月姐姐了，我梦见她在天上招呼我，我得去了。”

她笑了，喃喃说道：

“日月星，
亮晶晶，
有人爱，
有人疼。”

她把那一句话改了，那一句话是：有人爱，有人憎。

日月星，亮晶晶，有人爱，有人疼。这只是一个神话，一个在小小的唐星的梦里才有的神话。

唐星小小的眼睛还没闭上，她死了，日月星都死在唐门之乱上。

唐门一地死尸。

× × ×

康星的死，给人的震惊最大。

柳双说道：“我请唐六老爷子退出江湖，整肃唐门，如果你愿意，我们便放手。”

唐六哈哈大笑，说道：“人都说唐门不惧，怕在独山。你知道不知道唐门有一个独山？”

他喝道：“押上来！”

便从后面推出一个人来。

当下柳双与众豪杰都是大吃一惊。

他正是那个多目神瞽。

唐胖儿大笑，说道：“你拿一个瞎子来刺探人家独山，岂不是有些好笑？”

多目神瞽叫道：“柳公子，这位神胖子不是一个别人，他是唐门的人！”

柳双说道：“我知道。”

他对唐胖儿说道：“你放了多目先生。”

唐胖儿大声道：“放了他，那我玩什么？”

他忽地一叫，那叫声酷似狼嚎。

那叫声一起，多目先生就受不住了，他蹲下身子，双头抱头，疼得要命。

唐胖儿说道：“我这种毒是唐门的毒法儿，叫做‘毒狼心’，你看好不好？”

多目先生刚刚站起来，那唐胖儿又嘶嘶厉叫，他再蹲下身子，挣扎熬苦，痛苦万分。

唐胖儿喝道：“柳双，你知道不知如道，就凭你那一点儿本事，想胜得了我唐门，那是休想！”

他大喝一声：“瞎子，你降不降？”

多目神瞽笑笑，他站起来，嘴角仍是有血，他笑道：“我做一辈子人了，临死却要我做鬼不成？”

他哈哈大笑，忽地拔出一个唐门弟子的长剑，自刎当场！

血溅，人仆。

六十七 以杀止杀

江湖卷起腥风苦雨，一瞬间不知多少英雄豪杰人头落地？

人都知道，天下的杀手都动起来了，他们杀的人都是江湖名士、富商大贾、武林世家。

洛阳紫金刀的宅前，有许多人在看热闹，原来那紫金刀仗以成名的刀被挂在院墙上，一大早就挂着，一直到了正午，也不见有人来拿下来。

有人叫道：“看啊，那儿挂着一把刀，一把好威风的大刀啊！”

× × ×

大刀仍在挂着，院子里的人都是肃然，他们看到了老爷子的尸体正在院里，他的左手怒抓入那一盆松里，右手像是要再抓什么，却抓也抓不到。

弟子足有上百的紫金刀便莫名其妙地死了。

再看那院里，一点儿足迹都没有，像是根本就没有人来过。

有一个弟子说道：“那把大刀是师父喜爱之物，先把它拿下来吧。”

人都是应诺，一个弟子身子一纵，上去摘这把大刀。

忽地他的头一响，人便摔在地上。

再过来人叫：“师兄，师兄！”

叫也叫不应，看看原来鼻孔里都是鲜血，早已经死去多时了。

众人再无人敢去摘那刀。

刀在那里挂着，尸体在院里躺着，足足有三天。

一个老乞丐看看院子，她叹了一口气，佝着身子说道：“人老了，不中用了，走得太慢，撵不上他了。”

她要撵谁？

她慢慢走在那凄冷的风中。

× × ×

老人再在洛阳城走，看到几家武馆，再看有几家武林世家，都是无恙，心道：原来还有法儿，至少能少死几个人。

她慢慢走过去了，那些武林世家的子弟看到了她，也不甚在意。

这一夜，没风。

她坐在洛旧金箔王的门前，等着来人。

×

×

×

入夜了，果然来了人。

他是一个傻大个子，他直走入巷子。

他站在这家大门前。

洛阳金箔王的府第也很大，看去十分气派。

这傻大个子自言自语道：“这里就是那个金箔王的家了？咳，干嘛这么费力气，弄得平平常常就是，何苦弄得这么好，早早晚晚会被人杀了，那家财不是都成了他人的了么？”

大傻个子看着那房子，正在自语，忽听得有一个很苍老的声音说：“你怎么知道都得是别人的？他生了儿子，便是他儿子的，儿子再生了儿子，就是他孙子的，孙子再生了孙子，就是他小小细孙子的。对不对？”

傻大个看着她，眯起了眼睛，他的眼里有一种凌厉的光！

他看得出，这个老乞丐不是一个平常的老乞丐。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名字。”

老乞丐笑笑，说道：“你该有一个名字，叫傻蛋什么的，你看好不好？其实人名也没有有什么用，只不过是平时得给人家叫的。”

“你叫做什么名字？”

“主母。”

傻大个说道：“这名字好，只是你在街上讨要，怎么能说你是主母？”

老乞丐笑了，说道：“你来做什么？”

傻大个说道：“我要看看他们家，听说他们家的银子都是一屋子一屋子的，我想看看，我从来还没看过那么多的银子。”

老乞丐说道：“好，看便看看。我老婆子是不是也看一看？”

那傻大个这一回细看看她，长吁了一口气，说道：“好，我便进去了。”

老乞丐也笑笑，说道：“那我也进去了。”

那傻大个一撞，“咚——”一声巨响，竟是把那门撞了一个大洞，人直直走进去。

再回头一看，老太婆悄无声息一直跟着他。

院子里蓦地灯火通明。

有一个老爷子危襟正坐在那正中间，他的身前身后站着二十几个弟子。

老爷子放声大笑，说道：“我看这人就不是一个正经人，在街头上摇来晃去的，原来真是一个杀手！”

傻大个看着他，忽地眼睛眯起来了，他再也没了傻气，他说道：“金箔王，你的一手剪金断银功夫，今天要试一试了！”

老爷子一抬手，说道：“你先说说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你是哪一路的？”

那傻大个慢慢念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金箔王大笑，说道：“原来是蜀中唐门，唐门，唐门！”

忽地那老爷子像一只大鸟直扑向大个子！

一招两招，忽地那招数再也递不出去了，老爷子的身子怔怔地直立在那里，动也不能动。

大傻个子说道：“你记着，我名叫傻朱。”

他起身就走。

那个老乞丐也起身就走，她跟着那个大傻个子一直走到了院外。

大傻个子说道：“我给他下了毒，他必死无疑，你怎么能给他解毒？”

老太婆心里一赞：不愧唐门的弟子，我只是略动了动手脚，他便知道了。

她慢慢说道：“我收到了一个令，止杀。”

大傻朱笑笑，说道：“只有那一个令能让我动。”

老太婆说道：“我是独山的……”

她看出傻朱的身子一颤。

她再说道：“我主管独山‘母’部，自是不认得你。你不能再杀人了，你可以直接回蜀中，去听候唐门调遣。”

傻朱扬起头来，他能回蜀中么？

他能闻到那一股股的汗香气么？

他能在那日晒的太阳光下看着那些川妹子唱么？

他能回到那个热闹的唐门么？

他的眼睛里在闪光，一闪一闪。

最后他叹一口气，说道：“我不能，我得杀死这所有名单上的十二个人，我才能回蜀中。”

老乞丐说道：“你杀死了几个人？”

那大傻朱屈指数起来：“先杀了鹤形刀郑天有，再杀死了关中酒丐，又杀死一个大块神仙修德伍……”

老太婆说道：“够了，我是独山‘母’部的主人，你要能听我的，我便叫你回去。这一路上不能再杀人了。你要不听，我只好替唐门惩治你了。”

大傻朱笑笑，说道：“我不能听你的，我只能听命于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当今的唐门掌门。”

老太婆笑笑，说道：“你真的不肯听我的？”

大傻朱说得也不含糊：“我不能听你的。”

老太婆说道：“那好，你的哪一只手常练，我便废了你一只手。”

大傻朱举起了他的一只手。

这是一只右手，他的手里有一片薄薄的刀片儿。

老太婆一叹说道：“我看你的身手，你的左手比你的右手更厉害。”

大傻朱看看她，说道：“好吧，也许我真的得死在你手里。”

× × ×

两人对面站立。

大傻朱忽然说道：“唐门一向是杀人的，他们不杀人，便食不甘味了”

老太婆说道：“你不杀人，回唐门去，我便放过你。不然，我便得以杀止杀了。”

大傻朱看看她，说道：“我知道我武功不如你，但我是唐门的人，没有唐门的掌门之令，我不能停止。你是唐门掌门么？”

老太婆笑笑：“我不是。”

大傻朱说道：“那就对了，有唐门的掌门之令才行，我是不得已。”

老太婆说道：“你掌中有刀？”

大傻朱笑笑，说道：“我一向掌中有刀。”

老太婆大声道：“我手里有拐。”

两个静立了一会儿，大傻朱看老太婆站处，处处是破绽，但要攻她，处处可能被她制了先机。

老太婆看他，没有破绽，但没有破绽里，一定有一处两处是破绽。

老太婆说道：“你行走在世上，不可能没有缺陷，就是圣人，他也有缺陷。”

大傻朱笑笑，说道：“多谢指教了。”

老太婆再说道：“独山的人出来了，你怎么不听劝说？”

大傻朱说道：“唐门养我几十年，只要我一时效力。如果我不杀他们，回唐门怎么复命？”

老太婆说道：“好，来吧！”

×

×

×

两人杀在一处，只是过了三合，大傻朱的手刀削飘老太婆的一绺头发，老太婆赞道：“好刀！”

老太婆打了大傻朱一杖。

大傻朱受了内伤，他站在那里，咬紧牙关，但血从他的嘴角流出来了。

老太婆说道：“你还可以住手，回唐门去待命。”

他叹一声：“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十几年的命了，接了唐门的令不执行，我哪里有脸回唐门？”

老太婆说道：“唐门事儿极是复杂，正正邪邪，闹得势同水火，你不回去，怎么知道唐门如今的是非？”

大傻朱说道：“我不会回去的，除非我杀死了这一十二个人！”

老太婆怒叱一声，再扑上来，他两个又打在了一起。

蓦地，两人挤在一处了。

老太婆的拐打不下去了，那大傻朱的手刀也失落在地上。

两人互相看着。

大傻朱的眼里流出了泪，他看着老太婆，说道：“替我喝一……口……蜀江的……水……”

大傻朱死了，老太婆哭了，她站在那死尸前，久久流泪。

×

×

×

河南，嵩山少林寺。

晨钟已经敲毕，那袅袅余音仍在空中久久不散，从小路上走来了一个少女，她站在那小路上，看着山下，像是盼着情人来会。

看着一会儿，便从山下走上来一个人。

来的是一个年轻后生，看到了这美貌少女，也不理会，只是自顾自向山上走。

那少女拦住了他：“喂喂喂，你没看到我这里么？”

少年冷冷道：“我是一个冷血人，我看不见女人。”

那少女笑了，说道：“你去少林寺，一大早就去，做什么？”

那人说道：“还愿。”

少女再说道：“少林寺的僧众都去了蜀中，去攻打唐门了，这里剩下的，可是没多少精英了。”

那少年一听，顿时眼光雪亮，他忍不住恨道：“他们还敢去攻打唐门？”

少女嘻嘻笑着，说道：“唐门怎么了，难道唐门就不怕人家攻打么？”

那少年仰头想了一想，说道：“唐门不怕人家攻打，如果怕，它就再也不是唐门了。”

少女笑笑，说道：“哪一个门派都是这样，自认他们派势力雄厚，到头来还不是受人荼毒？你对唐门那么有信心？”

那少年昂然道：“当然。”

他起身要走。

那少女喝止住他：“站住！”

他的眼光尖锐起来：“你是谁，干嘛要挡我去路？”

那少女说道：“独山，听说过独山么？独山‘母’部的人。”

那少年的脸色顿时高兴起来，因为独山是唐门后山，她也是唐门的人？

少女说道：“奉独山主母之命，着你立时回唐门，待命再动。”

少年手里紧紧抓住鹿皮囊，他恶声问：“你能替得了掌门之命么？”

少女一叹，说道：“你有所不知，唐门掌门已经是一个利令智昏的人了。他一声令下，百只鸽子皆出，江湖仇杀便开始了，我们唐门不愿意惹这祸灾。”

那少年冷笑道：“原来是这样，只是我们在外的唐门人，只认得唐门掌门的令，不

认得你什么独山之人，你再说也是白说！”

少女说道：“好，我便带你回唐门，休怪我出手无情！”

那少年看看她弱不经风的样儿，心道：你在唐门不知如何养尊处优，哪里知道我十余年辛苦磨砺的成绩？我今天要你看好。

他大声道：“好，你射我一件暗器，我再射你一件暗器，那时再分输赢！”

少女笑笑，点点头。

少年拿出一枚铁菩提，一射便直奔那少女去了。

一直射到了她的胸前，她也不躲。

竟在那一射胸前的当儿，她的手在身前美妙地一划。

铁菩提没了，只剩下了笑吟吟的少女。

少年有些气沮，他说道：“好，我服你了，你射我吧。”

少女柔声说道：“我在你射出后，便射出了一枚毒针，如果你找得到那一枚毒针，便算你胜好了。”

她柔声一说，更使那少年大大难堪，心道：我连你射出的一枚毒针也找不出，岂不是个废物了么？

他搜遍浑身上下，竟是真的没找到那一枚毒针。

他说道：“你没射我，何必诳我？”

少女一笑粲然，说道：“那一枚毒针在你的头发内。”

果然，头发内有一枚毒针。

少年知道他与那少女相差甚远，他说道：“你说的真是四大门派在攻唐门？”

少女点头。

他说：“好，我听你的，你叫我回去，我便回去，如果掌门真的责怪我，我就自尽了。”

六十八 毒火攻心

柳双气急了，他仰天长号，叫道：“三鹰兄，多目先生，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他已经不是一个笑微微的柳双公子了，他此时像是一只野兽，瞪眼看着对方的野兽。

他怒道：“唐六，我与你血战！”

他直扑过去！

唐六只能应战，此时再看柳双，竟是疯子一般，使出的拳脚都是怪招怪式。

唐六惊叫道：“百兽舞？！”

柳双大吼道：“不错，正是百兽舞，让你体味体味百兽的滋味儿！”

唐六也不示弱，他大袖一扫，竟把柳双扫开，他喝道：“百兽舞能奈我何？”

他的守势极是绵密，让柳双一时无懈可击。

两人战了十几合，那柳双手里的“定海音”嗡嗡直响，气得唐六气哼哼道：“你个狗海螺弄得我头疼。”

他怒道：“柳双，我要用毒了！”

他情知用毒柳双不怕，但他弄毒是老手，焉知柳双是不是会有一种惧怕的毒？

他一击打在柳双的袖口上，他说道：“你中了毒了，这是孔雀胆的毒，你看看沾在你的衣袖上了。”

柳双毫不在意，他仍用那“定海音”狠狠砸向唐六！

唐六大笑道：“你要完了，我看你早晚会死在唐门的毒下，只是早早晚晚而已。”

他再叫道：“你中了蝰蛇毒，在你脖颈上。”

柳双无顾忌，依然大力进攻。

唐六心道：就这般死缠烂打，我早晚也得死在他手下，这小子不知有什么天福，竟似有六七十年的功力。

他再喊道：“你中了蜘蛛毒，在你的后背上，你连娶妻生儿子，都是背上有花了！”

唐六哈哈大笑不已。

柳双仍不住手，与他动手。

众人看他唐六竟能在与人动手时，不动声色便给高手下毒，人人心中凛惧，他要与众豪杰动手时下毒，那人们岂不是防不胜防？

唐六再笑，说道：“我得快一点儿给你下毒了，如果再慢了，你岂不是成了一个毒人了么？”

他喃喃念叨道：“你的胸前中了毒，那是寒毒。”

他再说：“你的后背也中了毒，那是瘟毒。”

一直念叨到了十几种毒。

他大叫一声：“等等，等等！”

柳双不甘心地退出去，等他说话。

康六大声道：“你不怕毒，我与你动手，也是枉然，不如我们便罢手，让别人再战。”

忽地，那唐六弯下了腰，他大声吼叫着，不像是人，那跳步像是怪物。

他跳着蹦着，在众人眼前，挖土，埋首，把头埋在那土里。

他头摇得快，双手握拳，大叫大嚷，再躺在地上，气咻不已。

他的眼睛先是瞎了，他吼道：“是孔雀胆毒，给我解药！”

给他服下了解药。

但他又蹦跳起来，叫道：“是瘟毒，是热毒！”

他疯了般的扯散他的头发，大叫道：“我是司马昭，人人知道。我是司马昭，人人

都知道。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司马昭的故事么？是我大哥给我讲的。我大哥告诉我那个司马昭的故事，他说，六弟，你听听那故事，好玩着呢.....”

一旁的妙手刀说道：“他不行了，给柳公子下的毒太多，不想都反沾在他自己的身上。”

矮子眼里有泪，他说道：“大哥，大哥，莫不如当年就给他.....”

他想当初莫不如就给这老六一枚毒药，毒得他再无雄心，岂不是没了今天的惨境？

唐六躺下了，他气咻咻道：“儿子，儿子！”

唐胖儿也牵动了父子情深，他依在唐六的身旁问：“老爹，你有什么话说？”

唐六说道：“你.....不是他们的对手，你走，你走.....”

唐胖儿流泪，说道：“是，老爹，我听你的，我走，我走！”

唐六大声叫道：“四哥，四哥，我叫你，你听到了么？”

老四看着妙手刀，妙手刀摇摇头，叫他不要去。

但毕竟是兄弟情深，矮子慢慢走到了麻六的眼前。

他看着唐六，说道：“六弟，你这是何苦？”

那唐六说道：“人都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既是路人知道了，我怎么还那么.....糊涂.....”

他突地起身，抱住了矮子，大声道：“你是四哥，你是四哥，你一出来我便看出了你是四哥，我要与你一起去地狱，我跟你一齐去地狱！”

待得众人来解救那矮子，只见矮子的脸上有泪，他的身子已经与唐六紧紧地抱在一起了，他流泪道：“大哥，我不是不知道他，只是可怜他.....”

唐六大笑，笑得咯咯响，他说道：“你可怜我，谁可怜你？”

两人抱在一处，扯也扯不开，又是都身有剧毒，只有柳双能去扯他，却是扯不动。

唐六大叫着：“儿子，儿子，我扯他去了地狱，只有你能做我们唐门的掌门了，只

有你一个人了！哈哈哈！！”

眼见得兄弟两人相仇相恨，同赴幽冥。

× × ×

唐胖儿站起来，他指着唐明儿说道：“我恨死你了，我今天不幸了你决不姓唐！”

他回头一吼道：“杀了她！”

唐门铁骑不动。

唐胖儿吼道：“为什么不出手，去杀了她！”

没人肯出手，唐胖儿揪扯住了唐一的胸襟，叫道：“我是不唐门的掌门？”

唐一说道：“是。”

唐胖儿吼道：“我叫你杀了她，你为什么不动手？”

唐一流泪了，他说道：“你叫我死在那四大门派的手里，我都情愿，只是与唐门的人自相残杀，我绝不动手。”

唐胖儿冷冷道：“那好，我便与她动手好了。”

他正缓缓走向那唐明儿。

× × ×

忽听得有人叫道：“杀鸡哪里用牛刀，还是我来对付她好了。”

众人看时，竟是崆峒派的掌门吴星雨到了。

他一身轻飘，到了眼前。对唐胖儿说道：“我看你还是歇一歇，我来对付她。”

唐胖儿狞笑道：“也好，也好，反正你们两人是剪不断，理还乱。”

吴星雨看着唐明儿，突然说道：“你别怪我！”

他蓦地抽出剑来，一剑刺向那唐胖儿！

唐胖儿竟是一闪身躲过，他吼道：“你个吃里扒外的野种，竟敢来戏弄我？！”

唐胖儿与吴星雨便打在一起。崆峒派的弟子都来助四大门派的阵，这是四大门派没

有想到的。

他们呼喊道：“崆峒派反正了！”

崆峒派的弟子无话说，心内暗暗惭愧，一个个振奋精神，与唐门弟子斗。

突然，吴星雨的身子弯下去了，他大声叫道：“你……你……”

唐胖儿闪在一旁，说道：“吴星雨，你是一个反复小人，我怎么就不会防你？我早就在你吃的东西里放了毒，这毒是蛊毒，到时你一发作，必是会连命也不要了。你快服输，跪在在我面前，再叫两声唐胖儿爹，我便饶过你！”

忽地，吴星雨的胳膊上鼓起了一个小包，他摸着那包，叫疼。

唐胖儿说道：“我这毒绝不是唐门的毒，谁也救不了你，你死定了。”

柳双说道：“吴兄，要不要我来替你治治？”

吴星雨惨笑笑，说道：“不必了，你不念前嫌，我心感激。”

他再回头看着他的崆峒派弟子，说道：“师弟们，你们好自为之！”

他踊跃再三，大叫道：“我恨，我恨，我恨！”

吴星雨溅一天血花，横剑自刎！

× × ×

人都哀默无声。

唐明儿按说怎么也是吴星雨的妻子，她看吴星雨自尽，竟是一句话也没说。

她说些什么，她能对吴星雨说什么？

人太嗜欲，便是兽行了，如人沦为兽，还哪里有救？

吴星雨的尸体倒在地上，那些崆峒派的弟子都是跪下了。

他们服气吴星雨，因为他平时爱护师弟们，像是父亲一样既严又慈，如今他死了，崆峒派必是大伤元气。

吴星雨的师弟程许大声说道：“我们与四大门派的恩怨，自我师兄这里一笔勾消。

如果谁还找我崆峒派寻仇的话，我们替师兄顶。我们与唐门的仇怨未了，你记着！”

他用他的剑直指着那唐胖儿。

唐胖儿笑咪咪，大声道：“好，好，唐门也不在乎多你一个仇敌。”

崆峒派抬着吴星雨的尸体走了，他们没忘了在他的尸体外用上一块门板，免得沾毒上身。

他们走时，所有的人都是低着头，无一句话。

崆峒派与唐门的仇是结下了，但与四大门派呢，也怕是不能释然。

× × ×

唐胖儿大喝一声：“唐明儿，你出来！”

一身白衣的唐明儿出来了，她轻声问道：“你要做什么？”

唐胖儿狠狠道：“我要与你比个高低，你胜了我，你便做这个唐门掌门。你败了，你就走！省得这些唐门弟子无所适从，你愿意不愿？”

唐明儿说道：“这样最好。”

人都退开，只剩下了两人。

两人风度自是大大不同，一个唐明儿，如月宫嫦娥，一身皆素，一尘不染，一个胖乎乎的唐胖儿，一身皆血，像是败兵残将。他眼珠子咕碌碌直转，在想着主意。大概因为他不是唐明儿的对手吧？

唐明儿说道：“你说，是用兵器还是不用兵器？”

唐胖儿大声道：“我与你生死相搏，要什么兵器？我能掐死你，那才是最好。”

他咬牙切齿，就是在下面的峨嵋派弟子听了，也都是骇怕。

唐明儿笑笑，说道：“好，我便与你动手好了。”

她扬手一丢，把那一柄剑丢在了她的身后人手里。

唐胖儿也施施然出来，他笑道：“看来八成你要做唐门掌门了，可喜可贺。”

唐明儿说道：“本来我就是唐门掌门，只可惜没有做好。”

唐胖儿大笑，说道：“都是那么说，事非经过不知难。但人也不知道，事儿就是经过了，也忘了知难。”

唐胖儿忽地出手，一掌打向唐明儿。

唐明儿身子飘忽，一闪出去。

看来唐胖儿是精明，他知道唐明儿的一柄剑很是厉害，她会天一剑法，与她比兵器，岂不是败在她手？他选了拳脚，自是有他的深意在。

唐胖儿的拳脚不错，他一拳拳攻向唐明儿，唐明儿只躲闪，却不进攻。

唐胖儿吼道：“你怕了么？”

忽地，唐明儿飞起一脚，正踢在那唐胖儿的脸上，他趔趄了几步，大声道：“好，这一脚反是有些好！”

他站在那里，瞅着唐明儿，说道：“你哪里能算是一个好人，你只是一个浪荡妇人，先选了一个柳双，再找一个吴星雨。你跟了吴星雨，他死了，你怎么不相从他去地下？你是他的妻子，对不对？你是他的老婆，你争来那掌门之位，却是有什么用？”

唐明儿的心里纷乱如麻，她心道：是啊，他说得对，我争来那个掌门之位，对我有什么用？死了一个吴星雨，我还有什么可依托的，我跟他动手却是没一丁点儿用处！

她忽地落泪了，她扬头说道：“好，我不与你争掌门之位，你好自为之吧。”

她转身便走，一径走远了，任那些唐门弟子叫她，她也不应。

妙手刀与瘦者见她走远，急急赶去追她，路上传来呼喊声，叫她唐明儿。

唐胖儿大笑说道：“好吧，唐一，你看她不与我争掌门之位，我就是唐门的掌门，你听不听我的令？”

唐一说道：“只要不是杀唐门的人，我便听令。”

唐胖儿扬头大笑：“好啊，杀那四大门派，杀得他们片甲不留！”

唐一应声领命，他带着三十六铁骑，要冲杀四大门派！

六十九 灭门大祸

唐门铁骑三十六，一直横冲直撞。就是天下武功再高的人，对付三十六铁骑，也是沛能莫御。

那伊文静喊着：“围成剑阵！”

人围成了剑阵，但也仅能自保。

看看那三十六骑冲来，那淳于风掌门大叫：“快杀！”

一柄剑舞得密不透风，直把那冲上前来的两骑击退。

他再纵飞去援那岳劲，岳劲叫道：“师兄不必顾我，去顾峨嵋派的人要紧！”

淳于风一看，那边确也是紧急，便大叫一声：“我来了！”去援那峨嵋伊文静她们。

她们围成一阵，人人持剑，见到来了唐门杀手，便紧手去去。

看看也是慌乱，听得淳于风一声呼喊，都是胆气大壮，叫起来：“别轻易出手！”

× × ×

柳双急急向着那唐胖儿扑去！

那唐胖儿看他来了，知道不是他的对手，身子一躲，便要躲开。

柳双大喝一声：“哪里走！”

他恨这唐胖儿，要不是他，柳双怎么会与任慈分手那么久？要不是他，怎么会有这许多的江湖仇杀？

他一扑到头，一拳击那唐胖儿。

唐胖儿飞出了三枚暗器，直取他的眼睛！

他一递“定海音”，那暗器都到了他手。

他喝道：“杀了你，也不足解恨！”

唐胖儿大声笑道：“你死了那么多的人，连一个瞎子都保不住，你算什么侠士？”

柳双恨道：“你妄杀无辜，我要杀了你！”

叭叭一连两掌，唐胖儿见躲不过，只能硬接。

他叭地飞出去了，撞在那墙上。

“哗——”，墙也塌了，人也昏死过去了。

柳双点了他的穴道，把他从那墙下扯出来，他叫道：“你们的掌门已经完了，还不快降？！”

唐一看着柳双，说道：“你杀死了我们的掌门，你罪该万死！”

柳双说道：“他没死，只不过是昏过去了。”

唐一叫道：“你夺我唐门的气概，我不杀死你们，不能罢休！”

他喝吼道：“唐门铁骑三十六，与你们血战到底！”

他一声喝吼，那些唐门铁骑更是凶猛，他们叫着直冲，一直冲向众豪杰。

一匹马倒下了，马腿被砍折，人从马上栽下来，便被三柄剑一齐出手刺死在地上。

再有一匹马吼叫着上来，直踏那峨嵋派弟子。

一个峨嵋弟子躲闪不及，死在马下。

那弟子大挥一剑，砍翻一个少林僧，叫道：“四大门派找死！”

× × ×

关东一丐老太婆与狼怪、熊怪都是与关东七雄在一起死缠硬打，互有胜负。

关东丐老太婆与那淳于风相遇了，她嘿嘿冷笑道：“一个小丫头便吓退了的人，还敢与我动手么？”

淳于风笑笑，说道：“不敢，只是讨教而已。”

关东一丐笑得声音嘶哑：“好，好，便讨教好了。”

她一棍击去，叭的一声大响。

她说道：“来吧！”

两人斗在一处。

看看斗到了三十多回合，那华山剑法细密如针，竟是一丝也不漏。关东一丐心里焦躁，骂道：“老不死的，你要找死，那还不容易么？”

她叭叭叭一连三棍，直打淳于风。

“嘶——”，一剑刺出！

关东一丐的嘴角流血了，她看着淳于风，说道：“没想到会死在……华山派的剑下！”

她忽然倒地。

× × ×

那狼怪与岳劲动手，他的身子坚硬逾铁，岳劲几次刺他，他都笑嘻嘻说道：“没用。”

他攻得岳劲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

他说道：“我再打你一下，我再打你一下！”

一下一下，打个没完。

正待得他要最后打岳劲一下时，忽地横飞过来一柄剑，架住了他的棒。

他看到了淳于风。

他咧嘴笑道：“也好，你师兄弟两人一齐死，像人家唐门的人一样，有什么不好？”

他手下更是加劲，淳于风一架他棒，觉得份量极重。

他喝道：“华山两秀！”

原来华山派也有两仪剑法，只是不同于武当派了，他不叫两仪，叫做“华山两秀”。

一听得师兄吼他，岳劲便使出剑法配合，他两人的联手攻势，使那狼怪有些忌惧，不敢再是大意。

×

×

×

熊怪专门去找那些力气大，人又长得憨实的人去斗。

他与那人斗上三合五合，便是大笑，说道：“你不行，你不行了。”

转身便走，再去找别的人斗。

关东七雄里足有三四个都在照应他。

他在人圈子里走来走去，不知道到底找哪一个出手才好。

×

×

×

柳双本意是想喊住唐门的人，让他们罢手不斗，从此认输，哪里料得就连一个唐一都不肯服输。

他大喝一声：“好！”

放了那个唐胖儿，他说道：“我看看他铁骑有什么本事！”

他跑过去，一直冲到了峨眉派的几位姑娘眼前，叫道：“看掌！”

他的身子直冲那个铁骑弟子而去，吓得那人急忙出暗器！

柳双一卷，竟用袖子把那暗器都是卷飞。

他叫道：“找死么？”

一掌拂昏了那个弟子，叫道：“拿下他！”

他再奔另一个铁骑弟子而去。看看他杀得十分勇猛，原来是那个唐一。

柳双大声道：“唐一，下令让你的铁骑弟子都放下武器！”

唐一大声叫道：“你能让唐门灭亡，可别想让唐门弟子放下武器，休想！”

柳双说道：“好，我便来会一会你！”

雇一的剑法居然不弱，在柳双的手下走过了十几招，兀自不见败相。

柳双叹道：“果然是好手，只是唐门的坏事做得太多了。”

他再一击，叭地击折了那唐一的剑。

唐一不知道他怎么会在过招时竟击折了剑，不由得一叹，说道：“我不是你的对手。”
他横过那一截断剑，要自刎。

柳双一弹，弹中了他的手腕，急急封了他的穴道。说道：“何必速死！？”

他再飞身过去，就叫道：“你们的三十六铁骑的大哥也落在我手了，还不降么？！”

唐门铁骑平素都如亲生兄弟，他们都不叫本来的名字，全都叫做唐一，唐二，依次排下。

如今见到他们的大哥真的落到了柳双手上，一个个都是恨恨不已。

唐一叫道：“杀光他们！”

柳双叫道：“我得了你们的掌门，还拿住你们的大哥，你们也该降了！”

唐一怒叫道：“宁死不降！”

他竟乘那个看守他的峨嵋弟子不备，身子往前一冲，脖颈撞在那人剑下，当场毙命。

唐门铁骑叫道：“大哥，大哥！”

他们再冲上来，这一回人都有些抵不住了。

他们是三十六人，如今只剩下了三十一人，他们决心拼死，为唐门拼死。

柳双眼看那些唐门铁骑都是倔强无比，他叹一口气，说道：“妈妈，你让我少杀几人，可他们宁可死，也不愿意投降，我怎么办？”

他冲过去，拿住一个唐门铁骑的人，点了他的穴道，扔与那峨嵋派的弟子，叫道：“切莫再叫他死了。”

那峨嵋派的弟子脸红了，她急忙点头。

只是须臾，那些唐门铁骑败下去了，只剩下了那么三五个人。

再看那狼怪与熊怪，都是浴血而战。

柳双长啸一声，说道：“都先住手，我有话说！”

× × ×

人看他，等他说话。

狼怪大声道：“你要说什么，我也知道，你不必说了，只要你能在我的肚上打一拳，打得我直退，我与他便撤出去。”

柳双笑笑，说道：“好！”

他看着狼怪，平素这一头狼不知道残害过多少生灵？

他笑微微道：“你可是要小心了，我一拳会把你打坏的。”

狼怪挺直胸说道：“你打死了我，算你本事，你来好了。”

柳双大声一吼，一拳打在那狼怪的肚腹上。

狼怪觉得那一拳打得好生古怪：一打上去，竟是软软绵绵的，好是舒服。但再过一会儿便不好了，犹如倒海翻江，没一时安宁。他的脸白了，哇一口喷出鲜血来。

狼怪倒下了，熊怪大吼道：“他叫你打，你便狠打么？”

他直扑柳双。

狼怪一声吼叫，吼回来了熊怪，他说道：“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走。”

熊怪背着狼怪走了。

只剩下了几个唐门的铁骑，他们都在那里静静而立，准备与四大门派进行殊死一争！

× × ×

柳双大声问唐胖儿：“任慈她在哪里？”

唐胖儿眯着眼笑，他说道：“我不知道，我与她是有一个洞房之夜的。她那一天走了，我哪里知道？”

柳双心里怔怔，他心道：任慈会在哪里，莫非是让唐胖儿给害了？

他揪扯着唐胖儿的衣襟，叫道：“你说，任慈她在哪里？你说，你说！”

唐胖儿慢悠悠地说道：“你别急啊，可能她在阴曹地府，与那个吴星雨在话旧，他

们两个都是一派掌门，而早就认识，说不定他们会谈得很投机。他们会一见如故的。再不就是给一个色狼看中了，他拿她回去了，拿她当自己的点心。你有什么法儿？”

柳双抬起了头，他想到了任慈，莫非她真的没了，莫非真的被人劫走，再不就是她死在了唐胖儿的手里，任慈绝不会屈服他的淫威，他一定会杀死她。

柳双一把夺过了剑，他喝道：“你说，如果你不说，我就宰了你！”

有人轻声说话了，那人的声音很轻，但像是说在每一个人的耳旁：“我看你，我在看你要灭唐门时，是仇心，还是公心。”

柳双一听，倏地大惊。

他叫道：“你是谁？你出来，你出来！”

× × ×

从地底下慢慢升起了一个人，他怎么能那么慢地飞起来？

他说道：“我在看你。”

那人明明是一个瞎子，他怎么会看得出什么名堂？他似是看出了柳双的心事，说道：“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心事？你想着那个任姑娘，是不是？你以为她死了，你会不顾一切，杀光唐门。但你错了，唐门该遭劫。但唐门不该灭绝。你看看，是谁来了？”

柳双看到了任慈，一个好好的任慈，同一个绝少穿衣的年轻人走在一起。

任慈对他笑着，笑得很灿烂。

任慈说道：“柳公子，你好！”

柳双无话，峨嵋派的伊文静与她的姐妹们都流泪了，她们知道任慈还活着。

柳双大声道：“不管任姑娘是不是活着，唐门必灭！”

那个年轻人要走上前来，但老人抬手止住了他。

老人说道：“你以为凭你们这些人，便能灭得了唐门么？”

柳双大声道：“当然能！”

那老人笑了，说道：“井底之蛙！”

柳双心怒，想与那老人一试绝艺。

那老人笑笑，说道：“我看你不用与我试了，我只要发出一种暗器，你能躲得过，我便让你灭了唐门。”

两人一言为定。

× × ×

看老人拿出两粒珠子似的白色小圆粒儿，对他说道：“你要小心，这是唐门的暗器，叫做‘生死恋虫’，如果你不死在我手下，便是当今天下第一人了。”

老人忽地叱一声，人飞跃来！

犹如猛虎一扑！

便听得一支曲儿似的，吱吱响个不停。

那是什么曲儿？是他家乡的曲儿么？

他能不能抵挡得住那一对左右分飞的“生死恋虫”？

七十 梦醒独山

柳双忽地觉得，他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他的手、他的身子都在下沉，他不知道那两片圆圆的东西怎么竟叫做“生死恋虫”，也不明白那两片东西竟是直射向他的两颊，不管他怎么动，也逃不掉那死亡的追击！

这是他第一次闻到死亡的气息。

那老人的身子停在他的眼前，他大喊一声：“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他很激动，像一个疯子般大嚷大叫。

他急急扑上来，用他的内力一推，把柳双推出几丈远去，直推出那白白的圆粒之外。

忽地，看得那满天都是白色的圆粒在舞，他大笑狂笑，说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哗——”一声倒下了那个老人，他的身子颓在地上。那两枚“生死恋虫”死死钉在他的太阳穴上。

再也看不到那飞散得光闪闪的“生死恋虫”了。

× × ×

人都呆住了，他们不知道这老人何以自尽。

如果他不推开柳双，死的岂不就是柳双了么？

老人的身上无血，只有几滴血从他的额头上滴出来，慢慢流在他的脸上。

他死时脸上有一种平静的笑，很满意他自己的笑。

柳双不知所云，他如果刚才一掌用尽全力，便会把柳双击伤。

如果他刚才不推开柳双，柳双此时已是一个死人。

那两片神奇无比的东西不死不休，一直追着他，最后是老人替他死了，“生死恋虫”打入了他的头，再也不出来了。

莫非这暗器是一种神灵？

人皆默然。

× × ×

年轻人看着柳双，说道：“你就是柳双？”

他说话时舌头有一些硬，可能很久不怎么讲话了。

柳双点点头。

那年轻人说道：“你们知道，如果要灭唐门，必得先灭独山。我是独山的人，我来告诉你们，你们灭不了独山。”

柳双与少林方丈悟生、武当文一道长、峨嵋伊文静都在，他们都看着那年轻人。

年轻人看看柳双，说道：“如果我告诉你，你要是进了独山，你会魂魄也无依，你相信不相信？”

柳双看着他的眼睛，是一双诚实的眼睛。

他慢慢说道：“我相信。”

峨嵋派的伊文静忽地说道：“唐门制毒做恶，多在独山，再说唐门在世做下的恶事也太多，怎么能让他再存在下去？”

年轻人看着她，说道：“怪不得你做不得峨嵋派的掌门，原来你杀心也重。”

他回头说道：“任姑娘，你说呢？”

众人皆看着她，原来只有她一个人进过独山，独山的秘密或许她会知道。

她会说什么，或许她会说出独山的秘密来？

任慈大声道：“我看独山的好人多。”

她看着那个甘愿死在自己的暗器下的九爷。他被他自己制出的暗器吓坏了，他决心再也不制这种暗器，让它在人间永远消失。

那个年轻人笑了，她再也不说她只看到了一个唐日是好人了，她说独山的好人多。

少林方丈悟生说道：“我看除恶务尽，你们唐门做下的恶事过多，灭了门也给天下武林造福。”

那年轻人忽地说道：“我可以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到了那地方，你们先看上一看，再说你决定怎么办。如果你们一心要灭唐门，我们再来决一死战。”

众人怕他有伏，任慈幽幽说道：“我相信黑儿。”

他叫黑儿，他是唐门的人，他叫唐黑儿么？

结果是去了柳双、少林方丈悟生、武当派的文一道长、峨嵋派的伊文静，由黑儿带他们下去看看。

×

×

×

血，到处是血，到处是尸体。

四大门派的人也等得心焦，看什么？要灭门便灭门，留下他唐门会有什么好处？一旦唐门的人再踏入江湖，他们岂不是又要为害江湖了么？

任慈看着那些峨嵋派的姐妹，与她们欢聚一起。

她们的脸上还有血汗，但脸上都有笑意。

任慈问道：“那个唐姑娘怎么没来？”

峨嵋派的一个弟子告诉了她。

她心里想道：看来唐明儿姑娘也够不幸的了，她这一走，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我有余暇时间，一定去找找她。

×

×

×

唐黑儿把他们都领到了那一间最大的室内，他先是跪下，说道：“子孙不孝，让祖先吃惊了，让别人来点评我们唐门的是非。”

他跪下叩了几个头，说道：“这间墓室里是我们唐门的祖先的墓室，你们可以进去看一看，如果你们出来时，全都认定我唐门该灭，那我们只好一决了，这是祖先灵室，但愿能轻些才好。”

他不进去，让那些人走进去，看那些唐门的祖先们。

所有的人都看了，少林方丈一见那些人的尸体，知道是毒浸过的，他念一声佛，说道：“果然，果然！”

传闻中唐门的历代掌门的尸体都得找回来，放在唐门的一间秘室内，原来就是指这里。

人们便从唐生天看起，一直看到那最后一位，也就是唐明儿的父亲唐老爷子。

起先唐门的人还有一个名讳，到了后来，再也不敢叫他的名讳了，只叫他老爷子。

×

×

×

所有的人走出了墓室。

唐黑儿此时已经是身穿正装，他说道：“我在外面等你们。”

所有的人都出来了，站在阳光下。

他们感到阳光是很美妙的。

黑儿说道：“独山有三部人，一部是‘人’部，归九爷管；一部是‘主’部，归我管；还有一部是‘母’部，归三姑奶奶管，她听说唐门放了鸽子，去江湖止杀去了。”

柳双动容道：“原来江湖上的止杀，也有唐门独山的功劳？”

说罢真是又惊又喜。

少林方丈说道：“阿弥陀佛，我看要不要再与唐门动手，还是我们再议一议好了。”

那黑儿说道：“好，你们便去议好了。”

他去抚慰那些受伤的唐门弟子，给他们服药。

×

×

×

计议了好一会儿。

由柳双来与那黑儿说。

他看着黑儿，说道：“独山有义，这是四大门派不曾料得到的，但我们也高兴。”

黑儿笑一笑，他的脸上有一种诚挚的笑意。

柳双说道：“唐门暗器，实在太毒。这一次我们兵临唐门，就是要灭唐门的，但看过了唐门的历代掌门故事，知道唐门在江湖上是功大于过的。如果你能保证不在江湖上随意伤人，我们便会放过唐门。”

那黑儿笑笑说道：“多谢了。”

×

×

×

唐黑儿看着那柳双与任慈在一起，他忽地转过头去，再也不看他们了，是不是他也

不愿意看到他们两人太过亲热了？是不是他也想着任慈是一个好姑娘，他也暗生情愫？

他回过头来，看看被废了武功的唐胖子，再看看死在地上的唐门弟子，心里也升上来一阵子怨恨，他虎地一声，打碎了那一块石碑。

有仇不能报，他也是唐门的弟子，他是唐门的独山弟子！

他的手也拍出血了。

× × ×

天下最毒的是什么？

唐门的毒。

有一种叫做胖肿子瓜的暗器，一炸便飞成无数碎片儿。

有一种叫做路倒虫的暗器，还有一种铁相思刺，毒针。更有一种最厉害的暗器，它叫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它叫做“生死恋虫”。

据说，那一种“生死恋虫”一旦出手，再也收束不回来了。它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但有人说，唐门的暗器没这种东西，有一个叫唐九的试过，他没成功。

究竟谁说得对？

× × ×

这一日，洛阳城的官道抬出来一顶轿子，那轿子抬得颤悠悠的，一直抬到了洛阳城外。

出了城，再走几十里，竟是走得飞快，轿夫的步子走得急急。

轿子抬到了一间小小的茅草屋前。

那茅草屋里住的是谁，怎么不出来？

坐在轿子里的人说：“请屋里的人出来说话！”

屋里没动静。

再有一个娇美的声音说道：“再不出来，我要烧房子啦！”

没人应声。

一个丫头探探头，竟是看到一个女人，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丫头点点头，示意那屋里是有人的。

轿里的女人笑了，她走下轿子，轻轻盈盈地走到了屋前，说道：“唐明儿，我来了！”

那屋里仍是没动静。

女人大敞开门，慢慢走进去。

看那个女人坐在那里，看着眼前的一幅绣，不动。

这轿里出来的女人惊叫：“生死恋虫！”

原来这屋里人在绣帕上绣的就是那一场生死之斗，九爷自毙那一场面。

她不是唐明儿么？她不是早就走开了么？她怎么会知道那一场生死之斗的结局？

那个女人笑了，说道：“唐明儿，我来找你，是要与你比一比。”

唐明儿再也没了那粉黛英气，她冷冷道：“比什么？我不与你比！”

那来的是原来的峨嵋派掌门任慈，她说道：“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唐明儿说道：“世上的地方都好玩，只是我心思不一样，便玩不成了。你走吧。”

任慈笑笑，说道：“有人挂念你，你何必那么执拗呢？”

唐明儿心一沉，谁还挂念她？她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如今连三老的妙手刀与瘦者都出家了，还有什么人会挂念着她？

任慈突然轻声吟道：

“飞针回送亲人手，

只恐长衣不胜寒。”

唐明儿的眼睛忽地湿润，她想起了，那不是她与柳双初遇时的对句么？

她也慢慢长吟道：

“佳人缝衣为御寒，
哪有杀意在手边？”

任慈再笑笑说道：

“昨夜花开，
叙相思。
不相思，
不相思，
只是想得眼儿痴。”

唐明儿想起了那一次，柳双翩翩而来，竟是直与她在隔壁相见。

她也再吟道：

“今宵千金，
说春宵。
没春宵，
没春宵，
只熬得春寒料峭。”

两人相对，唐明儿忽地想起了那些都是她与柳双在一起的对句，怎么任慈都知道了？

她阴沉下脸来，说道：“别来熬我，你走好了。”

任慈说道：“我这么千里迢迢地来，你也不接待一回？”

唐明儿说道：“看你春风得意，一定比我更好过，何必要我招待你？”

任慈大笑，拍手道：“你不招待我，还有一个人，你招待不招待？”

× × ×

唐明儿猛地抬头，她看到了那个柳双，那个总是要命地笑的柳双。

他的眼睛会说话，他的眼睛盯着唐明儿。

他说道：“我说过，一旦我与唐门的事儿了过，我就来找你，让你决定我受什么罚。现在我来了。”

他一句“我来了”，惹得唐明儿又要流下泪来了，她轻声说道：“我怎么会罚你？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你走好了，你自己管你自己的事儿去，别来烦我就是了。”

柳双一笑，他说道：“我有一件事，特来求你，不知道你肯不肯？”

唐明儿说道：“半年多来，我不再管顾江湖恩怨，我也不再杀人，你要找我做什么事？我什么也做不了。”

柳双笑了，他说道：“我上一次在你做掌门的时候，把你的铁相思刺捏成了一只小小的怪物.....一只鸭子，你看没看到它？”

唐明儿心一横，说道：“没看见。”

任慈在一旁扑哧一笑，说道：“既是没看见，你手里捏着的是什么？”

唐明儿忽地泪流满面，她说道：“你们让我清静清静好不好？别惹我.....”

果然，她张开的手里，有一枚铁相思刺捏成的鸭子。

任慈点指着柳双的鼻子，说道：“你糊涂了啊你，这不是鸭子，这是鸳鸯。你知道不知道？”

说完，任慈的脸先红了，她笑得咯咯响。

是啊，何时鸭子变成了鸳鸯？一句话说得唐明儿脸也红了。

× × ×

柳双对她们说：“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好，但我想请你们两人跟我一块去海岛，让我妈妈看一看你们两个，好不好？”

任慈笑了，她说道：“胡说，胡说，怎么能看两个人呢？”

唐明儿也笑了，她的眼睛还是湿的，她说道：“我有什么看头，不如……”

她看着柳双的那一双眼睛，再看看任慈热切的目光，只好一叹，说一句：“好，我陪你去吧。”

（全书完）